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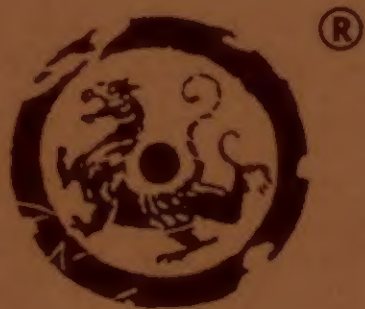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儒藏



B222
30
(65)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顏虛心 編撰	一
葉文定公年譜	清·孫衣言 編撰	二一九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	清·真采 編撰	三四一
魏文靖公年譜	繆荃孫 編撰	三九五
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錄	宋·陽少箕 陽炎卯 編撰	四二三
陳本堂先生年譜	清·趙需濤 編撰	四六五
舒閬風年譜	千人俊 編撰	五五九
王深寧先生年譜	清·張大昌 編撰	六一一
謝枋得年譜	崔驥 編撰	七四三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宋·文天祥 編撰	七八七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顏虛心 編撰

彭邦明 校點

吳洪澤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據長沙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三卷，卷首一卷，顏虛心編撰。民國二十九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陳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原名汝能，後改今名，人稱龍川先生，宋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喜談兵，著《酌古論》。反對和議，隆興初以婺州解頭薦，上《中興五論》，不報，退而力學著書十年。淳熙間先後六次詣闕上書，極論時事，直斥大臣，以醉後大言，被逮入獄，孝宗釋之。紹熙初再度入獄，以辛棄疾等解救，得不死。紹熙四年策進士，光宗親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到任而卒，年五十二。陳亮以布衣而喜論天下事，反對偏安，又與呂祖謙、朱熹等交往，爲學重事功，反對空談性理。其文章則直擊時事，詩詞亦充滿愛國激情。著有《龍川文集》三十卷、《龍川詞》一卷補一卷，今人整理本有《陳亮龍川詞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陳亮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七）。

陳亮年譜，有近人何格恩著《宋史陳亮傳考證及陳亮年譜》（《民族雜誌》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三五）、童振福《陳亮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九三六）等，今人姜書閣有《陳同甫年譜》（《陳亮龍川詞箋注》附）。此譜爲近人顏虛心編，臚列陳亮家世及生平事蹟，引述資料較爲豐富，對其學術活動及著作考述尤詳。今校訂重排，對原版式有所調整。

陳龍川年譜序

我中華民族一千年來、國家機制、社會型態、以下迄個人身心、人生概念、舉莫不受宋賢所孕毓、所範鑄、所改造、至今日而始革其命焉。大命既傾、好惡隨泯、門戶云圯、功罪斯彰。吾曹始得爲之導溯淵源、綜貫流派、而達觀其本末得失之故焉。

蓋嘗論之、自巨唐弘忍慧能崛起、華嚴唯識、中邊百論、乃至毗訶沙、足發智之學、一切俱廢、唯餘五宗禪悅、涵蓋東土。禪學之影響於中華、其利五而弊亦五、性善之說、創於孟子、而告、鄒、楊、韓俱致誹訾。慧能立旨、始以性善、終以性善。柳宗元文集卷六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碑。於是近二千年所聚訟不決之說、一旦得

以根株碣立、此功之首也。由是而自我解放、浸假人格平等、人性大同之說、得以因緣樹立、故曰蠢動含靈、皆具佛性。是上符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之旨、而下啓姚江滿街都是聖人之教也。此功之二也。諸佛妙理、匪關文字、字即不識、經即能講。景德傳燈錄六祖傳。以是學術之枷鎖解脫、俚俗而平民化、陋淺而

大衆化、使貴僧紫師、不復能奇貨自居、劫持剝制、此功之三也。由是而謗及文學、語文合流之風漸興。白太傅參坐於如滿。南嶽派馬祖大師之弟子。故長慶之集、老嫗都解。韓吏部從遊於大顛。青原派石頭和尚之弟子。

而散文基礎、於焉永奠。此功之四也。皓首窮經、牖下老死、於儒則有陸元朗、孔沖遠之辛勤、於釋則有玄應、慧琳、希麟之巨業。然而於教育之方法言、則爲注入、於性質言、則爲繁瑣。至若覓心、安心之指點、風動、幡動之提覺、淨水在瓶、野鵝上天。此後宋儒環境教育、體認教育、生活教育、咸肇基於此、則功之五也。然而其弊則有不可勝言、言之痛疚澈心者、其害之小者三、而大者二、空疏、浮躁、陋妄、愚鄙學風



儒藏

之養成。吾嘗謂慧能固可敬而亦可僞，慧琳雖無可敬而絕不可僞。罪一。誇狂驕恣之惡習漸滋。柳州有言：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囂昏，放於淫荒。柳集龍安海禪師碑。罪二。躡蹋骯髒，詐僞瘋癩之徒，混跡以人，以穢丐爲神僧，以瘡痂爲仙果，以夢囈爲靈示，以癡談爲正覺。至於宋代市巷猥語，乃

至產生所謂濟顛活佛其人者，釋氏流品之汙下至斯極矣。禪學未發達以前，無此現象。罪三矣。至其害之大者，則禪宗大盛

以後，驅四民而盡人，既已度牒如山，而益以居士如林，生產驟落，游手激增。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之何民不貧且盜也。韓愈原道。由是而產銷見絀，供求相迂，經濟機能之毀

滅破壞，日益顯露。有如所謂襄陽龐居士者，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坐，共說無生話。五燈會元。此

真國賊民蠹，治法所必誅，而反播爲美談，習爲羣尚。民族危機，朽索峻岨，黃巢尚讓一呼，而舉天下人食人矣。下至北宋，國族元氣歷百年而未復，此毒氛之中於物質者，其大罪一也。禪定之說，昌人人習

其教而始麻木死腐，如蠶僵眠，如蚓冬伏，不生不死，半鬼半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徹底消滅民族之活力，驅使墮落於退嬰，靜止萎縮，枯槁冷寂。略之邱墓。自貞觀開元以來，少壯民族好勇喜動，活潑前進，

豪邁無畏。略之童稚態，彈指變化而成爲佝僂嗆咳，疲癯癱瘓，仰臥棺蓋之朽骨。此真千劫百世猶有

餘痛者也。此毒氛之中於吾民族之精神者，其大罪二矣。最言其凡，則禪學之興有大功，一性善說之再確立也。有大罪二，斲喪國家之元氣，消滅民族之活力是也。

及宋學之中興，其於舶來之禪學，頗能承受其菁華，而糾正其謬誤。然而其謬誤實未能盡糾正，而酷於嬰粟之遺毒，其已先天滲入於骨髓者，宋儒亦未能自覺，而時一流露。至明儒而且及春大發，至清

儒而猶深漬膏肓也。

所謂承襲其菁華者何也。則性善之旨。自李翱陸參以後。遂確認而奉戴爲正宗。宋賢初祖。必推始於濂溪。而濂溪又以習之爲層冰。以二程爲巨流。李之言曰。性無有不善。復性書中篇。周子遂立宗教人誠者。

聖人之本。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通書第一章。直氏今世性善鑄成國。是已千餘年而未艾。其

勢或將更傳於今後矣。所謂糾正其謬誤者何也。禪徒以出世離人爲高。以團坐無生爲業。驅生人而自

入於餓鬼。雖李氏猶未能洞燭其罪。至周子始堅決明白。大聲弘播。以詔於人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至二程而始萬語千言。以通經致治。內聖外王有體有用爲教。參觀河南程氏遺書卷四游酢記卷五

呂大臨記又伊川文集遺金閑志。深斥買櫝還珠。玩物喪志之謬。參觀上蔡語錄及近思錄引伊川與方元案帖。故伊川流

派一衍而爲永嘉九子。再衍而爲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適。乃至務致用而遺體焉。自宋迄清。下隸顧炎武

朱之瑜。宗義王夫之。凡不老守佔畢。死殉蠹簡。爲社會之先驅。作生民之喉舌。站政治之前浪。殿國族之

後勁者。殆皆理學者流也。古人有言。儒無益於人國。荀子儒效篇。濂溪以後。此恥或可少雪爾。所謂糾謬未

盡時。一流露者何也。則元公主靜之教也。吾嘗深惟寤歎。思易太極圖說之語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動。立人極焉。不亦可乎。而萬古遺憾。元公乃以主靜爲立人極之本。西來魔劑。甘之如飴。至明而

繆種廣傳。毒苗蔓鬯。定修靜悟。捉影捕風。蘭芷不芳。生人僵死。而隆萬以還。正歐西文藝復新。宗教革

舊。稍後而科學繁興。生產革命。而東亞老帝。輿觀待盡。遂致凌遲剝割。慘極人寰。百世追憶。猶將切齒

於天竺之造疫。而中華之飲酖也。



儒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序

吾浙永康陳同甫先生亮語其學實未盡臻於醇粹。晦翁譏其合金銀銅鐵於一爐而共冶，致使金鐵各失其原用者。晦庵集答陳同甫書大意。亦未嘗不中其窾竅。然曷亦試觀其天性乎？則固終其身爲一主動而反主靜之健者也。則固終其身爲一髦士青年而未嘗老者也。精力彌滿，天真爛熳，一世之英雄盡俯萬古之心胸，遂拓悲歌流涕，晝夜六時思所以雪祖宗戴天之仇，復中原陸沈之土。其心雄，其志哀，其學風生而動，其義趣活潑而前進，其態度是今而非古，主進化而誹倒退。菩提達摩之鐐銬桎梏，至陳子而始碎爲微塵齏粉焉。姑舍其餘，第使陳子此旨而得顯，則吾震旦之妖霧盡蕩，天日重朗，當不俟諸他日矣。

蓋後世嘗有自號治龍川之學者，夷考其實，於此旨都不明，而反嗜其未醇粹爲晦翁所戒者，是乃掩其美瑜而彰其疵瑕也。此旨之明，殆自吾友台山顏先生希深始。希深昔從先師新會梁先生於清華，董理宋明先哲之遺業，粵人也。而年又少，其天性固惟與龍川合爾。於是具創年譜，爲長編，都十餘卷，往往視余。余時創二程年譜，亦發視於希深。逮先師薨逝，希深亦漫遊於歐西，往來巴黎羅馬間，轉其學於彼邦之史蹟。余之學亦轉而傾注於殷周，二程譜稿二十餘萬言，扃篋衍而未啓。今希深已從海外歸，龍川年譜殺青行有日矣。余獨竊悲往歲以還，窮寇憑陵，宗邦孔棘，啓居不遑，室家靡盬，而余與希深操觚成習，執戈未能，徒懷匹夫有責之大義，彌增壯夫不爲之深恥。余流離川蜀，播越西州，歐血廢居於大渡河上，聞希深亦卧疾於香港，念之甚勞。乃者忽接其巨藁，且投函求序，愧憊交集，強起自慰，不啻杜林之獲漆書也。因撮陳十世紀來學術思想之波應影響於國家民族者，綜其利害，核其種果，綴著

成篇、以就正我希深、以弁諸陳氏年譜之首、以警覺自今以往有講學之責者、慎毋再蹈身毒主靜之覆轍、而自召環鄰蠻族之吞噬也。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海寧吳其昌。



備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序

自序

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而子路氏之儒不聞焉。此非一世之故哉。蓋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以當於君子之論、故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陵夷至於戰國、縱橫短長、敵謀詐用、其流愈慘矣。彼蘇張輩、只知人間富若貴、其人尤不足道。故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者、始皆得託於子思、孟軻、而爲世所推重矣。此豈一世之故哉。自荀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緒論、始發揮於世、而子路氏之儒得以接其統紀、而孔氏亦爲不死矣。李斯相秦、而後儒者之空言、始深切著明、見諸行事。李斯車裂、五十餘歲、而後有腐遷、遷之死、此道不絕如縷。自是以還、天地架漏、牽補度時日、蓋七百歲、而後王通生焉。當此之時、孔氏之微言、汨沒於記注之書者、爲不少矣。王通始一一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王通死、又五百歲、而後陳亮生。始披髮纓冠、爲生民請命、世所謂跳踉叫呼、擁戈直上者也。然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嵌巖、欹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蓋其勢然也。亮之死、世無人矣。余譜先生年事、既竟、遂集其語、書於簡端如此、并以諗世之君子云。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顏虛心。

陳龍川年譜卷首

龍川先生之家世 集龍川集語

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後杜應氏宗譜序。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

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或至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尚矣。方元卿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昔唐貞觀中詔溫

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六百九十一家、降及

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背其親、死

誣其祖、良可悲夫。後杜應氏宗譜序、文集卷十五。

先生對於譜牒之見解如是。故自書家譜石刻後。文集卷十六。云、陳氏得姓所由來甚詳、今不復載。自

太丘長公以來、逵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

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

蓋自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

逵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用以爲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曰厚陵者、或曰后

陵。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先祖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曰龍山、

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曰白巖、曰前黃、曰清渭。陳性之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凡七族。陳思正墓誌銘、文集卷二十

八。而譜牒未嘗相通也。於時、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牒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

曰龍虎將軍者、疑爲陳隋間也。宋咸平以後、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先祖府君墓誌銘。



儒藏

遠事皆不論論其耳目所及者

陳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故家譜斷自七世祖始。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其居於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溯先生而數之凡八世

陳府君墓誌銘

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迴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門坑者陳氏之居

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先生之祖始徙居龍窟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實據其地

之勝處

普明寺置田記、文集卷十五

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野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

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窳深不可尋究者

重建紫霄觀記、同上

故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

樂供州縣之役鄉鄰有無相通犯而不校薰陶乎祖宗之德澤不改其所以自守事業不出乎鄉閭

遂委於尋常無聞之民

祭三七叔祖文、文集卷二十二

至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至孫諱援

遂大其家

先祖府君墓誌銘

而邑人始有稱焉

陳府君墓誌銘

六世祖諱伯援有子四人長子諱文什其三則於先生爲高祖

先祖府君墓誌銘、陳府君墓誌銘

高祖諱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

告高曾祖文、文集卷二十二

高祖早世

同上

一子曾祖也

先祖府君墓誌銘

高祖

母以盛年守志於時六世祖老矣家事悉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存孤寡義不能以一毫自私使高

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

陳府君墓誌銘

曾祖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宣和丙午丁未之間以籍隸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軍劉延慶

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鄉井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再世之墓

告高曾祖文、先祖府君墓誌銘

曾祖生二子長子諱益字進之是爲先生祖叔祖高安祖妣黃氏敦武郎諱琚之女祖生於崇寧二

年正月五日沒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祖妣先祖考一百九十有三日而生，其沒也亦先六閱月。同上。

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一蹶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閭，自放於杯酒之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誰氏，必盡醉乃止。而其仲氏則以爲其兄之志是或一道，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先祖府君墓誌銘，送叔祖序，文集卷十五。

父四二府君

告祖考文，文集卷二十二。諱次尹

庶弟昭甫墓誌銘。蓋寡兄弟

祭妹夫周英伯文，文集卷二十三。母黃氏七

八孺人

告祖考文。

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九。

黃公大圭六男二女而先生

之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先生父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文集卷二十五。周夫人黃氏墓誌銘，文集卷三十。

還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九。又二年而生次子充，又

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一女，自是不復有子

祭妹文，文集卷二十五。比先生二十有三，而母以盛年棄

諸孤而去，未終喪而父以胃窒困於囚繫，大父大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同上。乾道九

年十有二月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卧龍山之下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先生自言，方陳氏盛時，以財豪於鄉舊矣，衣食充足，推其餘以及鄉里，歲時聚會，動輒數千百人，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依，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矣。送巖起叔之官序，卷十

五。祭三五伯祖文，卷二十二。陳府君墓誌銘，卷二十八。綜合上文作世系表如次



備藏

陳通

陳隆

陳援

陳文什

□
□
□

陳賀

□
□
□

陳知元

陳益

陳次尹

陳亮

陳充

陳高安

校記

①武：原作「五」，據《陳亮集》卷三五《先祖府君墓誌銘》改。



儒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卷首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一

台山顏虛心希深甫編纂

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

金皇統三年 一一四三

九月七日先生生於龍窟本宅。

【文集卷十五】普明寺置田記云、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始祖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又【文集卷十七】頁七至頁八有垂絲釣詞一闕、自記云、九月七日自壽先生姓陳氏。

【文集卷十六】書家譜石刻後云、陳氏得姓所由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公以來、逵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小名汝能、字同甫。

【文集卷二十二】告祖考文云、皇祖妣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恤。

後易名曰亮。

【文集卷二十二】告祖考文云、及亮年二十有六、及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

又易名曰同。

【水心文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十餘萬、用文墨少異雄其

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上書至再。宋史本傳云、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亮更名同、詣闕上書。

學者稱龍川先生。

【水心文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世所謂陳龍川也。先世由吳興來籍永康。

【文集卷二十七】先祖府君墓誌銘云、其後家於吳興。又【文集卷二十八】陳府君墓誌銘云、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

至先生生、往往近二百年矣。

【文集卷二十八】陳府君墓誌銘云、凡八世、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矣。

前一年二月、金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八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又前年十月、岳飛下獄、十二月癸巳、岳飛死、宋金和約告成。

是歲、朱元晦十四歲、呂伯恭六歲。

紹興十四年甲子、金皇統四年 一一四四二歲。

是歲夏四月丁亥、秦檜請禁野史。

十月、又戒內外師儒之官、黜程頤、張載之學、禁絕遺書、俾勿傳誦。



紹興十五年乙丑、金皇統五年 一一四五三歲。

弟充生。祭妹文、文集卷二十五。

是歲呂本中居仁卒。

紹興十六年丙寅、金皇統六年 一一四六四歲。

紹興十七年丁卯、金皇統七年 一一四七五歲。

一弟生、殤。祭妹文、文集卷二十五。

是歲趙鼎卒。

紹興十八年戊辰、金皇統八年 一一四八六歲。

妹生。

【文集卷二十五】祭妹文云、昔吾母十四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是歲葉夢得卒。

紹興十九年己巳、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一一四九七歲。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是歲劉勉之致中卒。

紹興二十年庚午、金天德二年 一一五〇八歲。

是歲、葉適生。

是歲、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還於宋。或曰、此希世之寶也、不可。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特置之外府耳。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金天德三年 一一五一九歲。

是歲、周必大登進士第。

是歲、金謀遷都於燕。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金天德四年 一一五二十歲。

是時、先生已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往往多讀書山中。

【文集卷十五】送呂恭父知縣序云、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皆聚焉。又【文集卷十六】普明寺置田記云、余稍長、往往多讀書山中。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金貞元元年 一一五三十一歲。

是歲、金徙都於燕。以燕爲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①大定爲北京。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金貞元二年 一一五四十二歲。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金貞元三年 一一五五十三歲。



十月乙未秦檜卒。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又謀遷汴京。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宮室。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金正隆元年

一一五六

十四歲。

不自愛重。猖狂妄行。鄉里所不齒。口又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

甲辰答朱元晦書。文集卷二十。與

應仲實。文集卷十九。吏部侍郎章公行狀。文集卷二十六。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金正隆二年

一一五七

十五歲。

是歲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羣臣說夢。言恍惚如親覲。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策上將令征某國。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金正隆三年

一一五八

十六歲。

從義烏何子剛讀書。

不知在何年。繫於此年。

【文集卷二十三】祭何子剛文云。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等倫也。

是歲金議興兵南侵。又謀遷都於汴。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金正隆四年

一一五九

十七歲。

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

【文集卷十五】贈樓元應序云。往二十五年。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細巨

必求觀之。

【文集卷十九】與周葵書云僕愚不肖百無一有顧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又【文集同卷】與韓無咎尚書書云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又修飾語言狂人以求知。

文集中有謫仙歌一首自是年少之作歌有序可以見先生此時之心境。

【文集卷十七】謫仙歌序云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移動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灑然無留意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嘆之久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歌曰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游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顛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瑶泉酌霞杯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凜凜氣節安可移金鸞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冢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是歲金主亮謀南侵大徵士卒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



又僉中都、南都、中原、勃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

紹興三十年庚辰

金正隆五年

一一六〇

十八歲

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爲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

中興五論跋尾、文集卷二。送徐子才赴富陽序、文集卷十五。祭宗成老文、文集卷二

十四。

弟昭甫

明生。百日後歸養張氏。

庶弟昭甫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是歲先生妻叔何茂恭登進士第。

何少嘉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是歲周葵知婺州。

是時國備大弛，而牒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亦曾不爲之備。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

一一六一十九歲

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

宋史本傳。

【文集卷五】酌古論序云：文武之道一也，後世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習。才智所在，一而已矣。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王伯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



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文集卷五】曹公論云。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以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然。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爲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紹。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爲患者。荊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荊州至近。表又浸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姿備之。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考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璋魯之蕃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爲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

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爲不就。超即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熙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拊蜀、蜀人方懾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援糧、則荆州破。劉備感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輩雖千百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迺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如其不然亦不害爲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既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惑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爲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

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之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鬥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文集卷五】酌古論後記云、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覆數過。

是歲作幕於知州婺周葵。

宋史本傳云、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

是歲秋、金三路入寇。十月、金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十一月、金亮兵敗身死。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金大定二年

一一六二 二十歲

客臨安、與呂伯恭同試漕臺。

甲辰答朱元晦、文集卷二十。

閏二月己丑、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六月丙子、高宗內禪。

是歲、辛棄疾始去金歸宋、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特補右承務郎。旋因張安國殺耿京降金、棄疾執



備藏

安國獻於臨安斬之授江淮判官時年二十三。

鄭樵卒。胡憲卒。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金大定三年 一一六三二十一歲。

夏六月周葵參知政事。

客臨安受中庸大學於周葵道德性命之學漸開。

宋史本傳云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大學中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學遂受而盡心焉。

【文集卷二十八】錢叔因墓誌銘云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議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

【附】東萊厲齋銘。

陳同甫厲齋銘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爲之銘泝流之舟挽之爲遲下板之車梃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

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蘄適其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默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誠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規。呂東萊遺集卷六。

【文集卷二十八】陳春坊墓碑銘云。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汹涌。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馳驅之所乎。酌酒吊古。又宋史本傳云。先是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耳。兩事不知在何年。附於此年。

十一月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宋名臣言行錄。

是歲呂伯恭登進士第。年二十七。

湯思退力排衆議。與金和約。天下忻然。幸得蘇息。

隆興二年甲申。金大定四年 一一六四二十二歲。

十一月乙酉。金兵越境陷楚州。朝議欲舍淮保江。乃罷湯思退。尋卒。

周葵罷。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金大定五年 一一六五二十三歲。

是歲如義烏就姻。

【文集卷三十】劉夫人何氏墓誌銘云。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



儒藏

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問尤偉。余貧甚。懼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

又【文集卷二十九】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云。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甚工。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爲客道之。茂恭撫掌歡笑。世有強記如此者。

又【文集卷二十一】祭妻叔文云。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

八月母卒。先生居憂。告祖考文、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先祖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二、二十七、二十九。

乾道二年丙戌。金大定六年 一一六六二十四歲。

纂英豪錄自序寄慨。

【文集卷十三】英豪錄序云。今天子即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呼。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不有人以制。



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以死耳而稍貶焉不可也。故飢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天下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用。原本所用之間有不字非是。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千金買其骨焉。不踰期而千里馬至者二。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故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不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蓋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纂例成。

【文集卷十三】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迫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諠。

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悖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謂次張曰後三年此地皆胡人子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吁嘻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之信之之王本無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爲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談王道說詩書一旦得用從容廟廊廊原本作朝今從別本執持綱紀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



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惡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赴功之間別本有於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傳霍安國楊邦義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桌劉翀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翊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是歲先生之父因事入獄。

宋史本傳云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

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

又【文集卷二十五】祭妹文云：比我年二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胃窒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

友人徐木子材、胡行仲達可聯登進士第。孫天誠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文錄、謀臣傳序、忠臣傳序、高士傳序、辯士傳序、義士傳序。

乾道三年丁亥。金大定七年 一一六七 二十五歲。

七月祖母卒。十二月二十七日祖父卒。告祖考文、文集卷二十二。先祖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乾道四年戊子。金大定八年 一一六八 二十六歲。

四月十二日，先生之父出獄。

【文集卷二十一】己丑與葉丞相衡書云：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白兔。父子團樂，喜甚至泣。

【文集卷十八】謝汪侍郎啓云：孝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圖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團樂，餘生感幸。永維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即而無出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爲誇。逢人而輒呼號，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維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

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於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五月叔祖廷俊卒

陳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九月易名曰亮貢於鄉填成均弟子員

【文集卷二十一】告祖考文云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

又【文集同卷】又與葉丞相衡書云忽去秋偶爲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澀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

是歲陸九淵登進士第

乾道五年己丑

金大定九年

一一六九

二十七歲

二月婺州以解頭薦應試禮部不中

【文集卷二十一】祭妻叔文云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

又【文集卷二】中興五論序云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望清光以遂昔願



儒藏

又水心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婺州方以解頭薦。宋史本傳同。

策問。

【文集卷十一】變文法云、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麗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脩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上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



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試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馳。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講諸朝廷。參收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漸復。豈必遽變其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何如。

【文集同卷】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云。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闊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救。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

作有。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穎脫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竭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而與一世一作以其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孔明子房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論議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聘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歎其前定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驚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乃至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嘆於子房、孔明焉。

【文集同卷】曹蕭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驚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嘆鳳鳥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嘆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時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隆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疏闊也。周室之衰。以迄於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疏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之大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

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彊、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豪傑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遇、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是歲上中興五論不報。

【水心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宋史本傳同。

【文集卷二】中興五論序云、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一本作克。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與。臣嘗爲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蹟或近似、



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一作追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以爲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慝情也。己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身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爲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一作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文集同卷】中興論云、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靈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首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不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并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一作輸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緩。

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澄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覈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一作陳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而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間牒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鬥。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一本作知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至。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



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一作夸。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一有乎字。故必有批元擣虛形

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

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謨謀

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

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招募。以實軍藉。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

信陽及光黃。一無黃字。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

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

相望。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

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

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坡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

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牒。明斥候。諸軍進屯光黃。

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巡幸虜

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

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一作繇子午以窺長安。

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

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

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元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至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撼搖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道、必有奇變。臣諛一作諛人也。何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是歲、呂伯恭除太學博士。

文錄、與葉衡丞相又書。

校記

- ①京：原作「原」，據《金史》卷五《海陵王本紀》改。
- ②醒：原作「醒」，據《陳亮集》卷一七《謫仙歌》改。
- ③嗟：原作「歎」，據右引書卷一三《英豪錄序》改。
- ④伸：原作「申」，據右引書卷二六《謝汪侍郎啓》改。
- ⑤自：原脫，據右引書補。
- ⑥名於：原脫，據右引書卷一一原題補。
- ⑦士：原作「仕」，據右引書改。



龍川藏書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二

乾道六年庚寅、金大定十年 一一七〇二十八歲。

歲首、在太學、有孟子提要。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當細觀深考、却得一二請教、年來甚苦、共爲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懼、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彼此皆己事、不敢爲隔上語也。

秋、去臨安。

與葉衡丞相又書、文集卷二十一。

乾道七年辛卯、金大定十一年 一一七一二十九歲。

嫁妹。

【文集卷二十三】祭妹夫周英伯文云、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於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妹、一作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而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

又【文集卷二十五】祭妹文云、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結、余終面垢。

一下大理。

宋史本傳云、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繇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

又【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比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諭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爲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此言至可念也。

又【文集卷十八】謝陳侍郎啓云、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祈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挽我。五年之屈、一日而申、徒費呼號、竟由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準繩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子於九死。子各本均作父。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乾道八年壬辰

金大定十二年

一一七二

三十歲

是歲始下帷授業。

【文集卷二十七】孫貫墓誌銘云、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二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

又【文集卷二十八】錢叔因墓誌銘云、壬辰癸巳之間、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里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也。



儒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卷二

又【文集卷二十一】乙巳復黃伯起書云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爲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

又【文集卷一】戊戌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云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

作經書發題以教學者

【文集卷十】周禮發題云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蓂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



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獨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絕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於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文集同卷】春秋發題云：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

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夫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於天周不爲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顯微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非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合也。

【文集同卷】書經發題云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慨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俱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

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於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意也。

【文集同卷】詩經發題云。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文集同卷】禮記發題云。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群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灑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理而後有所依據。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文集同卷】論語發題云、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纂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至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文集同卷】孟子發題云、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相爭奪、誅殺流毒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立保社。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略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否。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獲、必有倍收。然此固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

與應仲實書關佛說

【文集卷十九】與應仲實書云、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

原本無自字、今從一本。

分死生、不相

聞知。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飲、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逃其責。去年秋、羣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絕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齊閭。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之衆、此其得之淺



者不過如槁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亂。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於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不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吻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罵其說以鼓天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人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陳希烈也。苟無儒先生罵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能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遂爲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取界牌。所省

不能一二里而迂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呂伯恭喪父往金華哭之。

【文集卷二十一】祭呂治先郎中文云。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歿。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首以受一邦之吊。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或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旁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伸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日者襄奉遠勤慰奠。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失圖。忽忽竟不得款語。迨今歉然也。略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却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植。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爲十日款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唁。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承興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期也。是歲妻叔何茂恭死。

【文集卷三十】劉夫人何氏墓誌銘云。茂恭罷官吉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旦無病而死。是歲陳君舉陸九淵同登進士第。

【文集卷三十一】與陳君舉又書云。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卧病留宿妻家。又失



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悵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爲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關警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爲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惓惓於施樓之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妥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爲無謂。監省魁中。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爲吾黨之慶。喜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爲己者。以爲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興。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爲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稍思其自爲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目。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狀頭無以易兄。兄榮歸當決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爲辭。甚欲得一見面叙。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驚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修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害。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爲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遣人。

勿有此便。廷對在即。天下事大略可睹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爲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薛士龍呂東萊寄妥齋銘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某茲被給扎之命。自惟疏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但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爲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亦須勉強一出。但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馳驅。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願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妥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方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局固鑄。乃可耳。人回略此附問。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并留面剖也。

【浪語集卷二十三】答陳同甫書云。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聞咳嗽之音爲歉。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名。藉甚京師。旋沐從者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無虛土之諺。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爲喜。頃舍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不及面。寧無惘惘。妥齋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

薛士龍陳同甫妥齋銘云。妥齋。陳同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妥



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無不大安。有妥之安、皇唐有焉。循物之安、妥用不集。非安惟安、搖搖岌岌。妥乎妥乎、大安不欹。有懷者居、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妥、妥其安哉。神天將子可。浪語集

卷三十二

文錄祭何茂恭文。

乾道九年癸巳。金大定十三年 一一七三三十一歲。

春以新作寄伯恭求政。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於陳思王贊舊於汾河之論、每未敢以爲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氣象。跋喻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略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

七月、薛季宣士龍卒。有祭薛士龍知府文。

【文集卷二十一】祭薛士龍知府文云、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落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姓字聲

音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某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八叔疾竟不起，略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肄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此專遣人吊之，尚未回。其子雖孱弱，然志操却可保。逝者已矣，講葺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

十二月二日，合葬祖父祖母於龍窟卧龍山。

【文集卷二十九】孫夫人周氏墓誌銘云：始余蓋七年不克葬其母矣。早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即填溝壑無憾矣。

又【文集卷二十七】先祖府君墓誌銘云：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沒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黃氏，敦武郎諱瑋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沒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卧龍山之下。

又【文集卷二十九】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云：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卧龍山之下。下一作上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環山而葬，祔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歿。歿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旦暮挈妻孥以灑掃，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



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乎。

十二月二十五日父次尹卒。

告祖考文、文集卷二十二、蔡元德墓碣銘、文集卷二十七。

既葬移靈於道旁之居。作先考移靈文。

【文集卷二十三】先考移靈文云。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容汝矣。辜天負地。尚敢以告。

伊洛正源書成。伊洛禮書補亡成。三先生論事錄成。

【文集卷十四】伊洛正源書序云。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天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叙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嘗謂其學者。張釋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文集同卷】伊洛禮書補亡序云。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龍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龍。士龍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不可行者。以爲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文集同卷】三先生論事錄序云。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意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不得不然耳。

刊程氏易傳、楊氏中庸解、胡氏春秋傳。

【文集卷十四】楊龜山中庸解序云。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選舉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俱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

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游辱教說。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略比遣人吊上龍。昨日方回。其子又卧病孱弱。未能支持葬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尚未得入手。可念可念。略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囑潘叔度校讎。續送去改正。正源錄序中說橫渠以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黝。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合商量。論事錄此意甚好。但却似汲汲拈出。未甚宏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縷縷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詞及之。恐亦有說。高明以爲何如。

又【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前日恩恩作答。殊不究盡。游沐手筆。從審寒暄。略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并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則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因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須深體之。非只爲一書設也。略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下筆多慣耳。

文錄送吳恭父序。書歐陽文粹後。書家譜石刻後。鄧耿贊。武侯贊。陳思王贊。廣惠王祈雨文。跋喻季

直文編祭章德文侍郎文與葉衡書

孝宗淳熙元年甲午

金大定十四年

一一七四

三十二歲

四月先生之父卒哭有先考卒哭文

【文集卷二十三】先考卒哭文云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月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而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父既卒哭伯恭來慰遂得一款聚

【東萊集卷五】與陳同甫書云前此幸得款聚歸塗亟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見殊歉然也辱手教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即爲三衢之行往返近兩旬略此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見識每見吾兄文字開闊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甚渠非論文者也人回略此上布它祈厚爲遠業節抑

寄祭薛士龍知府文與伯恭伯恭謂爲皆肝膈語



備藏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便介辱手示、區區不勝感懌。即日極署、伏維孝履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曾仲躬爲求祠祿、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爲幸。前書所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盍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然以爲近厚語言也。但向者言之略耳。然於此、蓋有則焉。又精察不可浸過也。薛士龍墓誌、以畏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膈語也。策問當詳讀。人回甚速、略此上布。它祈節哀自愛。

秋歸自天台有桂枝香詞寄伯恭。

桂枝香觀木樨有感寄呂郎中

文集卷十七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

足。不辭散落、凡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回幽獨。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人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穩、極以爲慰。兩詞興寄所屬、固深感嘆。但兀然枯木朽枝、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耶。甚渴得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無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士龍誌銘、以行役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屬稿。近得君舉書、云吾見摘行狀中數處極當、便中告示、欲得知也。

十月葬叔祖廷俊府君。

陳府君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有序。

【文集卷十五】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俯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蹶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之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議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申。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歎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遺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愧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



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類次文中子引初稿成。

【文集卷十四】類次文中子引云、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正其主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常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誼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皮日休、司空圖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攷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楊、荀、楊不足勝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稱霸於中國、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



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人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諸春秋著諸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載。其變有不可備者。往往汨於紀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文中子而竊有感焉。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惠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維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穩。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即還山。他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但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楊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楊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絕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爲論次筆削。遂定以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當謀拜見。惓迫當候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乞以時自重。

是歲周葵死。爲文祭之。

【文集卷二十一】祭周參政文云。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

則非火炎崑崗、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軀，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憾。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炯炯此心，實昭於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吊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尚爲後圖，期以自明。

文錄吏部侍郎章公行狀徐婦趙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乙未

金大定十五年

一一七五

三十三歲

是歲呂伯恭介朱元晦陸象山相見於鵝湖

三國紀年成

【文集卷十二】三國紀年序云、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



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嘆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之不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强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

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有傳。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攷，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甲子而并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望詳見諭。魏詔疏有志，不知其體制如何。蜀條章不爲書，詔疏不爲志，未成其爲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如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爲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榷。昨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略所布問，它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教。

【龍川集卷十一附錄】東萊又書云：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制，猶



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繫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不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繫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繫於此後，不知繫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後叙每君之本末，而繫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覆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句，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却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七月弟子孫貫死。九月卒哭。貫友盧任等臨葬。

孫貫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文集卷二十四】祭孫冲季文云。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或亦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各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賁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是歲羅點成進士。

是歲葉衡罷。

文錄商夫人陳氏墓誌銘、孫夫人周氏墓誌銘、蔡元德基碣銘。

淳熙三年丙申

金大定十六年

一一七六

三十四歲

刊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林勳本政書。

【文集卷十六】書林勳本政書後云。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



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勦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勦所定、以其二爲餘夫間田、及土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勦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勦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勦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勦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在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勦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

刊勳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前日小舍弟不幸特辱慰唁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答必蒙恕悉便介又頒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別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痼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近病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擾擾猶未定也政欲得一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俟面道胡明仲通鑑論先附一冊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才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氣又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携一帙來蓋朱元晦屢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文集卷十九】與呂伯恭正字云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復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本政書版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己者所見惟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會呂伯恭於長樂行李至自永嘉。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長樂匆匆別去。迄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甚近。欣慰不勝。言即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畫耳。所諭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之。但習慣已久。亦殊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於姑自責之辭太重。更令小輕爲佳。略他悉俟面布。

又【東萊集同卷】又書云專至辱手字。略審聞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及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繫之心亦以少解。略諸公相聚。彼此相互有發明。君舉缺在何時。所謂止爲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味。豈特於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難。亦望少致意於斯也。知與象先款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款耳。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噉飯處。去歲相聚。覺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⑫不欲滯來介。尚俟後便。

弟昭甫復歸。庶弟昭甫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秋鄭景望來訪。

【文集卷二十七】郎秀才墓誌銘云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灑掃以待。然猶差半月而後至。丁少詹來學。



備藏

【水心集卷十四】丁少詹墓誌銘云、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譎譎、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

文錄胡夫人呂氏墓誌銘、章婦胡氏墓誌銘、林公材墓誌銘、章晦文墓誌銘。

淳熙四年丁酉

金大定十七年

一一七七

三十五歲

上禮部不中。

林下偶談云、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使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唐爲太學公試、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陳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

【文集卷一】戊戌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云、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

【呂太史外集】與陳同甫書云、試闈得失、本無足論。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誤認監魁卷子爲吾兄者、亦可一笑。

策問。

【文集卷十一】度量權衡篇云、昔伏羲氏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製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曆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



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鐘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鐘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鐘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鐘之重者也。演而爲曆，推而尚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五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真星官曆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鐘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一，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姑以謝明問而已。

【文集同卷】江河淮汴篇云：自洪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圯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攷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未嘗不得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

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修浚儀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止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文集同卷】國子篇云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

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厚重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掩



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實望。以待天下之既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材之道也。師氏。天子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教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適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移易。終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啓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尚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源流。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生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

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文集同卷】傳注篇云：昔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樸、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攷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徵，於是始定周禮。又參攷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英豪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淵源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準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



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儼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學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厚重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則獨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聖人之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攷諸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蓋亦思所以先之。

【文集同卷】銓選資格篇云：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

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人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日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則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勞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人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選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



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如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依據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預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附】朱元晦癸卯答書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亦須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

是歲弟子郎景明來學。

郎秀才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淳熙五年戊戌金大定十八年 一一七八三十六歲。

是歲更名曰同。宋史本傳。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正月十九日丁巳詣闕上孝宗皇帝書。

【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云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

李幼武名

臣言行錄而奸之間有能字

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之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

可以是以爲可四字一作所以二字

久安而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

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氏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宗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

患一作禍

也恭維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



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宋史西北作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宋史逆亮作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卒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遇一作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猶一作獨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導一作迫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

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勞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雕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或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訓一本作訊之於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計。計王本作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

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

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宋

史虜作遼。

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

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宋史作金。絕也。貶損乘

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

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

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

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

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

宋史代作宗。

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

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

四方次第平定。

一無定字。

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

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

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

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

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夷狄宋史作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

混然無別。微澶淵一一本作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

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政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一作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

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腴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樁一本疑為殖之誤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商賈宋史作富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大臣宋史作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



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一無於下二字。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

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

反一覆而卒爲夷狄。宋史作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宋史作威四夷。哉。南渡以來。

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

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

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

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資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

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一作克。位胥吏坐行條

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

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

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

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

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

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

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

也一作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

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一作楚用以虎視齊晉不能屈也無視下齊晉而三字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

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一本作育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一作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繇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通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



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式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一無失字、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一作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吐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

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本傳由是八日待命、未有聞焉。因再詣闕上書。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二書云、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一無必字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氏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一作又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知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



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維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現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强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一作論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爲。一本作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强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辦一作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

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寵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民

主王本作明主。

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

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一作辨。夫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書既上。乃有都堂審察之命。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

十日再詣闕上書。本傳。

【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書云、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六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人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雪下一有而字。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王本作三。經天下之事變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



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以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十六十年之大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一作士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



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爲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爲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言一作臣。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悞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爲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謗。而不爲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於一作死。一作昧死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却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書上。帝欲官之。先生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本傳。

既答呂伯恭一書述己上書之非獲已。

【文集卷十九】與呂伯恭正字書云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

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之一作也。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

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

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怛。怛一作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

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渫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

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一

本作未。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

者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

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

謗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

耳亮之所敬。敬一作教。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

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少矣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

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

候萬福。

又復何叔厚書述己上書之不得面對乃出於人力之沮遏。



【文集卷十九】復何叔厚書云、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却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内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阻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是歲葉正則、徐居厚、王道甫聯登進士第。

【東萊集卷五】致陳同甫書云、分手又已四五十日、以差入殿廬、久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即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沈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田間、徜徉當有佳處。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裕也。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抵皆在甲乙科。既經乙覽、惟就前五名中、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如德遠少望、乃復漏落、世間事

往往難滿足人意耳。今因少望經從略此問訊，它惟爲遠大業厚自保毓。

【文集卷十九】答呂伯恭書云：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獨遺恨於德遠、應光、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命一作名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

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爲。一本無爲字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沉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懽悲樂，在天地間，去蚊虻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閣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文集卷二十一】與吳益恭安撫云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爲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己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爲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其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并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人也私以爲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爲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人瘡痍之鄉乎若明以爲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一作到而後乞祠祠一作約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一本作濟之命忒煞不是當耳樂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爲枯木朽株矣雖即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爲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此事今已一筆勾斷云云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款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括目相待葉正則俊明穎悟一作語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殆未可以

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六_{六一作五}。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只_{只一作以}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爲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爲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顧_{顧一作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文集卷二十一】與石天民書云。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爲別去兩年之慰。猶恨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爲。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也。使乘以邊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揆頗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爲不立標準。以故不爲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易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憝。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



耳。肖望遂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隆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肖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爲一世所錄。尚能盃酒叫呼以度時節。肖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爲士爲農爲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秋葉正則來。

與呂伯恭正字第三。

八月朱元晦差知南康軍。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甫書云。人至辱示字。頃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一向沉迷書冊中。它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喻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和平。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爲喜。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忍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父下世。此公實繫輕重。遺奏惓惓。殊可念也。陳應求尚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爲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却少安。韓丈再臨舊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耳。人回。匆匆作此。它祈厚爲道義護愛。

冬葉正則母死。爲文祭之。

【文集卷十九】戊戌冬。與呂伯恭書云。亮入冬無一事。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

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來諭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旁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文錄中興五論跋。章夫人田氏墓誌銘。錢元卿墓誌銘。宗縣尉墓誌銘。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校記

①仲實：原作「中實」，據《陳亮集》卷一九《與應仲實》改。

②誰：原作「雖」，據右引書卷二二《祭薛士龍知府文》改。

③徒：原作「徙」，據右引書卷三一《先考移靈文》改。

④顧：原作「顯」，據右引書改。

⑤月：原作「日」，據右引書改。

⑥邢和叔：原作「邢叔和」，今按邢和叔指邢恕，爲程顥高弟，茲據《東萊呂太史別集》

卷一〇《與陳同甫書》乙正。

⑦喻：原作「俞」，據《陳亮集》卷二五原題改。

⑧與：原無，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原題補。

⑨與：原無，據文意補。

⑩舊：原作「臼」，據《陳亮集》卷二四《送三七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改。

⑪哭：原無，據文意補。

⑫甚：原作「其」，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書》改。

⑬和：原作「知」，據《陳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改。

⑭輿：原作「與」，據右引改。



⑮而： 原作「所」，據右引改。

⑯豁： 原作「割」，據右引改。

⑰犬： 原作「太」，據右引書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二書》改。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三上

淳熙六年己亥、金大定十九年 一一七九三十七歲。

四月、作米元章帖跋。

【文集卷十六】跋米元章帖云、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見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十月、送巖起叔之廣東、有序。

【文集卷一十五】送巖起叔之官序云、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戲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思憶、雖相忘而不及見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一作省。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坭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

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附】呂伯恭陳同甫恕齋銘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副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繁蕪頤其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東萊集卷六。

文錄周夫人黃氏墓誌銘汪夫人曹氏墓誌銘周叔辯夫婦祔葬墓誌銘。

淳熙七年庚子

金大定二十年

一一八〇

三十八歲

是歲說易說春秋說周禮呂伯恭恨未得即聽教。

【東萊集卷五】答陳同父書云伏被手況及正則書信且審邇日視履之詳殊以欣慰某病體只如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此遂奠枕矣四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蔚宗所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未得即聽教記得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蟲魚讀箋註而兄橫飛直上凌厲千載之表真可謂大矣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早命駕爲望。

五月周必大參知政事與參政周必大書。

【文集卷二十一】與周參政必大書云亮不獲瞻拜

拜一作望。

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間不到

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



儲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卷三上

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豐熟。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想痛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尚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斯一作此。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惓惓於爲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爲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是爲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爲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驚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爲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爲平時設耳。諸賢凋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巋然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旦暮之不得食。是則可爲恥矣。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經畫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粗疏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是歲張南軒栻卒。

文錄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淳熙八年辛丑。金大定二十一年 一一八一三十九歲。

五月鄭景望還永嘉。先生與徐居厚候之於館頭。

郎秀才墓誌銘、文集卷二十七。

七月二十九日、呂伯恭死。越四日、赴金華哭之。

【文集卷二十二】祭呂東萊文云、唯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於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日辛亥朔、始西向陳薄幣於庭、再拜遣香燭恭酒之酬。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以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

【文集卷二十一】甲辰答朱元晦書云、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王本無耳字。後生小子、遂以某爲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說不得夢。一作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撐脚、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零耳。

岳柯程史云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

程史卷十二頁四五

又朱元晦甲辰答書云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亦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

朱集卷三十六

葉水心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十追記云初呂氏沒龍川陳亮祭之曰云云夫三代之英及孔氏豈於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之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元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常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呂氏既葬明招山亮與潘景愈使余嗣其學余顧從游晚呂氏賢俊衆辭不敢當然不幸不死後四十年舊人皆盡呂氏之學未知其孰傳也

同月鄭景望卒。

【文集卷二十一】祭鄭景望龍圖文云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踟躕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同

同一作問

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



有不順之歎。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囑。族舍依然。不知今之酬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文錄方元卿墓誌銘、胡公濟墓碣銘。

淳熙九年壬寅

金大定二十二年

一一八二

四十歲。

春訪朱元晦於衢婺間。

朱子年譜云、永康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朱子文集三十六】答陳同甫書云、數日山間游從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爲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爲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二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携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文集卷二十一】壬寅答朱元晦祕書書云、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



人意者惟祕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癖一本作僻。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眷念者。甚至頑鈍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耶。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戰國策論衡日注爲貺。甚佳。敢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轍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要是自家氣力。可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鬪釘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祕書挺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望。三月子某生。

【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祕書書云。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

夏大旱。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貴。影響及於婺。

【文集卷二十】壬寅又書云、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几格、亦復踰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維臨按有相、台候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墻、解此煩憤。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爲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爲也。略一春多雨、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一本上龍字作龍。今年秧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耙。耙一作挹。歸之說、此細民之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祕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少稔、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蓄積皆盡矣。矣一作失。若今更不雨、恐巧婦做不得無麵餬飪。百念所在、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石一作碩。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惟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并不索取。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令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壘、乃是爲求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爲婺州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旱勢已成、祕書必更被殃拷。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旱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效力。聞下任乃



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爲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祕書移牒添倅廳、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大雨之理。祕書不可不早爲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禾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碗現成飯吃、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一本無自字責之長人、祕書何以處之。王本無自此以上至一春雨多六百六十餘字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旱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然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托。同舟遇風、亦各爲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祕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王本作與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

問答成。

【文集卷二十】壬寅又書云、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祕書不以爲謬、當繼此一本無此字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思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祕書不以爲異耳。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感。自

古力足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個兩個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爲破兩句聖人不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祕書以爲如何紙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尚須續具記千萬爲世道崇護。【文集卷三】問答云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迫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濯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



桀紂之足以亡天下。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賢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於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蕭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

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及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忿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己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象，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大小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裂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覲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



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蹀血。忍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寧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煌煌。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至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遮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縞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蓋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縞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縞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義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

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共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遮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創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嫌。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而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興患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鋤剗削。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有親疏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諉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周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



友之來歸、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面稱孤。帝猶疑其不可盡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肖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疏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五項羽喑鳴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之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附於惟衣裳在笥之義耶。漢高帝乃饒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顧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修德以興矣、未有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是以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

蓋田橫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賢、修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雖賢君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始終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達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肇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敢窺伺其間，以覬幸國



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廢闕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傳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舉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曹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爲君臣而暮爲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顧望草萊之賢者以爲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敷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

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爲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朱子文集卷二十六】答陳同甫書云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爲期。但賤跡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然無復更有雨意。維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招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判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的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并五篇見教。洗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是歲陳賈請禁道學。

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炳上疏

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然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論道學爲假名濟僞、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後世。

文錄石井祈雨文、佑順侯祈雨文、劉夫人陳氏墓誌銘、陳府君廷俊墓誌銘。

淳熙十年癸卯 金大定二十三年 一一八三 四十一歲。

正月朱元晦得祠。

朱元晦按唐仲友不法、仲友嘗疑先生相譖。至是致書元晦聲辯。

【文集卷二十一】又癸卯通書云、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潑潑、

王本作廢。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縉雲相從者、蓋

意其如此。此一本作是。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些一本作此。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王本無

得了以上至徐子才云四十一字。蓋亮已爲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個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

居之間。每空閑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祕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

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時 王本無當時二字。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 一作皈。心而已。徐羨

之風度凝重、猶足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爲羨之者乎。春間 王本無春間至萬福六十一字。嘗欲遣人問訊、

不果。漏逗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審意思悶頓時、欲裹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制而止。尊仰殆

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維燕居有相、台候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爲震動則

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爲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



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盪王本作益其血脉然後以禮相人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

真嚼木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粗其理却如此震

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諺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

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九九上一有震字四之象也以祕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

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

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凡託一本均作托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爲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

盡祕書豈爲此輩所使一本無所使以下十七字哉爲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既爲此輩所附託一旦出

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爲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王本無因其一其字平時所不快

而致其拖帶之意祕書雖屹然爲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

爲甚平未知祕書以爲何如若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

來未有終極祕書雖決意草野山岩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

傑乃爲令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爲枯株朽木與一世並

無所關涉惟於祕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

既爲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今在祕書自決之却因一停房人治之此於事理尤不可又

仍仍原本作寧此從王本是當時爲人所附托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祕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

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爲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爲天所殺。今世煩天殺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葺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爲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柬。一本柬作來。言屬上讀。言祕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祕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朱子文集卷三】答陳同甫書云。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言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嘗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於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論。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遊息。春間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語。韓丈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去年十論。大義亦恐援溺之意太多。



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揀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當以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七月三十日，妻父何茂宏死。

何茂宏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文集卷二十四】祭妻父何茂宏文云：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如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敬愛，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辦，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粗，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凝有遺責，并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不臺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水。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文集卷十七】水調歌頭云：人物從來少，籬菊爲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

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杯酒到陶唐。人未醉。歌宛轉。舉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砢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烟。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爲君壽。何許得新腔。

十一月弟子錢廓死。

錢叔因墓誌銘、文集卷二十八。

是年冬有京口之行。

【文集卷二十一】與尤延之侍郎書云。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違。星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絕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用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鐘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爲鄰。鬢毛班班。知舊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苟可以竊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間。敢冀崇護。寢餼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淳熙十一年甲辰。

金大定二十四年。

一一八四

四十二歲。

二次入獄。

【水心集卷二十四】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云。鄉人爲宴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飯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昧有毒。已入大理獄矣。



儒藏

【文集卷二十七】陳春坊墓誌銘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
【文集卷二十八】錢叔因墓誌銘云、甲辰之春、余亦顛倒禍患、

五月二十五日脫獄。

【文集卷三十】又甲辰答朱元晦書云、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王本無訊後至萬福二十字。比過紹興、方見

精舍雜詠、所謂懼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一作皈。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

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爲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王本無因來至有感八字。焉。亮之生於斯世

也、如木出於嵌巖、欹崎之間、奇蹇艱澀、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王本無地有二字。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爲一世師表、而亮

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爲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拉拭而俎豆之、旁觀皆。皆王本作者。爲嬉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甚一本作其。親近者亦皆睨視



不平。或以爲兼愛太泛、或以爲招合異類、或以爲稍殺其爲惡之心、或以爲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爲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袴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螯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爲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爲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獄王本作鞠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撮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矇瞳矇瞳、王本作懂懂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爲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賂。賄一本本作賂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揚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有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爲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嘮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響王本作响。又一本作餉。一似曾干與耳。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

取禍於王茂弘。

【附】朱元晦來書云。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鈍。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剛決高明。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悚仄。悚仄。

又與尤延之書云。陳同甫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之。令其稍就斂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甚於此者。甚可念也。

朱子大全文集卷三十七。頁二十六。

又答陳同甫云。昨聞汹汹。嘗託叔度致書奉候。時猶未知端的。不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此外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



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亦可歎也。已還家之後。諸況如何。所謂少林面壁。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有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他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為平平之論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頁二十一

六月二日到家。一日復遇強盜於途。

【文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書云。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衆欲笞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

【文集同卷】乙巳與朱元晦書云。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凶徒聚衆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何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免矣。

【文集卷二十八】庶弟昭甫墓誌銘云。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繫囚。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為小盜邀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為有奔走之勞。

【文集卷十九】與章德茂侍郎書云。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逾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為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匆匆告違。又逾一月。西望台閤。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

直足以起士氣、高明遠達、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砢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爲朱元晦作相贊

無攷。

朱晦庵畫像贊、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地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文集卷十。

答朱元晦書、爲漢唐之辨。

【文集卷二十】甲辰答朱元晦書云、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

拓王本作擴。

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

大纔、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



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在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者、以其有是氣也。王本無耳、夫至氣也二十字、又一本無並立至也十一字。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一段、如此之詳、又自發爲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剌剟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亮亦非

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錢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肩大擔的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爲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船王本作舡。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崇王本作之。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朱元晦答書云：示諭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皆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飾，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



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它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間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竝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長短、正自不須更掛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甫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寫張公集句座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睥面盜背之功耳。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頁二十三。

是歲曾一至會稽、訪韓子師於和平山間。

甲辰、朱元晦答書云、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朱集卷三十六。丙午與辛幼安殿撰、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人崇安云云。文集卷二十一。

甲辰壽朱元晦。文集卷十七。

蝶蠻花手撚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混草草。五湖却共繁華老。冷淡家主
冤得道。旖旎妖嬈春夢而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文錄係天誠墓誌銘錢叔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乙巳。金大定二十五年 一一八五四十三歲。

是歲仍舊教書。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與王丞相文集卷十九。

【文集卷二十一】與朱元晦秘書書云。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戶。宜其宛轉陷於荆榛而無已
時也。今年不免聚三二十秀才以教書爲行戶。

寫定類次文中子序引作書後并輯附錄。

【文集卷十四】類次文中子引云。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
蓋常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
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
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
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
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
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



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常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知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霸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辨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本無末五字。

【文集卷十六】書類次文中子後云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

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詞。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過多。內史薛公使遺書於予，予兩予字，一本作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予予，一本亦作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予一本亦作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人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文集同卷】書文中子⑥附錄後云：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

之論人謀天命、有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復祖田二百畝。

【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書書云、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之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

頗治苑囿亭宇。

【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書書云、亮舊與祕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王本無別字。賁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旁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爲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窗、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爲



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爲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桃。堂之兩旁爲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堂，土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柏屋，柏屋之間，王本有臺字。東一頭當作六柱榭，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

隱見。更去西十步，即作小

王本無作字，又一本作小二字作竹木二字。

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爲秀才讀

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田之上有小坡，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

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

且一本作日。

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

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份當得此教耳。六

一本六上有十字。

大字不敢強，今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荆婦

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

便一本作使。

得之爲禱。亮并欲求抱膝燕坐小憩六大字，

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

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台候萬福。

王本無恐不中則以下三十九字。

【附】朱元晦書云：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

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

意尤篤令人嘆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萬亟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受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

【文集卷二十】乙巳又書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為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為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諭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

【附】葉水心陳同甫抱膝齋二首。其一。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鸞。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晚歲。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嘆。儒士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復徘徊。夜雪迷前山。

其二。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搏杳。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水心集。

與朱元晦復為漢唐之辨。

【文集卷二十】與朱元晦秘書書云。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



儒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卷三上

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略負一世之謗頌

一本作頌

然未嘗自辯設

設一本作數屬上讀

死後誰當爲我明

之。略強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短長於門下哉。

略

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

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之存而不復問矣。

王本無丘宗至問矣三十四字

略一面

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

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諸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

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前書大略爲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却只

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

王本無前書至答也三十二字

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

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

一作但

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

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之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一家而自爲之有扈氏

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

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

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一

作叛

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

安一本作守

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

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

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

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

矣王本作也

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



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如一本作者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王本無而釋以下七字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鳥王本作焉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御者之一作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

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嘗王本作常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

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

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此儒至心也十四字及不止至擴耳十五字王本無之至於以位爲樂其情

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

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

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

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

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王本無道非至失而三十五字賴人

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在一本作有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

體實非鬪釘轉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

明辨。比比一本作此屬上讀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蠡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

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

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

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個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

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

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



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傳一本作得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驚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不王本作無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小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祕書必未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祕書毋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無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材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材，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木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

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

柑子一庵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頗勝溫州者。亮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者得全家飽煖也。百穴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王本無君舉以下二百八十八字。

【附】朱元晦答書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喙。况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



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能無道心矣。日月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繫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在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某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其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以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

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個人、道只是這個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



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其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之身。復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容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於義理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攪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攪金銀銅鐵為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孟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以管仲為當得一個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個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粗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

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則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饒饒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頁二十四

【文集卷二十一】乙巳又書云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辯乃承諄復下論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時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



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詞之失耳。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一夕引紙申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祕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并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

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名一本作明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諭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所謂千錢藥、却在芭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咏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附】朱元晦答書云、示諭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在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工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如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



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稍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陶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為笆籬邊物，而不知省者為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

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粗卒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可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文墓誌筆勢奇逸三復嘆息抱膝吟亦未遑致思亦是前論未定恐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的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朱子大全文集卷三十六

陳君舉調停被歎作附勢

【止齋文集卷三十六】致陳同甫書云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向進而交遊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庵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脉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啾啾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在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

鯢之臣。二君子之立論，不免於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爲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爲晦庵言之徒若犯分也。

【文集卷二十一】與陳君舉書云：久別，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維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溷一本

作滾。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悼，一本作憚。朋友過此，皆言尊

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嘆服。但亮以爲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慍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浮翳耳。直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爲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座下物也。番來復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爲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爲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正平，有以逸待勞之氣，嗟呼冤哉！吾兄爲一世儒



者巨擘其論已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懷不盡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錄元晦答書與亮前日再與渠書更爲詳復一看莫更伸理前說若其論終不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真是一夢象先一見甚喜殊異流輩渠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子宜久不得差遣胡爲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時之難也雪梨石榴各一節聊以問訊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爲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又君舉答書云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奈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強也瞻仰歎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慰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朋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顛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閤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此老極以爲然所不識亦與來意略同否然非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地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面棒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趣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爲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漢唐事業若設沒有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忤與管仲百里奚



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抑揚輕重之論也。止齋文集卷三十六。頁二頁四。

秋壽朱元晦詞缺結束漢唐之辨。

【文集卷二十】乙巳又書云。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闕。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并檇蒲一縑。謾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棵。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分。一本作恃愛忘粗。不以薄少輕浼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鬢亦種種矣。所幸碗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祕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浼瀆。抱此不滿。祕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宏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并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

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柱。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限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別是法門。王本作別有是法。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裝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的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止一本作生。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

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
漚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
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
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
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王本使眼之下有中字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
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祕書莫把做亮說話且看
做百行俱足之人忽如此說祕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人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
以待後來云云

文錄何茂宏墓誌銘謝教授墓誌銘義烏減酒額記與王淮書與勾熙載書與章德茂侍郎書

淳熙十三年丙午

金大定二十六年

一一八六

四十四歲

秋壽朱元晦

詞缺

【文集卷二十】丙午覆朱元晦祕書書云不獲拜起居之間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
惠教備細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人遙望門墻每欲飛動即日秋氣清高
伏維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爲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棵今
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縑疏不甚佳只堪粗裘用蘇牋一
百鄙詞一闕薄致贊祝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耳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



備藏

漢唐之辨之餘波。

【文集卷二十】丙午復朱元晦祕書書云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畸窮不肖本應得罪於一世之大賢君子祕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之亮亦不敢自外於門下耳世以相附和爲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

王本無此數至一句一百四十三字

書亦欲爲

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溫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爲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并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僞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能防之

王本無就能防之二句

亦非聖人所願爲

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爲也

王本無此二

句。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

王本無世疑以下六十三字

周禮爲六

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耳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誚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慧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祕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祕書之爲人掃盡



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皈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之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祕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說張體仁太傅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爲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袞袞更擺脫不暇，且看仲冬如何。始一本作如聞生理亦頗費力。王本無

始聞以下一百三十六字

葉正則以爲祕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爲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

下之事，豈人智所可粧做而輾合哉？要之今世學者，尚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繆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螻蟻，正未易擇。亮方爲學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爲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耳。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祕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是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素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壽之宣教侍旁，爲學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否？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間，千萬爲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朱元晦答書云：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

副以蜀縑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淒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朋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來諭袞袞讀之惘然反覆數過尚不能該其首尾。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爲遠。然亦無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掛齒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何也。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真是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却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紛葩霜木清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

欲與元晦講切求一定論。恨無個伯恭在中間攔就也。

【文集卷二十一】與辛幼安殿撰書云。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遠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日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凋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爲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攔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脾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人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蠶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始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曾人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睹。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鷦鷯肖鷗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幸甚。餘維崇護。茵鼎大攄所蘊。以決天下大計爲禱。



患脚氣病。

【文集卷二十】丙午覆朱元晦秘書書云、人秋脚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跎、祕書必察其非敢謾也。

文錄、陳性之墓碑銘、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校記

①注：原作「駐」，據《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〇《與陳同甫書》改。

②二：原作「一」，據《龍川文集》附錄朱熹《答陳同甫書》改。

③獲：原脫，據《陳亮集》卷二八《又壬寅夏書》改。

④災：原作「哭」，據右引改。

⑤敲：原作「敲」，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與陳同甫書》改。

⑥子：原脫，據《陳亮集》卷一六原題補。

⑦惶：原作「煌」，據右引書卷二〇《與朱元晦秘書》改。

⑧兢：原脫，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補。



儒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卷之三下

淳熙十四年丁未、金大定二十七年 一一八七四十五歲。

是歲十月乙亥、高宗皇帝崩、年八十一歲。

春、上禮部、復不中。

四朝聞見錄云、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之。甲集、天子獄條。

二月十三日、庶弟昭甫死。入夏、脚氣復作梗。

【文集卷二十】乙巳與朱元晦祕書書云、後年隨衆赴省一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

又【文集卷二十一】與周丞相必大書云、今春以年、勉上禮部、略臨試、一病狼狽、拖強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諸弟接之江頭、携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噉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

又【文集卷十八】與章茂德侍郎又書云、歲之二月、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携手而歸。一庶弟染病以死、亮亦輾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

策問。



【文集卷十一】四弊篇云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卹有無相通民病則求諸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商農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盼盼相視以虞其隴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卹也嗟乎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支吾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盼盼相顧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卹之義不待乎事爲之法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支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

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奸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人。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一作文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考。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文集卷十一】制舉篇云。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非常之士或亦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如何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去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一有人字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朝。歷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



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公首薦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規模宏廓、其所以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恨、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材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霸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毫奮勵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因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決斷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勵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

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陳君舉寄壽詩。與章德茂侍郎又書，文集卷十九。

壽陳同甫。南國雨初潤，西風水微波。持酒欲勸君，奈此道阻何。天地自長久，日月良蹉跎。志士惜少年，用意矢靡他。豈無文字功，百代名不磨。胡然朝攬鏡，夜起瞻星河。思婦視貞操，驕人視勞歌。曾微強飯書，復出爲詆訶。永懷姑射神，尸居養天和。下視塵冥冥，鴻鵠謝網羅。身將世誰親，得孰與喪多。請君以尊生，我亦以養疴。止齋文集卷二。

壽朱元晦。與章德茂侍郎又書，文集卷十九。朱元晦抱膝吟成。

洞仙歌。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浣。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鵬鶚搏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座。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文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鏤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文集卷十七。

【附】朱元晦答書。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闇，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亦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耳。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自告邑不利。



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則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所謂正與大者為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哀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而為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而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之所守。以徇之哉。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

十月八日入都。

【文集卷二十一】與周丞相必大書云。亮至節後。以小故一至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又【文集卷十九】與章茂德侍郎又書云。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觀。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是歲周必大為右丞相。羅點知樞密院。朱元晦得江西憲。

文錄庶弟昭甫墓誌銘、何夫人杜氏墓誌銘、劉夫人何氏墓誌銘、陳元嘉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戊申

金大定二十八年

一一八八四十六歲

是歲夏四月丙戌復上孝宗皇帝書。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本傳。

【文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云：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也一作者。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



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以恃之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曾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如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振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③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虎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

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慮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之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手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



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其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垂一本作無。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稍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太怯一本作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稍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跣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人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亦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

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察。察一作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以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治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



而附寸一作下。名於帛竹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冬偕辛棄疾同游鵝湖、且會朱元晦於紫溪、仿乙未鵝湖故事也。元晦不至。

【朱子文集卷二十八】答陳同甫書云：熹懇辭召令、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蹣跚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倖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大早計乎。然世間之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着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個身心、尚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輕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忤、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器識略、迴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踪尤是不可復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爻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則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闌溪、甚

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恩恩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稼軒集】賀新郎小序云：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遊鵝湖，且會朱晦庵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中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荒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簫悲甚，爲賦乳燕飛以見意。又五日，同甫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

賀新郎

懷陳同甫

辛棄疾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卧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踏松梢殘雪。安破帽、多添華髮。賸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瑟。佳人重約還輕別。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消骨。問誰使、君來愁絕。鑄造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稼軒詞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陳同甫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仇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文集卷十七

賀新郎

同甫見和再用韻答之

辛棄疾

老大那堪說。似如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髮。硬說盤胸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換鳴瑟。事無兩樣人心別。向渠儂、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此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稼軒詞。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陳同甫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拾。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櫛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鞴。算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文集卷十七。

是歲王淮罷、林栗攻朱熹。

文錄、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淳熙十六年己酉、

金大定二十九年

一一八九

四十七歲。

是年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

初夏至金陵、晤章德茂。五月自金陵歸、正則來宿一日而行。六月往哭石天民。七月大病幾死。此行在京口購得屋子。



備藏

【文集卷二十一】與范東叔龍圖書云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甚厚連歲到行都自顧踪跡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至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悵望良久章丈亦言有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款良用快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然猶在耳。

【文集卷十九】復陸伯壽書云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悵仰伏惟台翰恭審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萬福舍試揭曉伏承遂釋褐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朋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純叟中廢何以強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皇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如何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入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相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文集卷十九】復呂子約書云、二月間恩恩告違、即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王本無五月至萬福四十七字。二十四日抵家人事、哀哀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死

生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潄、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僕茂則可以浮沉。五七年後、庶幾成一不刺眼人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護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平叔一本作同知。所謂臣於修、踪跡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麼之踪、遂累大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而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宿一本作留。一日而行云、王本無云二至便然五十四字、近嘗至台懇五十九字。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意絕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三託導意、亦嘗以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并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凋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文集卷二十四】祭石天民知軍文云、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

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挾而好修、淡然而不伎、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子子、鄉愿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翛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概、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晝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歎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囑、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卧於床、自夏徂秋、宣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尚如生否？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詞紀金陵

文集卷十七

念奴嬌、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上皇帝鑒成箴不報。

名臣言行錄。



【文集卷十】上光宗皇帝鑒成箴云、五閩失序、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分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斷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蹶躄、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收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狩、狼巢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城市、暫都於浙、奪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皇嗣位、祖宗是則、無湏於酒、無沈於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桀、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

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悔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噸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御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牙蘖。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五月周必大罷。八月王淮卒。

文錄金元卿墓誌銘、陳思正墓誌銘、復樓大防郎中、陳春坊墓誌銘。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一一九〇

四十八歲

是歲辨道學。

【文集卷十五】送王仲德序云、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



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秀。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文集同卷】送吳元成運幹序云。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元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名適一作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

子盍爲我誦數前輩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歎。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與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并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最慘。而元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元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文集卷十九】與韓無咎尚書書云。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考。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文集卷十六】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云。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世人共之。其不得



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刊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新安云。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文集卷十六】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云。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阻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甚明。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逾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隨渺茫。上下融合。實關勵勸。天下上固不少爲趙公誤。

也。公之孫彥櫛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正月，浙西提點刑獄瑞安陳傅良出爲吏部員外郎。

【文集卷二十一】與范東叔龍圖又書云：亮竊維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爲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翻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凜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僚，託契至厚。今茲游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輶聯翩得賢仁，定仁聞交發并見，無從一游其間，睹此盛事，悵悵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於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爲郴陽判官，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爲鄰，且三四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爲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考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爲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爲遮欄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閭，與田夫野老爲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渙一下，鋒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餼，終爲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禱。

妻弟何少嘉死。

【文集卷二十八】何少嘉墓誌銘云：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蓋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

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

十二月獄事再急。

【文集卷二十八】何少嘉墓誌銘云：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證也。

文錄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熙二年辛亥，明昌二年 一一九一四十九歲。

二月，辛棄疾爲安撫使。

三次入獄。

【文集卷二十八】何少嘉墓誌銘云：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二年興獄，而僅以不死。

【文集卷二十八】喻夏卿墓誌銘云：紹熙辛亥八月十有九日，余猶繫三衢獄中。

【文集卷十九】與章德茂侍郎書云：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却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

紹熙三年壬子，明昌三年 一一九二五十歲。

二月出獄。

【文集卷二十八】喻夏卿墓誌銘云：紹熙辛亥，余繫三衢獄中，明年二月出獄。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書云、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詞知洞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悼歎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杜事也。

【止齋文集卷三十六】與陳同甫第三書云、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問、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其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短歎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阱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廷以不殺士爲國是、法令明具有司、□□□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叫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閒一線、穩便話頭。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漸爲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出獄謝啓

文集卷十七、八

謝陳同知啓云、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蓋坐客竟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况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

謝羅尚書啓云、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維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關。睠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驅、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日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

謝梁侍郎啓云、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蟠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日共睹、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謝鄭侍郎啓云、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廬。身名俱沉、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無恤。



儲藏

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

謝曾察院啓云。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知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寧。厚祿誤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

謝何正言啓云。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爲飽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耳。正命謂何。

謝王丞相書云。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級。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但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瑩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

謝留丞相啓云。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汹涌。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

謝葛知院啓云。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



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闊疏。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採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於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尚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

謝胡參政啓云、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墻壁。老之將至、乃罟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

避宅京口

【文集卷十九】與章德茂侍郎第四書云、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敷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亮已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

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却於垂虹之旁。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訪范張。陸輩於吳淞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重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詞色耶。潑灑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穀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獎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略之甚。

是歲鄭景元卒。

祭鄭景元提幹文。

文錄、喻夏卿墓誌銘、姚唐佐墓誌銘。

紹熙四年癸丑。

明昌四年

一一九三

五十一歲。

是歲成進士。

林下偶談云。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義破。止齋曰。又休了。舉第二

場勉強行道有大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曰出門便見哉。然此句却有理。又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曰此番得了。既而果中選。知不足齋叢書

【文集卷二十一】告高曾祖文云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置之選首拆其號則亮也。

又【文集同卷】告祖考文云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庭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不涉於有司。

又【文集卷二十一】祭妻叔文云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躡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置之選首衆譴曰宜。

廷對。文集卷十一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於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歸於



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乎？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弟，所以率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乎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乎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切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於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源，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



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存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煩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於極、不羅於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正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彊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

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者，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惟不謹而寬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而已，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諸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而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聞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乎。臣願陛下明君道師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人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人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願，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



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存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不言之功，則皆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稍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恩愛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

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主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文一作又屬下讀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以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



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於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處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文集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論云：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功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機，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

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_功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強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強行道、大有功、可謂貴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人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怛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刑於天地、而被色以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爲道、失其正、則爲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勉強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因其理也。武帝雄才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爲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兪、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爲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爲私喜、則真僞混淆、徒爲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爲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爲世戒。



耳。使武帝之勉強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爲虛文也。誅討而夷狄之勢定、必不爲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不知驚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爲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勉強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勉強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勉強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爲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爲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爲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與仁義爲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君沒親、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色好貨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爲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勉強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庶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功哉。

【文集卷十七】廷對應制詩云、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簫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文集同卷】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云。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分平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修明當正宇。皇威霞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文集同卷】皇帝正謝表云。伏以天之生材。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材。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以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文集同卷】重華宮正謝表云。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由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出世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留丞相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



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又謝葛丞相啓云、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甚有幸。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何如。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燄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墻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誑言、亦無心於任運。

又謝趙同知啓云、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使膺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又謝羅尚書啓云、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可知也。

又謝曾察院啓云、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

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

秋七月、授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宋史本傳云、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邪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愿。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固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去其徧、止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又曰、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親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親擢果不謬。孝宗時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建康軍節度判官。賜誥云、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皇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送諸生赴補有序。



【文集卷十五】送諸生赴補序云、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予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妥齋。

衆祭孔子、顏子、孟子、作告先聖文、告先師文、告鄒國公文。

【文集卷二十二】告先聖文云、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嘆、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

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嘆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視、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文集同卷】告先師文云、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啓之。

【文集同卷】告鄒國公文云、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家祭作告高曾祖文、告祖考文。

【文集卷二十一】告高曾祖文云、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渙、涵、女繆、繒、謹以家穀常饌、致奠於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



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沒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廷，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置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享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邈，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文集同卷】告祖考文云：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渙、涵、女繆、繒等，謹以家醑常饌，致奠於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也。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弗恤。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重，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

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惇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有論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愆或有在。謚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薄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九月壽朱元晦。詞缺。

【朱子全集】答陳同甫書云：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貺，感紉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歲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爲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維尊候萬福。熹既老而病，無復強健之理。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它日不



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諭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強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十月作劉和卿墓誌銘

【文集卷二十八】劉和卿墓誌銘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余銘其墓。其後余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余、寶婺觀爲余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余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人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絰、跌行、與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余自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名利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

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頤。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人士。吉不必卜。

文錄祭周賢廩文。何少嘉墓誌銘。黃夫人樓氏墓誌銘。俞德載墓誌銘。祭俞德載知縣文。

紹熙五年甲寅

明昌五年

一一九四

五十二歲

二月作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水心集卷十四】呂君墓誌銘云。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偏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

【文集卷三十】呂夫人夏氏墓誌銘云。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沒。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爲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嗇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旁。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爲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爲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爲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爲今日耳。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乃吾心也。約爲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詔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爲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慚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



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於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扣余門而哭。蓋亦哀吾母得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加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余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情而繫之銘。銘曰婦貴於拙拙不害成母主於愛愛惟其平彤管所書幽閨曷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爾後之克紹豈余言而後明。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厚覆莫之變更。

是年先生卒。

皇朝名臣言行錄云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
本傳亦云授僉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校記

①悟：原作「悞」，據《陳亮集》卷一二《制舉》改。

②旦：原作「但」，據右引書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改。

③忠：原作「宗」，據右引書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改。

④櫛：原作「節」，據右引書卷一〇《上光宗皇帝鑑成箴》改。

⑤鞍：原作「案」，據右引書改。

⑥郴：原作「彬」，據右引書卷二九《與范東叔龍圖書》改。

⑦宕：原作「岩」，據右引書卷一八《謝葛知院啓》改。

⑧吏：原脫，據右引書卷二六《謝胡參政啓》補。

⑨疆：原作「疆」，據右引書卷一一《廷對策》改。

⑩貌：原作「邈」，據右引書卷三六《劉和卿墓誌銘》改。

【附錄】朱子年譜

淳熙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

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幸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

【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攷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疑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孟子子思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甲辰。

又答呂子約書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智愚、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



儲藏

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窩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乙巳。

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卯。

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什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乙巳。

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的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則孟子果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

宗者、尤可駭異。癸卯後。

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乙巳。

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的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乙巳。

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

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以便於討論世變處、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蠱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後。



儲藏

陳龍川先生年譜長編

附錄

答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癸卯。

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乙巳。

答黃真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甫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續集庚戌。

淳熙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辨陸學之非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略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

【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癸卯。書四。書六。甲辰。書七。書八。乙巳。書十。丙午。

【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

【語錄】說同父因爲伯恭焉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



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葉賀孫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楊道夫同父在利欲膠漆盤中。李閔祖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的道理、待學他做。輔廣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張良、蕭何、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鄭可學或問同父口說皇帝王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個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葉賀孫

【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葉文定公年譜

清·孫衣言 編撰

尹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舊鈔本

《葉文定公年譜》一卷，清孫衣言編撰。舊鈔本。

葉適（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字正則，號水心居士，宋温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太學博士、國子司業，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累官權兵部侍郎。開禧間爲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後以附和用兵奪職，奉祠十三年。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葉適是南宋中後期著名思想家，永嘉學派鉅子，對南宋弊政多有批判，反對妥協，主張抗金。著有《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等。《宋史》卷四三四有傳。

葉適年譜，有清孫衣言所編《葉水心年譜》一卷，今存稿本、鈔本；清葉嘉楙所編《葉文定公年譜》一卷，有述舊齋鈔本。今人周學武撰《葉水心先生年譜》（臺北大安出版社，一九八八），在諸譜中最爲翔實。其次即孫衣言所編譜。孫衣言（一八一四—一八九四），字琴西，浙江瑞安人。喜整理鄉邦文獻，輯有《永嘉叢書》、《鷗海軼聞》。著有《遜學齋文鈔》，中有《大郑公行年小紀》，可見其留意於年譜與永嘉學派。是譜考證精當，敘事大體可信。今考年譜多載「葉譜」云云語，則嘗參考葉嘉楙譜，然葉譜極簡略，且多舛錯。孫氏此譜，雖對葉譜有所是正，然仍屬草創，疏漏之處，實所難免。且未及刊刻，其所引諸書，往往不及檢核，如隆興元年一條，兩引「余與兒嬉同縣林元章家」，不唯文句重出，所據底本亦復可疑，刊字錯訛較多。然葉適舊譜仍以此爲尊，且版本不易得，今據以影印。

葉文定公年譜

瑞安孫衣言

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生。先生諱適字正則其先處州龍泉人自先生之曾祖公濟遷居温州瑞安父諱光祖字顯之母杜氏生先生兄弟六人長逮次先生次還次邁次造女兄弟三人。先生生於瑞安其後隨父遷永嘉松臺山下。

黃琛梅莊葉君墓誌銘其先自宋贈朝散大夫諱公濟從括之龍泉始遷於溫再傳諱顯之生六子次為水心兄逮四則諱邁定居沙城英橋支流蔓村人遂名其里為上葉見永嘉縣志諸按水心父名祖顯之其字也

水心集十五致政朝請郎葉公廣誌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笠以忘冠紳焉。

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天曰宣曰阜曰宋將仕郎曰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天曰淑曰止曰雅。



估藏

母杜氏墓誌。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為縣吏，外王父不願為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賁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我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

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為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為士人家者、由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

陳昉、潁川語小下、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皆曰龍泉葉。其後居永嘉水心寺側、水心寺名也。趙蹈中序公遺文、直目為水心集、當為公辨之。

水心集二十四周鎮伯墓誌銘、余既廬松臺下、而周氏居二百年矣。

鎮伯、忠文公端朝父、然則先生嘗與周氏為鄰。

水心集宿覺庵記、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余慨然憐之、為於絕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為風雨明晦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



宿覺庵在淨光山、即松臺也、公益居此山下、記作于嘉定二年二月、先生年五十九。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二歲。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三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四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五歲。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六歲。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七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八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九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十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十一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十二歲。

水心集十八李仲舉墓誌銘、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

先生祭陳君舉文云、自我獲見、四餘冬、文節平於寧

宋嘉泰四年上溯四十餘年當在紹興庚辰年已歲矣止齋集述葉正則赴浙西憲幕詩云相從自來楚則先生之見止齋其處甚稚人按先生為文有墓誌言公年三十三思挺出則當隆興元年父年七十八時。
按浪語集劉進之行狀進之卒於乾道二年七月年七十一時先生年十七歲其從進之學當在十五歲時。

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漸為棄、戲歛衽。按仲舉名伯鈞、永嘉柘溪人。深之名源、仲舉子。誌言仲舉與鄭景望、薛士隆親善、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則其父子皆有行義。仲舉使先生與其子游、蓋慕先生少年好學、欲為深之取友也。時深之與先生皆尚幼、而柘溪離郡城百餘里、其與游必在居郡城之後。誌言柘溪山水草樹之美、則先生嘗至柘溪也、不知事在何年、姑記於此。又按先生為劉子怡墓誌、詳述其父進之之義行、而云少學於君。進之、柘溪人、先生從進之學、亦當在游柘溪時。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十三歲。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十四歲。

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誌銘、余與^①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按元章名文質。止齋集十七林懿仲墓誌銘、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



質之子。起家致貲累鉅萬、而急教子。又本集十六林正仲墓誌銘、余與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樸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生、門牆洞澈、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歛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陳君舉為師、一州文士畢集。據此、則元章蓋在今邑南門望江橋一帶、今南門林氏猶為邑中著姓。而縣署前鋪後街有明時林公竹崖祠堂、竹崖名壤、宦官府紀善黃介庵墓記以為林先生世孫。疑林氏舊居在此。其西數百武有水心殿、恐即先生所居。陳叔方穎川語小所謂水心寺、想即此處。蓋水心幼時已與正仲兄弟游、遂因以見止齋也。

水心集十瑞安重建廳事記、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狹。按以上二條、皆先生生於瑞安之証。

水心集十六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按止齋先生卒於嘉泰三年癸亥、是時先生年五十

年陳待制文云、甲子餘冬。是先生與止齋相見當在紹興辛亥年間、此殆舉其成難耳。自紹興六年

至嘉泰

二年、五年。

四、則所謂嬉林元章家、正當在十三四歲時、蓋即在是時與止齋游矣。葉譜繫之隆興癸未先生十四歲、似為得之。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十五歲。

葉譜據葉宗儒志、謂先生是年在樂清、蓋以誌末有去之五十年語。攷宗儒卒於嘉三年、誌作於四年、上距隆興二年為四十六年、至紹興三十年庚辰方五十年。先生年甫十一尚居瑞安、無由即至樂清、意先生隨父遷永嘉在十二三歲時、而游樂當在十五以後。宗儒墓誌所謂去之五十年者、舉成數耳。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十六歲。時先生已能為詩、以長老言、間亦為時文。

水心集二十九題周簡之文集、頗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媿詩即棄去、然時文亦不精也。

是年先生遊樂清、讀書於白石山北學舍、與黃氏父子漁釣、又從



儒藏

葉文定公年譜

種花楊翁翫花。往來淨慧院、與詩僧擇饒為方外之交。

水心集九曰^⑤石淨慧院藏記、樂清之山、東則雁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絕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黃、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黃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黃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為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歡其風浴之涵、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又按記作於淳熙八年、而記中又云他日仲參忽來謁余、叙其所以為別者、蓋已十五六年。自淳熙八年上溯乾道元年、正十七年。乾道二年丙戌、先生十七歲。在樂清。東鄉人王忠文公弟子葉士

孟來與先生游、甚相得、欲舉先生為兄弟、先生謝之。

水心集十八葉君宗儒墓誌銘、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羨君所為。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為宗。謝不敢當、然內嘉其意。按誌言、士孟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利。又言、宗儒習見其父賤糶薄責、休病哀死。又言、士孟及從王公詹事游、則良臣益樂人之富而好禮者、而士孟益趣於學。或良臣知先生在白石讀書、而遣其子來定交也。士孟卒于嘉定三年、年六十六。先生以次年為之作誌、時先生年六十一、則士孟長於先生六歲。先生年十七時、士孟年二十三、故謂之尚少。自與先生相識、至作誌時、蓋四十五年。誌末云、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乃舉成數言之。葉譜據此語、謂公年十五在樂清、未得其實。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年十七歲。是年郡大水。



水心集二十一宜人鄭氏墓誌銘、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聞啟膝沒、及雷盪胃、至門已溺死。如是食頃、並海死者數萬人。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十八歲。時先生有志於古人之道、當世之學。台州林轟兄弟來從學。

水心集十五林伯和墓誌銘、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與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按伯和名轟、台州黃巖人。弟叔和名轟、皆水心弟子。誌言未冠、莫定為何年。據本集十四姚君俞墓誌云、二十許、客烏傷。則在樂約四年。乾道戊子當即為烏傷之游矣。姑繫於此。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年十九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年二十歲。先生家故貧、自丙戌遭大水、室廬什器皆盡、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父朝請公授徒以自給、母夫人杜氏至拾滯麻遺紵緝之、而卒不改業、益督先生

以學、出從名師友游。

水心集二十五母杜氏墓誌銘、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墮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偕盡、自是連困厄、無常居、隨僦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居如是二十餘年、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為之、無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之故、受憐於人、此人為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為



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

是年、先生客烏傷、與姚秀才君俞游。間一至武義、始識平陽鄭仲酉。時酉為武義丞。

水心集十四姚君俞墓誌銘、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滿心寺、蔽著松襟間、行吟綠川湖岸、望山際桃花、蹈綠蕪至郭西閭、耕者方饁、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烟起處有姚秀才居之。君俞曳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熟識者。余為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

水心集十五鄭仲酉墓誌銘、予始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澹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閒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奇愛君。余一夕宿茆道廐、夜參半、四風飛雪、普普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啟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熒然。俄曰、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曉、沒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

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

按仲酉以紹興三十年庚辰登第、先生方十一歲、後以淳熙十一年甲辰卒、年五十六、先生三十五歲、致墓誌言、仲酉中進士第、為天台尉、武義丞、臨江軍錄參、知新淦而卒。又言、為武義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謂由錄參改為知縣也。又言、在新淦三年、縣以大治。其丞武義、去平時十餘年矣。先生自言氣盛未甚歷事、正其二十歲以後游烏傷時也。

訪薛公季宣於婺州、投以書。薛公答書、以返約為勸。蓋是時先生年少才高而氣盛也。

薛季宣浪語集答葉適書、執事通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為博矣。為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肯、惠然肯顧、投以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為己、何以為人、未克自明、于



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之方正、鄭著作之冲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能者、其又何可擬邪。讀誦覲覲、不知何自而得此也。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賢、不耻下問、一日行千里、吾知方發軔焉。及于八陳為邦、將無著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以禮、顏氏所以立于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於此。執事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于我者甚厚且深。某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為軒輊、以孤之來^⑦之意甚恐。

按止齋集薛常州行狀、公由武昌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懇求之官、不報、于是上在位七年矣。薛公蓋以孝宗隆興元年為婺州司理、先生方十四歲、及乾道五年薛公被召、公正二十歲、蓋薛公尚在婺、而公適游婺、因往訪而投以書也。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二十一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二十二歲。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二十三歲。母杜夫人得異疾、先生家居侍疾、已而復為婺州之遊。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申、絃道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絃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絃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絃笑、以手自握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床、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瑛、先請葉學士。胡尤不平。按此四朝見聞見錄甲、胡絃李沐條。後偽學事起、絃遂論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

水心集二十五、母杜氏墓銘、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知所為、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



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按、據此則先生之出游蓋亦為貧所迫。故明年遂如京師。又按、此蓋先生侍疾家居。又以貧故。無以為養。復從母命。出游至衢。娶之間也。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二十四歲。如京師。

水心集二十七上西府書。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為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濶。自度無以求知于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

按西府者。樞密院也。公所上書。不知為何人。自言行年二十五。又_言在京逾年。則先生以九年至京。而此上於十年。蓋亦為甘旨之奉而出。無所合而將歸也。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二十五歲。在京師。上書樞密院。極言治亂強弱之故。卒無所合。遇黃巖丁希亮。

本集二十八卷宋
既父文云。滿熙初
載實偕我游。既
父名駒。蓋從先
生於錢塘。

水心集十四丁少詹墓誌銘。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旼。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為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為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為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復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

按墓誌。少詹卒於紹熙三年。年四十七。當生於紹興十六年丙寅。所云年二十九。與先生過于錢塘。則滿熙元年甲午。先生年二十五。後二年。先生年二十七。滿熙三年丙申也。

滿熙二年乙未。先生二十六歲。

滿熙三年丙申。先生二十七歲。教諸生於樂清。黃巖丁少詹來學。按少詹墓誌。先生以滿熙元年甲午過於錢塘。後二年。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則先生以三年丙申授徒樂清。而少詹來就學矣。



漚熙四年丁酉、先生二十八歲。是年戶部尚書韓公彥直來守溫州。其九月、大開城內河道、既畢役、請先生為之記。

按、先生娶高、令人不知何年。集中答少詹書云、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逋負人、然省約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贈錢二十千、謹用回納。蓋先生婚時、少詹致賀禮耳。是先生之婚在丁少詹來後、當即二十八歲時也。

水心集十束嘉開河記、漚熙四年、戶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並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閒民、為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甃、兩岸成止。村農聞之、爭相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洒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曲巷、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鬱滯、導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

漚熙五年戊戌、先生二十九歲。中姚穎榜進士、廷對第二人。



宋史本傳為文藻思英發、擢^熙五年進士第二人。續通鑑是年賜禮部進士姚穎四百十有七人及第出身。中興館閣續錄、葉適字正則、永嘉人、^熙五年姚穎榜進士及第。治禮記。陳亮龍川集十九與呂伯恭書、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按居厚徐元德字、德遠陳畏字、肖望戴溪字、皆溫人。時伯恭為著作郎、^{館問續}三月、除著作郎。六年為殿試考官、故同甫有此語。葉紹翁四朝聞錄^見乙曰、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為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不當以是冠篇首。又云、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頗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又云、水心本為第一人、阜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

遂以為亞。予按水心集二十七登科謝宰執啟云、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問、防隄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冀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超越於輩流。市井驚歎、鄉黨誇耀。習慣既久、見聞謂何。則先生雖登高第、而於當時取士之法、實未以為然。其視科目甚輕、又何至以抑居第二耿耿不怠耶。葉紹翁蓋以私意測君子耳。

是年授平江府節度推官、旋歸溫州。

宋史本傳、擢熈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葉譜繫授官於九年、與史迕、辨見後。

閏月二十三日、母杜氏夫人卒。

按通鑑、是年閏六月。水心集二十五母杜氏墓誌、熈熙五年



春、夫人卧疾七年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櫛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親戚子侄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過。而為某喜者、以為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

龍川集十九與呂伯恭書、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况。

龍川集二十五祭葉正則母夫人文、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為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為之子者、固自為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

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為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並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櫻其心，而由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為，而所可為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為心，而友朋之涕，亦不自知其潛然也。重周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覩古人。按，據此水心又嘗客居永康，蓋皆其游婺州時事。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三十歲。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三十一歲。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三十二歲。改武昌節度判官。六月，史丞相浩以先生與薛叔似、楊簡、陸九淵、陳謙、袁燮、趙善譽等十六人同薦。

詔赴都堂審察先生已改武昌節度判官辭不就。

宋史本傳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於朝召之不至。宋史三百九十六史浩傳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

按浩傳不言薦士在何年而言浩以高熙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則通鑑繫此事于八年是也。

水心集二十七與趙丞相書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某由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啟陳謝即登科謝執政啟而不敢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搢紳羣士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為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名姓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絕之罪。



按宋史、趙雄字溫叔、資州人、①淳熙二召為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書中所謂在政府、正五年三月參知政事時、所謂進位上宰、則十一月以後事。又按通鑑、淳熙八年八月、趙雄罷、出知瀘州。此書因史丞相浩與薛叔似等十五人同薦、台赴都堂、先生辭不就、致書丞相、求免審察、則是雄猶在位。而先生以五年六月丁母憂、服闋當在七年冬間、而書中云免喪幾年、則當在八年夏秋之交、雄於不久即罷相矣。本傳於先生登第後即言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史浩薦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則為節推時尚未丁憂、免喪始改武昌節判、蓋雖授官而尚未見缺、書中所謂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學問讀書之間是也。葉譜繫平江節推于九年、明與史迥。宋制、進士高第、即授幕職、然亦待次于家、俟有缺而後上。葉氏不知其制、疑公得第甫歸、即遭母喪、不應有授官之



事耳。又史言浩薦十五人、與先生書合、通鑑作十六人、蓋字誤。是年樂清錢易直來學。水心集十八著作郎錢君墓誌銘、嘉定四年卒、年四十四。銘曰、繾綣我從、分三十兩霜。由嘉定上溯、淳熙八年為三十年、是來學當在此年。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三十三歲。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居葑門、士多從之游。

宋史本傳、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按浩傳、浩以十年致仕、薦先生在八年、則改官浙西必九年事也。

祝穆方輿勝覽、兩浙西路平江府、兩浙西路提刑使置司、蓋提刑治所在平江。

本集二十三故大理正羅克開墓誌銘、始余游吳、為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纔二十斛、青衫手板、外無餘囊。余固歎其質易不作

官人體。然余旦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吏顧失笑、而公齊比歎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返、余摘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公掌國子、余適來為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柳二十年、出處大畧、必相與佐佑其間。按、葉譜以平江節推繫之九年、注云見本傳。不知本傳言授節推在丁憂前、先生以五年閏六月丁憂、是授節推必在六月前。蓋宋制高第即授幕職、但待次于家、未得即上。公既丁憂不復之任、及服闋、即改武昌節度判官、亦待次而未上、與趙丞相書言之甚明。葉譜誤以平江節推在服闋後、復引羅達夫志為証、而不知宋時惟提刑稱憲、其幕職可稱憲屬、節度則知軍之兼官、平江節推知平江府屬官、非憲屬也。又羅誌自言為憲屬者、正指提刑幹辦、而檢法偶無官者、謂檢法缺官也。葉譜以憲屬檢法為一句、不知先生為提刑幹辦官、非提刑檢法官也。水心集二十七與黃巖林元秀國材書、與二君親厚、



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即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又云、新婦新有娠、數月即失、婦女兼後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熱畧盡、尤可歎息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兄擾、未能別有所言、須到吳後作書。按此先生浙西提幹時事。水心集十二故運副龍圖侍郎孟猷墓誌銘、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然謙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按良甫、猷字、其弟導字達甫、元祐太后姪曾孫也。

水心集二十四滕季度墓誌銘、滕歲^⑫字季度、來南、藉蘇州吳縣。又曰、君初見余、謁入、字却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沈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洞達。

水心集二十五、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葉被

野如萊、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歎、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

水心集十三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以銘示余、宣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又云、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于荆、距讀銘之歲八年。按上即位之元年、謂紹熙元年也、上距熈熙九年、正八年、蓋大受亦以此時從學。黃氏宋元學案、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

劉宰漫塘集三十五寺丞孔公行述、侍郎葉公適初為部從事、見公所著論語說、深加歎賞。葉以文鳴、來學者衆、公為高第。按部從事、謂為提幹也。

水心集十二周南仲文集序、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

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按滕謂季度歲、孔則復君元忠也。

水心集十三厲君墓誌銘、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異其專。按詳即仲詳、後更名仲方、字約甫。此為其父邦俊誌墓。

陳亮龍川集十五送王仲德序、王仲德於亮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友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

水心集十二覆瓿集序、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而已、未鉅怪也。來姑蘇、對門、出老翁賦、續通鑑論、始駭然異之。按子長名仲庚。以上九人皆水心為浙西提幹時從游于吳之可攷者。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三十四歲。居平江對門。

水心集十三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余友四明姚君

又按陳亮墓誌言其孫昂從學三十年矣。卒於淳熙五年、年五十。五年下距寧宗元年為三十年。十年、五年為三十年、是昂之來學亦在居對門時。



洪卿。洪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按洪卿名穎，公登第時進士第一人，終于漆差通判平江府。是時先生為浙西提刑司幹官，亦居平江，故誌又云。余復與之同官於吳也。又按龍川集十九與王季海丞書，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為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相^⑭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當即此時事，時王淮方為右丞相，至洪熙十五年始罷。

洪熙十一年甲辰，先生三十五歲。居平江葑門。

洪熙十二年乙巳，先生三十六歲。居平江葑門。

水心集十三屬君墓誌銘。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



者耶。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而業弗遯、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又曰、嘉泰乙巳、淳熙十二年八月某月^⑤、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沿震澤絕浙江以斂。十四年某月某日既葬、使告余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訣也。按此為詳父邦俊誌墓、時詳從先生於吳、聞父死而後歸、故有沿震澤絕浙江之語、則是年秋間先生尚在乎江。

是年、有太學正之召、將以十月自姑蘇入都。作外藁四十餘篇。水心別集十五先生自跋外藁云、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藁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

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呼，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案，必焉。十月日，龍泉葉適。按水心為父朝請墓誌云：孫男八，有案與宓。其高令人壙誌則曰：晚歲三子始育。又祭子三郎文云：始葬汝母。則水心蓋三子，而幼子於高令人卒後繼天，朝請平時，水心僅有案，宓二子也。

四朝聞見錄甲集宏詞條，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_{羣一作羣}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余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為進卷外藁，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貴者_最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鄉，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



周必大奉詔錄之
繳薦奏貼黃云
葉適是王淮用益
學官則先生之任
蓋王淮薦之非茂
良也。

之人也。既已為詞科，則其人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執，則其患又不止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為。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三十七歲，以宣教郎行太學正。

宋史本傳，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按宋史龔

茂良傳，不言其為參政年月。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孝宗淳熙

元年十一月戊戌，龔茂良參知政事。三年六月^{宋史作四年}，丁丑罷

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尋落職安置英州，遂卒。則茂良之薦

當在史浩之前。太學正之召，必非由茂良之薦，宋史誤也。

水心集十三將仕郎稽君墓誌銘，以淳熙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墓右始寧鄉宋家與葬焉。夫人

趙氏、余婦之異姓姑也。故未^①求銘。末云、宣^教郎、行太學正葉某記。水心集十六夫人徐氏墓誌銘。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僂、叉手低首、意氣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卽矯屈為是、何也。及在荊州、必明官博士、間携子克勤相與遂往。風蒲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員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謙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為亢而昧進、再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

水心集十四安人張氏墓誌銘。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為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年三十八歲。遷太學博士、上書極論時事。孝宗深感其言。尋除奉議郎、太常博士。



宋史本傳、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

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

水心集二十六昭慶軍承宣使崇國趙公行狀、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于位。又云、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臨安府餘杭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末云、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某狀。按趙公名不怠。又謚議云、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蓋行狀作於十五年、其遷太常博士、當在十四年。

水心別集十五淳熙上殿劄子、注淳熙十四年。黃氏曰抄六十八、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年。

上丞相書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

宋史本傳、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按宰相編年錄、左丞相王淮、冀國公、右丞相周必大、濟國公、故書言丞相國公。

七月二十八日、女媛以病癘殤、甫四歲、瘞之錢塘門外寶勝寺後。水心集十二媛女瘞銘、余多險艱、垂四十年、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蓋公先喪一女矣。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三十九歲。六月、侍郎林栗劾朱子、先生上書爭之。七月、以太常博士兼實錄檢討官。

書見本集二。李心傳傳道命錄六載此狀、首云、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注云、淳熙十五年上。時尚未兼檢討也。

中興館閣續錄、實錄院檢討、淳熙以後、葉適、十五年七月以太常博士兼、十六年五月為秘書郎、仍兼。按葉譜繫兼實錄院檢



討於十四年、失攷。

水心集十九中奉大夫林湜墓誌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按中奉字正甫、長溪人、後居平陽之松山。元善名體仁。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四十歲。五月、除秘書省秘書郎、旋出為湖北參議官。

中興館閣續錄、秘書郎、淳熙以後、葉適、十六年五月除、是月為湖北參議官。葉譜繫薦陳傅良狀、于是年。按本傳、先生薦陳傅良後、言爭林栗劾朱子。據道命錄、爭林栗狀十五年六月上、則薦士當在十四年初造朝時也。譜言旋返永嘉、不知何據。又繫江陵參議于紹熙元年、亦失攷。

陳亮龍川集二十一與尤延之侍郎書、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大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按是時周必大為右丞相、又按止齋先生以淳熙十四年冬赴桂陽、至十六年光宗受禪、始

召為湖南常平、故有君舉邈然與蠻夷為鄰之語。

是年孝宗內禪、應詔上書條陳六事。

劄子見本集一。日抄六十八作應詔條陳六事、注云、當在光宗受禪初年。

光宗紹熙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一歲、為江陵府參議、府帥則閣公蒼舒也。在荊州無事、讀浮屠書盡數千卷。

水心集九江陵府修城記、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末云、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又漢陽軍修城記末云、紹熙元年十月。

按陳同甫集有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祝英台進祠一闕、有云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二舊時路、又云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客易、君去也、自家須住、蓋先生以滿熙、十六年除江陵參議、六月始行就道、而同甫賦此為別、玩詞意、同甫亦似客行在所。

水心集二十九題張君所注佛書、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劉堽隱居通議一、先生以荊州讀佛書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

水心集十三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云、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

於荆。又云、紹熙二年、去荆過吳。

水心集九時齋記云、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又云、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自溫陵召還、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四十二歲。由江陵歸永嘉、復出知蘄州。

宋史本傳、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按先生以十六年五月出為湖北參議、由參議改知蘄州、謝表言之甚明、史言由秘書郎出、蓋失攷。

水心集二蘄州到任謝表、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甚願、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博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祇見祖宗之初、頗預計

宋文憲集喻南強傳言、同甫雖不測、南強走東甌、陳克於水心、致陳同甫集二十、何少嘉墓誌銘、紹興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丹念、又云、三年、無獄、得以不死。又云、夏卿墓誌言、紹興辛亥、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禁三衛獄、明年二月出獄、則同甫最後下大理獄實在辛年、辛亥而南強至甌、求救正水心、由江陵歸永嘉時也。



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鑿乎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美、不勝偽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為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靡給經費。懼非辱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遠。簡擢疎賤、即為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面、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為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本集十四高夫人墓誌銘、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濱、有訣別語、蓋知其不再見也。按誌、夫人以紹熙三年三月卒、又

按時齋記言李公君亮同年同館相善也。又言比返道過錢塘公由太史宅守眉英據館閣續錄著作佐郎紹熙以後李富元年五月除二年正月知州是先生歸過錢塘當在二年三月間。

按本集十三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又本集九時齋記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按據此則公知蘄州之前嘗一歸永嘉。及聞蘄州之命復携家以出故有高夫人送至江濱語。江濱謂甌江也。

陳亮龍川集十九與章德茂侍郎第四書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按宋時蘄州屬淮南西路時陳文節方為湖南運判薛叔似為江東運判徐誼為兩浙提舉茶鹽皆溫人。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四十三歲在蘄州就除淮西提舉上書言鐵錢五事。

水心集二淮西論鐵錢五事狀臣竊見近當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宣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為親切今暫



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按宋時蘄州有蘄春錢監、此蓋因鐵錢法弊、特置鐵冶司、命公提舉。其事狀中所謂臣僚初請專置一鐵冶司是也。宋職官志、淮西無此官、蓋出於一時權置、故有暫領兼司之語。葉譜以為提舉錢糧、宋時亦無此官名。

除淮西提舉謝表、素抱迂愚、自投閒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傍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為大慮、所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詿

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姦非之階禍。臣祇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為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適寧。

水心集九六安新學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滿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臯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

水心集十烟霏樓記、余自湖口渡江、沿淮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止。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絕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

本集十四武學博士蔡鎬墓誌、淑走愬余於濡須、相見北關門外。久雪始融、泥潦尺餘。亦當為此時事也。



水心集十六提刑檢詳王公墓誌銘、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種也、今頓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留之、今方修耳。王公名聞詩、字興之。按、此當是為提舉時行部所至、故由舒、和、潁州以北至光州、而又南回蘄州、皆淮西一路之地。

四月、先生奉召為尚書左選郎官。見上、力請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按通鑑、光宗二年十一月、帝得心疾、至三年四月、始朝重華宮。是年閏二月、正所謂不朝重華宮者七月。是先

生以三年奉召至京、為左選郎官也。又通鑑於三年四月書朝重華宮、又於十一月書羅點、尤袤及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朝重華宮、不從。既而因汝愚入對、遂與皇后先後過宮、從容竟日。又于四年正月書朝重華宮。此所謂兩朝重華也。至十一月、因趙彥逾請復朝重華、先生乃有宰執侍從先詣起居之請、是本傳于先生再請過宮失載、而葉譜以初次見上之言繫於四年、亦為失攷。

十一月、先生又疏請朝重華宮、不報。

通鑑、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朝重華宮、不從。

紹熙四年癸丑、先生四十四歲。時上久不朝重華宮、十一月、以趙彥逾力請、乃過宮。先生疏請自今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以通兩宮之情、不報。

紹熙五年甲寅、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孝宗不豫、上不往朝。先生言於宰相留正、請以俟疾瘳、朝重華宮、播告中外。六月戊戌、孝宗崩。

宋史本傳、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按、葉譜以此事繫之四年、今據通鑑正之。

六月、孝宗崩、光宗不能成服。先生言於宰相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釋疑謫。宰相以先生言入奏、不報。七月、先生為丞相趙汝愚建議、以皇太后命嘉王即皇帝位。

宋史本傳、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藉藉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謫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通鑑云、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



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朔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始知其預議焉。按四朝聞見錄四宣皇即位條、嘉王即位、為七月五日。又按通鑑、以其建議事屬之徐忠文公。四朝聞見錄四慶元丞相考異第四條、則以趙彥逾、趙汝愚為首謀、而因韓侂胄以達太后、則由知閣蔡必勝因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吏部員外蓋即左選郎官。宋制、左選主文職、右選主武職。先生時主文職選也。

四朝聞見錄三宣皇登位條、懶庵趙蹈中載、宣廟之立、實出于



水心先生之建議。又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按、蹈中、趙汝謐字、先生門人也。據此、則先生不但為丞相謀、而又密贊嘉邸、以定大事。孝、光、危、疑、之、際、社、稷、大計決於我溫三人、而先生之忠誠剛毅、至今猶可想見、惜其文不復可攷矣。

是月、趙汝愚為右丞相、尋為樞密使。十月、先生為國子司業、以議處韓侂冑不合、力求補外。十一月、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中興館閣續錄、實錄院檢討官、紹熙以後、葉適、五年十月以國子司業再兼。

水心集十四楊夫人墓表、紹熙五年閏十月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錄檢討官龍泉葉適述。

宋史本傳、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

始矣。遂力求補外。遷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四朝聞見錄一、及劉為大理司直、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叙寒溫、^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一作起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隅、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宦途、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覽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為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况



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辯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為道學、而以我為不知臭味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而至樞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故舊、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為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偽徒也、謂之偽學無疑。未幾、劉遷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學者、盡逐之、偽學之名自此始。按、劉名德秀。

水心集二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困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吳子良林下偶談、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為之。水

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為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謫興讒、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即去國。徐子宜本為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侂冑果造謫、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既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按、游丞相名似、忠公其父仲鴻也。

陳傅良止齋集十八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制、輟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原注十一月十二日。

盧憲嘉定鎮江志十七總領所、葉適朝請郎、試太府卿、紹熙五年十二月到、慶元二年三月罷。

慶元元年乙卯、先生四十六歲。御史胡紘以韓侂冑指劾丞相趙汝愚、并及先生。

水心集二十六通直郎致仕黃公行狀、今念去歲臨於重華、旦

晡輒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末云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某狀。

慶元二年丙辰、先生四十七歲。二月、罷主冲祐觀。

宋史本傳及汝愚貶衡陽、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冲祐觀。

四朝聞見錄一、紘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謫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為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通鑑竄宗紀、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按通鑑、時監察御史胡紘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竄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以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蓋紘言先生無君、即此疏也。

朱子集三十一答蔡季通書、葉正則遭論、镌兩秩罷去、并毀其書板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按此即先生降兩官、時論者御史胡紘



也。葉譜繫罷官於元年，失攷。

是年，余端禮、京鏜相，召陳賈為侍郎。朝廷方以禁用偽學之徒，削朱子官，竄蔡元定於道州。

慶元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八歲。時朝廷申嚴偽學之禁，勿除在內差遣。十二、用知綿州王沈言，藉偽學黨五十九人，先生與焉。

李心傳道命錄七下，臣僚上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書，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三溫人蓋謂先生及文節陳公、忠文徐公也。

續通鑑寧宗紀：慶元三年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間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



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壘、沈有開、曾三²⁶、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諫、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士、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按李心傳道命錄七下偽學黨籍，葉適、太府卿。時吾溫同列偽籍者，知臨江府徐誼、中書舍人陳傅良、戶部侍郎薛叔似、校書郎陳峴、國子博士孫元卿、國子正陳武、福建提舉蔡幼學、士人周端朝，與先生共八人。又據道命錄姚愈疏，慶元四年上，與通鑑稍異。

慶元四年戊午，先生四十九歲。朝廷以諫議大夫張釜、姚闢言，申嚴偽學之禁。先生始定居于永嘉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之來學。

通鑑宣宗紀、慶元四年夏四月、右諫議大夫請下詔禁偽學。又按道命錄七下、姚愈論姦偽之徒盜名欺世。於是下詔戒飭、有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知實類乎紹聖之姦黨等語。而通鑑又言、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為郡。四川茶馬丁逢極言元祐、建中時調停之害。攷先生重起典郡在嘉泰二年、通鑑誤也。

水心集十六莊夫人墓誌銘、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之實來。於是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輜重、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執厓、且誦且思、聲悲苦。

水心集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云、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社傾城同禊飲、明門闔郭共燒香。又云、我久無家今始歸、賣田買宅事交違。填高幫濶為深費、柱小簷低可厚非。又云、拒霜旋插花疎疎、甘菊新移日晒枯。花草只今如

右集于五陳氏表墓
誌云郭之與有隱君
子陳君啓其居實
近水心。

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又云、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楊單槩水心村。潮回再入家家浦、日上還當處處門。又云、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鄰得比亦堪書。按水心村在郡城三角門外、會昌湖最勝處也。生薑門於圖經無攷、或即今所稱三角門、先生嫌其名俚、而以雅馴語易之耶。吳氏表為潛室先生、考其所居、蓋與水心相近、故有西鄰之語。先生蓋於是年始歸、而卜居於此。

水心集二十九題、周子實所錄、余久居水心村落、農簑圃笠、共談隴畝閒。閒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按、子實不知其名、蓋亦永嘉人。

水心集祭何知院文、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蓋何知院蓋謂何溥、當亦與公同居水心左近。

慶元五年己未、先生五十歲、夏、得風眩疾。



水心集十五高永州墓誌銘、慶元己未夏、余畏風、更用寒熱藥、不療病、聚腹脅上行、四肢百體皆失度、如土木偶。衆醫妄議却立、親黨不知所為、多引去、惟外舅朝奉大夫永州高使君日來視余。其明年庚申、永州亦病、四月二十三日卒。方永州且病且死、余不能伏枕席、常狂行竟日、其疾不能問、其殮不能哭也。又明年辛酉十一月初九日、葬於永嘉官莊、其子屬余銘、又不能為。嗚呼、余山野人爾、永州徒以文墨事不辱壻之、而無銘以傳、余義闕矣。又六年丁卯、余疾終未愈也、然漸欲操筆矣、乃次而銘之。

孫永叔墓誌銘、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值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錄、乃請山陰陸公表于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

水心別集先生自跋、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

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蘇而未愈也。

慶元六年庚申先生五十一歲以有疾居家。

嘉泰元年辛酉先生五十二歲以有疾居家。

嘉泰二年壬戌先生五十三歲朝廷弛偽學禁復畀先生祠祿尋起知衢州辭復命為湖南轉運判官是年夏赴任。

乾隆泉州府志云
六文職官知泉州
軍州葉適永嘉
人嘉泰三年四月
任九月赴古
按據此則先生知
泉州以嘉泰三年
到官其名為秘
閣修撰在三年九
月惟不知泉州
之令確在何年。

道命錄七下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偽邪之徒溫人有為薛叔

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侂冑乃

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為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

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姚愈此疏上於慶元二年或其時

已起先生典州郡而史失書耶按水心集慶元二三年間先生

方以疾居家無出典州郡之事或道命錄所云即謂嘉泰三年

以後事耶。

道命錄七下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偽學之

禁為侂冑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



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冑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為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為右正言。其年二月朔，此嘉泰二年二月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官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無復有言，自是學禁稍稍解矣。按嘉泰二年，臣僚乞禁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上從之，即此疏也。先生遂以是年復典州郡。宋史本傳，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至泉州，召入對。本集二湖南運判到任謝表，冒選擇於久閑之日，厚矣。曷酬拜恩，除於尚病之時，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



據載馳祥著語
是先生以三年病
到湖南運判任

思過特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君
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頒祠廩、遽錫州麾。雖許
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為
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屢違穹蒼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
載馳祥暑、綿涉修程。既達置司、奉將隆指。然念臣災屯合聚、疴
恙侵凌。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奪。累年沉痾、衆藥備嘗。曾
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無他。醫工莫
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為少、非展布其四體無
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多士。考於己試、宜
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今廢情玷此光華。臣敢不銷虛
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之可力、傾盡而為。儻宿
疾之或平、靡捐以報。

嘉泰三年癸亥、先生年五十四、遷知泉州。四月、至泉州任。九月、召

為秘閣修撰。上書言人才離合及湖南泉州財賦事。尋權兵部侍郎。

乾隆泉州府志二十六文職官。知泉州軍州葉適。永嘉人。嘉泰三年四月任。九月赴召。

本集二除秘閣修撰謝表。諗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衆之所榮。臣以為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秘。肇自政和。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累外庸。不虛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遽過以挺災。坐閱寒涼。再徂歲閏。及此扶行而問俗。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褒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堪。躡是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曲成。憐其拙疏。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

矣。賁賁、煒其寵章。臣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疴之縈薄，未測頽齡。恐綿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水心集上寧宗皇帝劄子，日抄六十八作嘉泰上殿三劄。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為成王賦卷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諛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己，竊嘗中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啟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



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陛下財幸。劄子二、臣病苦餘日、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



之論以為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為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為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比承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為諸司之

倡。去歲祁陽蔣園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閤默而止。臣以為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干涉、及他司有例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餘積、為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瓶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為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臣竊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

既知嘉泰二年歲
支之數則此割
必三年所上矣

交之數、極為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
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
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遞年循習、不加整會者
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
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
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
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司合撥一萬
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
二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為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
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
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
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足、積紬價至五十九萬八千
餘貫。臣以為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
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



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遂、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為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非^③守臣開析利害、達於聖聰、而陛下惻然主張、特發聖訓、嚴獎無由可革。欲乞睿旨、轉運司須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搪拄充數、以致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令各自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本州歲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樽節以補不足、庶幾已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失、仰稱陛下加惠泉民之意。按本集云嘉泰三年、日抄六十八作嘉泰上殿三劄。蓋是時先生雖已復官、而疾尚未愈也。

通鑑、嘉泰二年正月、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



習偽者名教之僂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偽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為人臣子而欺君、雖有所長、罪莫贖也。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偽之徒、倡為攻偽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為序文、誇詭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並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樞衣贄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駕其說於淺俚不

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偏舉。夫前日習偽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偽攻偽、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由慶元初、今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是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偽而為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偽之心為今日攻偽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有哉。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照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淆亂之患。時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冑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



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胡紘、劉德秀既罷、京鏜已死、何澹復罷、韓侂胄亦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且欲開邊、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官遂有此疏。

二月甲申、弛偽學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會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為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宋史本傳、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

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丁父朝、請公憂。

水心集十五、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又曰、子男六、曰逮、曰

適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遂、曰過、曰邁、曰造。

嘉泰四年甲子、先生五十五歲。二月初八、葬父朝請公于無相院山。疾稍間、復自修所著外稿。

水心集十五朝請郎葉公壙誌、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夫人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

別集自跋、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旣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于後、他日以授宋、必焉。

白珽湛淵靜語二、韓侂胄為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



按水心集三十四卷
 季度墓誌銘云
 余為奏授康靖
 處士、佞冒猶新
 悔不滅事。又云嘉
 定十年九月某日
 卒。年六十五。按嘉
 定十年戊寅。上距
 嘉泰四年甲子五
 年。季度年正五十
 此言年逾五十則

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
 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
 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
 筆跡盡歸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
 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
 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
 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
 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譙。建寧人。後舉進士。
 奏賜滕歲號康靖處士。

水心集二十七奏薦滕賢良。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歲。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淳樸。及與之斟
 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為考官排沮。孝
 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如論薦。士人歎息。
 以為近世科目淹久。無如歲者。而康靖自樂不競。不絀。年逾五

當在開禧間先生
在連康時此系宜
移於後。

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廛、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字延登之勤、嘉歲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冲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勅旨。三月一日、奉聖旨、賜廉靖處士。

補水心集十五、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公姓葉氏、諱光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居於溫、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靜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某、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歌、先夫。曰宣、曰阿阜、曰宋、將士郎。曰宓、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媛、曰季、皆先夫。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



杜氏墓。肩符鄉上水陸院_田。及是不克合。吳人滕歲記壙。按此先生自誌父墓。而廬名于門人滕歲。猶今日使宅人填諱之意。又按先生自跋外藁言。以授案。必及祭高令人文。則言必滯下。高令人墓誌又言。晚歲三子始育。而集中又有祭子三郎文。則先生本有三子。後必與令人相繼亡。三子亦不育。主後者惟案一人。又按媛女壙誌言。連失二女。則季亦先生出也。

開禧元年乙丑。先生五十六歲。韓侂_青謀伐金。

開禧二年丙寅。先生五十七歲。免父喪。召入對延和殿。極言恢復大計。尋除權工部侍郎。改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辭兼職。

宋史本傳。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

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敗、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

水心集一上 寧宗皇帝劄子

日抄六十八作開禧上殿劄子

臣聞甘弱而幸安

者、哀改弱以就彊者興。今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臣宿志願、中夜感發、竊謂必先



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事濶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門、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廬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弱強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柘臯、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

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構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龐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臣所謂構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



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期外攘、豈願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陟、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積安之久、

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材、隨其大小、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就麤澁、易脆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宜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歛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走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



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②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
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
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
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
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
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
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
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
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
所入、所入或悖、足足^③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
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捐、猶患太重、趁辦甚難、而
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
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
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

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集二除工部侍郎謝表、未散沉憂、徒抱不夭之恨、迄緣終制、冒參掌土之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召趨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逾造物。而臣摧殘故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甚哀遲之迫。鎡稱銖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徊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



志而求助、謙以圖終。拔臣寡特之中、冀銷近附、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湛涓勺之輸、穹昊蓋高、尚竭么微之告。

又除吏部侍郎謝表、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云執謙。胥疏退情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獻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蓋恭遇皇帝陛下有拔士之至明、以好賢為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著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屬平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林下偶談二、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

其作一詔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

林下偶談三、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為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為墟為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為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為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朝野雜記、韓侂胄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

六月、先生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水心集二除知建康到任謝表、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為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於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讐、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牆初銳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數萬、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袂濡曳之文、所宜戒懼、誦桑土綢繆之句、尤在思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風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七月、先生兼沿江制置使。

景定建康志二十五、安撫使、開禧二年、又兼沿江制置使、尋改兼江淮制置、自葉適始。

又制置司、開禧二年六月復置、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建

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葉適兼沿江制置使。

景定建康志十四、開禧二年丙寅六月二十二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七月十一日、兼沿江制置使。

景定建康志留都錄一、行宮留守、葉適、開禧二年六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公事。

水心集十葉嶺書房記、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樓船器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俊邁為虜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在行。數月、虜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胡人三騎抄水濱、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顫余前、不能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虜輕渡江、敢鬪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茀、復邀定山、虜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僕雖敗、而亦



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按子重名任，必勝子，時公辟為幹辦。

開禧三年丁卯，先生五十八歲。二月，除寶文閣待制，改江淮制置使，專一措置屯田。尋召歸。

宋史本傳：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冑懼，以正憲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絃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

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

景定建康志二十五、三年二月十六日，除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專一措置屯田。七月，召赴行在。

水心集二安集兩淮中省狀，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未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



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

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以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於驗也決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⑤

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

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



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令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策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有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

末學何所能為、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橋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偽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橋數重並設、溝塹深濶、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術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



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彥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閉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令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并於防江效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江防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

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我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旣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却、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為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苟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鬥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



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保。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衆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瀆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歲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鎮密之舊、克

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按景定建康志三十五、有堡塢事宜五條、當在此狀之後。今據志補載。

景定建康志三十五、葉適議安集淮民以扞江面。一、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濠梁殘寇未退、人情憂疑、未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真、滁、和三州各立堡塢一層、如真州則於瓜步、滁州則於定山一帶、定山一帶係屬江別無滁州地。分惟定山一帶最為徑便。其滁州人戶願就此處保聚者聽從。所有稅役自合仍舊屬真、和州。

和州則於揚林石跋、不但緩急之際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扞蔽江面、以待策應。去歲虜騎蹂踐兩淮、曾於瓜步、定山一帶創寨、及於揚林石跋窺覷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為緊

切。去處。

一、上項瓜步、定山、揚林、石跋竝合從官司措置、隨其地勢、或依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實。此外入深第二層、更擇別有山



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奏。其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目等人分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令從便一面先次團結、本司即與差官覆實措置、乃量立賞格、以示激勸。今具所給公據如後。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為衆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從便。選擇地利依山有水、可充堡塢去處、團結人戶、防備虜騎衝突、目即勸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住。或有急難、則入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照當司所定則例、具申朝廷、正補官資施行。今開具下項、三千口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副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副尉。二萬口以上、補承信郎。三萬口以上、補成忠郎。右帖付某人、仰執此前去、多方保護義郎。五萬口以上、說諭、仍開具已說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堡塢去處、施行。此項目今淮處、山水形勢、逐一貼說、繳中、切待差官覆實施行。此項目今淮上如和州瀝湖有胡知禮、盱眙嘉山有趙玘兄弟等、去歲皆自團結、虜騎侵犯、已能保守。內瀝湖曾射殺虜統軍并人騎甚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錄。其他安豐光黃等處、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要須因其險阻、斟酌措置、俟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

一、瓜步、定山、楊林、石跋等處，係是捍蔽江面，不止為淮民保聚之計，合於內起蓋蘆葦屋，屯駐官兵，及應副本司官吏安泊樁頓錢糧軍器等。內倉穀甲仗庫等合用瓦屋。仍開掘壕塹，築壘土城，以備虜

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置去處。所有工料錢米，難以便行拘捐，歸一數目，欲乞朝廷科撥錢四十萬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總領所樁管，仍就總領所差官受給。遇有本司支遣，即關牒照數支破。俟結局日，具細數申朝廷出豁施行。兼照若興此役，流民必多，應募因可

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

一、今來所立堡塢，蓋為各自保護一處，及虜或衝突攻圍，即互策應，燒劫營寨，出奇立功。所用軍器，合從官司量行給付。照得兩淮民兵最便於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鐵兜鍪鐵甲及神勁剋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相去十之七八。此外如三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皆不可闕。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為率，欲乞朝廷行下內郡，逐急分頭置造施行。



一、兩淮地分除舒、蘄、通、泰諸州人戶見自安業不用措置外，有廬、和、濠、光、揚、楚、真、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黃州故鎮無為、巢縣等處，竝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按建康志此五條繫于安集淮民議後，本集所載申省狀及堡塢狀即此議，而佚後五條，今補載於此。

水心集六禱雨題張王廟詩跋，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老，憂不得入土，禱於詞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插秧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建鄴守龍泉葉適按公以七月召赴闕，替之者徐忠文公誼也，亦吾溫人。

十一月，韓侂胄誅，中丞雷孝友並劾先生，奪職奉祠。

宋史本傳，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

自金陵歸，舍舟山行，過宣國，訪知宣國縣金華應懋之。水心集十六夫人林氏墓誌銘，昔予在金陵，雖聞君能治宣國。

號令清省、絕少笞朴、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舍舟山行、始識君。按懋之、簽樞林、大中壻、侍郎孟明弟也。

宋元通鑑、十二月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

嘉定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九歲。奉祠家居。

嘉定二年己巳、先生六十歲。奉祠家居。

與同邑薛奉常紹為真率之會。

水心集十九中奉大夫薛公墓誌銘、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按、承之嘉定五年卒、年七十四、先生以三年甫及六十。

嘉定三年庚午、先生六十一歲。奉祠家居。

嘉定四年辛未、先生六十二歲。十二月、高令人卒。

水心集十八高令人墓誌銘、蒙城高氏六歲、父為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歸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



右之。為余妻、賃舍甚貧、閉一間、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飭十餘盤、魚肉鮭菜、畧具、人或以為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奉舅、次伯叔羣從、無餘。所食者太湖蔥、城東菰芥爾。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墾田、不市糴、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靜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為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亦豈不有夫順親和戚之屬而為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衰、旦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為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路濶兮、此為何祥。

水心集二十八祭令人文、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辦一家。

材明勇決、不止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過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常旦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筭之新。動息先至、如鶴警分。尺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為、丑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騫、既罔滯於性靈、撫機關而遠離、亦靡吝於情貞。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亦昔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枯槎之介雪、噤野鴈而吞聲。大塊漫漫、誰濁誰清。昭子無昧、浩乎獨行。

又代子祭令人文、某僅脫童牝、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形無聲、我母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按、此蓋代子窆輩祭其母也。

嘉定五年壬申、先生六十三歲。子宓卒。三月二十日、葬高令人于開元觀之後山。

水心集二十八祭內子令人文、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

私黎涼本作使。

按條其下黎涼本缺四字。國初大字本及永嘉乾隆本均有玄壙童子四字。似以肌補也。

成黎本作我。今以意改。

按誤下黎涼本缺三字。
敗黎本缺。化黎本缺。雅黎本作我。姑從大字本及乾隆本。

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私願既然。使有中壽。侃侃雖難。家道可久。自子之逝。宣姜別隨。必滯下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僂然枯峙。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陽。繚其^④。若孩。遲我同往。按此蓋葬時祭文。令人以十二月初十日卒。其葬在此年三月。而墓誌及前祭文均不言喪子。則必卒在此年春間。

子三郎殤。

水心集二十八祭子三郎文。噫嘻。汝其幼成耶。汝幼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怪病。如追寇讐。我但迷癡。莫敢挽奪。方冀汝母。俄冀汝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誤。事雖羸脆。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我身無堅。變化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併罹。我汝絕同。振手於茲。哀哉。按三郎蓋以令人葬後卒。墓誌言晚歲三子始育。然則先生是時獨存一子。案耶。



儒藏

葉文定公年譜

嘉定六年癸酉、先生六十四歲。

嘉定七年甲戌、先生六十五歲。

嘉定八年乙亥、先生六十六歲。

嘉定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七歲。

嘉定十年丁丑、先生六十八歲。

是年、臨海陳耆卿自青田來永嘉、以所著貧窗初集及論孟紀蒙求教于先生。先生深歎異之、遂授以文法。及先生卒、貧窗以文鳴天下。

同治青田志八秩官主簿、陳耆卿、嘉定十年以迪功郎至、十三年陞。

又名宦傳、時水心葉適倡道永嘉、以斯文為己任。耆卿上書請益、躬造其廬。水心一見歎異、作詩送之、有云、古今文人不多出、元祐唯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源未為失。其推許之者至矣。十三^⑤陞從事郎、慶元府教授。

此事在先生謝待制提舉崇福宮後。耆卿書稱崇福待制侍郎可。見不應聲之丁丑。



陳耆卿貧窗集五上水心先生書、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元。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執之以為穀者也。經麴蘖也、四書釀之以為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麴蘖之美、此所以為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上、張張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為戶牖、拾先生之咳唾以為八珍大饗也。耆卿

起山林中、不敢自絕於斯道。竊闕先生學十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噓吸太極、轆轤三元、駕風鞭霆、幹乾轉坤。聞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林下偶談二、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篋窗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為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篋窗卓然為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篋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嘉定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九歲。

嘉定十二年己卯、先生七十歲。再乞致仕、不允、尋授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水心集二申省乞致仕狀、某伏自帖念、初無執能、濫塵科目、往



備使令人偶乏、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蔑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慘慄、咳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蔭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冀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之至。

又再申省狀、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少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壯盛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迂濶、事功奚有於毫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瞶眊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為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遂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切俟命之至。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次對之職、為選甚

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冉控陳，但得歸休，便為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陶鎔，特昇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諧老，則或容賦祿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姓名已沒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疎，信己之學，乏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違忤，暨乎外專屏翰，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卑車，追憶悔尤，濫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



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除、俾再通於禁籍。尚靡素廩、仍躡真游、為幸則然、非願敢及。此蓋恭遇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馭臣以貴為初、美俗在寬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兢慚罔措。按乞致仕狀云、今既七十、餘景不長。辭待制狀云、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為止足。又云、特畀新除、復還舊物。又謝待制表云、至于躑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除、俾再通於禁籍。是先生以老引年、請致祠祿、而朝廷不允其請、復除待制、更俾觀提舉祠錄。蓋前奪制置時、猶主宮觀、而今復還待制、又畀以提舉祠祿、則其體更崇。故辭待制表云、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之語、而謝待制表又云、命賜忽超於新特也。所謂本官者、蓋即前為制置使時之朝請大夫。傳未及詳、葉譜繫復待制于六十九、似亦未詳攷。

戴栩浣川集二賀水心先生七十詩、欲盟鷗鷺老昌湖、其奈君恩未許何。遲此經綸今日後、定須酬折得年多。著書新藁天無盡、閱世關心海不波。七十卻嫌人賀壽、繚牆門雨長庭莎。

是年五月、弟子宋駒廐父卒於山陰、先生聞而傷之。

水心集二十五宋廐父墓誌銘、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予老矣。

水心集二十九題拙齋詩藁、而余既七十、無會合期。

嘉定十三年庚辰、先生七十一歲。

嘉定十四年辛巳、先生七十二歲。

嘉定十五年壬午、先生七十三歲。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宋史本傳、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

水心集二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為之改祠賦



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為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頽齡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祇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寓直、最為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殫、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朝廷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為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某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按、本傳無直字、謨作文、當從本集。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_翔府上清太平宮表。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啟沃前旒。願慚哀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竄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為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勞、曾無曝背食

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所成就。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恭異數、夕惕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思。

嘉定十六年癸未、先生七十四歲卒、贈光祿大夫、謚文定、葬慈山。子宋、寶慶間為沿江制置使屬官。

宋史本傳、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文定。萬厯温州志、葉文定適墓在城內慈山。按、慈山不見郡志。

南宋羣賢小集拾遺王汶水心先生墓下作、排雲上殊庭、備物儼神道。含酸步逶迤、積疹思遐縹。乘風來帝旁、說駕落窮島。百聖集會期、萬化資斧藻。瞻前鳳飄飄、顧後龍矯矯。寶璐列中華、韶音被夷獠。肅肅闕里牆、萋萋墓林草。誰尸兩極夢、而復悲一老。叢余稚養蒙、今日幸如夢。超然欲徑陳、宵爾竟虛抱。育德德



何成、果行行何造。汚彼江海流，不納此行潦。青風珠露園，怪石紫煙遶。千年萬年垂，封樹等穹昊。按，王汶先生門人。

景定建康志二十四制置司屬官，寶慶葉案。

又二十五制置司廳記，作興於寶慶丁亥十月二十八日，竣

事於紹定戊子三月初二日。又記末云，門生宣義郎差充沿江制置司准備差遣葉案篆額。按，時趙善為^湘制置使。

咸淳臨安志五倅貳，南廳葉案。按原序云，姓氏著于壁記者，自紹定六年王脩始。案名在第七，則當在嘉熙、淳祐間矣。

劉宰挽葉水心侍郎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遷。羣心知未昧，諸老屹相連。百歲同歸盡，斯文要有傳。宵長殘月墮，遺恨渺山川。

嘉會欣千歲，偏安隘一方。言言本周孔，草草笑隋唐。禁路無停轍，江流有巨防。空餘遺藁在，萬古日爭光。

憶袖襴衡刺，嘗登元禮門。相忘如舊識，一笑等春溫。東望山川遠，西歸歲月奔。遙憐人築室，煙鎖暮江昏。漫塘集 二十六

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魏了翁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實。非傷吾私，我憂孔殷。舟流莫屈，行邁靡臻。匪學弗濟，匪才弗乂。苟常有存，毋間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內同氣，眎為榮顙。門牆孤峻，基宇邃深。披剝傳注，貫融古今。東南諸老，收聲戢影。軒裳所忻，公力未憚。前年為詩，寄我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蹕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



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然藐藐、不吊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秩、不為天蹙。天隲斯文、寧有絕續。獨嗟入物、如千丈松。封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屈。鶴山大全文集卷九十一

挽水心先生

劉克莊

一夢孝皇初、悽然四紀餘。國人莫知我、天下孰宗予。散地雖無柄、名山儘有書。烏虜傳萬世、猶足矯元虛。

所學如山海、吁嗟不一施。未聞訪箕子、但見誅宣尼。空郡來陪哭、無人敢撰碑。紛紛門弟子、若箇解稱師。後村大全集卷七

校記

- ①與：當作「爲」，見《四部叢刊》本《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六《林正仲墓誌銘》。
- ②同①。
- ③澈：當作「徹」，見右引書。
- ④「樂」下當脫「清」字。
- ⑤曰：當作「白」，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九《白石淨慧院藏記》。
- ⑥于：當衍，見《浪語集》卷二五《答葉適書》。
- ⑦之來：當作「從來」，見右引書。
- ⑧見：當衍。
- ⑨復：當作「後」，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四《丁少詹墓誌銘》。
- ⑩問：當作「閣」。
- ⑪「二」下當脫「年」字，見《宋史》卷三九六《趙雄傳》。
- ⑫滕宓：當作「滕宓」，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四《滕季度墓誌銘》。
- ⑬同⑫。
- ⑭「相」上當脫「丞」字，見《陳亮集》卷一九《與王丞相淮》。
- ⑮月：當作「日」，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三《厲君墓誌銘》。



儒藏

葉文定公年譜

①⑥稽君：當作「嵇君」，見右引書卷一三《將仕郎嵇君墓記》。

①⑦未：當作「來」，見右引書。

①⑧傳傳：當衍一字。

①⑨進祠：當作「近詞」，見《龍川詞箋注》。

②⑩紹興：當作「紹熙」，見陳亮《龍川集》卷二八《何少嘉墓誌銘》。

②⑪「州」上闕字當爲「眉」，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

②⑫官：當作「宮」，見《宋史》卷四三四《葉適傳》。

②⑬「始」上當脫「人」字，見右引書。

②⑭困薄：當作「寡薄」，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二《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②⑮藉：當作「籍」，見《宋史全文》卷二八上。

②⑯曾三：當作「曾三聘」，見《慶元黨禁》。

②⑰是：當衍，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六《莊夫人墓誌銘》。

②⑱執：當作「循」，見右引書。

②⑲日：當作「月」，見右引書卷八《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氏表宣義》。

③⑰陳氏表：當作「陳民表」，見右引書卷二五《陳氏表墓誌》。

③⑱蓋：當衍。

③②官：當作「宮」

③③惑：當作「或」，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二《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③④壁：當作「璧」，見右引書卷二《除秘閣修撰謝表》。

③⑤「卷」下當脫「阿」字，見右引書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

③⑥三州軍士：「士」字疑衍。

③⑦「非」上闕字，《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三》作「自」。

③⑧照：當作「昭」。後文「照聖朝公正之心」亦同。

③⑨「臣嘗謂」句：《道命錄》卷七下作：「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於茲八年。」

④⑩「僞」上當脫「習」字，見《道命錄》卷七下。

④⑪「隊」下當脫「陣」字，見《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二》。

④⑫色：當作「邑」，見右引書《上寧宗皇帝劄子三》。

④⑬足足：當衍一「足」字，見右引書。

④⑭「可」上當脫「不」字，見右引書。

④⑮「堡塢」下當有「狀」字，見右引書卷二原題。

④⑯「九月」下當脫「至」字，見右引書。

④⑰詞山：當作「祠山」，見右引書卷六《禱雨題張王廟》。



④8 亦：當作「忆」，見《水心集》卷二八《祭令人文》。

④9 「其」下闕字，右引書作「玄壙童兮」。

⑤0 「十三」下當脫「年」字，見前引同治《青田志》。

⑤1 幹：當作「幹」，見陳耆卿《筭窗集》卷五《上水心先生書》。

⑤2 「晚」下當脫「得」字，見《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⑤3 帖：《水心集》卷二《申省乞致仕狀》作「惟」，當是。

⑤4 「諧」下當脫「告」字，見右引書卷二《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⑤5 藉：當作「籍」，見本譜前引文。

⑤6 「觀」上當脫「宮」字。

⑤7 淮：當作「準」，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五。

⑤8 人：當作「人」，見《四庫全書》本《鶴山集》卷九一《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

清·真 采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一卷，清真采編撰。乾隆二十九年拱極堂刊《真西山全集》附錄。

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字景元，一字希元，號西山，宋浦城（今屬福建）人。慶元五年進士，開禧元年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正、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奏言金國將亡，直聲動朝野。理宗即位，爲中書舍人兼侍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元年，再忤史彌遠落職。居家，修《西山讀書記》、《諸老先生集略》、《文章正宗》。紹定間起知泉州，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端平初召爲戶部尚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年拜參知政事，尋致仕，卒，年五十八，謚文忠。德秀在當時以學術、政事、文章享盛名，與魏了翁並稱「真魏」。其學力崇朱熹，號稱一時大儒。爲文倡義理，主實用。著述甚多，有《大學衍義》、《三禮考》、《四書集編》、《讀書記》、《心經》、《政經》、《西山文集》等，清康熙中家祠刻爲《真西山全集》。又輯有《昌黎文式》、《文章正宗》、《文章正宗續集》等。《宋史》卷四三七有傳。

真德秀年譜，在宋有其子志道所編，見於劉克莊《西山真文忠公行狀》，然久已失傳。本譜爲德秀十九代孫真采編，附集刊行，初刊於乾隆二十九年，又有同治間祠堂本及光緒間刊本。是譜前有林鴻、吳鏞、李青震及真采序文四篇，而正譜則極簡略，譜末則多載後代崇祀，以彰顯其後世影響。



西山真夫子年譜序

自古通都大邑、必有鄉先生焉、
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其道德
文章足以師表天下、而邑之人
世世稱道不衰、則流風遺韻歷
千百年如一日也。若浦城之有

真西山先生是其人矣。先生歿後距今五百餘年，邑之士大夫以至於委巷之小民，猶莫不引重吾邑有真文忠公，為宋代理學名臣云。此所謂民之秉彝，善類因之興起，而著書談道之士，



孰不欲闡揚而表彰之、而況在
雲初也。先生後裔真生鼎元等
以所輯年譜請序於余。余惟先
生抱道匡時、力明正學、其所著
大學衍義及心政二經、負堯舜
君民之略、紹程朱理學之源。雖

受知理宗、入典絲綸、而時值奸
相柄國、不克大展其經濟之才、
此固先生之不幸、亦由宋祚之
將衰也。今閱年譜而知先生之
立德立言與年俱進、則讀先生
之書者、當先閱先生之年譜、而



出處之正、學業之勤、俱瞭如指
掌矣。夫儒者之道德文章、堪以
淑身心、扶世教、德業著於當時、
文采流於後世。其有關於世道
人心、誠非淺鮮。而衍義一書、本
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洵脩

人君之軌範焉。鴻維

聖天子崇儒重道、

御製詩跋、加意褒嘉、凡屬學者、自應

感激奮興、私淑前賢、務為有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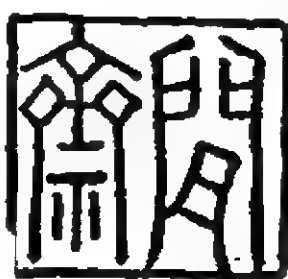
有用之寔學、以仰副

熙朝棫樸、作人之雅化、庶不虛讀



先生之書也歟。余因序先生之
年譜而廣其說、以為多士勗邑。
有君子諒不以余言為河漢也。
是為序。

乾隆甲申仲夏、知浦城縣事錢
塘後學吳鏞謹書。



學問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章闢靡云乎哉、必也適乎用。故學為有體有用之學、文則布帛菽粟之文、可以翼聖經、羽賢傳、舉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周朱二程相傳之道、無不源源委委、措諸躬而建諸



言、是之謂三不朽。吾鄉西山文忠
真先生殆其人也。余束髮受書時、
登先生之堂、拜先生之像、未識先
生之學問文章也。即甫讀衍義心、
政諸書、粗通其義、猶未深契先生
之學問文章也。及閱先生年譜、而

後知先生之學隨年進、真所謂參
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而其嚴氣
正性、則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浩然獨存者乎。先生四歲過目成
誦、七歲能文、十二遊庠、十四五研
經史、旨趣其似吾夫子十五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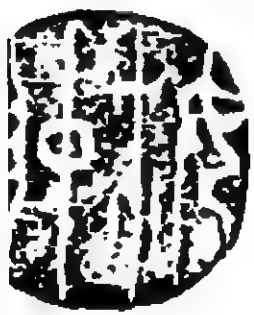
乎。舉鄉登第、應博學宏詞、即上疏
斥偽學、崇明節、其似吾夫子三十
而立乎。不與金人歲幣、言事不避
權貴、他如守邊救荒、善政纍纍、非
似吾夫子四十不惑乎。若夫衆犬
羣吠、退而脩書、觀吳粵之秀、契義

文之心，則有合於吾夫子知命也。
既而召用，恭進衍義，上佐太平，
帝嘉予之惜乎天不憖遺，未躋耳順
之年，遽騎箕尾而逝也。豈天不欲
先生大用歟。抑宋之不幸耶。然先
生之學問文章，雖不大展於當時，



而其為後世之軌範、正未有艾、則
又有合於吾夫子之有志未逮、卒
老於行而俎豆萬世也。先生之生
豈偶然也哉。

乾隆甲申歲菊月重九日、東溪後
學林鴻頓首拜序。



賢詰之生、由少而壯而老、所歷年華於凡
人無甚異也、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日
起而大有功者、獨按時而可驗。古非無聰
明人傑也、文采卓絕、總角時即讀書等身、
人咸有神童之目。迨歷日彌長、攷厥所就、
或以文藝終其身、外此鮮可紀焉、以系文
林一席可耳、即或勛業爛然、堪銘竹帛、而
於聖賢大學之道、又或尚扞格焉、而未必

寔有所得。夫惟希聖之賢、明體達用、罔弗
厯歲月而綜其全。每覽注哲所垂、稽其閎
厯、未嘗不憬然於醇儒之學與年俱進也。
我浦

西山真文忠公當宗祚式微之時、力明脩
己治人之學。四歲受書、即遇目成誦。七歲
操紙筆、已能文章。嗣是而名隸賢書、嗣是
而身登仕版、嗣是而敷厯中外、奉使虜庭、



安撫區夏。當是時、文學日充、著作日富、舉凡正君善俗、直言抗疏、斥偽學、却歲幣、發為言語者、即見諸政事、施諸政事者、皆本諸德行。使天而祚宋、假公以年、其學之所暨、又當何似。然是時、權奸史彌遠輩、雖能阻其大用於服官之年、而卒不能掩抑其德業文章、不光昭於天下後世、亦足見醇儒之學、其日進無疆者、自不朽也已。予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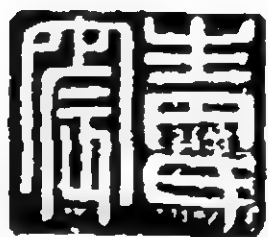


賢哲出處、闕乎氣運、而道學所係、無有隆汙。南渡自孝、光以還、迄理宗時、國勢愈感、而公適閱少壯、老於其間。生平志在衍義、雖未得盡展、而具學、老而益明、久而愈光、蓋以一身脩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全焉。天殆不忍斯文之將喪、而以公踵接闕閔、灋洛、為之殿、而衍其傳也歟。降嶽騎箕、其生其逝、皆非偶然、閱公年譜也、而益信。

省

乾隆甲申秋九月上澣、

雲村後學李青震頓首拜。



年譜後

嘗讀四子年譜、而知四子之道德文章、事蹟功業與日俱長、與年俱進、殆非偶然而已也。四子維何。龜山楊夫子、豫章羅夫子、延平李夫子、紫陽朱夫子是也。四子俱有年譜、而吾祖獨可無年譜乎。吾祖

西山真文忠公、生于宋末朱夫子之後。時值四木當途、三凶塞路。前以韓侂胄僞學



斥、繼以史彌遠黨禁抑。公能私淑朱子、力明正學、上接五子、下超諸儒、集羣聖之大成、標入道之程式。所著大學衍義、讀書記、心政經、文章正宗、西山文集、唐書考疑、易圖解、四書輯編等書、其生平事蹟功業、道德文章不少概見。但姓氏里居、生辰日月、自少而壯、壯而老、出處閱歷、非年譜莫能傳。吾弟丰暨兄傑每以不得年譜爲遺恨。



備藏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

跋

予也向曾受業于建郡馬先生肇樞之門、偶于塵架中得一四子年譜、披而讀之、由來久矣。去秋祭後、族尊鼎元諄諄以輯年譜命予。予不敢辭、廼搜採南北宋史、綱鑑、明紀、儒林傳、人物志、徵諸墓誌、家乘、式倣四子年譜、集成一帙、名曰西山年譜、呈諸邑侯吳公鑄、筆削考證、撰冠序言、命梓開刷、并質諸邑紳林公鴻、李公青震、均詳加

較訂、各棄簡以序、而年譜遂成。是譜也、尋章摘句、編年紀月、焚膏繼晷、燃燭拭目、雖不能闡吾祖萬分之一、亦聊以見爲子若孫者、猶能廢一翻苦心、爲厥祖稍表大畧云爾。

乾隆甲申歲臘月朔日、第十九代裔孫邑庠生 采 百拜謹識。



西山真文忠公年譜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戊戌九月十五日卯時公生於浦城長樂里僊陽之鎮按舊譜儒林傳魏了翁墓誌所載文忠公諱德秀字希元西山其號也祖姓之先出自黃帝玄囂始於上谷緹於下邳終於天水因以郡焉世家於合肥迨晉永嘉中曰弘仁者遷居金陵十數傳唐時曰元政者徙居江西南昌傳數世至宋紹聖

間曰齊者居浙江之龍泉西鄉木岱口。傳三世曰嵩者愛建之浦城長樂里僊陽山。冰佳勝遂家之。而公生焉。本姓慎。漢時慎祐去心為真。而裔祖以避寧宗諱改慎為真。而真姓實裔祖之所崛起也。公伯仲有四。而公其次也。公蚤孤。吳氏夫人劬勞教育。公幼而穎悟。時建郡進士楊圭見公貌。三犀貫頂。曰此異人也。使歸居建郡甌地。同諸子學。以女妻之。故府志甌邑地方載



有真德秀宅。

淳熙六年己亥公二歲。

淳熙七年庚子公三歲。

淳熙八年辛丑公四歲。少師父嵩授之書、

已能過目成誦。

淳熙九年壬寅公五歲。

淳熙十年癸卯公六歲。

淳熙十一年甲辰公七歲。即能文。

淳熙十二年乙巳公八歲。

淳熙十三年丙午、公九歲。

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十歲。

淳熙十五年戊申、公十一歲。

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十二歲入黨庠。

光宗隆興元年庚戌、公十三歲。

隆興二年辛亥、公十四歲。凡六經子史皆

研窮旨趣。

隆興三年壬子、公十五歲。少師父嵩公卒、

丁父艱。



隆興四年癸丑、公十六歲。
隆興五年甲寅、公十七歲。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公十八歲。舉于鄉。
慶元二年丙辰、公十九歲。
慶元三年丁巳、公二十歲。
慶元四年戊午、公廿一歲。
慶元五年己未、公廿二歲。登進士。曾從龍
榜。特授南劍軍判官。
慶元六年庚申、公廿三歲。

嘉泰元年辛酉、公廿四歲。
嘉泰二年壬戌、公廿五歲。
嘉泰三年癸亥、公廿六歲。
嘉泰四年甲子、公廿七歲。
開禧元年乙丑、公廿八歲。中博學宏詞科、
奉

旨建宏博坊于僊陽鎮安廟前。
開禧二年丙寅、公廿九歲。奉
命入闕帥幕、召為太學正。



開禧三年丁卯、公三十歲。子志道生。

嘉定元年戊辰、公三十一歲。遷博士。上疏言、自韓侂胄專政、以偽學斥忠良、今宜褒崇明節、以示好尚。是月、召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正字、充差充^②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

嘉定二年己巳、公三十二歲。十二月、辭學士院權直、除校書郎。論玉牒要會^③、迎合柄臣、乞加辨正。是月、召充沂王府教授、兼學

士院權直。

嘉定三年庚午、公三十三歲。夏月、特授秘書郎。

嘉定四年辛未、公三十四歲。春、除著作郎。^④
秋八月、兼禮部郎官。

嘉定五年壬申、公三十五歲。夏、除軍器少監、復陞權直學士院。

嘉定六年癸酉、公三十六歲。作春端貼子。
七月^⑤、辭起居舍人、擢起居舍人。虜以易主、



充金國賀即位、至盱眙而復。凡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及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識於冊。

嘉定七年甲戌、公三十七歲。三月、金人來求歲幣、勿與。時以金人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督之。公以為不宜與、上從之。

嘉定八年乙亥、公三十八歲。春、領江東計度轉運副使、論邊事上奏。時值蝗旱、荒政

畢舉所活甚衆。

嘉定九年丙子、公三十九歲。冬、除右文殿脩撰、知泉州。

嘉定十年丁丑、公四十歲。夏、月蒞郡。先是、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二三。聞公下車、增至三十六艘。聽訟、揭示姓名、人自無敢後者。久之、囹圄皆空。

嘉定十一年戊寅、公四十一歲。辭轉官。夏、溫陵海賊犯境、公授方畧討捕。五月掃平。



以功轉朝散大夫。泉人立衛民祠以祀公。
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四十二歲。除集英殿
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七月四日，辭八
月二十日奉
旨不允。

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四十三歲。太夫人吳
氏卒，丁母憂，歸浦城故居。是年，營親之封
于銀山之麓，遷兄婦氏之柩于屏山之陽
桐山之塢。有贈偶然居士鄭彥祥書錦囊

玉函之術序。

嘉定十四年辛巳，公四十四歲。夏月，築西山精舍，日與詹體仁、黃叔通、徐鳳親、長朋友輩講學而語論焉。

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四十五歲。服闋，補復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守撫使^⑥。辭夏，建睦亭于縣北長樂里，僊陽鎮之西山，為讀書處。門人劉克莊、湯漢、徐華老輩相與講習討論，纂文章正宗、大學衍義成。



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四十六歲。奉

詔擢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
惓惓于復仇。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
士、公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
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任。
嘉定十七年甲申、公四十七歲。作志道字
說。九月九日、辭除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轉
兼權轉運副使、知潭州。湘中翕然向化、潭
人為立生祠。至是自潭州召還、入對、勸

帝容納直言、固結人心、

帝嘉納之。除兼侍讀、工部侍郎。秋、轉陞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公四十八歲。時四木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三凶者梁成大、李知孝、莫澤、諂事史彌遠、遂相與交相排劾、公所言忤論、簡節。

上語、遂落煥章閣待制。李知孝、梁成大、史彌遠、交奏與魏了翁、宜削秩貶竄一等、施



行。

帝曰、仲尼不為己甚。遂止鑄兩秩、罷祠公。
既歸浦城、以田易夢筆山地數畝、構堂于
山之麓、日與門人劉克莊、湯漢、徐華老輩
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
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可也。魏了翁為撰夢
筆山房記。

寶慶二年丙戌、公四十九歲。置菴於招賢
里百丈之源、為讀書處。纂四書輯編、唐書

考疑成。

寶慶三年丁亥、公五十歲。遷居花園東粵山下、豎拱極堂、著心政二經、易圖解、名其堂曰學易齋。有聯句云、坐觀吳粵兩山秀、默契羲文千古心。諸儒退避三舍。

紹定元年戊子、公五十一歲。以恩復寶謨閣待制。

紹定二年己丑、公五十二歲。除提舉玉隆觀、萬壽宮。



紹定三年庚寅公五十三歲秋八月除徽猷閣待制。

紹定四年辛卯公五十四歲冬除顯謨閣待制。

紹定五年壬辰公五十五歲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紹定六年癸巳公五十六歲春正月至郡四月內出手書除權戶部尚書九月入見越十日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公。

以大學衍義進、

帝嘉曰、衍義一書、脩人君之軌範焉。

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公五十七歲正月、奉
差知貢舉、事竣、除叅知政事。時已得疾、三
上表乞祠、不允。四月、授資政殿大學士、提
舉萬壽宮、兼侍讀。公固辭。

端平二年乙未、公五十八歲、公疾愈篤、迨
五月初十日、疾亟、公冠帶起坐、神爽不亂、
迄午時謝事。遺表聞、



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厥
八月、勅葬孝悌里株林之陽。魏了翁為撰
墓誌。子志道、字仁夫、以蔭補承奉郎、轉陞
戶部侍郎、娶丞相趙汝愚子趙崇度、吏部
侍郎女為妻。一世祖齊、以公貴、贈太子少
保。二世祖京、以公貴、贈太子少傅。三世祖
嵩、以公貴、贈太子少師。公立朝不滿十載、
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中外交
頌。都人士驚傳、奔擁出閤曰、真直院至矣。

果至衆、又填塞聚觀。時權相史彌遠益忌之、擯而不用。迨權相沒後、復朝大用、則已哀矣。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正學不明於天下、公晚出、獨私淑朱子、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公之力居多焉。

嘉熙三年己亥

詔配朱文公祠。

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命王約等進讀大



學衍義節而譯之。

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刊行、以賜臣下。

仁宗延祐四年丁巳、孫淵子築宮祀公。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欽賜扁額曰西山書院。刊字於縣治照牆、曰西山真夫子之鄉。又監西山故里坊於北鄉仙陽鎮、虞集為之記。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二月、浙江行省左

丞趙簡進講大學衍義。

順宗至正九年己丑、諭德李好文上皇子書曰、殿下以臣所進大學衍義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至矣。

明洪武元年戊申、新殿成、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以備朝夕省覽。

永樂九年辛卯三月、

御製大學衍義贊文。

正統三年戊午春、



詔從祀孔子廟庭。

成化三年丁亥夏八月、大學士商輅奏議
封爵奉

旨追封浦城伯、通行南北二監、天下學校
改正從祀牌位。

勅建特祠於精舍之所、中棟殿宇、塑公遺
像、前監兩坊、頭門、儀門、東西兩廊、后棟安
奉三代、給蔭奉祠生、春秋丁期、支動額、編
祀典、邑候、學師、僚屬、官員同致祭焉。

正德十二年丁丑、蒙

巡按胡公士寧題請西山文忠真公祭田
永免差徭、凡嫡派子孫一體均免。奉
俞允、給照准行。

嘉靖六年丁亥、七月、
上聽講大學衍義、

御製五言詩一首。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荷
學政姚、邵二公、



都察院胡、施、徐、陳、曾諸公、
叅議裴公、

僉事鍾公、各捐增按撥祠田、以供祀事。
隆慶六年壬申九月、蒙

邑侯詹公全覺、整刊照牆石字、內面刊三代直道而行、外面刊西山真夫子之鄉。
萬曆二年甲戌、建大儒坊於十字街頭。
萬曆二十五年乙未正月、荷
邑侯王公訓重脩。

國朝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蒙

學使沈公涵疏請奉

聖祖仁皇帝

御書力明正學牌扁遣內閣中書明公德賡賜公
祠懸掛正殿。

乾隆二年丁巳恭邀

皇上讀大學衍義

御製詩跋刊載樂善堂全集布行天下。乾隆三

年戊午奉

部給照祠生。

乾隆六年辛酉春荷

邑候李公 藩詳復、

額編祀典。荷

撫院周公學健題咨

俞允、每歲春秋給祀典銀三兩。

乾隆八年癸亥荷

學使吳公華孫題請修建殿宇。荷



儒藏

撫院陳公大受覆咨奉

旨給發帑金四百五十三兩、修建正殿及頭門、

兩坊、左坊文章山斗、右坊道學淵源、并縣

城十字街頭大儒坊。是歲又荷

邑侯李公 藩重修縣誌、將石刊西山真

夫子之鄉七字載入縣治屏牆。

乾隆九年甲子、恭奉

俞旨、特飭地方官時加防護、每歲取其無悞甘
結、造冊報部。



乾隆十八年癸酉、街頭被火、荷
分巡道憲來公謙鳴勘清坊基、荷
邑侯涂公光範督造大儒坊。
乾隆廿三年戊寅、又被火、荷
邑侯邊公廷魁勘清基址、監造、荷
府憲段公汝霖題拜中樑、復給示一道、兩
傍坊下設立水榭、以防火患、并禁居民堆
傾穢物、立禁、永為遵行。

校記

①隆興：當作「紹熙」。按，隆興乃南宋孝宗年號。光宗繼位，改元紹熙，凡五年。本譜以下諸條均應是正。

②充差充：首一「充」字當衍。

③要會：當作「會要」。

④著作郎：《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作「著作佐郎」。

⑤七月：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六九《真公神道碑》作「二月」。

⑥守撫使：當作「安撫使」，見《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

魏文靖公年譜

繆荃孫 編撰

張尚英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民國間徐氏刊《煙畫東堂四譜》本

《魏文靖公年譜》一卷，繆荃孫編撰。民國間南陵徐氏刊《煙畫東堂四譜》本。

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字華父，號鶴山，宋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除國子正，召爲秘書省正字，歷知嘉定府、漢州、眉州，擢潼川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判官，知瀘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召爲兵部郎中，累遷秘書監、起居舍人。理宗立，遷起居郎。寶慶元年，謫居靖州，撰《九經要義》百卷，士子多從其學。紹定五年起爲潼川路安撫使，再知瀘州。端平元年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還朝六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又以簽書樞密院事召回，改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卒，年六十。了翁在當時號稱「真儒」，以學術、文章、政事得享盛名，與真德秀並稱「真魏」。著述極多，合編爲《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一十卷。《宋史》卷四三七有傳。

清末繆荃孫編有《魏文靖公年譜》一卷，民國間南陵徐氏刊入《煙畫東堂四譜》，又有江陰繆氏刊《藝風堂叢刻》本。譜末有跋，稱因校勘《魏鶴山大全集》，「繙閱既多，因編爲年譜一卷」，然是譜實較簡略，繫事亦不盡準確。今人彭東煥撰有《魏了翁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可參考。

魏文靖公年譜

煙畫東堂

江陰繆荃孫編

宋孝宗淳熙五年戊戌、一歲。

公諱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曾祖大昕、祖莘、父士行、本生父高孝璫。公以戊戌六月八日生。公祖七子、祖母同邑高氏。長敏孫、次朝散郎士行、次和孫、次南壽、次直行、次承事郎孝璫、次朝奉郎孝壽。孝璫與高氏之兄黃中爲子、士行無子、又以公還爲後焉。高氏同產六人、長載、次稼、次崇、次定子、次公、次茂。六年己亥、二歲。七年庚子、三歲。



信藏

魏文靖公年譜

八年辛丑、四歲。

九年壬寅、五歲。

十年癸卯、六歲。

十一年甲辰、七歲。

從杜德稱希仲游、隨諸兄入學、儼若成人。未詳年月、附識於此。

十二年乙巳、八歲。

十三年丙午、九歲。

十四年丁未、十歲。

十二月十八日、祖母高孺人卒。喜小學。荅辭檢法書、某爲兒

童卽喜小學、如鍾鼎款識及篆隸、皆有善本。未詳年月、附識於此。

十五年戊申、十一歲。

十六年己酉、十二歲。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十三歲。

二年辛亥、十四歲。

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

神童。

本傳系於十五年前附識於此。

伯父敏孫卒。

三年壬子、十五歲。

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四年癸丑、十六歲。

五年甲寅、十七歲。

從章先生

寅臣游、先生迪以義理、不以凡兒畜之。

甯宗慶元元年乙卯、十八歲。



二年丙辰、十九歲。

受知於蕩江令□仰之、卷在第三。

三年丁巳、二十歲。

受知於邛守范季才

蘇。按、謝啟有二十作文賦、未嘗陸士衡擬異之年云云、姑繫

於是年。

四年戊午、二十一歲。

應省試、受知於吏部郎趙大全、知邕州李

□□、簽書

樞密院宇文

□□

以易經冠同經生。

五年己未、二十二歲。

廷對、登會從龍榜進士第三、

由第一改。賜及第。

賦謝恩

詩。

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

六年庚申、二十三歲。

到成都府錄事任。叔父南壽卒。後族人之伯父和孫亦卒。

嘉泰元年辛酉、二十四歲。

往眉州主文。問以漢中朝、唐入閣本末、得丹稜史守道孟傳。在闈中、答老生唐明宗一日九開延英問。

二年壬戌、二十五歲。

召爲國子正、過漢嘉、交游忠公仲鴻。由淮西入朝。同產兄高南叔定子舉進士。

三年癸亥、二十六歲。



造朝。女璧海生。夏楊孺人得疾卒。提刑楊熹之女。秋葬楊孺人於何村。

四年甲子、二十七歲。

改武學博士。九月、女璧海殤。

開禧元年乙丑、二十八歲。

正月、召試館職於摛文堂。公極陳權姦猾胥、債帥驕軍、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大忤韓侂冑、御史徐榘欲劾之。侂冑曰、得無成其名。乃止。

改祕書省正字。十二月二十七日、金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見於紫宸殿、倨傲不如儀。公言、虞公允文、乾道折金使事。韓平章侂冑上聞、請駕還內、如乾

道故事。

二年丙寅、二十九歲。

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改知嘉定府。上建康留

守葉適書論學。奉親還里。

三年丁卯、三十歲。

春行至蜀口、聞吳曦叛、倉卒還荊州。湖北宣撫使

吳公獵命公攝參議官、訪以西事。曦誅、仍還蜀。

朝廷收召、不赴。以明堂恩贈考承事郎、妣孺人、焚

黃告墓。

嘉定元年戊辰、三十一歲。

里居。二月、葬大母及世父、叔父、葬女璧海。娶



杜夫人知威州杜子仁益之女。

二年己巳三十二歲。

丁本生父憂解官心喪。偕王直夫卜葬地馬鞍山、

曰長甯阡。築室白鶴山下創鶴山書院。榜所居曰

自庵開門授徒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教士士爭負

笈從之。書鶴山書院始末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

月享邱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

連山之巔修竹綠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上爲李

唐望敵之所居一縣之最高面前一峰除翦荆棘蒙

犯虺蜴側足而上則地平表衡二百尺縱數里無復

側峻凹凸殆天閣而地藏者遂
卜室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
三年庚午三十三歲。
鶴山書院落成。秋試士自首選而下獲雋八人院

幾空焉、人傳為美談。差知漢州。

四年辛未、三十四歲。

在漢州任、以化民善俗為治。漢州到任謝表、六年去國、薦叨起詔之嚴、三命

循牆、實獲使麾之請、按公丙寅去國、表云六年、應繫於是年。境內橋壞、民有壓

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甯府武夷山

沖佑觀。八月、復原官、知眉州。撰永康軍花洲記、

撰長甯軍貢院記。從父弟嘉甫、文翁舉進士。

五年壬申、三十五歲。

在眉州任。開環湖。新年、開環湖記、臨邛魏某居郡之

有沿、迺宣迺理、於園之西、為洞、循洞之西、為亭、榜曰

西港、港西為高梁、榜曰環湖、湖光渺莽、從廣百丈、其

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迺東、截松菊亭、又東為菱嶼、

又東北為雪橋、又東為起文堂、於是環園皆湖也。



撰石泉軍軍學記。

六年癸酉、三十六歲。

在眉州任。開墓頤堰灌眉山、青神田七萬二千四百有奇。同產兄高東叔載西叔崇同成進士。

七年甲戌、三十七歲。

在眉州任。公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增貢士額、治行彰聞。墓頤堰成、撰記。修江鄉館、撰壁記。表史少弼、公亮之閭。

日節閭、爲撰雲莊集序。同產兄高南叔稼成進士。

擢潼川府提點刑獄公事。本傳繫之嘉定四年。按公集內環湖修墓頤堰

記、修江鄉館均在五、六、七年。是史誤、今改繫此年。

八年乙亥、三十八歲。

兼提舉常平等事、攝轉運判官。爲游仲鴻乞獎。

二月、攝遂甯府事。

修城浚隍。

史言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見有備、不敢

遲按張福之亂在嘉定十二年、非後一年。

撰遂甯府勸農文。

宴新進

士、賦詞二闕。

九年丙子、三十九歲。

授轉運判官。春培城葺臺。秋造極堂。跋山谷

與楊君全詩帖真蹟。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諡、朝論、建之。

十年丁丑、四十歲。

在轉運任。撰玉臺極堂柱識。再上疏乞早定周、



程三先生諡議。

疏有云下之有司二年於茲當系於是年。

遷直祕閣知

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

丁本生母憂。七

月、同產兄高東叔卒。

十一年戊寅、四十一歲。

心喪去官。

本傳前云丁生父憂、解官心喪、後云丁母憂、不云生母、攷高東叔、西叔行狀、寔生母、

傳落生字。

又按蔭補表姪高斯謀狀云、比歲、本生

父母歿、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與此合。

十二年己卯、四十二歲。

撰潼川新城銘。

潰卒張福變起、詔起安

丙

為安撫

使、公與安書言馮安世及根括局事。

十三年庚辰、四十三歲。



差知潼川府。游似、吳泳、牟子才皆來造門受業。

禮官以周元公程純公正公諡告與其貳付元奏請官公得受而藏之。

十四年辛巳、四十四歲。

元旦收召。撰縣州新城記。申尙書省賜橫渠先

生諡狀。

十五年壬午、四十五歲。

入都。按季季栢字說、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是十四年元旦被召、次年始至。召對、上

人心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五疏。進兵部郎中、改

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月二十一日、輪

對、上劄子二。跋青神杜才叔和歸去來辭。

十六年癸未、四十六歲。

爲省試參詳官、得無錫蔣良貴重珍爲第一人。遷

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定張橫渠諡曰明。撰

潭州惠民倉記。

十七年甲申、四十七歲。

遷祕書監起居舍人。上直前奏事劄子。八月八

日、被命上會稽朝陵、公詩注、舊例朝陵、俱

日、歸卽以名銜至閤門放見。閏月、甯宗崩、理宗卽位。時事寔異、

公積思成疾、三疏乞免、不得請。遷起居郎。撰道

州甯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四十八歲。



正月雷召對、亟言時政。濟王薨。二月五日、上殿進劄子言濟王冤。戶部張忠恕上封事、公歎曰、忠獻有後矣。胡夢昱因直言爲史彌遠黨、右正言李知孝劾罷竄嶺南、公出關餞別。知孝將擊公、彌遠畏公議、改公權工部侍郎、公以疾辭。七月三日、上封事。十一月、以集賢殿修撰出知常德府。越三日、朱端常劾公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落職罷新任、追三官、竄南安、復改靖州。公離都、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絕。臨安尹致餽、具四大舟。過呂城、觀呂氏世藏名帖。王實齋送同劉漫塘宰來訪見讀易亭詩漫塘最擊節二年丙戌、四十九歲。

赴靖州、眉山李肩吾同行。四月七日、渡湘。壽甯觀道士掘得陳忠肅公獄山壽甯觀留詩。到靖、靖州守洪倬遇之如使客。答靖州士人生日啟。

三年丁亥、五十歲。

在靖州。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跋云、公以乾道五年升昭文相、後五十八年、推之當在是年。書鄉黨內則。

紹定元年戊子、五十一歲。

在靖州。築室城東、亭沼華木、略具、亦名鶴山書院。

撰靖州鶴山書院記。記略、某泰、禮間築室於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又以罪戾徙靖、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峰、位其左、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巍立其前、屏剔菑翳、爲室而居之、迺卽



故鄉之名榜

來學者二三十人、清湘蔣成父

公順

巴郡稅巽甫

與權

清湘滕謹仲

處厚

靖州蔣得之

山

吳門葉元老

嚴植

均從游。

二年己丑、五十二歲。

在靖州。

丹稜程叔運

掌

來山中從游。

跋張魏公

帖。

跋云紹興七年後九十

答袁衢州甫書。

三年庚寅、五十三歲。

在靖州。著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

案宋藝文志、分

卷詩二十卷、易儀禮

②

五十卷、禮記三十卷、周禮三十

十卷、春秋六十卷、論語十卷、孟子未著錄。文淵閣書

目存孟子二冊、亦無卷數。四庫收周易、尚書、儀禮、

春秋四種。儀徵阮氏呈進禮記三十卷、暨尚書、

卷毛詩三十卷、八卷。豐順丁氏刊行周禮、為常熟張氏

所得。惟論語、孟子無傳本。据宋志所收止二百三十

卷、毛詩三十卷、八卷。豐順丁氏刊行周禮、為常熟張氏

三卷、今禮記三十四卷、毛詩三十八卷、溢合十九卷、孟子似不過十二卷、與本傳所紀卷數尚合。周易集義六十四卷。方回跋云、鶴山先生謫靖州、取以來諸大儒易說、爲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仲子太府卿、靜齋先生克思、明己壬子歲、以軍器監丞出知徽州、刊要集義、置於紫陽書院。至丙子歲、書院以兵興廢、善版盡毀。尋草創新書院於城南門內、獨集義僅有存者。今戊子歲、山長吳君夢炎、首先補刊。會江東祥刑使者太原郝公良弼、割資相工、得回所藏墨本、率總府部類協助兩山山長及書院職事生員、疎泉訖役、半年而畢。虞旣從游。見字通跋。四年辛卯、五十四歲。

公愛渠江之右、修篁巨木、欲爲亭其上。張仲平鑑爲築之、四月亭成、爲之記。靖州通判江頃有詩落成、公依韻答之。置興賢莊、有記。復職、主管建甯府武夷山冲佑觀。去靖州還蜀。過公安、跋張氏所



藏東坡帖。

兄高瞻叔知縣州、公至縣、次兄南叔亦

由利路提刑歸、瞻叔爲築棣萼堂、飲酒賦詩、極歡。

交邛州通判常有開。

從父弟文翁卒。

五年壬辰、五十五歲。

里居。

蘇叔明訪公山中。

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

知遂甯府、不拜。

八月、進寶章閣待制、潼川

路安撫使、知瀘州。

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公奏

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

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

具舉。兄高西叔卒。

六年癸巳、五十六歲。

在瀘州任。遷葬楊夫人於茅林。九月，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時上親政，公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

端平元年甲午，五十七歲。

五月，召赴闕。九月，補刊通典二千葉。十月，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

二年乙未，五十八歲。

五月，造朝。

傳云，還朝六閱月，推之當在是年。

入封^③，首乞明君子小

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



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再兼吏部尚書。七月上十事、不報。閏七月、進講大學。十月、元兵陷河州、兄高南叔死之。詔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給金千兩、銀五萬兩、度牒千緡、錢五百萬緡爲隨軍資。十二月、曾從龍辭、并命督視江淮、五辭不獲命。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詔官告院制修武郎以下告、給督視府。陸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辟吳潛樞密都

承旨、督府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督府參謀官。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至鎮江度歲。王德文爲注渠陽詩。

三年丙申、五十九歲。

元旦發京口、到江州。二月、召爲簽書樞密院事、依舊端明殿學士、赴闕奏事、力辭不拜。上備邊十策。四月、乞歸田里、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感熱證在蕪湖舟中、命醫力疾講禮記一節。七月、至金陵、偕兄高瞻叔游蔣山。十一月、依舊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嘉熙元年丁酉、六十歲。

正月、改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

三月十八日、薨。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

大夫致仕。

遺表聞、輟視朝、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

蘇州。累封^④秦國公。

王實齋時知平江府、經紀喪事、

甚爲周摯。

子克愚字明已、號靜齋、寶祐中、軍器監、

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閭閻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

其化。

^⑤諸姓

守温州。陳宜中之父坐贓當黥、宜中上書

請貸、克愚卒寘之法。及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

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民下^⑤。陳某、克愚皇恐不敢

受。宜中陰撫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



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據宋史陳宜中傳。子近思字求己號已齋。見詩苑壻劉朔齋。申。

同治甲戌荃孫在蜀帥吳勤惠公幕公持舊鈔魏鶴山大全集屬校勘付梓因魏公蜀人也舊鈔本出自梁溪安氏脫誤特甚又無他本可校僅取文字之完整者及汲古所刻題跋與碑版之搨本對勘刊成文鈔四十卷。



然空白尙多、未敢臆定。後於錢塘丁氏傳鈔一部、亦出梁溪安氏、以邛州高氏殘刊本校過、較吳本略爲完善。世有宋本、今歸吾友孫問青編脩、卽錢辛楣所跋者。他日如能假讀、以成完璧、或亦鶴山先生所默許者乎。繙閱旣多、因編爲年譜一卷、分年隸事、容有訛舛、閱者教之。江陰後學繆荃孫識。

校記

①季季相：當作「李季相」，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原題。

②易儀禮：「易」字當衍。按，魏了翁《儀禮要義》今存五十卷，合於年譜所述之數。

③人封：當作「人對」，見《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④封：當作「贈」，見右引書。

⑤部民下：當作「部下民」，見《宋史》卷四一八《陳宜中傳》。

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錄

宋

陽少箕

編撰

陽炎卯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字溪先生陽公紀年錄》一卷，宋陽少箕、陽炎卯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字溪集》卷一二附錄。

陽枋（一一八七—一二六七），字正父，原名昌朝，字宗驥，宋合州巴川（今重慶銅梁東南）人。居巴字溪小龍潭之上，因號字溪。嘉泰二年，受業於朱熹門人度正。端平元年冠鄉舉。淳祐元年，以蜀亂免入對，賜同進士出身。五年，攝大寧監司法參軍。八年，爲紹慶府學教授。十一年去官，就養於夔州。咸淳三年卒，年八十一。陽枋講求理學，孜孜不倦，尤精於《易》學。著有《易說》、《圖象》、講義、詩詞等，原稿已佚。清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爲《字溪集》十二卷，多講學之語，大抵明白篤實，不涉玄虛（《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事蹟見《字溪集》附《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

《字溪集》卷一二附《紀年錄》，未署編者。據譜末陽枋姪昂跋，稱「二弟自白水墓廬，以叔父字溪大夫年譜見示」，則此譜與《行狀》一樣，皆陽枋子少箕、炎卯所撰。譜中多述親屬生卒、及第及子姪仕宦履歷等，亦符合後裔編譜之例。是譜於陽枋問學、交遊事蹟，多有記錄，是研究陽枋其人及程朱理學在蜀中傳播的重要資料。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十二

附錄

紀年錄

孝宗皇帝淳熙十四年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時字溪先生陽公生於合州巴川縣後覺里巴字溪小龍潭之上。曾祖明字周臣有陰德。祖後覺先生熙載字應祥紹興庚午貢禮部。父龍潭居士景春字伯震乾道乙酉貢禮



部後官從政郎、贈宣義郎、母馮氏懿、字德卿、贈孺人。先是龍潭之弟斗山先生伯高甫夢宗氏子來兄舍寄生，至是有詩曰：昔年曾夢家郎，受生所自言其詳。皦髭有髮重覆頂，夢裏恍然如在傍。大人占之兆惟吉，惟熊惟羆男之祥。今朝誕慶果如夢，始生三日逢重陽。啼聲已覺是英物，一門四子誠生光。小魚嬉戲已成隊，雛雁飛騰終作行。曉來搔首搜句喜，奮筆倉皇書弄塵。雲端由乃祖積德厚，詩禮有傳應異常。新醅喜醖蒲萄綠，開



樽共對離花黃。掀髯一笑共引滿。拜賀箕裘宗派長。居士詩曰。黑貂敝色嗟。蘓郎苦茶兩餅話。難詳。老嫗糟糠未鼎肉。漫勞戲綵啼其傍。造物寄意知何許。慈竹生舍貽嘉祥。是歲慈竹不種。自生于龍潭之上。晚年慰見萬事足。無乃宗子為小陽。當時顧後悲不孝。今日兒女還成行。難弟二珠奇男子。已角既鹿未角麋。先人有後欲昌熾。繹思為善寧無常。菊開佳色采盈手。酒浮蟻綠仍載黃。喜有詩書起門戶。佳興吹入秋風長。龍潭居士因小字之曰宗驥。

名昌朝、貢名枋、字正父。龍潭生四子，公其仲也。淳熙十

五年戊申，周晬陳物試之。公惟取墨。居士詩曰：「俚俗兒

周晬，羅陳試子材。怡愉觀物色，揀擇取煙煤。志在文章

富，毫揮錦繡開。弟兄心筆硯，伯同父周晬試取硯予豈怨貧哉！光

宗皇帝紹熙元年庚戌，公年四歲。知長幼尊卑之叙，隅

坐儼然成人。羣兒戲誘，不為之動。居士口授書，再過成

誦，終身記憶。紹熙二年辛亥，公年五歲。隣舍焚，居士舉

家往救，獨留顧家。心忽為之動，右手脈因轉入外腕，外



行至長不變。或者以為奇也。紹熙四年癸丑公年七歲。
誦九經。紹熙五年甲寅公年八歲。能屬文。居士有詩公
輒賡和成章。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公年九歲。九經
誦畢。皆能強記。慶元二年丙辰公年十歲。居士出入起
居寢食必與俱。遇景對物隨事賦成。居士以寧皇御極恩
筮仕巴州。難江縣尉。公隨侍之官。中途馮太夫人疾。公
每夕不寢。達旦露香。以祈母安。孝敬之事與賦詠之什
見之居士日錄。慶元四年戊午公年十二。是歲應舉試。

仁人用國日明論曰、君子致治之效、至於光顯盛大而無已者、皆天理之流行也。同場鄉前輩觀其文而奇之。慶元五年己未、公年十三。居士再調南平軍、南川鎮酒務、公實侍。嘉泰元年辛酉、公年十五。淹貫經史、出入諸子百家之書、天文地理、文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下而醫藥卜筮、莫不博極而究其蘊。嘉泰二年壬戌、公年十六。居士以鄉友梁南峯公壽、度樂活周卿、皆以周禮權顯第。陳君爐、父子由又以此經亞辛酉省、乃命公執經。



於爐峯陳公樂活度公。時度始自建昌間學於考亭朱
夫子以歸公於是受業焉。嘉泰三年癸亥公年十七。有
題南平萬山亭詩、南川觀江漲詩見文集。嘉泰四年甲
子公年十八。變部使者毋丘公辟居士為義學理曹公
侍行。大井族人陽光遠兄弟邀至飲餞。十二月初六之
夕居士吟故人輓詩甫一聯命公書。未竟則居士忽坐
逝。公於逆旅中具歛舍飯扶護以歸。盡哀毀間禮於度
公。時家禮未見於世公得於師而行之鄉人始驚恠後

皆化焉。家貧無以葬公。贊兄伯同父請於馮太恭人。質所居之屋以辦大事。公於讀禮之暇。則悉覽老釋之書。而窮其說。開禧三年丁卯。公年二十一。除喪廼爲書闢異端以上性善度公。度喜曰。吾友伯震可謂有子矣。乃以太極通書伊洛語錄授公。俾潛心焉。是歲從兄元澤告喪致毀。以病不起。人以為傳染之疾。親戚皆奔避。公獨朝夕侍。躬藥餌。暨斂殯。皆身親之。人稱其信道篤。親族厚。元澤即斗山仲子。治易篤學。甲子嘗冠鄉試主司。



以次經年高易置之乃冠後榜得年纔二十三公終身敬惜之元澤二子萬昂公誨之猶已子嘉定元年戊辰公年二十二束書游石室家固窮馮太恭人年高季全父甫成童伯同父曰養孀母育孤弟我之責也適四方求師友以紹家聲汝之事也於是往石室時鄉親同行者頗輕公榜揭獨高中公論始推服教官石公鼎器重之嘉定三年庚午公年二十四度公以成都華陽宰兼蜀學訓導公於是留石室因請業焉嘉定六年癸酉公

年二十七。取恭人張氏。唐相曲江公之胄。派自遂寧。贅溪分於合之巴州。僅一世焉。嘉定七年甲戌。公年二十八。馮太恭人以子舍居貧。命公出郊營生。公與張恭人曰。忍以生事踈孝敬耶。乃留侍躬理曲園。植蔬果以奉甘旨。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而吸菽飲水。盡孝奉養。甚得歡心。嘉定九年丙子。公年三十。應鄉舉。有司發題。王砥治朝。則前正位而退。至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御庶子。公對曰。大分不可以近臣而褻。固隨寓以正君身。而無



所與乎已。下情所當以近君而通，尤因聲以警君聽，而有以導乎人。僕臣居近君之地，始固不敢瀆朝廷之分，終必求以達天下之情也。有司議宜首選，會有各尊其經者，以孫朝俊春秋爭不已，遂兩下之。嘉定十年丁丑，公年三十一。長子少箕生。嘉定十一年戊寅，公年三十二。鄉黨或稱公事親孝敬，可為子弟法，且敬公真履實踐之學，及門從游者衆。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年三十三。馮太恭人疾殆，公誠心叩天乞減已筭，以增母壽，密封

股而進餽。一家不得知。隣有察知者。太恭人病間。以告。因以語公。而公終不言其事。是歲饑。一夕。盜將穿窬。公覺而視之。適有虎躡盜後。盜初不知。公急啓閭呼盜入。避盜得免。乃慙謝而去。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年三十四。引季弟全父族姪存子登。性善之門。共叩理學。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年三十六。季子炎卯生。理宗皇帝寶慶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九。二月十八日。馮太恭人卒。公居廬。致毀幾不勝喪。有白蛛自燈籠垂下。七日始去。隣里以



為孝所感。夏、葬太恭人于龍潭居士之北。秋九月，兄同父卒。公悲號，因感心悸。紹定元年戊子，公年四十二。先是性善先生於丙戌召對，偕李全甫至涪，謁其同門友。爰公亞夫，且謂門弟子曰：「亞父從考亭受業久於我，盡得易學以歸，其往師焉。」公於是偕李弟全父、族侄存子造爰公於涪之蓮蕩。師友問答詳見語錄。公作陰陽消長圖，爰公披圖熟視久之，謂公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消，子得之矣。」紹定二年己丑，公年四十三。公既有得

於師傳、迺退居家山、闢室靜觀、以求所至。紹定三年庚寅、公年四十四。有及門從游者、公曰、賢輩欲獵科第、則師之時文可也。若欲求孔門顏子、貧而樂、曾子、詠而歸、月中氣象、則當熟看語孟、中庸、大學、以求其至。吾之學如是而已。紹定四年辛卯、公年四十五。編類文公語錄、四書。紹定五年壬辰、公年四十六。攜二子遊遂寧、教官黃循齋禮請公長明善堂。魏鶴山高弟、前進士嚴君師變敬公之學、相與為友、講論中庸、大學、易圖象數。紹定



六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在武信、四方之士聞公學、從游
彌衆。夏六月、遂與心友羅東父、宋壽卿偕門人講學於
巴嶽精舍、究濂溪易通、邵子經世、橫渠正蒙、朱子啟蒙等
書、理與數咸詣精純、各有義疏端。平元年甲午、公年四
十八。馮太恭人既沒、公不復着意科舉、而專務為己之
學。是歲不願就試、女兄鄧宜人聞而責之曰、吾父龍潭
居士博學多聞、不得一第以報祖先、俯首就試、一再調
官。晝宵夜樂、篤於教子、期見成名、而又不幸貴志以沒。

弟其忍負之哉。公泣然始應舉。有司發題。仕者無數。以其藝為貴賤之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公對曰。明造化之學者衆。聖人固竭其能以勉天下。主造化之理者獨聖人。必專其任以安天下。大率貫三才以立太平之基。非曲於藝者之所能為。必達於禮者之所能任。考官袁公漸國纔得公文而偉之。遂以冠鄉選。公追念不及親。竟日涕下。端平二年乙未。公年四十九。性善度。公貽書俾公及姪存



子往問於鶴山魏公會。魏以命名，不果。遂於是慨然萬里，尋師入京，造性善文函，以請業焉。謁文公門人殺齋徐先生，聞人心道心之說，是歲上魏鶴山書。上洪平齋書，上趙冀國楊西巖書，詳見文集。性善公卒，公與弟姪為之含斂，心喪三年。端平三年丙申，公年五十。先是，弟全父從性善於京師者七年，文公高弟西山葉公味道殺齋徐公僑、郭公友仁、趙公師恕，皆得師事之。洎歸公兄弟叔姪，別諸老徐先生曰：諸公今喪易而西矣。嘉熙

元年丁酉、公年五十一。蜀有荏難、公與弟全、父姪存子舉家避地夜郎、疏食飲水、以所得於師者而訓諸子。有雲山諸詩。嘉熙二年戊戌、公年五十二。避地南川、講學自樂。集晦翁詩譜成而為之序。嘉熙三年己亥、公年五十三。避地於清溪、有雪中約舍弟等詩。嘉熙四年庚子、公年五十四。赴嘉定、類省奏名、公泣下曰、不及榮親富貴、非吾願也。姑守青衫、酬先志足矣。淳祐元年辛丑、公年五十五。聖恩以蜀難進士免入對、賜公同進士出身。公



避地夜郎。淳祐二年壬寅、公年五十六。避地瀘南。是冬、
敵渡瀘、窮搜公。與一家相失、深入蠻夷之境、袖中惟易
本義一編、絕糧久之。同行以不義得食進者、公堅却之。
但采黃精、汲清泉以充口。敵退、張恭人偕子婦俱保全。
公悉所有以周親故之飢寒。淳祐三年癸卯、公年五十
七。與友人宋壽卿、陳希舜、羅東父、向從道、黃叔高、弟全
父姪存子、王南運、誨明、呂氏鄉約書行之於鄉、從約之
士八十餘人。淳祐四年甲辰、公年五十八。恭人張氏卒。

是歲、樵隱余公玠諭蜀之二年也。聞公之學與德、擢赴司尊禮、請分教廣安、而以昌州酒正剡辟。公懷勅、隱居求志者五年矣。至是一出、有五載彈冠尚覺忙之詩。上余公用蜀便宜十二事、上廣安趙守弭旱十事、與前進士楊直卿講論先天圖、手編伊洛心傳錄、以導子姪。淳祐五年乙巳、公年五十九。制閩檄公攝大寧秋官、公曰、昔吾先君子以憲臺辟、變門司理而不果。遂今吾獲此、豈我緣分致然。遂之官。趙侯延公講易、帥子弟請問尊



禮。是歲著本草集方成、有昌溪即事等詩。淳祐六年丙午、公年六十。制使樵隱余公推敬之久、乃以學博行修、恬於進取薦、漕使學齋史公以蘊於學識、無所競、綵薦、憲使勉齋楊公以學問淵源、允為師範、薦公顧之澹然。會炎卯奏明類省、公於是攜子入對。季全父適薦江西漕來登省、會於臨安、不勝其樂。有與全菴賡詩、及樂府、與文考功活菴論易、有十二卦綱目書契、及咸九四屈伸相感等說。淳祐七年丁未、公年六十一。公雖授進士

勅而初筮告。歷畧不復問。至是炎即始訪得之於公安。公乃欲以酒官四考成績致仕。庶希贈典。而部法難之。公乃止。季全父強之。遂俛受紹慶學官。以足考第。有與星渚趙公德父講學書。艮齋劉公進危言書。漬山謝公在給舍。欲留公振鐸白鹿書院。公固辭。淳祐八年戊申。公年六十二。湖北漕使袁公鼎東議白荆閭。以竹林山長處。公公固辭。用余制使等薦。依選法改從政郎。冬十月。赴紹慶教官任。核學廩積弊。均生員稍食。為教先講習。



而後藝文。淳祐九年己酉，公年六十三。春，充忠萬梁山、
達州解考試官。秋，充省試別院考官。制閫舉，改官親民
任，以示薦賢之賞。公固辭。編類武泰志成跋：文公啟蒙
卷後淳祐十年庚戌，公年六十四。編類朱文公易問答
語要。有與宋壽卿論律呂納甲與姤昂論學與黃脩齋
論易等書，作九獻圖、五世廟圖。淳祐十一年辛亥，公年
六十五。黜倅缺官。郡侯王公以閫檄俾公攝貳，公力辭。
劄狀至五六上，得請乃已。王侯以改官親民舉公，且以任

滿增秩之賞保申吏部公固辭去官。冬十一月至涪。李
侯震午以北巖書院堂長邀公於道公謂北巖乃程夫
子傳易之地而涪實吾師爰公昔日傳道受業之邦遂
為之留堂規一仍白鹿士之信從者衆有祭伊川和靖
達微山谷蓮蕩文考功郎中文雲山利漕黃循齋制參
趙明遠以明新職教之任邀公公固辭於是不復問津
仕路而就養於夔州節推子舍。淳祐十二年壬子公年
六十六。新集文公易說精要成編題曰文公進學善言。



郡守李侯卓致養老尊賢之禮。請問易學。公一本程朱之正。為之卦義。朔望講論。名曰易學正說。子弟諸生記而錄之。父遂成書。作讀易書懷。少年看花行。以示兒姪。寶祐元年癸丑。公年六十七。與稅巽父論啟蒙小傳。與湖北漕袁君鼎東論進學。與紹慶守趙公汝原論易。趙守延公講學。公辭。奉使都大夫監平舟程公遣禮幣聘公。公辭。寶祐甲寅。公年六十八。先是紹慶秩滿居休。至是四年。公慨然曰。昔者國考第。覲于贈典。以光九京。意謂

六考滿京便可陳明。今法當先陳乞休致還官然後待郊始有贈典。夫以退休求進秩本心安在。吾不為也。季全父自廬陵貽書勉公且責二子不能祇服厥事。公竟不從。會黃循齋將漕利東徑以公廉退之節聞奏奉聖旨依格與通直郎賜六品章服。命下之日公不以為喜。洛教關員梅溪劉公叔子守浩以伊川代大中請郡士宇文中允與漢州學故事禮公公固辭。古愚余公晦諭蜀建閬之初訪求遺逸知公學自考亭門人遂厚幣延致於浩公力辭。是



歲為從子昂訂正讀易記。寶祐三年乙卯，公年六十九。
炎卯，分司嘉定公就養。循齋弭節古戎，延公講學，公辭。
季子綴開幕公廼，結茅渝江之東，琴書自娛，開軒玩易。
大監文公循齋黃公明遠、趙公鉞、齊王公講浴中，真率
會，則為之一出。心友請問論學，則出。時察及四方之士
願見者，咸閉關謝。有請其故，公曰：子居閭幕，與聞軍國
之務，而父受私謁，延雜賓，得無嫌乎？寶祐四年丙辰，公
年七十。少箕寓涪，公就養，有讀易感興樂章，是歲全卷。

卒于撫州臨汝公命季子逆孤孀以歸而教育之。寶祐五年丁巳公年七十一。與壁山楊明夫論陰陽消長與宋壽卿合鄉士就渝講明鄉約。寶祐六年戊午公年七十二。炎卯以閩命往播州應辦糧餉以備南徼。會敵整居西州蒙古主自將深入公詔之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宜乞師旅策使且調揚兵以紓父母邦之急。開慶元年己未公年七十三。敵圍四合斷流浚會以阻江道。公為斷橋之策密上制閩。夏江流肅清公搗子



孫就居荊州之白水鎮。朝廷以公陞朝官。遇寶祐五年大禮軍恩。加父龍潭居士宣義郎。母馮氏孺人。公泣下曰：「不得生榮死而後贈。顧亦何益。」景定元年庚申。公年七十四。皇上冊建青宮。賜爵一級。加公朝奉郎。又以炎卯陞朝。遇大禮。加公朝散郎。訓辭曰：「一人元良。萬邦惟慶。賜為父後者。爵一級。漢制可考也。日者青宮肇建。新禮崇成。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以爾有子。列於朝籍。式敷殊渥。以勸天下之孝。詩所謂永錫祚胤者。朕庶幾焉。往服寵光。益綏壽域。」公詔子曰：「吾生平遠棄乎榮名。何心於此。然

君命至重、敢輕視乎。汝尚勉旃、期毋負國。九月、公苦瘡、
卧病凡三閱月、未嘗有呻吟聲。每夜呼二子及姪昂、各
以所疑問。子姪請曰、候病少間、公曰、病自是瘡病、於吾
義理之心何與。於是講論未嘗絕口。一夕、忽夢文周孔
三聖相接、語言、夢侍性善講學。病間、詩曰、識箇凝陰消
又長、喜些真火熄、還生。公至是頭重者髮齒脫者覲景。
定二年辛酉、公年七十五。先是戊午、族姪醴、族孫義方
父子奏名、猶未入對。至是、長男少箕、從子昂、族孫恪、皆



奏名公為之喜。且書戒諸子。以發榮盛。大為懼。其各謙卑。自牧。循天理。杜人欲。謹操修。毋自滿假。有與王希允書。東西天度月令等圖。景定三年壬戌。公年七十六。就養於峽州至喜亭。與親朋講學不倦。有與趙傳之論艮卦義書。是歲以炎卯。遇景定元年大禮。覃恩。加公朝請郎。景定四年癸亥。公年七十七。就養於桃源之廣溪。實少箕寓舍。守歲有學易。假年天若許。橫書長作傍梅人之詩。詳見文集。景定五年甲子。公年七十八。以景定四年

大禮畢恩加朝奉大夫。冬十月季子守珍公教忠之言詳於家訓。公奉理皇遺詔不勝悲悼曰老臣父子叔姪受恩深厚君即天也第衰老投閒不能致毀惟啜粥累月以當喪制。然心喪則待三年庶不悖聖賢之訓而盡臣子之禮。今上皇帝咸淳元年乙丑公年七十九。自夷陵還蜀詔子舍舉張恭人之喪改葬於荊州白水之濱。命炎卯以捧衣恩官甥德新以奉曲江之祀。咸淳二年丙寅公年八十。玩大學易本義校醫書。命炎卯以中奉



奏薦猶子炎已、即弟堂長金菴之子也。咸淳三年丁卯、
公年八十一。以炎卯進秩中奉恩、加公朝散大夫。命長
子以吉龍泉尉成資、辟四川總屬歸侍。命猶子昂干辟
渝州節判、相會講學。命李子炎卯省試畢、乞祠侍養。冠
猶子炎已而字之。每西望故鄉、追思祖禰、輒感慨涕零。
拳拳以儉德誨子孫。秋分書耒濟之義、以示猶子昂。因
大書白雲清風之句於几上。十月甲寅朔、以易筮遇未
濟、因舉下經終於水火不交之說、以誨炎卯。炎已王師

以提至、公喜、舉酒樂甚、作詩慶制、開開州寧西之提草、書賀友人趙德父入侍經幃。庚申之夕、感異夢。明旦呼子孫以夢語之、竟日歡洽。辛酉、詔炎卯將旨、護別省。壬戌、公果核遺子孫、僮僕應接親朋、有喜色。癸亥黎明、興坐於牀、呼諸孫娛侍、語以家事、溘然而終。咸淳四年戊辰二月十六日、合封於江陵府松滋縣堆玉坪香爐峰寅山之原。三月、制使節度曹公據合州文林郎任榮從政郎王震午、杜申孫、蒲鴈友、唐夢震、趙酉泰、度武修



職郎李純午、蒲聖用、馮南載、何甲龍、杜炎、已胡醜、正奏
名張覺、費已孫等所陳其奏曰：頃者恭覲玉音、搜訪理
宗皇帝聖朝名臣文行內有山林官卑職微而事實可
紀忠義之節顯聞於時、隱逸丘園孝弟之士、事迹灼然
者、亦合立傳姓名、行下取索行狀墓誌、奏議等緘申者。
臣濫膺閭寄、敢不對揚。竊見蜀之人材、乃岷峨蜿蜒之
氣、國家涵養之澤。三百年間、彬彬輩出。自有敵難人物
彫瘁、殆若曉星。臣在蜀五年、僅得朝散大夫致仕陽枋。

生於合州巴岳之陽。字水之上。弱不好弄。趨尚不凡。長受業於文公朱子之高弟。禮部侍郎。侍讀。度正。講明理學。最為精切。繼在涪陵。從布衣。夏淵游。夏亦親受業於朱子者。一見即授以師傳。易學。於是屏居家山。以所得於度夏者。服膺焉。其平生大概。事親盡道。孝行著聞。讀聖賢義理之書。闢佛老異端之說。齊家以禮。訓子以忠。睦族以義。處友以信。日用躬行於天理。民彝。殊無欠闕。五旬。擢第。五載。遯身。懷勃家居。閭臣推挽。俛就冷官。齒



僅六旬、慨然不仕。投閒二十餘年、治心養性、尚友古人、以求道為工程、以貪名為深耻。家庭之內、和順有則、二子俱叨奉常、西蜀人士交口稱譽之年。踰八表、遂以考終。有門人所集易說圖象講義等十二卷。其文皆有益於世教。允謂一國之善士。官卑職微、隱逸丘園、逝世無悶、實有可紀。今合州鄉士文林郎任榮等所陳陽枋平生學本朱氏、孝行足稱、請以其行狀文字繳進、乞加旌別、以示風化。且其子炎、郊官叨中奉、爵列男封、願移其

子之爵、用表其父之名。臣敢以實聞、仰稱明詔。欲望聖
慈、特與陽枋下史館立傳、不但發揚先朝嘉遯廉退之
士、其於砥世礪俗、實非小補。所有陽枋行狀、易說等書、
輒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八月初三日、繳進入內。二十
八日、奉聖旨付後省看詳。

咸淳戊辰夏、二弟自白水墓廬、以叔父字溪大夫年
譜見示、昂於坐陽三復感愴。追惟我先代志尚詩書、
伯祖父從政孝親、最篤積學最勤、高尚好古、不同流



俗。伯祖母馮孺人歸于我。默識詩書、恪順吾伯祖之志。迹其所為、皆孝慈陰德事。誠有二程夫子怙恃之風。伯祖龍潭公詩以紀叔父之生日。晚年慰見萬事足、母乃宗子為小陽。宗法以有爵者為宗、而陽氏科名由字溪始。信不偶也。叔父自少至長、以誠敬為德、以伊洛為宗、有由來矣。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聖人之誠、純亦不已之事。竊以自明而誠者、求之則吾叔父其人乎。叔父自慎其間道之晚、汲汲孜孜其窮

也不去貧賤而遠從道學之師。其達也不樂仕進而一求為己之學。蓋發憤忘食而終日自強樂以忘憂而一物不累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故其晚年理道則不勉而中、答問則不思而得、始於曲能有誠、終於至誠無息。吾叔父有焉。昂懼後之習其書者、或以其無事以娛餘年、遂謂叔父無所用心、則誤矣。於是乎書。七月戊寅、猶子昂感泣拜手。

陳本堂先生年譜

清·趙霈濤 編撰

尹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清光緒三十一年奉化趙氏活字本

《陳本堂先生年譜》一卷，清趙需濤編撰。清光緒三十一年奉化趙氏活字本《陳本堂先生文集》附錄。陳著（一二一四—一二九七），字子微，一字謙之，號本堂，宋鄞（今浙江寧波）人，寄籍奉化。寶祐四年進士，初監饒州商稅，調光州教授。景定元年，為白鷺洲書院山長。累官著作郎，忤賈似道，出知嘉興縣。咸淳間擢太學博士，除監察御史，知台州。宋亡，隱居四明山中，自號嵩溪遺耄。元大德元年卒，年八十四。著為宋末元初名儒，以能文稱，然四庫館臣謂其「詩多沿《擊壤集》派，文亦頗雜語錄之體，不及周、樓、陸、楊之淹雅。又獎借二氏往往過當，尤不及朱子之純粹。然宋自元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關門徑，南渡後輾轉相沿，遂別為一格，不能竟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可謂定評。所著今存《本堂集》九十四卷。清樊景瑞撰有《宋太博陳本堂先生傳》。

陳著年譜，有清孫鏘編《本堂先生年譜》二卷，考著生於慶元四年（一一九八），卒於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八十三；今人陳宏美撰《陳本堂年譜補正》，則謂著生於寶慶元年（一二二五），卒於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五十七（參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六）；本譜則考著生於嘉定七年（一二二四），卒於大德元年（一二九七），年八十四。同一人物，抑何生卒年歲紛紜至是？今考《本堂集》卷五二《至德觀記》，後有其子深跋云：「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入時稿成，時未燃燈，不暇讀過，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絕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八十有四，未嘗一日不夢見父母。」則著生卒年月自己了然，亦可見趙氏所譜嘗鉤考本集，言之有據。且自光緒二十一年草成初稿，至三十一年再印，幾經訂補，並非妄下斷語者可比。又如五十八歲下城固鎮條，辨史志及《宋元學案》之誤，以及改名陳公嶺，明言非陳著去任，百姓因懷思而更名者，亦非盲從舊志不加甄別者可比。誠如江迴跋所云：「今是譜即由《本堂集》逐事參稽，旁加訂證，「辨而有徵，多能發人所未發」。末附本堂諸子考，集各家之長，亦「辨而有徵」云。

自敘

余記性不佳、凡閱過之書、百不能舉其一、卽偶爾引用、動輒多誤。光緒初元、陳氏重修家乘、獲見本堂先生文集鈔本、未及卒讀。越七年辛巳、余族亦重修家乘、復假先生集觀之、不過採其有關於一村之景而已。既而先生之族裔孫鶴亭茂才

育姜

覓寫官鈔錄全集、余粗校

十餘卷、至癸巳孫中翰玉仙刊行後、又讀一過、終不克貫穿其事實。今夏初、擬輯剡源鄉志、復將全集繙閱數四、其事實仍未了了。昔玉仙久欲訂爲年譜、遲遲未出、



閏月老病少間、不揣茫昧、編輯先生年譜一卷、藉以考其生平之出處、歲月之後先。而家無藏書、遺漏必多、且穿鑿傳會、實不免焉。伏祈 博雅君子補其闕略、正其謬訛、是卽余之師資已。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七月既望、醉仙甫趙霈濤識於剡曲草堂。

案、孫玉仙太守校誤十一條、江後村廣文校誤七條、後不悉注。
壬寅五月初十日

去夏、以聚珍版刷印五十部、適值米價奇貴、平糶官



備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自敘

米未遑覆厥。後復閱全集，與宋史核對，遺漏舛誤，實覺不少，遂增補刪改，再印五十部，以救吾過。癸卯九月四日。

是年，印工因循不果。印今，乘陳氏重修家乘已竣，再印一百部，以貽同好。乙巳如月八日。

陳本堂先生年譜

里後學趙霈濤輯

長男文衡校字

世系

南唐司憲丞
扶次子台之

曾孫

泉水人自長
安使吳越遭

大同
簡遷
鄞寶

陳棠
亂不能歸錢
氏留爲奉化

幢

尉遂居剡源
之茅渚後子

大方
元善

延溥伯珙

顯

顯
圖另

顏恭

孫遷
三石

延握伯和宗昇
圖另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宗昇王業自強銓

茝 覲 觀

漢

時敏

時說

顯 鄞 景宏 巖 隱

侗 伸

德剛

著 成 陳譜作 至能

深 幼名吉、初字汝資。
 沆 幼名麟、又名瀾、字汝海、後改沆。
 洽 幼名都、字汝都、又名洵、後改洽。
 湜 幼名朝、字汝沚、早卒。
 泌 幼名朝、字汝泉。
 樸 原名各
 桎 原名各
 材

案、本集答剡教趙實父文炳書中、有二子深、沆、竊稍於學校、次二子洽、泌、漫蠹書二語。又與林仲實僉事桂書中、有兒沆於赤城受提獎造就、兒洽身事纓之深、翼之困者極矣二語。知先生在日、論已改爲沆、洵已改爲洽矣。年前不及細檢、故初印從江說、及今檢出、故再印仍從孫說。癸卯九月霜降日識。

案、三石陳氏家乘載、後周顯德二年、趙巖撰宗支世系記。巖死在後唐同光元年、顯係後人僞託。善



信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夫直齋陳振孫撰白文公年譜云、世祀綿邈、譜謀
 散亡、惟當用春秋見聞傳聞之義、斷自近始。若必
 遠推古昔、傳會本支、則國不能亡、抵牾矣。霽濤閱
 庾子山、白香山年譜、一以世系圖諸後、一以世系
 冠其首。因仿直齋之意、據先生文集、參以陳氏家
 乘、約略次爲世系云。

宋甯宗嘉定七年甲戌六月十二日、先生生。先生文集
次韻見瀾
 六月十二日登東院嶺詩、首句有欲壽吾前泪一行
 之句。剡源集有六月十三日壽陳子微太博五言古
 詩十首。十二、十三
 差一日、茲從文集。

先生姓陳氏諱著字子微一字謙之小名必大號本堂晚年取所築之堂以自號也。奉化剡源鄉三石人。高祖顯第進士授主簿累遷戶部尙書。政和二年三復相蔡京士民失望。貶知越州歸隱鄞之蜜巖。顯第黜任司諫亦以疏詆蔡京請監酒稅而卒。弟顏字宰心。政和二年進士授迪功郎。顏子恭字謙光郡舉賢良爲邑令。歷遷寶章閣待制。曾祖景宏祖伸爲國子祭酒。慶元初僞學論起七上章辨之朝廷以伸爲狂論罷斥。尋拜吏部尙書。韓侂冑北伐又上書切諫出



爲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父德剛爲人醇正明決。嘉定丁丑進士、歷官戶部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尙書、以論濟王冤忤史彌遠、奉祠。紹定六年、除知福州。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淳祐二年卒。妣竺氏。參先生文集、紫經通鑑續編、成化郡志、縣志、鄞縣志三補耆舊傳。惟景宏二字、據陳譜增之耳。

通鑑續編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端平元年、簽書院事。成化志因之。錢竹汀鄞志謂、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實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

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院爲執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竝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他官之可冒也云云。然顯言蔡京、仲諫、侂冑、德剛、賁彌遠、先生効似道、通鑑續編中俱載之、序之者周伯琦、陳基、張紳、姜漸也、使事屬子虛、諸公尙序之乎。宋史不載者、偶闕之耳。陔餘叢考曰、宋遼金三史、卷帙繁多、時日極促、宜其



疏漏蕪雜。孔歐孟曰、宋史失之太繁、然南宋以後
文苑僅數人、循吏竟至缺如、是仍失之略矣。趙氏
翼曰、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
然有必宜載而反遺者。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
赴金軍、姜堯叟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朵擊之、死。
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粘罕子婦、婉容自經
死。此二事忠節凜凜、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
無之、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今尙
傳其書、劉克莊詩集文集爲宋末一大家、而宋史

均無傳、此皆史家之疏也。據此、正不得以史無其人而疑之也。其譏造譜者不通史學、殆謂成化志採自陳氏家譜耳、意在專駁陳譜、不知已明明斥楊南里不通史學而誤採之矣。又謂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顯、若伸、若德剛、寶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似竹汀亦未深究本堂集者。集中代第觀謝解啓、有曩從父冠南宮於丁丑、比伯氏擢上第於丙辰、一



聯、此從父卽先生之父德剛也、則德剛爲嘉定十

年丁丑進士無疑、何以寶慶進士題名亦無之也。

又回剡交代李宰啓、有學不爲官、家世科名之偶

繼語、則先生先世之多科甲又無疑。江案、寶祐三年謝解啓有

鄉鄰相目、頗知弓子之爲箕語、亦可爲世科之證。又祭姊丈童慶純文、有

□□□母、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遊二千里語、則德

剛紹定六年之除官福建更無疑。惟制置使與簽

書院事無證佐耳。許宋珏道光時鄞人。曰、寶慶志撰

自胡桀、胡黨史氏、而德剛方以論濟王觸史怒、尙

爲其父立佳傳乎。延祐、至正諸志未能核實，故至成化而始見也。集中文多似語錄，乃講學家著作，豈必誇耀先世爲榮哉。鄞新志又引鮎埼亭外集云：袁清容作陳觀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雖達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棱棱如此，是謝山亦深疑之也。與錢氏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之說同。需溝案集中深、瀚既聚，示之詩，結句三世一門詩禮在，不曰風雅在，而曰詩禮在，是明明守禮之世家矣。曾是



守禮之世家、而疑其風節之不棱棱乎。其送竺二甥秀詩、有吾父本儒家、詩禮夙自將、乃以吾母妻、相期早騰驤、誰知古譽洗、不入盆盎場諸語、似與德剛遷工部尙書忤彌遠奉祠者亦相吻合。惟奉文本心樞密書、先人久館於外、以晚年得歸爲喜、疑簽書院事不過一二年而罷、罷後卽友教四方耳。案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不著撰人姓名、亦不知作於何時。陳著五甲十七人、年三十二歲、本貫鄞縣武康鄉。鄞志據之、以先生爲鄞人。四庫提要

因之。浙江通志、雍正府志作奉化人。考先生登第
年已四十三歲、此云三十二歲、亦不合。夫人之履
貫、莫要於自序、文靖公書堂講義曰、著幸生文靖
公舒先生之里。前妻童氏墓表曰、奉化陳必大。先生
乳棲巖記曰、奉化陳某。復越悟本寺主僧文蔚惠
丹劑詩、有我住小丹山下村之句。次韻酬王景雲
見和詩、有我家西谷子鄞東、東望雲山百里中之
句。其曰嵩溪遺耄陳某、丹霞遺耄、丹霞陳某、丹山
遺耄、丹山陳某、丹霞山人陳某、不一而足。此外曰



四明陳某、四明遺耄陳某、奉亦四明之境也。先生次子沆剡源九曲圖記亦曰、予家其下、先太博無恙時、予兄弟日侍几杖。剡源鄉之里曰嵩溪、三石居剡源九曲之中、有丹小山、丹霞洞、則先生之爲奉化三石人彰彰矣、似不當以登科錄爲據也。

據鶴亭述、光緒壬辰、癸巳閒、徧訪鄞縣走馬塘、倉基、寶幢、蜜巖諸陳氏、閱其宗譜、皆以先生爲奉人、先生之父若祖以上爲鄞人、是皆未深究本堂集者。集中祭亡男朝兒墓文曰、母抱歸避於三石之

祖居、則先生以上之七八世不皆世世居此也哉。

嘗閱倉基德化萬相國徐季和侍郎、致祥陳子相

孝廉方正、勸童薇年總憲、華四先生譜序、咸謂倉

基遷自走馬塘、走馬塘以宋端拱間莊靖公矜爲

始祖、至十三世孫極。而三石譜以五代時縣尉棠

爲始祖、至極十一世、其始祖截然兩派、不知何以

將三石之子孫牽連而合之也。雖走馬塘舊譜燬

於建炎兵火、三石譜亦曰被兵燹所燬、不言何代

何年、然三石譜若矜、若軌、若詵、與謚、若采、與秉、與



禾、若、時、與、曙、曉、曦、均、不、敘、入、源、流、固、自、斷、然、矣。

至寶幢以簡爲始祖。

據三石譜

乃棠之元孫、蜜巖以顯

爲始祖、乃棠之五世孫、其世次猶確有可考耳。

八年乙亥、二歲。

九年丙子、三歲。

十年丁丑、四歲。

尙書公是年登進士第。

案、咸淳十年先生代弟觀謝解啓、曩從父冠南宮於丁丑、卽指其父也。是科一甲第一人爲吳潛。

十一年戊寅、五歲。

十二年己卯、六歲。

是歲先生能文。成化志

十三年庚辰、七歲。

十四年辛巳、八歲。

十五年壬午、九歲。

十六年癸未、十歲。

十一月十七日、兄至能卒。文集。○陳年二十七歲。以

譜慶元三年
丁巳生推之。

案先生祭童氏姊文有十歲而哭兄語。丙寅年有先兄至能遠思五古一首。

十七年甲申十一歲。

秋九月尙書公以戶部侍郎兼侍讀。

通鑑續編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十二歲。

尙書公遷工部尙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

續編

成化志

二年丙戌十三歲。

三年丁亥十四歲。



備藏

紹定元年戊子、十五歲。

次姊卒。

文集祭童氏姊文

案、集中有女兒歸蕭氏、夫死、誓守柏舟。郡聞於朝、賜旌表、製節七律、此女兒疑是先生之大姊。然祭童氏姊文有兄弟姊妹四人語、似蕭氏姊又是先生之堂姊矣。

二年己丑、十六歲。

三年庚寅、十七歲。

四年辛卯、十八歲。

五年壬辰十九歲。

六年癸巳二十歲。

尙書公除知福州。入對上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上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上默然。續編 成化志

端平元年甲午二十一歲。

以尙書公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續編 成



儲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化志

案成化志增樞密二字。檢宋史職官、簽書院事卽簽書樞密院事也。想是隨拜隨罷不然先生何以言先人久館於外耶。

二年乙未二十二歲。

三年丙申二十三歲。

鄉人醵賞鳳花慶春澤祠二首。^①

母坐夫人卒。祭姊文童慶純文有口口口母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逝二千里我罹斯艱哭不

能起語。



案集中有次韻舅氏竺九成各詩、次韻前人補試落歸曹娥待潮詩、與舅氏竺九成求芋詩、公案溪次待舅氏竺九成舟偶成詩、次韻舅氏竺九成試黜鵲橋仙、卜算子二詞。

嘉熙元年丁酉、二十四歲。

七月如浦城、二十三日到永康界、有減字木蘭花詞、浦城外界梨嶺西水碓頭阻雪三日七律。並文集。案詩中有

少年二字、姑附是年。

二年戊戌、二十五歲。

是年族第觀生。以贈弟觀之王傳心館詩中語推之當生在是年。

三年己亥二十六歲。

四年庚子二十七歲。

案尚書公還家當在亥子二年之間不然先生又何以言晚年得歸爲喜耶。

淳祐元年辛丑二十八歲。

娶童氏諱俞柔字子敬同邑進士居善之女鄉貢學

正斗春字志道之女弟也。嘉定九年丙子閏七月己酉

生時年二十六歲。文集童氏墓表

案、以墓表推之、其來歸當在是年。

二年壬寅、二十九歲。

尙書公卒於家。

案、鄞志引成化志、端平元年、請復濟王官爵、從之。
居七日、卒。據先生童氏墓表、童氏歸先生在淳祐
元年、既歸、事舅孝敬、則尙書公之卒在童氏來歸
之後矣。又咸淳丁卯跋董長卿詩編、有先君歿且
廿六年語、逆數之正在是年、成化志誤、鄞志遂仍
而不改。



孫中翰鏘曰、尙書公卒年、成化志實承續編之誤、此條萬不可解、亦萬不能從者也。不知當日四明先生何以憤憤如此、豈其未見本堂集耶。

三年癸卯、三十歲。

四年甲辰、三十一歲。

五年乙巳、三十二歲。

授學吳隱耕。字景年、燕餘名禔。

案、集中有燕餘寄月窗兄七絕三首、謝單景山名樞載酒同賞牡丹過燕餘七絕一首。又祭吳隱耕文、

有昔我束書、寓君燕餘、坐閱七年、情親意孚語。易
昌化縣謝啓、通饒啓均有授徒鄉曲、懷冉冉其中
年語、姑繫甲辰以後七年。

六年丙午、三十三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

七年丁未、三十四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九月望、賞月、有滿江紅詞。

泊丈亭、有減字木蘭花詞。並文集 凡有年無月者、繫於一年之末、後倣此。

八年戊申、三十五歲。



備藏

授學吳隱耕燕餘。壽吳景年禩七律。又一翦梅、西

江月詞二首。寄內童氏惜分飛詞。並文集。集中不言年分姑附

是年。

九年己酉三十六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

十年庚戌三十七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

十一年辛亥三十八歲。

授學吳隱耕燕餘。

挽陳菊坡樞密卓二首。據宋史理宗本

紀陳卓咸淳十一年七月薨。

十二年壬子三十九歲。

十二月乙亥前妻童氏卒年三十有七。文集墓表

寶祐元年癸丑四十歲。

春殘七律。文集。玩末聯語意當在是年之三月。

二年甲寅四十一歲。

正月壬午葬童氏於家北一里鄭隩之西。案今猶有鄭家隩山

名。作前妻童氏墓表。文集。繼娶趙氏名必興字友良、

華亭知縣同邑崇燾字元章之女三學釋褐鄂州教授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必昌字景文之女弟也。文集參邑志

案集中醉中示弟觀自道詩有六十家婆八十翁之句則先生長趙氏廿年。時年二十一歲生於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集中次韻見滹登京院嶺詩有涉母梅花臘底生之句。

集中不言娶趙氏在何年以壬子十二月童氏之卒推之先生杖期之服至癸丑十二月乃除其祭外舅趙元章文亦有我已未第公方擇壻語似先生之娶趙當在是年。

三年乙卯四十二歲。

是年秋初趙必普

字德修

得高郵軍信五里塘杜園安

歇先生在其館中。德修忽夢先生囚首有窘急狀力

爲解脫之。夢覺以語先生謂今秋必預薦且賀之甚

喜。是秋果叨鄉舉之薦。

文集謝湖南帥啓原注

九月十二日

揭曉叨預薦名。

十月一日有謝解啓謝監試東倅

趙叔禮

希情

啓謝西倅余景初

研

啓謝南倅趙元禮準

啓謝教授某啓答口宰招鹿鳴宴啓六首俱稱門生

鄉貢進士陳某

並文集

鄉貢鹿鳴宴次韻制使陳方

叔

明

勸駕五古鄉貢鹿鳴宴次韻七律

並文集



儒藏

案是時鄉舉、即今之舉人也。

四年丙辰、四十三歲。

入京到西渡七律。

文集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

祥以下六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先生成五甲七名

進士、第二甲第一人爲謝疊山枋得、第二十七人爲

陸君實秀、天鄴王應麟充覆考、檢點試卷官、其弟應

鳳亦一甲第九人、慈溪黃震、

即次女洸之太翁、其長孫正孫爲先生贅壻。

甯海胡三省、

即三女清之翁。

荆溪蔣巖

即本堂集書跋者。

俱同榜進

士。得人之盛、是科爲多。

宋史、理宗本紀、參文集、寶祐登科錄。

案、宋史陸秀夫傳、景定元年、登進士第、登科錄誤也。

五年丁巳、四十四歲。

六年戊午、四十五歲。

七月二十日、往鎮江考試。題吳江縣作七律。文集注

案、邑志、調光州教授。光州屬河南、是時河南盡爲元有、安得教授光州耶。

開慶元年己未、四十六歲。

任白鷺州書院山長。文集謝啓原注云、吉州白鷺洲書院、乃江古心右丞相萬里所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創。案鄧志作鷺洲誤。集中明明言白鷺洲。鄧志安得反駁。嶽縣志作白鷺洲山長爲誤耶。殊失攷檢。

作書院講義。冬歸自廬陵。案。集祭孫朝奉文。

而歸也。十二月廿二日。江西蕭帥辰舉詞云。學優而仕。

行稱其文。集。

景定元年庚申。四十七歲。

三月。謝蕭帥舉從事郎以上啓。通賀吉守寶謨王

直閣。兼江西倉啓。並文。長子吉初生。後名深。案。

生作長兒吉初生日詩。首聯有吾年五十五。汝生方九年之語。又喜弟觀得孫詩。有我昔四十七。正室熊

始抱。彌月。招宗族親鄰。寓飲簡。並文。集。

二年辛酉、四十八歲。

正月赴臨安。

案、集中祭舒氏女甥文、有辛酉春初、別汝而行之語。又祭趙氏外舅黃安人文、

有歲在辛酉、維春之首、拜遠於庭、急祿以走語。

知昌化縣。相國吳潛以

先生才可大用、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先

生曰、甯不登朝、不爲此態。遂出爲安福令。

陳縣志、鄧縣志、案、

紹興府志作福安、宋無此縣名、從宋元學案乙之。蔣傳作福甯、亦誤。

爲湖南帥準、有

謝湖南帥寶謨趙直閣

必辟帥準啓、

並文集。案、通家鉉翁繳劄原

注云、景定辛酉王戌、爲湖南帥準。

監三石橋酒庫、有謝浙漕提領

趙右選

與

辟三石橋酒庫啓。

十一月丁丑、公主下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嫁宋史理宗本紀代趙必普賀皇帝表代賀皇后牋代賀皇

太子牋。十二月癸卯冊封永嘉郡夫人全氏爲皇

太子妃。理宗本紀有代趙必普賀皇帝表代賀皇后牋代

賀皇太子牋。並文集賀馬觀文光祖除知院兼參政劄。

文集。檢宰輔表在十二月。

案、嵯縣志、監饒州商稅。豈其在監酒庫之後耶。

三年壬戌四十九歲。

隨湖南安撫趙必普自長沙回至營港有摸魚兒詞。

監蕪湖茶局有謝江淮提領趙侍制與辟蕪湖茶

局啓。沿江制使寶章姚學士希舉詞云、奮從儒素、

有學有文、見諸職業之間、藉甚康勤之譽。有謝舉關

陞啓。通太平守江淮提領陸右撰景啓並文

集

四年癸亥、五十歲。

二月、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



儲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充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先生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於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



宗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徐經孫條其害、亦致仕。其所舉陳茂濂、聞經孫去、亦謝事歸。時稱三烈。

續編 秀水縣志

宋史徐經孫傳、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似道、罷歸。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

案通鑑續編出知嘉興府。府字疑衍。上文云似道

大怒、則所謂出知者、卽左遷也、豈有不左遷知縣而反超遷知府乎。成化志削府字、極爲有見。

秋、童氏姊卒。十月二十三日、有祭童氏姊文。並文集案、文

內有特差監提領江淮鹽茶所蕪湖茶局兼準備差遣語、則爲著作郎當在十一二月矣。除著

作郎。又案、上疏陳罷買公田、想是爲著作郎時追論之、非在二月也。

五年甲子、五十一歲。

七月甲戌、彗星見於柳、凡月餘、詔求直言。王應麟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時直言者多

迂權臣意、故應麟及之。宋史理宗本紀、王應麟傳。十一月、賀姚

希得陞樞密啓。文集案宰輔表在是年十一月。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五十二歲。

六月己丑、名理宗原廟曰殿。章熙。宋史度宗紀。代王爚上

皇帝起居表。文集冬、同金陵制幕諸公遊舊烏衣巷、

新來燕堂、制參董靜烈。字居烈有詩、因次韻七律。文集

二年丙寅、五十三歲。

十一月十一日、行止阮橋宿。霜天曉角詞二首。

先兄至能遠思、十七日、行都謝氏家寓、作五古。並文集



三年丁卯五十四歲。

六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王燾辭免大學士知

慶元府、代謝皇帝表。文集 宋 史王燾傳 又代謝皇太后牋、

賀沿江大制使馬觀文。各光祖 除參政。劄並文集 檢宰輔表

在六月。 九月、跋董長卿各祥斗、號梅簷。詩編。文集

四年戊辰五十五歲。

長兒吉初生日、以四十字示之五律。文集 改知嵯縣、

赴任、計通啓三十五篇。文集啓 原注 先是、宗室外戚有

居嵯者持一邑權、前令率被譴去。且布黨僻地、剽繫



行人役於家、及造白契、占人田產。先生至、獨持風裁、

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

府志

作勸農文。

嵎縣勸

農途中示同僚二首。

催科劄。

禁奪僕榜。

與婆

守趙侍郎

汝書集

五年己未^④五十六歲。

再勸農文。申諸司乞寬催科劄狀。

作董應之墓

銘。三女清生。

並文集

嵎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

文二首。又崇壽節疏文二首。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

文二首。又崇壽節疏文二首。

並文集

案、度宗四月九日生、景定五年十二月、詔以生日爲乾會節。謝皇太后生日爲壽崇節、咸淳三年上尊號曰壽和、五年九月、加上壽和聖福皇太后。第五疏內壽崇和福四字、當是壽和聖福之誤。疏文八首、當分爲兩年事、今姑總彙於此。

六年庚午、五十七歲。

上劉帥劄。二月、回剡學職請講劄。剡學講義。

作三勸農文。答全察使槐第二、第三劄。上家憲

劄。上京尹潛戶侍友說劄。上劉帥乞振糶嵎劄。

勸糶三榜。禁奪僕榜。並文集

七年辛未、五十八歲。

祭馬觀文裕齋光文。按度宗本紀、致仕在五年七月、本傳卒無年分、玩文中語意、當

在致仕後 嵯縣滿考謝常帥琳家憲王大資劄三

首。在嵯四年、遷通判揚州。去、民乞留不得、祖帳遮

道數十里、至城固嶺。鄞志案、蔣傳錢志作固嶺、攷嵯縣志、陳公嶺在縣東七十里、舊

各城固嶺、則作固嶺誤。宋元學案作城國嶺、更誤。民依依不舍、因易嶺名曰

陳公嶺。案集中過陳公嶺五律、宿陳公嶺七律、則知嶺本各陳公、非因先生之去任而改名陳公

也。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問何以教我。先生曰、義理



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

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

嵯縣志

回剡交代李宰

宗興

通啓。嵯縣印^⑤回家東郭道中七律。解剡孝嘉道

中答溪民羣來遮轎問新知縣如何二首、并寄李宰。

聞剡人望回七絕。剡民望回再回剡宿陳公嶺

七律。出剡北門道中七律。解剡回家過陳公嶺

五律。

並文集

十一月、差通判揚州。

特除京簽謝啓原注

八年壬申、五十九歲。

正月、特除臨安簽判。

特除京簽謝啓原注

六月、家鉉翁兼權

知紹興府、浙東安撫提舉司事。度宗本紀 賀新除浙東

家憲啓。四子湜生、幼名朝。並文集

九年癸酉、六十歲。

四月、跋汪文卿涪梅畫詞。秋、作吳伯立墓誌銘。

代弟觀謝解啓。並文集

十年甲戌、六十一歲。

擢太學博士。文集 預參文衡、得一策、痛陳時事、持白

其長、宜置前列、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先生作詩道

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蔣巖序。案、鄞志。繫德祐時、俟考。 考類試



院呈同官七律。

案詩中語意疑預參文衡時作也。

族弟觀登是年

進士第有答謝京尹晉戶侍淵賀弟中省餽錢劄。

答天府同官賀弟觀中省餽劄。改臨安通判。並文集

賈似道歸越治母喪。鄞志案原文咸淳元年。考宋史本紀咸淳十年賈似道母喪起

復視事則元年當係十年之誤故改正之。語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

陵。先生率諸生上疏切諫以爲自古未聞有如此者。

不聽。似道銜之比還朝欲遠竄上不可。續編志成化

聞西兵復至又爲逃隱計詩有天下蒼生是誰誤當年悔不壞廷麻句此疏劄似道之實據也。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六十二歲。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以先生爲監察御史

蔣傳

除祕書監

邑志

二月賈似道

以單舸奔揚州諸軍盡潰

宋史瀛國公本紀

時元兵三道

大入詔天下勤王

在甲戌十二月

吉水文天祥捧詔涕泣發

郡中豪傑結溪峒蠻有眾萬人

文天祥傳

元兵陷饒州

知州事唐震死之

唐震傳

有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

唐死

在二月文在七月

五月作四子名字說

文集

七月謫賈似

道爲高州團練使貶循州籍其家

宋史瀛國公本紀

八月至

潭州鄭虎臣拉殺之

賈似道傳

文天祥提兵至臨安

文天

祥傳

十一月元克獨松關文天祥與張世傑議戰陳

宜中白太后降詔止之、先生上疏乞從天祥之議。宜

中不聽、出先生知台州。續編不就。邑志 歸自行朝。文集張正

甫墓誌銘 趙孟傳知慶元府、先生有賀趙戶書。孟傳 典鄉

郡書。答前人書。文集 常楙提領戶部財用。常楙傳 與

常戶侍。楙書。文集 家鉉翁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家鉉翁傳 有賀家侍郎。鉉翁 京書。與文宋瑞樞密書。文

山以書招先生、辭以衰病未瘳。並文集 作張正甫墓

誌銘、有挽詩、五律七律各二首。次韻梅山弟感時

四首。並文集 案、玩詩中語意、疑在是年。

二年丙子六十三歲。

挽少保王平章燾五律二首。

文集

案宋史宰輔表、王燾薨在元年乙亥十

二月。

三月元軍入臨安府。

瀛國公本紀

虎都鐵木祿諭

下明越等州。

元史鐵邁赤傳

沿海制置使趙孟傳以慶元降。

敬止錄

避難南山之西阮。

元兵過剡源衣食之計

爲過軍所掠盡。

文集

答戴帥初架閣書。

避難雪竇

之西阮遊西麓菴七律。

避難西阮用倫韻。

外舅

趙崇燾卒先生以文祭之。

並文集言年月玩文內句語其卒

案文之起處不

當在避難之時故繫於是年。

七月四子湜

本名

卒有祭亡男朝



備藏

兒墓文。九月、跋俞西秀詩。並文集十二月、元兵入

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被執不屈、械至杭餓死。瀛國公本

紀、陳文龍傳。先是、先生有回紹興僉判陳狀元到任通劄、

與陳簽判文龍劄。奉趙巖起制使孟傳爲鄉人求免稅

書。山居避難六首。並文集案、以詩中宦遊二十載推之、疑在是年。倪峯

避難五律。案、詩中有幾喪卜商明句。還家得警報復回避所五

律。次韻觀弟避難五古。並文集

端宗景炎二年丁丑、六十二歲。⑥

避難南山之西阬。三石爲過軍通驛、或紮寨、或剽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掠衣自袍笏至於布縷食自盞盞瓶至於顆粒器用

自坐臥者至鍋鉢無一獲免者。文集與葛靜一監簿書回途

望黃沙阮懷朝兒七絕。九月菊集所檄。與葛靜

一監簿稱僧書。答趙宰拱辰書。答戴帥初架閣表

書。並文集

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六十五歲。

正月廿六日夢見朝兒作招魂詞三章。三月五日

過雲南今村竺湘家舊寓南軒懷朝兒詩。十一日

爲桑麥說苦詩。脾疼大作七律。次韻梅山弟感

春七律。五月朔、跋弟直梅軸。九月、本堂落成。

又作菊集所檄。黃東發 震來訪、同東發遊杖錫山、

次韻前人食素餛飩。杖錫山別前人各一首、次韻前

人取別二首。遊雪竇杖錫七首。答黃提舉 震送

本堂記書。與張師道制幹書。與曹秋水 夢書。案

剡源集佚文、夢合即說之從姪。答內口竺湘姜口兄陳子得、策范

君範、杜樊謙齋、伯攝梅山弟、直永固院周主僧東隱、

上乘院主僧如岳餽築室小劄八首。並文集

二年己卯、六十六歲。

二月、厓山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宋亡。宋史瀛國公本

紀

答陳監丞頌書。文集

幼子泌生、乳名朝歸。以七十三

歲與白廷玉書中語推之、當生在是年。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六十七歲。

感慨君國時事、見之詩文。蔣序次韻戴帥初元表九日

詩。文集案、詩內有邇來三五年、處處羅過兵之句、故附是年。十月、跋吳傳朋

帖。文集寄賦黃東發湖山精舍詩。案、文集無年、月、姑附是年。

十八年辛巳、六十八歲。

跋東坡帖。文集與黃仲正雅儒書。據袁桷撰墓志、儒作叔。八十五卷差歸妻



亦作叔。

挽黃提舉東發三章。又挽黃祖勉夢三首。文集

閏八月、答張師道制幹書簡。文集案、七十七卷第二首書中、有閏月

二字、是年閏八月、當在是年。

奉文本心樞密書。文集任廣平書

塾山長、作書堂講義。舒文靖言行考

初編年譜時、列任山長於先生未第之前。乙未夏、

讀孫中翰刻文靖集、恍然自失、當在宋亡以後。十

月十九日、中翰復自京寄來校語、駁正之、急從其

說。姑附是年。

案、玩詩中誰料生芻蕘、今年又乃翁語、當是祖勉



卒後、東發乃卒、而鄞、慈兩志二人均不詳其年、亦不言卒於何年。宋元學案於震傳曰、宋亡、餓而卒。於夢幹傳曰、宋亡、無仕進意。震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夢幹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卒。是年、震亦卒。而先生挽詩注有戊寅十月、訪於山居二語、則其卒疑在庚辰、辛巳二年、故姑繫唁書、挽詩於是年。

十九年壬午、六十九歲。

曹說卒、

剡源佚文

有曹泰字居士挽辭三首。

九日有感^⑧

七律。十月、跋蘭亭帖。並文集十一月、長子深爲黃

翔鳳。字下月。號虛谷。贅婿。文集、深再請期黃氏得吉劄。十一月、元殺宋

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宋史文天祥傳與黃子羽山

長鳳書。文集書慈溪張孝子祠記後。案、文集無年分、姑附於此。

長女滋、適董村竺□□。

二十年癸未、七十歲。

二月、答黃子羽山長書。六月十二生日、書於本堂

七律。答董霆生日惠詞。答董月嶠。寬董帥幹、元龍

趙景文教授。必山。范景山。湘餽生日小劄四首。並文集

戴帥初以五言古詩十首見壽。剡源集

深出贅歸

省再往婦氏家五古。冬至後與妻對酌偶醉遂賦。

見梅有感七律。與曾南金制機鋼書並文集

二十一年甲申七十一歲。

三月跋童氏子名之懋字竹詠詩集夏到杖錫憶戊寅秋

同黃東發遊七律。八月名女洸字汝玉說。並文集案與

曾南金書次女潤已許東發長孫知洸幼名潤深自婦氏歸侍五古。十

一月題孝門吳子舉瘦豪。題梁楷書卮樂圖。夜

夢在舊京忽聞賣花聲有感至於慟哭覺而淚滿枕



上因趁筆記之七古。次子瀾娶嶧縣竺梅潭自之

女與竺梅潭親家書。並文集案瀾娶竺氏無年分可考惟七十歲與曾南金書有

長兒深猶在妻家未歸次女潤已許東發長孫次兒瀾次海皆執事所熟識者諸語七十三歲答白廷玉書有四男子二已娶四女子二已嫁語知瀾之娶竺氏潤之歸黃正孫皆在甲申乙酉兩年故均繫於是年。次女洸適黃夢幹之子正孫。字長儒正孫爲先生贅

壻十八年乃歸。文集參黃潛撰正孫墓志。代徐君攀龍墳記。文集

二十二年乙酉七十二歲。

正月七日後紀時行七古。二十日遊慈雲寺三首。

二月題瀾追贈傅弈孔道輔詩後。四月立夏日



作清高堂記。弟觀爲眾奉里神於丹山僧舍，有五
 絕、因趁韻。重午酒邊四句書宜晚。十二月，姪溥
 生男，命曰迎孫，因賦八句。長孺以新生子求命，曰
 相兒五律。並文
集

二十三年丙戌，七十三歲。

人日，與內姪汪景園卷十 同飲於宜晚二首。二

作淵

月廿五日，梅山弟爲孫試週，遂賦。三月，童氏兄斗

春卒，有祭童志道文。五月朔，閒坐偶成七律。十

一月十六日，迎孫試周八句。答竺梅潭送良女彌

月書。

答白廷玉

璣書。

朝歸生日七律。

並文集。

二十四年丁亥七十四歲。

二月書東坡風雪竹後。

三月上巳日跋天台童氏

子飯牛橐。跋任東野諸賢墨寶。書天台陳榆收

景參山房圖後。立秋書邑中文盟集後。七月祭集

賢學士趙巖起孟文傳。作蔣質甫墓誌銘。又挽辭一

首。到倪輿回七絕。贈弟觀之王傳心館數語送

行五古。作范龍友芷屋說。

並文集。

二十五年戊子七十五歲。



正月、書柴張父厓草帖。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

壇集後。二月、作吳山甫垓竹修室記。十一月長

至、名竺果孫說。書道士貝鶴隱詩集。書蔣氏族

譜後。答胡表仁制機元叔書。與白廷玉書。名女

清字汝則說。並文集案說末、考清出適胡氏、實當先生七十八

歲之年、豈有既嫁五年、而猶作名字說乎。清生於宰

嶺時、其及笄之年、當在七十五、則八當為七字之誤、

二十六、年己丑、七十六歲。

正月二日、遊慈雲、為叟齡作。文集四月、元魏天祐誘

執宋謝枋得至燕、不食而死。宋史謝枋得傳

閏十月、盧震

龍築洞真觀成、先生有記。題盧竹溪立洞真觀石。

自齋說。次兒瀾再到婦氏家。與俞景周架閣

湘書。錢塘白斑詩序。並文集案、序末乙丑、乙字當是已字之誤。若是乙丑、先

生年五十二歲、正當筮仕之年、斷無自稱嵩谿遺耄之理。況序中明明有年已七十有六之語乎。

作故節幹范君墓誌銘、又挽辭二首。文集

二十七年庚寅、七十七歲。

丙子、丁丑年、避難南山之西阬。今春投北山兩雪竇

閒、其地名適與前同、因記以八句。文集案、詩中有十有四年夢句、知

在是年。

五月作天甯寺主僧可舉語錄序。六月余

生日、悶中示諸兒詩。仲冬七日、醉書梅山弟家。

八日醉書。

並文集

三子洵娶黃氏。

案、文集無年、并姑附是年。

二十八年辛卯、七十八歲。

二月三女清適甯海胡景參、三子幼文。

字德華

有與

胡景參書、胡甥幼文書。

文集案、十一卷、次韻胡甥留別詩、注字德華、疑幼文名

德華。侯考。

十日、送女清出適還、次韻弟觀代主留客五

律、七律各一首。四月、跋史芝厓

名賀孫

詩。五月、贈

詹仲和還杭序。作僧可舉真贊。脾疼大作五律。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贈仁木上人山遊序。八月作見山說。雪竇僧

善來重建資聖禪寺成作雪竇山資聖禪寺記。深

兒歸自杭梅山弟有詩因次韻。跋東皋寺主僧知

恭百吟集。並文集

二十九年壬辰七十九歲。

七月作奉化縣學記。作參前亭記。作彝訓堂記。

九月十五三子洵生子先生名之曰庭元。文集題

奉化圖志揭首。初縣尹丁濟以先生先朝宿望聘修

縣志疏爲十卷列七圖其首是冬成。文集參十一

邑志

月初四、書夢事付洵。與石料院德書。送道士十

二姪歸金觀。並文集

三十年癸巳、八十歲。

元夕、醉梅山第家七律、又次前韻。名慈孫說。作

林氏清隱山房記。三月、送春醉吟。五月朔、作汪

誠可字說。胡貴常雲寄說、又字說。梅逸林隱君

祠堂記、又題七律。丙子友良字說。並文集六月、答

趙景文、王之朝、立竺梅潭、董聲仲、雷舒公凱、灼雪竇

山主僧少野、林國器公餽生日小劄七首。次韻胡



儒藏

景參制機見壽二首。六月題道統三書後。八月

作鄭雄飛巖棲記。重陽坐邑中旅舍七律。十月

書胡仁伯正叔二生字說後。書徐醫餘慶堂記後。

示諸兒沁園春詞。送邑宰丁旣之濟任滿七古。

又置酒取別因示五律。次韻黃巖高志韻各寄壽。

題吳應奎遊山紀勝。作史景珥允齋記。答湯

復齋知縣維書。書金壇湯宰書。妻兄趙必昌卒。

有祭趙景文文。內兄舒津卒有祭舒通叟太博文。

作屠退翁哀辭。壽內六十真珠簾燭影搖紅戀



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繡衾詞三首。答竺少博、董聲仲餽內子生日小劄

二首。次韻弟苴醉中示弟觀七律二首。董君藻

之子時修隨其師戴時可名實興來見、八句勉之。送

兒深赴婺之月泉山長、送兒沆再之婺、送沆赴台州

學錄、送兒沆再之台學、併似許梧山張在軒、送兒沆

赴昌國學錄歌行各一首。並文集案、深、沆之赴婺、赴台、赴昌國均無年分可

考、姑總彙於此、以見爲貧而仕之意。

三十一年甲午、八十一歲。

正月、次韻張子華寄示正月四日與其兄及俞叔可

兄弟四人會飲詩。人日、作王氏族譜序。作蔣定

叔樵吟集序。^⑩二月九日、偶成七律。自注、時庭元方能言子曰。

銘婺石君瑞各德墓誌。三月、題炳同上人古杭風景圖。

四月十一日、與婦小酌玉蓮花前有感。六月、

書鹵簿小圖後。名曾姪孫灼字孟晦說。中秋、

跋萬壽主僧圓鑑藏朱文公答潘端叔書。十月、跋

舒舜侯各岳祥、號閬風。壽康精舍記。十一月、名族曾孫芸

生說。作馬千里各之墓誌銘。答剡教趙實父文炳

書。賀僧雲岫住智門寺小劄。送洵之越七言。

送戴時可之董氏館。並文集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八十二歲。

正月人日作史居甫字說。跋范尙書楷蓬閣唱和

集。跋聞仲和註陸放翁劍南句圖。書張子華所

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跋韓君美仁居城西十絕。

作蔣定叔樵吟集序。二月作族弟直梅山記。三

月作邑士送韓君美經歷解任詩序代寶鼎現詞又

與韓君美經歷書。閏四月祭石君瑞料院。並文

作交翠窗記。五月作賈養晦敏求齋記。六月書



內兄舒通叟饋八十趙景文饋八十書二首。答王

之朝餽生日小劄。七月名范修字德甫說。九月

題再書戊子歲所與汪景淵諸詩後。祭邑教蘇德

淵水赫文。又代邑士祭前人文。十月九日醉中二首。

跋史獨善奏議。書卓生甫深衣述後追挽五律

二首。與生甫令嗣書。作梁宰觀經驗良方序。跋

黃祖勉所藏董源字叔達南唐後苑使山水圖。跋樓攻媿與

王粹中諸詩墨蹟。十二月作邑士和東平段約齋

三詩序。並文集名女泮字汝和說許字鄭史□□之

子。回史氏劄。文集無年分。姑繫是年。

二年丙申、八十三歲。

正月、作陳恕可識全軒記。作鄉人醵賞鳳花慶春

澤詞二首。四月朔、題晦菴齋居感興詩卷首。題

劉向說苑卷首。題文中子。六月、答林國器餽生

日小劄。十月、祭禮部尙書王伯厚應麟文。跋僧德

思所藏鍾子固所畫山谷水仙詩圖後。書史猷父

屏右圖銘序後。書四明衣冠盛事錄後。跋史景

正南有嘉魚樂與賢賦并書事詩。題天台潘少白



太續古集。作吳學志哀辭、與吳山甫坡書。作慶

元路治中拜降奉議德政記。與湯復齋書。與陳

立可誼書。與白縣丞菴書。題王之朝所惠扇。

書王寓菴遺文。與胡景參書。贈胡甥幼文還侍

序。作吳誼甫墓誌銘。並文集永嘉陳友龍議復文

公書院、趙必基圖寶鹿山以進、先生規示之。任松鄉集

與越悟本寺主僧文蔚。書復惠丹劑七絕。似法

椿長老還住淨慈七古。並文集

大德元年丁酉、八十四歲。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作應長卿墓誌銘。與應誠則

明文書。胡應之墓誌銘。江陰教授史君妻陸氏墓誌銘。

書陳孔晨隱居圖。婺州浦江縣龍德寺記。與主

僧妙贊書。六月作新升奉化州記。十月作董聲

仲斑溪人延清堂記。作程德益至德觀記。時十月二

十五日甲寅。明日卽寢疾。此手澤之絕筆也。另深識。

並文
集

歷代統紀佚

子微精於史學。晚歲家居。撰歷代統紀。以淑子弟。周伯

琦通鑑
續編序
陳旅爲之序。

本堂文集九十六卷。

需濤

案是集編次多舛，如七律中孟春書懷詩，首有老健二字，係晚年所作。隔三首卽編以入京到西渡詩，有得意歸來期可數，榴花如火照高標句，乃是四十三歲丙辰年赴試時所作。五古中新揭州學扁鄉人求賦詩，係元元貞元年奉化陸州時所作，隔三葉卽編以剡縣次韻張氣夜月聯句詩，乃知嵗縣時所作。歌行中癸未冬至後與妻對酌詩，編在後紀時行



乙酉之後。名幼女沖字汝和說。編在名三女清字汝則說之前。洞真觀記。甲申七十一歲作。編在清隱山房記。癸巳八十歲作之後。題奉化圖志揭首。壬辰七十九歲作。編在孔晨隱居圖。八十四歲作之後。霜天曉角二詞。乃丙寅以後所作。編在嘉熙元年丁酉之前。五律中避難用瀚韻。在丙子。丁丑年。與十四年後詩竝編。跋韓君美城西十絕。歲在乙未。與八年前丁亥題羅漢圖竝編。詞不編於頌贊之後。說誤編於騷辭之前。八十九卷挽詞一葉。既不編入九十卷。九十

二卷青詞二篇、又不編入九十三卷。如斯之類、不勝枚舉、豈當時先生之子汝資未曾編次與、抑後人傳寫者錯亂之與。

據四庫提要、僅佚講義二卷、則二十八、二十九、六十七、七十六、八十七此五卷、及四十五、八十八、九十四未全之三卷、固儼然全璧也。文瀾閣本堂集亦鈔自仁和丁氏藏本、與刊行之本無異、孫內翰王仙他日讀中祕書、其必鈔錄寄歸以補刊之。將闕者不闕、而不全者亦全矣、跂予望之。



深先生長子乳名吉初字汝資幼能詩娶慈溪黃翔

鳳之女震之姪女也爲婺月泉山長

文集

瀾先生次子乳名麟字汝海後改沆幼能詩先生次

韻詩極多娶嵯縣竺自中之女爲台州學錄又爲昌

國學錄有剡源九曲圖記

文集

洵先生三子乳名都字汝都後改洽娶慈溪黃氏

文集

官越州提鎮有陳氏蕃衍擬命序

文集附卷

湜先生四子乳名朝早慧七歲卒

文集

泌先生幼子乳名朝歸字汝泉

文集

表彰家學訓釋歷

代統紀惟謹。陳基陳四明通鑑續編序至元二年，爲杭州西湖書

院山長。

兩浙金石志。案，至元當是至大或至治之誤。據先生文集，泌之生在至元十六年。

若

二年，泌尙未生。安得爲山長耶。泰定元年，爲遂安教諭。

遂安縣志又爲饒

州教授。

成化志子三，樸、桎、材。

鄞縣新志案，奉化志言，理宗時，真德秀上疏，乞收人望，謂直辭敢言如陳泌當紀敘。考宋史本紀，理宗端平二年，參政真德秀卒。著舉進士在理宗寶祐四年，據登科錄，時年三十二歲，去真德秀之死已二十二年。本堂集名幼子泌字汝泉說，在丁酉之歲，爲元成

宗太德^⑫初。而云幼子及冠、易名曰泌、則泌當生於宋亡之時、何得有真西山乎。可謂妄已。○案、此論極詳核。

孫氏鏘本堂諸子考、錢曉徵鄞志辨證云、成化志言、子宓、亦有文名。考本堂四子、深、瀾、洵、沆、無名宓者。新志案云、本堂有泌生日詩、有次兒泌韻詩。陳旅安雅堂集明言著幼子泌。舊志以泌爲宓、不過筆誤、而辨證竟以幼子爲沆、則何據乎。集中四子名字說、深字汝資、瀾字汝海、洵字汝都、沆字汝沚、又有名幼子泌



字汝泉說、幼及冠、易名曰泌、則泌卽湜之改名、何嘗有沆者。余謂錢志固失、而新志亦未盡得也。案本堂四子名字說、深本名吉初、瀾本名麟、洵本名都、湜本名朝、別有幼子名泌、不待言矣。今集中附錄有剡源九曲圖記、係陳沆作、注云字汝海、本堂次子、則沆爲瀾之改名無疑。又集中有送兒沆再之婺、送兒沆赴台州學錄、送兒沆再之台學、送兒沆赴昌國學錄四首歌行、是錢志謂沆爲本堂子不誤、特不當謂是幼子耳。附錄又有陳氏蕃衍擬命序、係陳洽作、注云字



汝都官越州提鎮、本堂子。而集中有送洵之越一詩、則洽爲洵之改名、又可知矣。又集中有祭朝兒墓文、朝兒哀辭等篇、書簡中往往言丙子、丁丑間失一最小子、則湜已不在數中、新志何云湜改名泌乎。且自有泌字汝泉說一篇、何知必爲湜之改名乎。新志又引奉化縣志、謂旣以泌爲著子、而其兄復有沆、其弟且有漢、更出於譜牒之妄、此亦誤也。夫沆卽瀹、爲泌之仲兄、在是集顯有可證。漢之名不見於集、而奉化舊志特混言之耳。檢之袁清容所作陳觀墓志、知漢

係觀之子。觀以咸淳十年進士官新城尉，集中稱爲族弟，則漢又明明是本堂之族子也。

江孝廉迴案曰：子瀾改名沆，洵改名洽，校錄之說詳矣。然沆之名屢見於集中，而洵至官越時尙未改名，此後亦終未道及，僅於附錄中見之，恐未足據。蓋瀾、洽音韻差同，洵之改名，卽在瀾既改之後，亦不宜取與瀾同音之洽。附錄中洽字當係洵字之訛。考乾隆志亦作深、沆、洵，則知瀾改爲沆，而洵未必改爲洽也。

樸字子章

文集附錄

能詩

四明詩彙

仕爲儒學

涪溪集錄思歸詩注

常案附

州訓導。有詠道編、雲軒集。

桎字子經、初名權、

文集附錄

束髮受歷代統紀、卽知先志

所屬、嘗申以爲圖、傳諸同志、歟爲筆紀二百卷、藏於

家。

陳基通鑑續編序

又爲通鑑續編二十四卷、盤古至高辛

爲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爲一卷、宋爲二十二

卷。

張紳序

其考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謏聞者所

能盡識。

陳基序

自開闢以來、至於宋末、數千載之事、一

覽無遺、述史者未有若此之詳且盡者。

張紳序

後寓長洲、

作思歸詩。

附錄

入明爲翰林編修、

四庫提要

後以非罪死。

宋元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學從子瑜、洪武十八年進士、官刑部侍郎。黃潤玉宗儒堂記

觀先生族弟、字達觀、能詩、登咸淳十年進士、爲新城尉。宋亡不仕、與先生徜徉溪山、賡歌唱和、極怡怡之樂。後館於鄉里。

校記

①此條與元貞二年八十三歲所作重出，此處疑誤。又，「祠」當作「詞」。

②侍：當作「待」，見《本堂集》卷五六。

③曰殿：當作「殿曰」，見《宋史·度宗紀》。

④未：當作「已」。原稿已用朱筆圈正。

⑤「印」上當脫「解」字，見《本堂集》卷一四。

⑥二：當爲「四」之誤。

⑦黃：當作「王」，見《本堂集》卷七七。

⑧有感：當作「有感」，見右引書。

⑨山：當衍，見《本堂集》卷八五。

⑩按：《本堂集》卷三七《蔣定叔樵吟集序》末云：「八十二歲書。」且此序又繫於次年成宗元貞元年條，此處爲誤繫。

⑪十六五：據文意應作「十五六」，此係原著者筆誤。

⑫太德：當作「大德」。「太」、「大」蓋形近而誤。



儒藏

陳本堂先生年譜

陳本堂先生年譜書後

語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蓋古之君子、雖功名事業足以震耀一時、尤必賴後之人考論而譔次之、始蓋有以讀其書、而想見其生平。本堂先生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所著本堂集、舊無刊本、而郡邑諸志所載、効奸忤佞諸大端、又不免爲後儒所疑、此雖於先生無少損、而吾黨之不能實事求是、亦何能辭其責也。歲癸巳、孫玉仙司馬旣與陳鶴亭茂才募刊本堂集、而醉仙趙丈乃復網羅諸書、成本堂先生年譜一卷、今將付諸剞劂、而以橐

寄予。予觀其說、辨而有徵、多能發人所未發。夫錢竹汀諸人、似非不讀本堂集者、而形諸辨論、輒與集中文字相刺謬、疏矣。今是譜卽由本堂集逐事參稽、旁加訂證、而數百年之疑案、如冰渙然、真奇作哉。嗚呼。本堂先生之文章氣節、誠足令後人感發而興起、而趙丈之耄而好學讀書、能求甚解、又豈吾黨之所能及歟。讀既竟、爲書數語於後、以誌欽佩云。

光緒二十有七年重九日、長壽江迴謹跋。



舒閬風年譜

千人俊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年間油印本

《舒閩風年譜》一卷、卷首一卷、附錄一卷，近人干人俊編撰。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年間油印本整理。

舒岳祥（一二一九—一二九八），字舜侯，以舊字景薛行，宋寧海（今屬浙江）閩風里人，學者稱閩風先生。弱冠識陳耆卿，獲從吳子良游，以文名滿天下。寶祐四年進士，攝知定海縣，爲湖州掌書記，金陵總餉陳蒙以黃州分司大軍倉辟入總幕，沿海制置使鮑度以五鄉酒官辟入闔幕。德祐初，曾淵子承謝堂意辟爲戶部酒所準備差遣，辭不就。歸鄉不仕，教授田里，築亭館臺榭，植竹樹花果，曲折爲徑如篆文，命曰篆畦，時與賓友吟咏其間。元大德二年卒，年八十。岳祥有文名，吳子良以賈誼、終軍、李賀、王令、邢居實比之。宋亡後，義不仕元，而詩文多故國黍離之悲。著有《蓀墅稿》、《史述》、《漢砭》、《補史》、《家錄》，成於宋亡以前；《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游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作於宋亡以後，均已佚。今存《閩風集》十二卷，清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事蹟見門人劉莊孫撰《舒閩風先生行狀》。

本譜爲近人寧海干人俊撰，自序稱「凡四卷，可四萬言」，今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年間油印本，僅二萬餘字，分卷首一卷、正譜一卷及附錄，不知何故刊削。且自序及卷首並稱「宋舒閩風年譜」，而卷一則題「宋舒岳祥年譜」，似嫌草率。然叙生平事蹟尚屬齊整，開創之功，實不可沒。今據以點校，譜中引文，偶有誤字，茲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閩風集》覈訂。

舒閔風年譜自序

吾寧古稱荒域、僻處海濱。晉唐之間、人物無聞。迨至趙宋、群賢彪炳、而氣節之士尤盛。葉西澗、舒閔風、胡梅磧、劉樗園皆其卓著者。葉爲南渡名相、有年譜一卷、其子應友撰、浙江通志著錄。舒、胡、劉爲宋遺民、即全謝山所稱天台三宿儒也。而其年譜則未之見。余生三先生之鄉、與其故里僅一峰之隔、且余村雁蒼之麓、爲其同避元亂講學處。每返鄉里、謁其墓堂、瞻其芳躅、而三先生拳拳故國之思、化離慘惻之狀、時呈心目、感慨不已。因嘗思撰其年譜以昭揚焉。辛巳春、鄞奉陷淪、閔風故里毗連其境、余心戚戚、遂於先生忌日起草是譜。秋間執教柏坑奉中、暇方續撰而風鶴頻傳、遂又中止。壬午春、以三門偏安、改任古中教導、復續輯。五月、蛇盤洋敵登陸、一夕數驚、事又中輟。癸未秋、奉中遷入鄉之裏、余以主纂新寧區志、復回教其校。時邑有文展會之舉、促余速成斯譜、旬日脫稿、然淺陋草率、非初意也。甲申秋、余以纂修縣志之餘、欲博證諸志、重爲增訂。詎鄉里匪火、以稿藏不慎、遭雨濕成團、數經薰曝、仍多不可辨。今年春携來天台、偷閑重訂。六月廿七日、閩甌敵寇突竄天台、遂携稿冒雨避北山。七月八日、敵踪已遠、始返城寓、專力斯篇。閱月書成、凡四卷、可四萬言、時寧海城陷一月又十二日也。嗚呼、先生身遭國變、入鄞入剡、寄居棠溪、逃匿荒山、不避吏即避兵、流離坎坷、可謂已甚。後六百餘年、余爲輯其年譜、顛沛困阨、一若其生前者、此真千古傷心人也。先生學出自水心、宋元學案已詳、所著見國史經籍、永樂大典本猶存。余不文、焉足傳先生、而所以兢兢於此者、有冀博雅君子以此爲藍本也。民國乙酉八月十六日、即寧海敵退後一日、新寧千人俊叙於天台華樓巷寓所。



宋舒閬風年譜卷首

寧海千人俊初稿

明一統志、舒岳祥、天台人。以文學師表一代。奉化戴表元從而受業。大德間、表元爲東南大家、其學得於岳祥者爲多。案、大清一統志略同。

宋元學案、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於吳荆溪、荆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隸。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閬風集。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閬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於篋窗、以至荆溪、文勝於學、

閬風則但以文著矣。

謝鐸、赤城新志、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終承直郎。年二十六時、以文見吳荆谿、荆谿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後果以文學名。奉化戴表元、在元大德間、爲東南大家、其學得於岳祥者爲多。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傳、叢肆、昔遊錄、深衣圖說、凡二百二十卷。學者稱爲閬風先生。案、兩浙名賢錄。

康熙浙江通志、舒岳祥、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承直郎。初授奉化尉。葉夢鼎薦起之、憂去。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入幕府、與商軍國之政。蒙以讒去、沿江制閬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岳祥於都、訂論溫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岳祥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載書冊以往。時賈似道當國、以岳祥尚氣簡直、將盤折抑挫而後用之、徑棄去不顧。踰年賈敗、始知岳祥審去就之義。弟斗祥、性文雅、好學尚禮。淳祐進士、官長洲令。案、康熙寧海縣

光緒台州府志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七歲能作古文年二十六以文見吳子良子良驚喜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諸人恨得之晚寶祐四年登進士第授奉化尉葉夢鼎薦起之憂去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入幕府蒙以讒去沿江制閩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岳祥於都訂論溫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因辟爲戶部酒務準備差遣岳祥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載書冊往時賈似道當國以岳祥尚氣簡直將挫抑而後用之命下徑棄去不顧人莫解其意踰年賈敗始知岳祥去就之義審終承直郎宋亡不仕隱居教授爲赤城書堂長嘗避地之奉化戴表元從其受學初與袁洪遊洪遣子楠往師之晚益覃思著作詩文皆稱心而出不事雕績著有深衣圖說三史纂言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蝶軒稿梧竹里稿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遊錄都二百二十卷學者稱閩風先生祀鄉賢祠子五人庭堅仲容仲堪叔獻季臨叔獻官新昌教諭亦能文弟斗祥字景韓好學尚禮淳祐七年進士第官長洲令履祥字景申讀書孝謹舉州學教授娶臨海謝氏女以椒房之戚有恩賜坊初號松崖晚自號獨樂翁又有林處恭臨海人性行醇篤受業於舒岳祥隱居教授弟子極盛著有四書指掌圖

光緒寧海縣志舒岳祥字景薛一字舜侯寶祐四年進士官終承直郎童時出語驚人博通五經年二十六時以文見荆谿吳子良子良稱其異稟靈識如漢終賈爲文刊黜浮華本之於道初授奉化尉葉夢鼎薦起之憂去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入幕府與商軍國之政暇則談文講道不煩以吏事蒙以讒去沿江制閩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岳祥於都訂論溫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岳祥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載書冊以往



時賈似道當國、以岳祥尚氣簡直、將盤折抑挫而後用之。命下、徑棄去、不顧人莫解其意。踰年、賈敗、始知岳祥^②審去就之義。宋鼎革、不仕、爲赤城書堂長、教授鄉里。其規約如藍田麗澤、一時人文之盛、五邑無比。剡源戴表元、四明袁桷並從岳祥遊。晚益覃思著作、詩文皆稱心而出、自有不履不衫之致。有詩訣一首云、欲自柳州參靖節、將邀東野適盧同。其宗旨可見也。當時與甬上王應麟並以文名海內。所著見藝文。居閩風里、學者稱爲閩風先生、祀鄉賢。舊志、府志、參四庫全書總目、寧海典略、按通志作臨海人、非。

校記

①載：原作「戴」，據本譜「宋咸淳九年癸酉」條引劉莊孫撰《行狀》改。

②祥：原無，據文意補。



儒藏

舒閏風年譜 卷首

宋舒岳祥年譜卷一

寧海千人俊初稿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一歲。

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乙亥先生生。

有先生庚辰元旦試筆詩可證。詩曰、數我初生歲、今爲第二年。光陰六十過、輩行幾人全。試把新詩寫、閒將好夢圓。兒孫扶出拜、蘇酒讓渠先。閩風集卷三

是歲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

吳政拒戰死之。綱鑑

又有喜孫繩祖彌月詩可證。詩引云、臘月朔、第二孫繩祖彌月、喜其與翁同十一月、而又皆乙亥時也。因賦以祝之。

詩云、繩祖初彌月、清晨抱見翁。頗憐頭額大、兼愛月時同。句法何時就。家聲待汝洪。吾年八十二、方見汝成童。

是歲先生曾祖母王夫人年九十六歲。

劉正仲閩風行狀云、初公之生也、其曾祖母王夫人年九十六、夢人授公母安人以珠網。拙齋問其狀、以爲與奎象類、故始名奎。略

宋嘉定十三年庚辰、公元一二二〇年二歲。

宋嘉定十四年辛巳、公元一二二一年三歲。

六月宋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綱鑑

宋嘉定十五年壬午。公元一二二二年四歲。

宋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一二二三年五歲。

本學派祖葉適卒。年七十四

水心學案舒傳云。略然自水心傳於貧窗、以至荆溪、文勝於學、閩風則但以文著矣。宋元學案

六月天台賈涉卒、賜謚忠肅。宋史

友人王應麟生。玉海深甯年譜

宋嘉定十七年甲申。公元一二二四年六歲。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太子、更名昀。帝崩、昀即位、是爲理宗。封皇子竑爲濟陽

邵王。綱鑑

宋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七歲。

始能作古文。略

袁桷清容集先君師友淵源錄云、舒岳祥、台州甯海人、七歲能作古文。

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宋史

秋七月、彭義斌狗莫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史天澤擒義斌、說之降、義斌罵聲曰、

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遂死之。綱鑑



儒藏

舒閩風年譜

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討平之。綱鑑

宋寶慶二年丙戌

公元一二二六年

八歲

能悟象山之學。

劉正仲撰閩風行狀云拙齋少從其宗人文靖公璘學得象山大意微以語公輒悟。閩風集附錄

業師吳子良第進士。台州光緒志

詔贈舒璘謚文靖。宋史

妻父及邑人鄭發第進士。邑志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其里鄰西洲之鄭東蒼之葉鄭由發運公霖尚書公發葉由丞相太傅公夢鼎以讀書科第起家爲台盛大之族王耆諸王有渭翁與孺人之父處士曷與鄭葉諸公以讀書應舉相往來有聞於鄉。略

宋寶慶三年丁亥

公元一二二七年

九歲

能會朱陸深微之論作原性諸文。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是時國家方表章建安朱氏學公稍長聞其說於耆老大儒作原性諸文寔

能會朱陸深微之論。略 閩風集附錄

是歲春正月詔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綱鑑

宋理宗紹定元年戊子。公元一二二八年十歲。

先生父復堂以是歲用趙丞相葵牒試浙漕舉場預薦。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復堂以紹定戊子用趙丞相葵牒試浙漕舉場預薦其後當以累舉恩補官

不拜略

陳耆卿貧窗除秘書郎光緒台州府志

宋紹定二年己丑公元一二二九年十一歲。

妻父友邑人鄭霖發兄第進士邑志

宋紹定三年庚寅公元一二三〇年十二歲。

十二月立皇后謝氏后臨海人丞相深甫之孫

四月門人胡三省梅磧生考胡身之墓碑作寶慶六年

陳耆卿除著作佐郎台州光緒志

宋紹定四年辛卯公元一二三一年十三歲。

蒙古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

宋紹定五年壬辰公元一二三二年十四歲。

鄉人胡一之上湖人第進士。

宋紹定六年癸巳公元一二三三年十五歲。

是歲先生與王耆奧王鬯之女王孺人訂婚孺人長先生七歲。



仙藏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孺人年二十二而後歸於我蚤喪母父病末疾孺人一意順奉扶翊卧起湯藥饘粥必親必躬初不忍嫁誓老於親旁既而考疾稍能自支不欲遂其不字之志乃遲之以歸我略

又云略孺人長予七歲略

鄉友劉莊孫正仲生劉氏譜

蒙古伐金取洛陽金主走蔡州。

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公元一二三四年十六歲。

是歲陳耆卿兼國史館編修官除將作少監。台州光緒志

三月蒙古滅金。

宋端平二年乙未公元一二三五年十七歲。

是歲先生與王孺人結婚。孺人年二十二

祭妻父王公文云嗚呼我年十七爲公之壻年三十二哭公之逝。閩風集卷十二

邑人儲國秀第進士。邑志有傳

蒙古都和林。

宋端平三年丙申公元一二三六年十八歲。

同年文天祥生。歷代名人年譜

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公元一二三七年十九歲。

友人葉夢鼎賜出身制科。邑志有傳

宋嘉熙二年戊戌。公元一二三八年二十歲。

鄉人張玘。裏番人第進士。邑志

宋嘉熙三年己亥。公元一二三九年二十一歲。

是歲識陳耆卿先生。

劉正仲撰舒閩風行狀云弱冠識貧窗先生陳公。略

閩風集附錄

孟珙復襄陽。

宋嘉熙四年庚子。公元一二四〇年二十二歲。

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公元一二四一年二十三歲。

友人王應麟第進士年十九歲。玉海深寧年譜

鄉人李起潛。深明人第進士。

蒙古大破北歐諸國之聯軍。

宋淳祐二年壬寅。公元一二四二年二十四歲。

是歲業師吳子良除祕書丞提舉淮東。光緒台州府志

宋淳祐三年癸卯。公元一二四三年二十五歲。

是歲先生遊臨海於荆谿座中識董楷董樸弟兄。



儲藏

舒閩風年譜

祭董正翁文云癸卯之秋僕遊霞城荆谿座中識君弟兄論雖罕同心自此傾丁未進士華翁董樸先

登吾季與焉爲同年生君於丙辰賜第集英僕廁榜下略 閩風集十二

宋淳祐四年甲辰公元一二四四年二十六歲

是歲以文見吳子良子良驚喜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諸人恨得之晚。台州光緒志吳子良閩風集序。

吳子良閩風集序云余自卅學文諗游從於海內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輒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邪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梗樟之幹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鼉鼉號風噴雨叱霆掣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淡雁嘈嗥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瞻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儉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羣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礪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

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歸然以行學立閩風上、追前哲而啓從來者必生也。閩風集

鄉人孫乾、孫桂發。均樟樹人第進士。

門人奉化戴表元生。

戴先生墓誌云、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弟子禮。略袁楠清容

集

宋淳祐五年乙巳、公元一二四五年二十七歲。

是歲、業師吳子良爲兩浙轉運判官、提舉兩道。吳自撰州學六賢祠記

宋淳祐六年丙午、公元一二四六年二十八歲。

是歲、業師吳子良除左郎官。台州光緒志

蒙古定宗貴田立。

宋將孟珙卒。

宋淳祐七年丁未、公元一二四七年二十九歲。

友人董樸第進士。

弟舒斗祥第進士。

康熙浙江通志云、弟斗祥、性文雅、好學尚禮、淳祐進士、官長洲令。略閩風集附錄



宋淳祐八年戊申公元一二四八年三十歲。

是歲業師吳子良以朝散大夫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

吳自撰赤城集序

宋淳祐九年己酉公元一二四九年三十一歲。

始出應進士舉。

故儒人王氏墓誌銘云略己酉予始勉出應進士舉偶濫鄉試首薦既而就省闈鵠退而反予自悔此

出林壑改操矣略其無意功名於此可見。

宋淳祐十年庚戌公元一二五〇年三十二歲。

是歲先生岳父王公逝世。

祭妻父王公文云嗚呼我年十七爲公之壻年三十二哭公之逝。

略

閩風集卷十二

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公元一二五一年三十三歲。

蒙古憲宗蒙哥立。

宋淳祐十二年壬子公元一二五二年三十四歲。

宋理宗寶祐元年癸丑公元一二五三年三十五歲。

宋寶祐二年甲寅公元一二五四年三十六歲。

宋寶祐三年乙卯公元一二五五年三十七歲。

是歲先生中舉。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既而再中乙卯舉、遂忝丙辰科進士。略

閩風集卷十二

是年友人王應麟差揚州學教授。玉海深寧年譜

宋寶祐四年丙辰、公元一二五六年三十八歲。

是歲先生第文天祥榜進士。

其家創築篆畦、有好翁亭、乘桴亭、羽人臺、燕嬉舟、楊柳棧、長友亭、書味軒、芟荷洲諸勝。

篆畦詩序云、篆畦者、予宅西之小園也。閩風集卷十又云、畦創於寶祐丙辰、今三十年矣。閩風集卷十

同年同邑第進士者有鄭瑤、方壽朋、吳思睿、王剛中、胡三省等。

友人王應麟試博學宏詞科中選。玉海深寧年譜

宋寶祐五年丁巳、公元一二五七年三十九歲。

蒙古人寇、圍襄陽。

宋寶祐六年戊午、公元一二五八年四十歲。

春二月、友人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宋史

劉正仲撰閩風先生行狀云、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略馬參政光祖。閩風集附錄

友人王應麟通判台州。深寧年譜

蒙古滅大食、建伊兒汗國。

宋理宗開慶元年己未、公元一二五九年四十一歲。



儒藏

舒閩風年譜

十月友人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宋史

劉正仲撰閬風先生行狀云。略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吳丞相潛。略閬風集附錄

賈似道乞和於蒙古鄂州圍解。

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公元一二六〇年四十二歲。

四月友人吳潛罷。宋史

是年先生鄉人趙公時橐邀攝雪州。湖州書記。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有趙公時橐鄉人也。守雪以檄公攝其州掌書記。遇度廟登極例有犒軍錢。時朝廷方廢十七界會子而以關子與十八界會子並行。民間訛言十八界亦廢。軍人必欲得關子而後謝突入府廷噪。府軍時未有見關倚公辦集立論遏軍人。公立杖主計吏。以便宜立具見關曉以一言皆諾而退。已而陰察倡亂者誅之。若無事。趙公將聞於朝辟爲真公謝止之。閬風集附錄

宋景定五年甲子。公元一二六四年四十六歲。

蒙古世祖入都於燕改元至元。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公元一二六五年四十七歲。

邑人王渭應翰林修撰。

賈似道封魏國公。

宋咸淳二年丙寅。公元一二六六年四十八歲。

宋咸淳三年丁卯公元一二六七年四十九歲。

是年門人袁楠生。歷代名人年譜

先君師友淵源錄云舒岳祥台州寧海人略以師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慶元時與之遊復作

書俾楠往師之。袁楠清容集

秋友人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宋史

劉正仲撰閬風行狀云略而故相葉信公時在西府亦以文字官薦先被旨考授國子生補試旦夕且

除職事官。略 閬風集附錄

門人胡三省差充壽春府府學教授。胡身之墓碑

友人王應麟除禮部侍郎。玉海年譜

宋咸淳四年戊辰公元一二六八年五十歲。

從弟舒景雲第進士。光緒志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其弟景雲由太學內舍登進士第官至奉國軍節度推官。略 閬風集附錄

鄉人孫銘二都人馮唐英石孔人李應雷上胡人同第進士。

宋咸淳五年己巳公元一二六九年五十一歲。

友人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宋史

三月友人江萬里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宋史



儒藏

舒閬風年譜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略江丞相萬里、略

閩風集附錄

宋咸淳六年庚午、公元一二七〇年五十二歲。

是歲門人胡三省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某見而躉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全祖望胡梅磳藏書窖記

六月江萬里罷、宋史

友人王應麟知徽州、玉海年譜

宋咸淳七年辛未、公元一二七一年五十三歲。

蒙古入寇。

蒙古改國號元。

宋咸淳八年壬申、公元一二七二年五十四歲。

是歲謝敬齋昌元惠先生筇杖、有憶筇竹杖詞。

詩序云、謝敬齋昌元所惠、出入與俱五年矣、丙子避地留致庵、歸訪之、已失所在。

詩云、筇竹杖、筇竹杖、敬齋惠我侔璆蕩、萬里岷江下峽船、大竹一筒中貯兩、四明直在海東頭、我得一

條長在掌、蛟龍已蛻脊、骨全、色如黃玉、中心堅、節圍五寸、莖似筆、重如鐵石、聲鏗然、杖兮杖兮、吾與爾

曾人千巖萬壑裏、虎豹遠遁兮魑魅不逢、走及狙公兮、追及鹿子、忽不見兮、誰從、寧入水兮爲龍、或以

撾馬兮、其毀不逢、日暮兮、山空、篁竹、鬼歎兮、霧雨、其濛。

十二月、詔召友人葉夢鼎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宋史

宋咸淳九年癸酉

公元一二七三年

五十五歲。

友人謝堂欲留先生於都，共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事。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辟書上會恕齋謝樞密以節度使奉朝請，名戚里，好賢下士，欲留公於都，共

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將成一家之作，奏入，經筵備講讀，公將從之，曰：「此豈不差賢於數千里從

人作吏者乎？何惜以此成謝公之美？」乃謂其門人太學劉莊孫曰：「向嘗與子有西湖之約，便當載筆硯

書冊，日就湖中共成此事，可乎？」謝公聞之欣然。寧海志藝文內編

樊城陷，襄陽降於元。

宋咸淳十年甲戌

公元一二七四年

五十六歲。

是歲，風京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先生爲戶部酒所準備差遣，以賈似道當國，徑棄去不顧。^⑦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風京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公爲戶部酒所準備差遣，賈魏公時當國，以此職爲

朝士梯級，賈亦素知公名，嘗欲用爲朝士，以公尚氣簡直，向人不肯作輭媚語，不即用，將盤摺抑挫，久

困而後用之。命下，意有所不樂，徑棄去不顧。知公者亦莫解其去意。踰年而賈敗，始知公審於去就之

義，見機而作也。光緒寧海志藝文內編

鄉友胡三省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官至朝奉郎，自是隱居二十餘年，屏謝人事，以著書爲樂。

胡身之墓碑

鄉人鄔濟民，江瑤人，俞宗可，馬壩人，同第進士。鄔邑志有傳。



儒藏

舒閩風年譜

邑人李洧孫、范邦惠同第進士。李邑志有傳。

元將伯顏大舉入寇。

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公元一二七五年五十七歲。

二月友人江萬里故相以元人徇饒州城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翼日萬里

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宋史

同月文天祥起兵勤王。宋史

同月友人李芾遣兵入援。宋史

劉正仲撰先生行狀云。略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略李尚書芾云。閩風集附錄

同月賈似道有罪免。宋史

七月貶賈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廁上拉似

道胸殺之。

十一月友人王應麟除禮部尚書旋以疏人不報東歸。玉海年譜

是年門人戴表元歸剡源先生有喜帥初歸剡詩。

詩云。吳客多留越君尋古剡歸。民貧官箠急歲歉米船稀。嶺鹿三丫入谿鱸一尺肥。榆林知可隱安得

翅能飛。閩風集卷三

是歲同年慈溪黃震移浙東提舉常平兼福王與芮王府長史。

先生亂後有擬寄詩。詩引云：往時予有湖湘之遊，同年黃東發提舉以清江楮衾贈別，藏之四年矣。山房夜寒，覆之甚佳。亂後不知東發避地何處，作此擬寄。詩云：我昔向湘潭，故人貽我別。珍於錦鯨贈，未數綈袍脫。溫如陽春曦，白似臘天雪。香收禪榻雲，光映書齋月。政爾獨眠佳，毋使惡卧裂。陰寒不內侵，和氣無外泄。自從離亂來，袍溫罄攘奪。惟此寄僧房，與書俱不滅。我生本蠹魚，自愛紙中穴。宛如蠶作繭，蛾吐眉眼茁。夜來初肅霜，子美衾似鐵。忽憶此青氈，覆我儉且潔。中有布衾銘，此銘無冷熱。

閩風集卷十

一
夏四月，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使，開府紹興。

宋史

十二月，友人謝堂賜同進士出身，除知樞密院事。

宋史宰輔表

宋德祐二年丙子

公元一二七六年

五十八歲

是歲春，避地雁蒼，爲僧日損作跋。僧日損詩曰：今歲春，避地雁蒼，有日損師者，歸自白巖。

略

閩風集卷十

二

初，避居奉化棠奧袁仲素家。

廣孝庵記云：

略

丙子避亂，初至棠奧，袁君延至其家，聚其尊釋而處焉。

閩風集卷十

初，避居新昌雪溪董紹孟家。

養志堂記云：今自新嵒泝源而上，至於雪溪，往往以雪得名。

略

余因避丙子己丑之亂，兩至其地。

略

閩風集卷十



儒藏

舒閩風年譜

雪村聞鵲詩^⑬殆在此時作。詩云：故國亡來身已非，千年猶訴不如歸。參天古木魂迷路，誰與黎侯賦式微。

閩風集卷九

伯顏入臨安，擄恭帝北去。

夏五月，張世傑等立端宗於福州，改元景炎。張世傑奉帝走潮州。是歲，寧海慘遭兵禍。先生有詩：

詩引云：丙子兵禍，自有宇宙。寧海所未見也。予家二百指，甌石將罄，避地人剝，貸粟而食，解衣償之，不敢以淵明之主人望於人也。因讀淵明乞食詩，和韻書懷呈達善，亦見達善燒痕藁中有陶公乞食，顏公乞米二帖跋尾也。詩云：淵明不可及，適意惟所之。無食不免乞，折腰乃竟辭。主人必義士，知心如子期。厚饋既賙急，復酌我以後。談諧有真味，斯人定能詩。柳惠未失正，魯男豈可非。學陶何必乞，書此以自貽。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宋端宗景炎二年 公元一二七七年五十九歲。

是歲，先生年五十九。有自壽詩曰：閩風老人五十九，白頭飢凍荒山走。偶然脫命得生還，閭里相看驚老醜。今朝初度最可憐，五子三孫在眼前。老妻欲作無麪餅，問訊雞孃渠未肯。海水潮小未登魚，霜後黃柑亦自疏。窮人作事天不與，只有紅梅相媚嫵。爲渠一笑買村醪，老夫自歌稚子舞。明年六十更可訝，大亂不死奈我何。

八月初九日，倒坐籃輿而歸，有詩紀其事。



儒藏

舒閩風年譜

詩小引云丙子兵禍台溫爲烈寧海雖經焚掠然耕者不廢丁丑麤爲有秋但種秫者少以醉人爲瑞物吾亦似陶靖節時或無酒雅詠不輟也八月初九日連日雷雨谿路阻絕山房岑寂此夕初霽濁酒新漉數酌竟步秋樹陰潭魚可數望前峰老楓數十株已無色白鳥飛翻去來是中有惠崇大年筆家人遣兩力來迎因倒坐籃輿而歸或問之戲答曰吾日莫途遠故倒行也記以三絕

十一月十六日作跋王渠孫詩

文曰自京國傾覆筆墨道絕舉子無所用其巧往往於極海之涯窮山之顛用其素所對偶聲韻者變爲詩歌聊以寫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略故國之思溢於言表

月中桂子記殆是年作

月中桂子記云略每遇中秋月明輒憶此時事今年五十九對月悵然此至清之精英也略

初次省阮存思庵有詩可證

詩引云七月望日避地省阮存思庵留題時章林出白石⑭可爲水晶有旨差路縣官同金玉提舉差夫取鑿又宿兵守之吏卒旁午指予爲上户求雞羊酒米油鐵無以應其求且不堪其屢也來避於此予念自丁丑之亂至此凡三避矣僧舊屋更新悵然有感因賦之詩云去家無十里過岑即他鄉避地身三到傷時淚數行高檐齊古樹新屋背斜陽我欲相鄰住青山志未償

亂離苦況讀之黯然

張世傑奉帝端宗走秀山

六月二十八日曝書龍舒山致庵有題蕭照山水詩序云蕭照山水四軸得之金陵縑素朽敗然林壑縹緲煙靄滅沒之態可見丙子兵火以寄藏崇菴幸存第蹂踐汙損可爲惻然汙此畫者其桓玄之客歟何寒具之跡尚存也丁丑六月二十八日曝書龍舒山致菴拂拭泥滓人與畫爲之相唁也詩云煙雨峰巒無古今斷崖迷徑靜悒悒隔谿樵子遙相語昨夜春流爾許深林窮磴絕石崖傾臨水幽朋更欲登擬共前峰成小隱曉來雲盡見高稜何人一舸下清谿列壑攢峰想舊棲不雨石林元自溼無雲山路只長迷翩翩涼樹小茅堂揖客柴門去棧長山外橫舟蓬不啓誰知世有送迎忙 清淡之至

元至元十五年戊寅

宋景炎三年

公元一二七八年

六十歲

五月作跋陳苴自畫梅作詩文章哀婉欲絕不忍卒讀

其文曰見梅山此軸忽憶承平盛時行孤山之麓沿馬塍之隅朝觸雪而往暮蹋月而還所見梅往往聯跼疊袂拗枝摺幹嫣然入宮苑標律非三家市上籬落間物也又移百梅於平皋之上橋斷岸絕蹇驢策策風戟戟吹面翛然獨往香低影壓自有一種瘦硬風格邇來避地薌巖石磴數梅出於瀟風晦雨摧剝之餘泯默相唁意趣慘淡非前時比矣今與君共坐於綠陰之下披畫閱詩其清妍如舊都所見其老勁如平皋所植其淒絕如薌巖所對也平生神交盡在是矣畫然詩亦然君蓋進於技俚然有感於予心者因書其卷後

閩風集卷十二

八月爲同里劉士元卿月作劉士元詩序

閩風集卷十

九月爲馬峰俞宣民作俞宣民詩序

閩風集卷十

九月望日爲劉莊孫作劉正仲和陶集序。閩風集卷十

解梅嘲詩殆在此時作。

詩云昨夜鵲鵲聲婉變、斗覺春隨呼喚轉。今朝檢曆知立春、屋角梅花笑初輾。向人帶笑復含嗔、嗔我今爲異代民。我語梅花勿嗔笑、四海已非唐日照。爾花也是易姓花、憔悴荒園守空嶠。閩風自是可憐人、六十年來逢立春。安危治亂幾番見、到此三年哭斷魂。我是先朝前進士、賤無職守不得死。難學夷齊餓首陽、聊效陶潛書甲子。星回世換市朝新、頭白空山與鬼鄰。更有橫金拖紫客、臨危不死隱藏身。

閩風集卷二

夏四月宋端宗崩、弟昀立、改元祥興、遷厓山。

文天祥被執。

是年先生年六十、有感懷詩。

詩云時事傳來日日新、信疑相半向誰詢。一寒一暑成吾老、多雨多愁過却春。酒畔暫休無限事、花前難買自由身。百年猶有四十在、須見昇平作幸民。閩風集卷六

一片孤忠流露於字裏行間、帥初愧之矣。

全祖望剡源九曲辭云、其時流寓榆林者、曰舒閩風、劉正仲、高節可師也。帥初愧之矣。當立祠以祀之。舒劉二子、而帥初姑置焉。

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宋帝昀祥興二年 公元一二七九年六十一歲。



儒藏

舒閩風年譜

鄉友葉夢鼎卒年八十。

有少師丞相國公西礪先生挽歌二首云。宰輔平生望。儒酸貴日同。諸賢親盛德。末俗仰高風。道喪悲譌鳳。時乖歎卧龍。經綸茲日泯。憂愛與身終。咸淳無正史。德祐少完人。他日修公傳。終身作宋臣。淵明還死晉。商皓本逃秦。壯士原無淚。西風自溼巾。

十二月望日爲同邑王任作王任詩序。閩風集卷十

二月元軍陷厓山。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

元至元十七年庚辰。公元一二八〇年六十二歲。

是年避地雁蒼。

跋劉正仲作潘君石林記云。時予避地雁蒼。孤絕無鄰。雖未識君。意甚羨之。今觀正仲爲君記石林。正予昔所經行之地也。故因潘君而識之。且以補地志之闕文也。閩風集卷十二

是年作雁蒼二石鼓銘。

銘曰。閩風之西。華頂之東。山曰雁蒼。與蕩埒崇。綫蹊初入。盤谷有容。花流澗戶。雲涌梵宮。兩僧款予。更躋其峰。循蘿援蔓。稚子肯從。翠斗旋轉。瀉溜濺淙。引物扣之。如鼓逢逢。非雷非霆。可警羣聾。孰知其然。水滿石中。此腹空洞。寂感則通。顧無坡仙。窮辯石鐘。我來避地。坐蔭長松。以不說說。萬籟號空。閩風集卷

十二

五月二十二日作跋劉正仲作潘君石林記。

正月初七日爲東麓陳士表作陳儀仲詩序。閩風集卷十

十月朔日爲魏天與作愛閒堂記。閩風集卷十一

又二月十八日作零陵石詩。

詩引云潘少白前歲惠予零陵石一片方不及尺而文理巧秀有山水煙雲之狀予以作硯屏始成因賦長吟以遺之庚辰二月十八日詩云白雲際天隅峰峰爭秀出浩浩水石灘歸鳥時滅沒我欲茅三間巢此重疊峰我欲舟一葉釣此蒼茫中君從何處得此石千巖萬壑在方尺李成范寬格深秀關仝荆浩骨峭特殆非一人之所能欲窮其源不可得君言此物出零陵遠近來去皆天成是中能著元次山刻詩勒頌留孱顏後來柳子曾作守銘記摹寫無遺閑二子去後精魄在文章散落水石間鬼神往往竊餘巧戲弄筆墨留斑斑贈我以作書硯屏林楓石月秋泠泠⑭蕭齋靜對如有聆元子柳子突出也大奇今日之事我爲之。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公元一二八一年六十三歲。

是年先生年六十三歲有辛巳自壽詩。

詩云六十三翁自荷天亂餘骨肉幾家全不材幸度龍蛇歲多病休催犬馬年我老思親空有恨人生不飲更堪憐差池九子森童冠屢舞交酬且眼前閩風集卷七自述身世淒涼欲絕。

四月先生卧病戴表元來訪於閩風歸至中途有詩見寄因次韻和之。

詩引云歲庚辰冬帥初與正仲約過閩風既而予坐病二友亦不果至辛巳四月帥初特來訪予時尚



在病中爲予留山庵一宿而去。似不欲勞予應酬耳。歸至中途有詩見寄。予次韻因貽正仲也。詩云。杜宇啼時多是雨。酴醾開後便無春。惜花底學千金子。對酒還思兩玉人。良藥草中閒長葉。幽禽花裏巧藏身。青山百里通來往。衰病何曾厭客頻。

初先生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曾有詩與正仲。帥初二友。

詩引云。正仲訪余棠谿。帥初來會正仲。時余欲歸閬風。計未能決。書呈二友。詩云。晴雲高舉雪雲低。白日占天候不齊。松白僵成茭白筍。麥黃淹作韭黃齏。江湖吐日龜晞甲。山路成泥獸印蹄。老去欲休官不許。夜來魂夢舊山谿。閬風集卷七

帥初和之有次韻閬翁將歸故里之作。

詩云。春風不揀客簷低。吹亂鄉愁與夢齊。白肋夜罾沙石鱸。黃芽冰瓮峽園齏。餘生有累真蛇足。萬事無言一兔蹠。從此藏名作編住。山中亦有武陵溪。剡源佚詩卷四

又有閬翁許以首夏過榆林。然後始歸。再次韻詩。詩云。久知老子思歸魯。且爲諸生緩去齊。麥麩春深黃可糗。菜苗冰淨碧堪齏。夢中身世餘牛背。句裏江湖半馬蹠。已掃軒前壁如練。待賓醉墨照巖溪。剡

源佚詩卷四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公元一二八二年六十四歲。

殺宋丞相文天祥。

元至元二十年癸未。公元一二八三年六十五歲。

劉正仲於是年留篆畦半歲。

篆畦詩序云、同志劉正仲居梅林而遜於鴈蒼、每一過余畦、一相唁也。前後唱和多矣。就中過余最久者、惟癸未留半歲、有子戚而歸。

元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公元一二八四年六十六歲。

七月二十七日、先生元配王孺人卒、享年七十三歲。

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孺人長予七歲、生於宋嘉定壬申二月二十八日、卒於至元甲申七月二十

七日。略

是歲、劉正仲四至篆畦。

篆畦詩序云、甲申春冬凡四至、今歲又爲余來、窮老不相亡、來當未已也。略

閩風集卷十

甲申正月二十日、遊盤谷道院、贈石澗鍊師詩、在此時作。

詩云、滄海連雲族、青山遠驛塵。回旋成小隱、想像著幽人。桃樹徧臨水、梅花諱說春。扶輿穿確犖、空翠

溼衣巾。閩風集卷五

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公元一二八五年六十七歲。

三月望日、自撰篆畦詩序。閩風集卷十

是歲冬、門人胡三省通鑑注於此成編。謝山藏書審記

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公元一二八六年六十八歲。



備藏

是歲門人胡三省始作通鑑釋文辨誤。謝山藏書客記

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公元一二八七年六十九歲。

三月上巳日自撰百一老詩序。閩風集卷十

行至元鈔。

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公元一二八八年七十歲。

是歲先生年七十有賤生之日邀正仲子堂小酌詩。

詩云開歲恰七十吾衰病已頻。從今數正旦一月有三辰。甲子添新誌乾坤寄老身。晚年方學易此意

爲誰陳。閩風集卷五

又老冬詩云四十年前不畏老酒豪蹋雪買梅花。如今七十愁年盡遠客忽忽夢到家。閩風集卷八

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公元一二八九年七十一歲。

是歲六月十六日始就棠溪袁仲素家。閩風集卷七

是夏避地奉化棠谿袁仲素家。

蝶軒稿序云是夏避地奉化棠谿袁仲素季厚兄弟樂善好事人也爲予灑掃一室延人居之予慨然

有感於先生之言因名所寓曰蝶軒。略 閩風集卷十

是歲春先生書焚廬毀。

蝶軒稿序云己丑春盜起兵作書焚廬毀身外無餘物矣。略 閩風集卷十

蝶軒稿起草

正月二十四日避地鹽楹入省阮存思庵和舊韻。

詩云到此於今四情深即故鄉。新松知改徑舊竹不依行。平施天猶病周回日載陽。鄰人飯鷄黍厚意未能償。雪蕪羊羔白菰芽栗肉黃。爲誰端有此正爾未能忘。覺後心無愠修來面有光。道人參妙趣八

炷石爐香。

閩風集卷三

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公元一二九〇年

七十二歲。

三月由棠溪歸閩風故園。

有詩引云余避難明越五遷至版坑棠谿袁仲素兄弟邀館其家己丑六月十六始就之明年三月歸閩風寓鳳棲塘田舍行視篆畦故物無一存者惟咸平故松及瑤池無恙耳作歸故園二首遺正仲詩云千家桑梓兵餘痛十世楸松火後悲瓦礫成灘無鳥雀荆蒿如杖有狐狸咸平樹在枝柯損晚易書亡目錄遺半樹瑤花微雨裏向誰寂寞淚將垂辟兵辟寇走他方六徧移家路轉長百醉與君同出處五窮隨我共行藏柳花暗度誰家竹燕子寒歸何處梁最羨劉家好男女隱拋家事客原嘗

閩風集卷七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仲素惠先生羊酒作生日仲素惠羊酒作此奉謝詩。

詩云去年蝶軒饋羊酒主人憐我空無有座上六客皆解吟一翁不吟開笑口今年病叟早還山烹鷄魚鼈翁對媪五男四婦六稚孫更有曾孫依乳姥往來兩載總遭荒瓦餅聊以挹酒漿山蔬滿盤白雪白野橘堆釘黃金黃荒村得此已自足群奴飢啄撐空腸忽聞棠谿有書至袁詩陳賦兩輝煌一松正



儒藏

舒閩風年譜

可枯槁比五雛真與羣鷄爭。舉家病瘡涉三月一日計減一斗糧。留儲到此作素供。問君何爲特殺生。
臙神見夢羊蹋菜。便呼茗碗來袂襖。君當戒屠我辟穀。輕身與蝶同飛揚。閩風集卷二先生清貧於此可見。

是歲秋爲白蓮寺住持景荃作重建台州東掖山白蓮寺記。

重建台州東掖山白蓮寺記云。庚寅秋余目暗耳聾。方欲棄筆硯習禪。觀有蒼蓋真逸道士葉龍起。持白蓮住持景荃書致殷勤於余。其徒又狀其寺之本末。請記其偉。閩風集卷十一

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一二九一年七十三歲。

正月二日作蜨軒蚤作詩。

詩云。鴉背閃晴天。輕明紫翠煙。天將人老大。形與影周旋。鳥語推晨枕。梅花照夜編。池塘春草句。此意有誰傳。閩風集卷五

是歲劉莊孫在雁蒼。

先生貽正仲詩云。月生鯨海上。人在雁蒼中。一巘環村轉。雙谿到海同。百年能幾見。七十有三翁。爲此當心惻。詩成走遞筒。閩風集卷五

是年戴表元遊浙西。送帥初遊浙西殆在此時作。

詩云。吳下吾遊地。因君思又飄。水花香外雨。沙鳥夢邊潮。載酒浮官舫。吟詩上驛橋。三高祠下遇。爲賦

楚辭招。閩風集卷五

四月十七日爲新昌董景愈作養志堂記。閩風集卷十

先生在養志堂記一文對養志之道頗多闡明其言曰略生曰昔者孔門三千各言所志咸當其才惟點也獨言浴沂風雩之趣翛然在事物之外而夫子與之僕不敢潛也然有志焉青山以爲屏案流水以爲金石奉親讀書於是觴賓俎友於是彈琴詠詩亦於是庶幾點之萬一有以承先生之教而不媿儻可進乎余曰是足以紀矣嗚呼若生者可謂得賞勝之要據幽之機者歟略

是年春間鄰家食早麥聞之有喜。

詩云七十三翁飲上池始知糠粃也生肥麥鬚似筆山雌下荷葉如錢海鳥飛天運無窮人自老川流不返志多違舊時此日嘗新日早筍窗前一尺圍。閩風集卷七

是年先生年七十三有端午感懷詩。

詩云曾飲昌陽七十三老來大布當輕衫豫儲當採三年艾緩計空尋六日蟾29楚俗舊時沈黍恨唐宮此日賜衣霑梔香滿院人如玉尚想薰風半捲簾。閩風集卷六

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公元一二九二年七十四歲。

正月胡子持孫平叔劉正仲諸友於雁蒼建赤城先生祠賦唐律一十韻以紀其事詩在此年作。

詩云句讀從朱老經書本釋翁於藍青所出他石玉堪攻文啓吾鄉秀心知百代崇推尊非苟合議論自難同名節道鄉峻詞章淮海雄諸公交贊譽此老定磨礪舊祀壩宮側新祠佛寺東開山猶別子傳鉢許宗風俎豆干戈後詩書煨燼中千年期勿壞印印此心通。閩風集卷五



儒藏

舒閩風年譜

是歲戴表元由吳歸奉化先生賦詩。

詩引云去春帥初嘗約爲榆林遊欲烹羊釀酒爲小孟嘗既而僕歸鳳樓後帥初亦往西浙遂不果今帥初已歸當踐前言但同遊之客達善已下世矣因黃甘便作詩以叙其懷詩云戴子遊西浙藕花香滿船因思今日日又是去年年揚果珍閩荔榆林下剡川烹羊曾有約已失碧桃仙

閩風集卷五

十一月望日撰寧海縣學記於尊孔氏隆儒術發表偉論。

略自古一統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術者也。漢高提三尺劍誅秦滅項干戈甫定過魯祠孔氏。秦灰既冷之後孔壁未發之前有此偉特可爲萬世法。東都建武有唐貞觀亦一統之時也皆用此道。立太學幸國子監命名儒折衷衆說集成疏義使學者有所趨向豈不偉歟。是故自古一統天下之主必尊孔氏而隆儒術也。夫一統之主必若是者何也。六經者理義之統也。理義者人心之統也。人心者天下之統也。崇經術所以明理義理義明所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天下之統定矣。統者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心相授受之統也。孔子心得堯舜之統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孔子家傳之統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極者一統之所也是以歷代帝王必得此心之統而後一天下之統也。孔子之徒儒家者流博學審問以求其說慎思明辨以究其歸終於篤行以踐其道不雜於異端不惑於小知。有天下國家者用其說則治且安不用則危且亡。古之聖賢無六經外之人物善乎儒者之用心也。其爲學一出於孔子其用心亦若孔子而已。居無一畝之宮而區區欲爲有天下國家者治其天下國家抑何迂也。然而安四海之民而不以爲泰建萬載之業而不以爲功此帝王所以尊其師而

隆其術也。皇帝蓋深得統天下之要矣。此則天下之士之幸也。

閩風集卷十一

二月既望爲奉化棠岙袁仲素作廣孝庵記。

略余以己丑夏避婺寇至其地。袁仲素季厚闢堂下榻。若久故焉。余家三百指。其至如歸。時余杖策度黃甘。貰貸以給朝夕。舖二袁向人不作難色。余以是賢之。欲載其事。附見於余集中。使有傳焉。然未得其日。暇日行其考潘奧之墓道。有石誌峙焉。乃戴帥初作也。載袁君鎮行事。歷叙丙子避亂。初至棠奧。袁君延至其家。聚其尊釋而處焉。然後知二袁於我禮敬之意。有自來矣。

閩風集卷十一

元至元三十年癸巳

公元一二九三年

七十五歲

獨坐遣興殆在此時作。

詩云。昏眼迷煙雨。修眉隱樹林。杜鵑知夜半。蟋蟀俟秋吟。靜悟平生事。閒思萬古心。蹉跎七十五。既往

莫追尋。

閩風集卷五

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公元一二九四年

七十六歲

是歲先生與王應麟、劉正仲、陳西麓相倡酬於梅墟陳氏之世綸堂。

玉海深寧年譜

正月望日爲梅林應瑞孫作故豸峰應君墓誌銘。

銘中有云。丙子歸附之初。路府倚之以定寇。從權處變。持其巢穴。獲彼渠魁。路府欲奏官之。君力辭以免。己丑。玉山之寇。洊至寧海。軍帥咨之。招集流散。分別淑慝。而全活者甚衆。路府欲以其功再聞於上。君以勞致疾。歸卧湖橋。荏苒不起矣。嗚呼。道固多方。權非一法。天實爲之。可爲浩歎。數必有窮。雖天亦



儒藏

舒閩風年譜

不能亨其施也。閩風集卷十二哀世悲天之心於此可見。

哲學家培根卒。

伯顏卒。

帝崩皇孫鐵木耳立。

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公元一二九五年七十七歲。

升江南諸縣爲州。

元元貞二年丙申。公元一二九六年七十八歲。

六月十二日王應麟卒年七十四歲。張大昌深寧年譜

元成宗大德元年丁酉。公元一二九七年七十九歲。

是歲夏六月故孺人王氏墓之左右遭火燎爲焦土。

自撰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云。略丁酉夏六月穴之左右遭融風煽焰燎爲焦土。嗚呼。能免於強兵大盜

之毒手而不免於芻童牧豎之遺燼使人痛傷也。略 閩風集卷十二

元大德二年戊戌。公元一二九八年八十歲。

正月望日撰梅林七星塘記。梅林應氏譜

臨亡前二日賦天門雜詠三章。

其云棋尋五老智識長茶煮八公肌骨仙。應是青牛遺舊跡不知白鹿去何年。此絕筆也。

六月十九日卒。

後五年大德壬寅正月戊午鄉友胡三省卒年七十有三。胡身之墓碑

孫蒨侯戴剡源年譜作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五十八歲誤。

至大德三年庚戌公元一三一〇年三月戴表元卒年六十有七。

泰定四年丁卯公元一三二七年袁桷卒年六十一歲。



儒藏

舒閔風年譜

校記

①漕：原作「曹」，據《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二改。

②同①。

③父：原在「喪」字下，據《閩風集》卷一二《故孺人王氏墓誌銘》乙正。

④將作：原作「收使」，《南宋館閣續錄》卷八載耆卿紹定六年十月除著作郎，端平元年二月爲將作少監，據改。

⑤度：原脫，據本譜末附《舒閩風先生行狀》補。

⑥而：原無，據文意補。

⑦京：原作「景」，據本譜末附《舒閩風先生行狀》補。

⑧徑：原作「經」，據右引書改。

⑨止：原作「正」，據《宋史》卷四一八《江萬里傳》改。

⑩獨：原作「濁」，據右引書改。

⑪廣：原作「慶」，據《閩風集》卷一一原題改。

⑫兩：原作「而」，據右引書卷一一《養志堂記》改。

⑬詩：原作「所」，據右引書卷九《雪村聞鶉》改。

⑭白：原作「自」，據右引書卷三詩題改。



⑮帥初：原作「師初」，按戴表元字帥初，與舒岳祥交往，《閩風集》中多言及帥初，而無師初其人，據改。下一處同，徑改。

⑯商：原作「高」，據《閩風集》卷三《少師丞相國公西礪先生挽歌二首》其二改。

⑰說：原脫，據右引書卷一一《鴈蒼山石鼓銘》補。

⑱以：原脫，據右引書卷二《零陵石》詩補。

⑲泠泠：原作「冷冷」，據右引書改。

⑳我：原脫，據右引書卷七《辛巳自壽》補。

㉑卷五：原無，據《閩風集》補。

㉒仲素：原作「仲奇」，據右引書卷一《村莊麥飯螯筍有懷達善正仲帥初因寄袁仲素季厚陳用之》、卷七《歸故園序》、卷一一《廣孝庵記》改。

㉓仲素：原作「中素」，據右引書改。後同改。

㉔草：原作「早」，據《閩風集》卷一〇《蝶軒藁序》改。

㉕鴉：原作「雅」，據右引書卷五《辛卯正月二日蝶軒蚤作》改。

㉖在：原脫，據右引書卷五《貽正仲》補。

㉗同⑮。

㉘教：原作「初」，據《閩風集》卷一一《養志堂記》改。

②計：原作「寄」，據右引書卷六《端午感懷》詩改。

③蟾：原作「詹」，據右引書改。

③歸其有極：原無，據右引書卷一一《寧海縣學記》補。

③五：原作「王」，按「五老」與下句「八公」爲對偶，據改。

③牛：原作「年」，據文意改。

③十：原無，據上下文例補。

光緒寧海縣志藝文、閩風集二十卷、閩風家錄三卷、篆畦集九卷、蝶軒稿九卷、避地稿十卷、蓀墅稿三卷、梧竹里稿、舒岳祥撰、見四庫全書提要。台州外書、閩風集十二卷、按兩浙名賢錄載岳祥著史述、漢屹暨三史纂言共六卷、深衣圖說一卷、類凡二百二十卷。焦竑經籍志載閩風集二十卷、今所見惟詩九卷、雜文三卷、蓋亡失過半。岳祥晚逢鼎革、遯迹終身、益覃思著作詩文中、隱隱有不忘故主之意。赤城新志云、今其家有刊板。

閩風集十二卷提要

永樂大典本

宋舒岳祥撰。岳祥、字舜侯、寧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奉化尉、終承直郎。宋亡

不仕、教授鄉里以終。兩浙名賢錄載所著有史述、漢屹、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續叢、殘叢、叢傳、叢肆、昔遊錄、深衣圖說、凡二百二十卷。今多散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岳祥閩風集二十卷、世亦無傳。檢永樂大典中所載岳祥詩文、問題篆畦、蝶軒、蓀墅諸集名、而題爲閩風集者、居十之八九。似當時諸稿本分帙編次、而閩風集乃其總名。今原書卷第已爲永樂大典所亂、無可辨別。謹依類哀輯、釐爲詩九卷、雜文三卷、仍其總名以閩風集名之。又集中有百一老詩序、蓋即所賦老漁、老獵之類、似原本亦別爲一集。然所闕已多、不成卷帙、故亦不復分析焉。岳祥少時、以文見吳子良。子良即稱其異秉靈識如漢終賈、晚逢鼎革、遯迹終身、乃益覃思於著作。其詩文類皆稱臆而談、不事雕績。集中有詩訣一首云、欲自柳州參靖節、將邀東野適盧仝。又云平原駿馬開黃霧、下水輕舟遇快風。其宗旨所在、可以想見矣。

舒閩風文集序、余自卄學文、諗游從於海內、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



備藏

不可復得輒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邪。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蓀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榧樟之榦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鯢鯨鼃鼉號風噴雨叱霆掣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澹雁嘈嗥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瞻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儉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礪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一十六年巋然以行學立閩風上追前哲而啓從來者必生也臨海吳子良序。

重刻閩風集叙光緒甲午以前予從四庫全書中鈔出鄉先正舒閩風集十二卷時海宇無事從容文學意以鄉賢遺著錄之以資矜式未及究其身爲遺臣艱難困苦之若是也自宣統三年辛亥八月武昌變作海內騷然予官京朝義不能去風鶴迭警一鐙熒然是年臘月下詔遜位繼以兵變自壬子以迄甲寅三年之間避地天津上海青島嗣返故里復寓上海或以兵災或以匪警或以荒年無所得食而去流離瑣尾困苦萬狀與閩風遭宋末元初之變入鄞入剡寄居棠谿逃匿荒山窮途凍餓無一不同而其集中書

事即事避地、貸食罪言、雜言、詠物、託興、贈友、感舊、諸作、拳拳故國之思、此離慘惻之狀、又無一不爲予寫照者。嗚呼、此非予親歷其境、何能知其心之痛耶。烏程劉翰怡京卿、侍其本生父澂如學士、避地上海、亦身遭此變者。其孤懷耿耿、搜求古籍、甚備、校刻嘉業堂叢書、取閩風集刻入之。其不第爲表章鄉先哲遺著可知也。予又念寧海宋末多遺民、閩風與胡三省身之、皆登寶祐四年文丞相天祥之榜、志行高潔、無愧於丞相、身之通鑑注失而復完、今於世其竹素園稿百卷、則已無一字存矣。閩風著述百數十卷、僅存十一。翰怡爲梓行於六百年後、大亂之餘、其猶不幸之幸與。予生閩風同縣、會遭斯變、先後同符、校讀一遍、率述身世之大略如此。所謂千古傷心人、大都共此懷抱也。至四庫是集、輯自永樂大典重錄本、誤字錯見、翰怡又別得一鈔本、校訂多處。王玫伯觀察又寄所錄四庫本、所無詩文與吳子良閩風集叙諸篇、予並益以光緒寧海縣志所載閩風行狀、別爲補遺附錄、附諸卷末云。乙卯春正月、寧海章棣叙於上海寓廬。

舒閩風先生行狀

光緒寧海縣志二十藝文內編

公諱岳祥、字舜侯、以舊字景薛行、台寧海閩風里人也。故稱閩風

先生云。蓋舒氏本出姬姓、皋陶之後、至唐有曰恒者、爲武昌將校、生四子曰元輿、爲唐宰相、曰元肱、元迴、並登進士第。曰元褒、舉賢良方正、官至司封員外郎、居婺。元褒生守謙、爲校書郎、自婺徙越、台明之間、今皆有舒氏、其族有名公巨人、皆越徙也。其徙台而爲遷國之宗者、曰師錫、守謙之子也。師錫生公受、仕吳越錢氏、爲金馬召三都。宋興、隨錢氏入朝、告老還里。公受五世孫蒙、生三子、長曰琬、宋宣和間、睦寇作亂、傾家助軍、遣琬提民兵破賊桐巖、憲臣韓侯以功奏補承節郎。承節之孫曰倫、於公爲曾祖。倫生櫟、是爲



儒藏

拙齋先生於公爲祖。樸生純是爲復堂先生。於公爲考。復堂以紹定戊子用趙丞相葵牒試浙漕舉場。預薦。其後當以累舉恩補官。不拜。以二子並登科第入官。累封宣議郎。有曰鹿臣者。中江東漕舉。其子夢庚由太學舍人選登甲科。官至國子學錄。別於蒙之仲子者也。有曰景愈者。中鄉舉。其弟景雲由太學內舍登進士第。官至奉國軍節度推官。別於蒙之季子者也。於是舒氏三族俱以進士起家。遂爲寧海名族矣。其初實由復堂發之。自蒙而下至公七世爲大宗。公生而氣豪骨老。童時出語輒驚人。落筆不肯隨人後。蹕厲風發。士林老宿莫不屈輩行與之交。拙齋少從其宗人文靖公璘學。得象山大意。微以語公。輒悟。是時國家方表章建安朱氏學。公稍長。聞其說於耆老大儒。作原性諸文。寔能會朱陸深微之論。弱冠識貧窗先生陳公。公以語荆溪先生吳公。見其文奇之。比之賈誼。終軍。序之曰。讀蓀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梗樟之幹。掀舞而偃踞。槎枒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鯢鯨鼉鼉。號風噴雨。叱霆掣電。朝暮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淡。雁嘈嗥。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興亡。理亂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辨博近軍。瞻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險令也。激居實也。儉生豈此之儷乎哉。吳公初待公以文字官選。疑未嫻爲吏。每試以民事。移檮日紛下。條分件剖。辭采爛然。益奇之。乃知公材可大用。不第中文字官選也。旋攝令定海。未幾。丁復堂憂。服闋。注監廣德贍軍酒庫。未上有趙公時橐。鄉人也。守雪。以檄公攝其州掌書記。遇度廟登極。例有犒軍錢。時朝廷方廢十七界會子。而以關子與十八界會子並行。民



間訛言十八界亦廢。軍人必欲得關子而後謝。突入府廷噪譴。府軍時未有見關。倚公辦集立論。遏軍人公立杖主計吏。以便宜立具見關。曉以一言皆諾而退。已而陰察倡亂者誅之。若無事。趙公將聞於朝。辟爲真公謝止之。蓋不欲以粗材見目於人。而自是益務斂藏。會朶坡趙公與嘗尹京。公素相知。以江漲稅官辟入府幕。將面薦之上。而故相葉信公時在西府。亦以文字官薦。先被旨考校國子生補試。旦夕且除職事官。既而哭景韓之喪於長州。繼丁母安人王氏憂。服闋。會故人山泉陳公蒙總餉金陵。以黃州分司大軍倉辟入總幕。居常相與商論軍國之政。暇則談文講道。之秦淮。登冶城。遊東山。而招謝安。歷長安。而酌李白。周覽晉宋南渡古今之遺跡。賞勝江山。不煩以吏事。陳公後以移用軍餉用讒者得罪。毫髮於公無預。裕齋馬公恕齋吳公相繼爲沿江制閫。爭辟公皆不就。謂人曰。主我者以罪去。而吾固利獨留邪。士益以此高之。歸而謁選。待次。越之理掾。復遇故人於山。鮑侍郎度除沿海制閫。以五鄉酒官辟入制閫。已而於山罷去。繼者皆願留公。而公益自厭。將歸。遂其初志。故人黃正翁楷除湖南轉運。寓書於公曰。知先生宦情已薄。尚有意湖湘之遊乎。公曰。往時荆溪公守潭。瀟湘岳麓之勝。恨未能一寓目焉。倘有餘緣。當一訪公舊遊也。辟書上。會恕齋謝樞密以節度使奉朝請。名戚里。好賢下士。欲留公於都。共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事。將成一家之作。奏入。經筵備講讀。公將從之。曰。此豈不差賢於數千里從人作吏者乎。何惜以此成謝公之美。乃謂其門人太學劉莊孫曰。向嘗與子有西湖之約。便當載筆硯書冊。日就湖中。共成此事。可乎。謝公聞之欣然。風京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公爲戶部酒所準備差遣。賈魏公時當國。以此職爲朝士梯級。賈亦素知公名。嘗欲用爲朝士。以公尚氣簡直。向人不肯作輒媚語。不即用。將盤摺抑。

挫久困而後用之。命下意有所不樂，徑棄去不顧。知公者亦莫解其去意。踰年而賈敗，始知公審於去就之義，見機而作也。先是公嘗修葺家園，娛奉二親，臨高眺遠，築亭館臺榭，列植竹樹花果，歲久成陰，於其曲折爲逕如篆文，命之曰篆畦。公既不仕，將於此優遊卒歲，以逸其老。扶輿策杖，穿幽透深，時與賓友詠歸高堂，講論黃虞，談諷孔老，致足樂也。獨不免奪於憂患，橫逆者其數數然。其去是而寓他所者，於雁蒼於國峰，於越之雪溪，於明之棠奧，或避吏，或避兵，道途所經，冰雪顛沛，人所不堪者，處之超然。大篇小章，把酒成詠，其氣浩乎其不衰，而卓然獨立之志不少挫也。然亦藉北方豪傑，知公爲江南人物之冠冕，咸施慕敬，或以郡太守，或以部使者，屈之學校，行尊老之禮，用以警動流俗，示意於吏民。其在學校，能爲公禦侮之子路者，梅林應明叔也。以此亦得以燕樂高年，而一以斯文自娛。其見於所爲詩文，皆可考也。公之文，其於南北者，今皆刊本。凡作於丙子以前者，有蓀墅稿四十卷，史述十八卷，漢砭四卷，補史一卷，家錄三卷。若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遊錄、深衣圖說，總二百二十卷，皆丙子以後所作也。嗚呼！公之用心於斯文，可謂盡矣。然其文之出於平實正大，由諸老之淵源而泝諸孔孟，其果盡於此乎哉？公之少作，荆溪公既評之，而人得以知公之道。其作於中年者，明潔而清峻，麗密而深雄。其作於莫年者，詩益精妙，文益宏肆，大約如丹漆白玉，不假雕飾，晶采煥發，如深山大澤，珍異所產，寶藏所興，日月之光景，煙雲之姿狀，出於自然，不可摹寫。世未有知而評之者，固有待於後世之子雲。嗚呼！使公及顯用於當時，得行其道，以其芒末發之於文，爲大詔令，爲大典冊，將與六經並傳，豈特如是而已哉？歐陽公以文章顯，其道行於天下，然猶自恨其文無所發。有如公之不幸，而發之山林。



草野流離傾側、寂寞無人之地、所與上下議論者、不過俗儒寒畯、隱約耕釣之徒、毀譽止於禽魚、褒貶止於草木、豈不可歎也夫。豈不可悲也夫。雖然、自昔聖人賢士、其言之存而至今者、例皆窮愁不得志所爲。然使斯文藉此有傳、苟有得以鳴國家之盛、爲唐虞典謨、爲商周雅頌、推其道之所出者、如水下流、衣末裔之於其本領、其事固未可以一時計、一身論也。天生其人、以扶植斯文、而存孔孟之道於萬世之下者、固應如是。世之所謂窮達得喪者、宜不得而與焉。公平生爲人意度超邁、精神散朗、方其年少、以材氣自負、於人少許可之者、固疑其門庭高峻、可望不可親也。然親之者、但見其坦然樂易、語無城府、一觴一詠、時發清言、灑然有魏晉間風流。人有負之者、事已輒止、一笑釋然、未嘗宿怨藏怒。其晚年益去崖岸、苟有一藝一善、可稱見無不納。始乎疑公者、反謂容接太廣也。初公之生也、其曾祖母王夫人年九十六、夢人授公母安人以蛛網。拙齋問其狀、以爲與奎象類、故始名奎。其卒也、先一年夢有神人傳帝命、授公梅花城長、嘗爲梅花書塾三十章記其事。明年公果卒。嗚呼異哉。梅花之有城、吾固知其神仙境界也。神仙之說、世不能必其有無。使天地間果有梅花之城、非公孰長之哉。公之精英、其得之天者如是。固人中之神仙也。公卒時年八十、無疾病、對客談笑、吟詩作字、日不廢、略不見有老人衰憊意。一日賦天門雜咏、甫成三章、其一章云、棋尋五老智識長、茶煮八公肌骨仙。應是青牛遺舊迹、不知白鹿去何年。此絕筆也。越二日而卒。沐浴隱几、略無俗言。門人以故事士有易名、私諡公文靖先生。公生於宋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其卒以大德戊戌六月十九日。安人王氏先卒。有丈夫子五人、庭堅、仲容、仲堪、叔獻、季臨。女一人、適故宗正少卿方公猷之孫應飛。亦先卒。孫男六、延祖、早卒。繩叟、楊叟、宏叟、熙叟、溪叟。曾孫光曾。其五子將

以今年十二月壬申奉公柩葬於傅嶺之南其地乃公葬王安人時所卜公寔以其右爲壽藏以其地後遭樵火欲易之卜今地不食遂從其舊公之葬也宜得聞人爲之銘其五子命莊孫曰銘者必先狀其行爲底知先人行事之詳者宜莫如子誼不得而辭也乃取其家系譜詩文歲月序其梗概嗚呼莊孫豈知公者哉文既成其五子復請序其官按宋制第進士以選人入官者法以六考得五舉主改京官始通籍得上殿凡仕官常人皆能致又有不由此法而登貴顯者公以丞相文文忠公榜下及第凡二十餘年書考得舉僅如法合改官奉議郎此不足爲公言也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吳丞相潛江丞相萬里葉丞相夢鼎馬參政光祖李尚書芾云大德三年九月既望門人劉莊孫狀

校記

①可：原作「种」，據本譜「宋淳祐四年甲辰二十六歲」條引本文改。

②過：原作「遇」，據本譜「宋淳祐四年甲辰」條引《舒閩風文集序》改。

③植：原作「值」，據右引書改。

④「如」上原衍「如」字，據右引書刪。

⑤漕：原作「曹」，據《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二改。

⑥評：原作「平」，據文意改。

⑦牛：原作「年」，據文意改。



儲藏

舒閩風年譜 卷後

王深寧先生年譜

清·張大昌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二十一年刊本

《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清張大昌編撰。民國二十一年約園刊《四明叢書》第一集本。

王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字伯厚，號厚齋，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淳祐元年進士，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常寺主簿，以言邊事忤丁大全罷。起爲台州通判，以太常博士召，理宗朝官至著作佐郎。度宗咸淳元年，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奉祠。六年，起知徽州。七年，召爲秘書監，遷起居郎。八年，權吏部侍郎，以母憂去。德祐間再爲中書舍人，累遷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因封駁留夢炎薦章不報，遂東歸，自號深寧老人。元元貞二年卒，年七十四。應麟號宋末大儒，著述多達六百八十九卷，今存三十餘種，其中《困學紀聞》二十卷、《玉海》二百卷、《詩地理考》六卷、《小學紺珠》十卷、《詞學指南》四卷影響最大。詩文集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已佚。明鄞縣鄭真、陳朝輔輯其遺作爲《四明文獻集》五卷，清葉熊復輯三卷，彙爲《深寧先生文鈔》八卷。事蹟見《宋史》卷四三八本傳。

《王深寧先生年譜》，有清錢大昕、陳僅（與張恕合編）、張大昌所編三種（《四明文獻集》本《深寧先生文鈔》及《四明叢書》第一集，均有三譜合刊本）。陳譜據《王氏家乘》及應麟子昌世所作《墳記》，參核錢譜及史傳，對錢譜多有釐訂。其後張大昌復據錢、陳二譜，參覈文集、史傳，重加編訂，於前二譜補正尤多，且引據資料豐富，考訂較精，王存善謂「張輯經吳子修學使、王雪澄按察校讀，當少訛誤矣」，故今錄此譜。

王深寧先生年譜

仁和張大昌小雲輯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先生生。

先生姓王氏諱應麟字伯厚又字厚齋行廿二以七

月二十九日寅時生本貫開封府祥符縣曾祖安道

字時中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建炎初扈蹕南渡

乾道間始定居於鄞。陳譜按嘉靖寧波府志鄞縣治南一里宋禮部尚書王應麟所

居至今稱王家府。謝山全氏湖語深寧先生封鄞縣伯故所居亦稱錦里今考先生故居在城西南廂鄞

縣學前白鶴廟之東廟相傳爲先生書堂遺址。祖晞

卽所謂汲古堂書庫也王家府錦里名皆不傳。



亮字寅仲、武經郎。

錢譜云、黃潛撰王昌世墓誌云、朝散大夫。

陳譜按、高斯得撰先生

父王、塢墓誌銘云、大父安道、建炎渡江、從名數於四

明、官至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郎、轉利州觀察使、父

晞亮、武經郎、父塢、字謙父、博洽多聞、性耿介、非其友

贈朝奉大夫。

不與語。幼學於樓昉、爲文醇深、善議論。

案、博洽以下二十五字據

康熙寧波府志人物傳。

卽以是年登蔣重珍榜進士、後官至朝

請大夫、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兼崇政院說書、直祕閣、知溫州。

三字據雍正浙江通志選舉注。卒、贈

正奉大夫、妣陳氏、贈碩人。

按、錢陳兩譜均未載先生母、姓氏封贈、考登科錄、應

鳳名下云、外氏陳先生自

製墓銘、稱先妣陳碩人。

十七年甲申、二歲。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三歲。

二年丙戌、四歲。

侍吏部公於安吉。

陳譜

時吏部公爲安吉丞、攝長興

令、捐俸賙水災、再攝新城、復斥餘財五萬緡代貧民

賦。

據延祐四明志。

三年丁亥、五歲。

紹定元年戊子、六歲。

二年己丑、七歲。



儒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三年庚寅八歲。

弟應鳳生字仲儀小字若鳳與先生同月日。錢譜。

簡錄道學本傳父摛同日雙生二子。曰應麟應鳳云。錢譜謂應鳳後先生八年生同日誤竊按寶祐登科錄應鳳名下稱年二十七七月二十九日寅時生。寶祐四年先生年三十四而應鳳年二十七。錢譜所據者此陳譜恐未合。宏簡錄雖有此說而宋史本傳及先生自製墓誌子昌世所作壙志祇稱同日生未有云同生於某年月日者。今姑依錢譜所載附繫於此。又按應鳳行第二十三娶羅氏亦見登科錄。

四年辛卯九歲。

是年先生通六經。錢譜。

五年壬辰十歲。

六年癸巳十一歲。

侍吏部公於臨安。

陳譜。

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歲。

二年乙未十三歲。

三年丙申十四歲。

嘉熙元年丁酉十五歲。

二年戊戌十六歲。

從鄉先生吳參倚學。

錢譜。

三年己亥十七歲。



儒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吏部公遷國子監正將作監主簿。

案錢譜不載。陳譜無將作監主簿五

字。據康熙

寧波府志。先生隨侍入朝。

是歲吏部公同年進士

余天錫參知政事屬吏部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

堅卻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

尺牘往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暨其餘習詞學

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吏部公性嚴急

每授題設魏座命坐堂下刻燭以俟少緩輒呵譴之

由是先生文益敏捷。

陳譜始忤

吏部爲樓迂齋高弟繼忤丁大全位終

不達文章氣節推重一時先生之淵源家學蔚爲大儒有自來矣。

四年庚子、十八歲。

四月、史嵩之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吏部公乞補外

以避、通判婺州。

據康熙寧波府志、參宋史本紀及宰相表、按陳譜謂通判婺州在明年七

月、似未合。

八月、先生試國子監中選、試題安人天民之

福賦、整翮當雲霄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論策問蜀

帥北使次問士氣末問教胄子。

陳譜。

淳祐元年辛丑十九歲。

二月、別院省記奏名、試題口道德賦、當春乃發生詩、
統紀法度如何口口論策問科舉、次問道學末問理



刑。案是科杜範知貢舉見咸淳臨安志。

四月、御史臺覆試。試題人君

之道無私論。陳譜。

五月、廷試乙科、登徐儼夫榜進士、

賜及第出身。親試策問、正學、吏治、邊防、邦計、耕屯、荒

政六事、太祖肇基、高宗中興規模。六月、聞喜宴、賜

御製詩、涼菲膺圖、屢改元、賓興六詔五

陳譜闕此字、據咸淳臨安

志。臨軒、勵精思振、清明政策、秀欣求讜

陳譜闕此字、據咸淳臨安

志。直

陳譜作敬、上下均闕字。言致。

陳譜闕此二字、據咸淳臨安志補。陳

譜敬字恐卽致字之譌。

主莫如仁與義、立身体計飽和溫時艱

全藉賢經濟、勉力應無負選掄。七月、侍吏部公於



婺州從王堃受學、習宏詞科。初、真文忠從傅伯壽爲

詞科、堃與文忠相後先、源緒精密。先生二十六字遂

得呂成公、真文忠之傳。陳譜又從徐鳳受習之。據清容

袁桷清容集陳志仲墓誌有云、宋季詞科、呂成公、真

文忠傳諸徐鳳、徐鳳傳諸王公應麟、諸書均稱從王

堃、不言從徐鳳、未知先生從徐鳳在。先是先生初登

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

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發憤、誓以

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據本每以小冊納

袖中、入祕府、凡見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

出。據至正直記。陳譜附注此於乙巳作廣恩崇福寺記下云先生自登第至試詞科在朝之日甚淺其假館閣書未知當在何時附記於此。竊按本傳明云登第言曰則應列於是年實無疑義。若至正直記所稱乃先生分類輯玉海之始故胡助云公專力三十餘年而後成當亦在是年肇始也。至所云祕府則公廩案牘正多度藏未必專以在朝而後以祕府稱。況至正直記以爲撰困學記間則所稱祕府不必皆內府也。

二年壬寅二十歲。

是歲史彌鞏知婺州與吏部公同事相得。史公五子能之、胃之皆先生同年及有之、育之均侍焉。據鄂州墓誌。兩家子弟相好也。陳譜此條移辛丑年末增十字。案先生史鄂州墓誌云。



淳祐初余始第進士侍先君子吏部婺州倅明年少師公來守郡君侍焉兩家子弟相好也錢譜本此列是年陳移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慮囚受賕刑獄之殊誤。

使者不直之命吏部公審實公言誠無是事晉之怒而婺之士民咸謂公處置實當晉之不敢犯晉之蓋

史相黨人也。據延祐四明志。

三年癸卯二十一歲。

調衢州西安主簿。錢譜云無年月可考姑繫於此陳譜移列於壬寅年別無據證今仍

依錢繫此。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四字據本傳。先生白郡

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

不知所出、先生以理論服之。錢譜。吏部公攝知婺州、

去之日、以羨餘數籍於官。據康熙寧波府志。

四年甲辰、二十二歲。

吏部公以祕書丞知徽州、郡廩無三月之儲、暨解去、粟支一年、帛萬匹、所宜得錢、復以助少府之用。遷吏

部郎中、崇政殿說書。據延祐四明志。

五年乙巳、二十三歲。

侍吏部公入朝。陳譜。調浙西提舉常平、主管帳司、部

使者鄭霖異待之。錢譜。秋、作廣恩崇福寺記。吏部

公上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其

議剴切深中時病。

據延祐四明志。

六年丙午二十四歲。

十月先生赴西安。

陳譜。

七年丁未二十五歲。

六月昌國令沈齋重建昌國學大成殿作重建昌國

大成殿記。

據延祐四明志。

八年戊申二十六歲。

十月差監戶部平江府百萬倉。

錢譜繫甲辰陳譜依壙記繫此。

長



儲藏

洲宰扁其縣圃曰茂苑。先生告之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先生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他有所據乎？先生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錢譜繫甲辰文簡略，今與監倉併移此。據困學紀聞。是年，長子良學生，字茂章。摹刻正月天中節放生池戒宰烹御札成，有代進放生池御札摹本表。據四明文

獻集參咸。
淳臨安志。

九年己酉二十七歲。

三月陞從事郎。陳譜。

十年庚戌二十八歲。

十一年辛亥二十九歲。

吏部公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預修四朝

史、撰輿服志六卷。陳譜作四朝史編修官。恐誤。蓋當稱國史院編修官爲合。茲依府志。

作預修四朝史。宋代未嘗專設四朝史官。理宗賜也。輿服志原作四卷。茲據浙江通志改。

吏部公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先生代撰謝賜表。



備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吏部公因額其里居堂曰汲古堂所撰文曰汲古文

集。據鄞縣志。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玉牒日曆

會要及光宗寧宗寶訓寧宗經武要略先生有擬國

史院進光宗寧宗寶訓表又有代宰臣以下賀奉安

光宗寧宗寶訓寧宗經武要略今上玉牒日曆會要

禮成表。

據詞學指南四明文獻集參宋史本紀。

十二年王子三十歲。

理宗賜吏部公御製周易徹章詩先生代撰謝賜表。

據四明文獻集。

吏部公以直祕閣知溫州。

據延祐四明志浙江通志選舉

職官寧波府志人物傳。四月、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主管。

七月、考試臨安。陳譜。八月辛巳、詔改明年爲寶祐元

年、有代賀改元寶祐表。據四明文獻集宋史本紀。十二月、吏部

公卒於溫州任、先生丁父憂。陳譜案、墳記云、淳祐十

茶鹽司主管帳司。是歲丁吏部公憂、寶祐三年服闋、

差揚州州學教授、按吏部以十二月三日卒、年六十

九。錢譜謂卒於寶祐元年癸丑十二月、則十二月所

乙卯方再期、不得除服赴差揚州、當以墳記爲定。所

著有汲古文集樂事錄。據鄞縣志。

寶祐元年癸丑三十一歲。

二年甲寅三十二歲。



信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十一月、皇子忠王祺冠。有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

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史本紀。

三年乙卯、三十三歲。

二月、服闋。陳譜。

三月、差揚州州學教授。錢譜。陳譜。

詞、繫銜云從事郎、新除揚州州學教授。按、先生試宏至明年二月、歷時已久、似不得稱新。豈差命雖下、而以試事實未及赴任、故仍從初銓之例歟。附疑俟考。

四年丙辰、三十四歲。

二月、以從事郎、新除揚州州學教授、試博學宏詞科。

中選。十二日、試第一場、題二首。

十字據詞學指南。

昭慶軍承



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知鄂
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
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敘昌合
四州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周山川圖記十三日試
第二場題八字據詞學指南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
表堯衢室銘十四日試第三場題八字據詞學指南天禧編
御集序漢華平頌錢譜三月有旨聽擢陳譜四月添
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錢譜五月集英殿策進士
宣入殿廬充覆考檢點試卷官考第既上帝欲易第

七置其首。

案龔開文信國傳作第五。

先生讀畢頓首曰是卷古誼

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遂寘第一及唱

名乃文天祥也先生弟應鳳是科年二十七治賦一

舉以迪功郎應試。

十四字據寶祐登科錄。

廷對披腹盡言。

六字據成

化四明志。

亦以第二甲第九人登第。

錢譜。

五年丁巳三十五歲。

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

陳譜按錢譜在前一年丙辰。

七月、

除國子錄。

制

朕欲以理義淑人心以教法新士習師

儒之官其誰宜。僉曰爾文枓篤實無華壘洗其質也。



爾用存修潔有守金玉其相也。爾似道識度老成斂
實而秋也。爾應麟才思汗濶敷華而春也。儀于周行
聲聞藉甚是用進文杓於東博升用存於經博擢似
道於武博應麟則掌成均之法以飭之。夫業精於勤
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此農人之誨也。爾豈遜於
愈者哉。朕將有考於斯可。陳譜十月改宣教郎依舊
職。陳譜庚子詔皇子忠王祺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
皇女進封昇國公主。有代賀皇子加兩鎮公主進封
昇國表。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史本紀。

六年戊午三十六歲。

六月除武學博士。

制

朕新美多士、遴擇庶官、文武之

教雖殊、而所以教則一。以爾得吉、嚮然其文淵乎其
道、其陞師屬、以迪胄子。爾耕學茂而醇、辭麗而則、其
口博通、以淑生徒。爾應麟見聞殫洽、才思奮然、其範
韜鈴之士。爾口璞年耆德明、氣和守正、其舉糾繩之
政。夫古之學者、必時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而干
戈羽籥之容、亦在所必講。爾其惟勤惟思、往以身率、
使正音鏘訇於金石、則在泚之莪菁矣。

陳譜。

是年先



生上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與圖蹙
 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彊爲善、增修德、無自沮
 怠。恢宏士氣、下情畢達、操紀綱而明委任、謹左右而
 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旣對、帝問吏部公名、曰、爾
 父以陳善爲忠、可謂繼美。錢譜多刪節、據本傳增。

開慶元年己未、三十七歲。

正月、爲禮部點檢試卷官、有代知舉謝賜御札表。

二月、除太常寺主簿。日制奉常口口口口陳殷置輔

隸其畀、非才識兼茂、聞望素高者、不畀也。爾應麟博

聞強識、積學多聞、固嘗以異科顯矣。由右序而稽秩宗、榮進豈易量哉。罄教四達、文治勃興、非國家盛事歟。尙其勉之、毋但曰供簿正而已矣。則朕以懌。陳譜。

三月出院。

陳譜。

五月、輪對後殿。時丁大全以會計得

幸于上、擅奏擬臺諫承風旨。大全招先生諭意、將拜爲御史、而大全諱言邊事。先生入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斂、必失軍民心、非修攘之計也。願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



曰、邊事甚可憂。先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

預防、毋為壅蔽所欺。由是與大全忤。是日即以臺諫

論罷。錢譜。

十月辛未朔、丁大全罷。壬申、以吳潛為左

丞相、賈似道為右丞相。

陳譜。

是年、弟應鳳應博學宏

詞科中選、詔褒諭之。先是、應鳳中甲科、或謂曰、此麗

澤先生名弟也。蓋以異自見、及入選、人以三洪並稱。

錢譜、文多刪節。據本傳、參四明、鄞縣諸志。

又案、是

科試題、見詞學指南、及鄞縣志。第一場題、檢校少保

武康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安撫司兼知瀘州、授檢校

少傅、寧武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四川宣撫

副使、兼知潼川府、措置修築沿邊城堡、團結民兵、捍

禦瀘敘思播鎮遠諸處邊面、兼屯田使、加食邑、食實

封制、漢郡山川風俗記第二場題、代提舉國史已下進重修孝宗皇帝實錄編類寧宗皇帝御集表、堯謁者箴第三場題、慶曆新修太常禮贊、唐定戎關圖序。有代王牒洪兵書謝成

轉通議大夫表、又代洪兵書謝表。據四明文獻集。按、集稱洪兵書未載

其名。考宋史、是時有洪天錫、洪芹二人。天錫傳不言居兵書、洪芹傳云開慶元年權禮部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則此稱兵書當爲洪芹無疑、故繫此。

景定元年庚申、三十八歲。

九月、轉奉議郎、添差通判台州。錢譜在寶祐六年注云、此據延祐四明志。

宋史謂大全罷起通判台州、非也。陳譜依壙記繫此、與宋史合。

二年辛酉、三十九歲。



儒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弟應鳳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遷主管架閣文

字。

按咸淳臨安志載應鳳撰景定二年辛酉五月浙

簡焉。

又云敢正列其義庶幾相規若古僚友。是曾授

是職之顯證。

本傳於詔褒諭之後稱添是職似亦屬

應鳳言也。

咸淳臨安志又載景定重建廣嚴院記稱

王架閣應鳳撰。

則主管架閣文字亦足徵信。殆同由

詞科進宦。

遂則添差遷秩三無不同。惟年月無考、

添差似非自此歲。

今姑依撰記年月增繫於此。

三年壬戌四十歲。

八月赴台州。

陳譜按家乘云是歲長子良學登第。而

京榜亦無良學名。凡家乘中如

此類皆不足徵信。今盡削之。

四年癸亥四十一歲。

二月轉承議郎。陳譜。

五月除行太常博士。制奉常漢

樂官也。博士皆以專經選。今惟禮樂是司。視成均尤

重。且率爲緊官。要轍之儲。爾以詞學進身。文譽滋著。

亦旣任師儒之責矣。明禋秩典。召而歸之。講明圭幣

之文。品齊俎豆之事。往殫爾職。嗣聽異除。文字官非

爾誰屬。陳譜。

七月供職。陳譜。

九月辛卯。祀明堂。爲前

導官。有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葉熊按。故事。

禮部郎官草百官箋表。博士。禮部郎屬也。故表不稱代。

湯漢爲少卿。與先生

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



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

析幽眇。漢曰、吾閎士良廣、惟伯厚乃真儒也。錢譜。使真

文忠在、願同在弟子列。會漢髦年力祈去、遂薦先生

於似道。使字以下、據延祐志。陳譜此附咸淳元年。云按宋史、湯漢除太常少卿、在度宗登極後。

錢譜附於景定四年。寧波府志亦云、應麟為太常博

士、湯漢為少卿、比屋而居、皆失之。不考。竊按陳氏所

考、亦殊未得。宋史、湯漢本傳云、遷太府少卿、升太子

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臺諫、乞休致、擢太常少卿、補

外為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

常少卿。是漢兩除太常、一在登極前。陳失之不考。尤

甚。錢譜除太常博士、在景定元年、因繫於元年。陳乃

謂錢譜附四年、誤。況錢譜及寧波府志、均僅云為少

卿。據本傳、於為太府太常、固無年月。然府志云、會漢

髦年、遂薦先生於似道、是指漢乞休致時。陳直增為

太常少卿尤爲失考。何若稱少卿以闕疑。況至咸淳元年則似道已因先生撰表驚異何取乎漢薦邪。今依壙記繫爲太常博士於四年卽附繫之。仍稱爲少卿而不稱太常庶與傳亦不相悖。

五年甲子四十二歲。

除行祕書郎。

制郎

於祕府職亞南宮非得名流曷稱

厥職。爾應麟見聞殫洽學殖淵源嘗登詞翰之科則

宜游宏達之林矣。雍容冊府蓋將養資望培器業以

大其所成就也。賦三都奏二漢無取焉。勉爾猷爲對

予寵渥。

陳譜。

七月甲戌彗星見於柳芒角燭天長十

餘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凡月餘。

據宋史。詔天文志。



求直言。先生率同舍五人扣閣上書，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忤權臣，故先生及之。錢譜文簡略據

本傳。八月，輪對延和殿，有旨繳進。兼沂靖惠王府教授。九月，赴講堂講禮記。遷行祕書著作佐郎。

錢譜繫在度宗登極前，與壙記合。陳譜繫十二月，恐非。○制書省有位，非元元

本本殫見洽聞者，不得與於斯文也。爾應麟精筆妙墨，蚤擢詞科，記事纂言，見謂博識。文采炳蔚，學殖深

長。讀中祕書，既並游於東觀。攝名表印，嘗草奏於南宮。序遷史筵，益觀文筆。緬懷元豐更官初，皇祖大訓，以爲非蘇軾不可。茲豈直取人於詞藝閒哉？尙企前修，益培遠業。陳譜。十月丁卯，理宗崩，度宗卽位。三日

日^③庚午，宰執文武百官詣祥曦殿表請聽政。先生兼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撰請御正殿三表。據四明文獻集參本

紀。

十一月壬申，宰政以下日表請視朝。故事，嗣君御殿，丞相四上表卽允。一夕，百官會臨宮中，似道命省吏致命於臨，次曰：嗣君入纂大統，禮宜加多，願郎



中增撰三表。先生卽臨次具以進。

錢譜簡略依本紀延祐四明志增又

案錢譜云奉旨增撰陳譜云有旨增撰然增撰出自似道之意非由度宗不謂之爲旨

撰賀

冬至節表

據四明文獻集增原無年月按文中兩稱甲子明係是年表賀因附繫於此

推登極改元恩先生轉朝奉郎

制

生民立君故尊居

於大寶惟辟作福斯溥錫於湛恩茲予一人踐阼之

初是人臣委質之始粵從京秩遞進華階臣事君以

忠宜勤厥職官量能而授嗣選爾勞

陳譜

朱貔孫以

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有代謝華文閣學士知寧國

表

據四明文獻集參朱貔孫傳案集中不著所代人姓名考宋史朱貔孫傳云度宗卽位以舊學故雅

欲留獬孫使者旁午於道而獬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惟傳中不載年月今依繫卽位之年末。

十二月甲辰以上生日爲乾會節。撰請上乾會

節名四表。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草嗣榮王與芮賜詔書不

名依前皇叔太師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大宗正嗣

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④據四明文獻集參三朝政要本

紀不載政要云上卽位時。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四十三歲。

正月戊申乾會節進功德疏撰謝獎諭表。

據四明文獻集本紀。

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有旨攝直學士院。

陳譜。



二月、理宗靈駕發引、有慰度宗皇帝表、慰皇太后表、

慰皇后表。及理宗靈駕至攢宮安奉、又有慰度宗皇

帝表、慰皇太后表、慰皇后表。

據四明文獻集。

趙葵授少傅、

先生草趙葵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

觀使、冀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

命制。

據四明文獻集。集中注云：二月三日考本紀及宰相表均不載。趙葵本傳云：咸淳元年加少傅。

三月、兼權禮部郎官。

丞相賈似道護山陵禮畢、

癸酉、乞解機政。

六字據本紀。

令作辭表三通、吏拱立以俟、

先生從容授之、似道大驚異。

案：錢譜、陳譜均類繫於增請視朝三表後、今據

本紀繫此。又按三表今俱佚。

甲申葬理宗於永穆陵。虞主至行

在羣臣詣殿行九虞祭。第一虞至六虞太常卿行禮、

第七虞至九虞皇帝親行禮。先生撰九虞祭告文九

章。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禮志凶禮一。

四月考太學補試。

陳譜。

閏五

月兼翰林權直學士院崇政殿說書。

陳譜。

六月經筵

進講周易讀稽古錄。

陳譜。

七月除著作郎。

制昔神宗

謂著作郎非蘇軾不可聖眷厚矣然軾未嘗一日安

其位其爲名表郎爲翰林學士則皆元祐初年也爾

種學績文遂登朝列今由少著升大著且一日盡踐

種學績文遂登朝列今由少著升大著且一日盡踐



軾所居官望彌厚矣。其益以軾之文章節義自勉以

稱予意。

陳譜。

是年程元鳳授少保。程元鳳特授少

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新安郡開國公

加食邑食實封制。

據四明文獻集本紀。宰相表不載。元鳳傳在度宗初。即位無月日。附

年。末下同。

高斯得兼侍講。草高斯得依前起居舍人特

授侍講。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高斯得傳。案集目作侍。讀刊本誤。考本傳作兼侍講。至擢翰林知

制詔始。

擢侍讀。

二年丙寅四十四歲。

正月除守軍器少監。

制朕妙揀臣工分典戎器以詞

臣領率循神考之規。繇望郎進有若阜陵之睠。爾精
採力索殫見洽聞。承明著作之庭。稽古禮文之事。大
易辨問之學。兩漢制誥之風。爲邦之光。咨爾大雅。蓋
國家明政必閒暇之時。而器械精能須文學之士。已
若茲監以修我戎。其課參軍而升。倬直忠信爲甲冑。
可殫武庫之材。文章瑞朝廷。尙懋儒林之業。陳譜經
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先生以唐李嶠、李乂等
應制詩對。帝問以下十字據本傳。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宜
謹感召。陳譜按錢譜在丁卯。今依宋史訂正。命舉廉吏。草舉廉吏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季三朝政要集目旁注詞科二字恐非

升兼學士院權直。

陳譜。三月、援淳熙詞臣倪思故事、乞免兼禮部郎。有

旨依所乞免兼。

陳譜。

九月、轉朝散郎、除將作監。制梓

慶之論、靜心者能爲輪扁之言、讀書者有取。欲觀聖人之作、疇若匠氏之功。以爾振發純英、滋漸名訓。更日番入時、則賴以質疑。三年弗言、時則資之作命。往服乃事、以修我戎。甫茲視朔、宜爾陟序。朕奉苑囿、無所資益、雉監遂號於簡清。若室家惟其塗茨、鴻業正思於潤色。靡有虛張之繕、可以大肆於文。直中繩曲、

中規、爾尙助予而勸學。材有美、工有巧、朕方用汝、以爲良。若時超遷、嗣有殊渥。陳譜。帝視朝、謂先生曰、爲

學要灼見古人之心。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欲、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

操舍易忽於眇縣、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旣而

輪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陳譜祇載輪對語、餘據本

傳。

十一月、賜緋魚袋。

陳譜在元年乙丑、據廣記繫此。陳蓋沿家乘之譌。

十二月、先生叔父宗正少卿正甫公拯卒。陳譜

三年丁卯、四十五歲。



正月己丑朔、郊、先生爲禮部郎官、奏解嚴、撰擬賀郊

祀禮成進詩表。黎明肆赦、先生撰郊祀大禮赦文首

詞、尾詞。

案撰擬以下廿四字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補日。又案赦文見咸淳遺事。

丁酉、

奉皇太后寶上尊號曰壽和。辛丑、皇太后受冊禮。先

生以太常博士爲前導、壽和太和冊寶官。

參本紀。禮成、

封贈謝氏、草謝堂、該明堂恩、曾祖深甫特贈太師、進

封魯王、祖渠伯特贈太師、追封魏王、父奕昌特贈太

師、追封魏王、母吳氏特贈齊魏國夫人、四誥。

據四明文獻集

參謝太后傳。

戊申、帝詣太學、行舍菜禮、以曾參、孔伋升

十哲之位^⑤、配食大成。先生撰酌獻曾參、邠國公、孔伋

沂國公樂章二首。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二月乙丑詔賈似

道專拜平章軍國重事、左右相葉夢鼎、江萬里皆畏避去、似道亦求去、上慙恐不知所以。先生在經筵、奏

言孝宗朝闕相亦逾年、上亟取慰諭之。似道大疑上

語安所從得、後知從經筵所授、深忌之。

據元祐志參本傳。按陳譜

祇載數語。

然素重先生、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

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

盍少思自貶。恢以言告、先生笑曰、忤相之患小、負君



之罪大。是月草資政殿學士江萬里上表辭免同

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陳譜。三月兼侍立

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錢譜。以明堂恩數轉官。據咸淳遺事惟

彼文曰右史王應麟除禮部侍郎然除禮侍乃此年事誤入於彼時也。草呂文德依

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荆湖安制置大使屯田

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荆鄂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霍邱郡開國公加

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據四明文獻集案此制本紀無考原文中

有云稽定郊祀而允集壇稽正月於漢典見宗祖而躬執禮參元日於唐儀乾度昭清坤儀肅穆聞金支

羽林之樂時則興輦鼓之思觀玉路辰旂之口時則念旂常之績云云則此制當是明堂恩數轉官也。

四月次子昌世生。

陳譜依家乘附元年今據黃潛墓誌銘依錢譜繫此。

六月

癸酉美人楊進封淑妃。草楊淑妃制。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八月輪對。

陳譜按此見家乘意當日必有嘉謨今不可考。

乙丑草嗣榮王

進封福王。王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通俗辨覺。

十月庚申復開州。草賜呂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肅清

獎諭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增。詔又見咸淳遺事在七月。

甲戌大雷電。

據本

紀補日。咸淳遺事作十一月戊子與紀異。

先生奏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



命令不專、姦衰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

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

十四字據本傳。

守成必法祖宗、御

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益惡、斥逐之意遂決。

陳譜按本傳冬

雷事在遷起居舍人之後、竊疑本傳或與咸淳遺事同、故在十一月。錢譜繫四年九月庚申似誤。

是月、除祕書少監。

制曰。

我朝治合古則、煇興景化、五星

聚奎之歲、兆於文明。上帝羣玉之府、處以儒素。爾學

醇而富、詞麗以則、講論經理、諸老生未能言。藻繪上

命、古訓誥無以過。今其命爾貳我書省、飾我王度、少

逢、乃從臣之選、中禁非他司之比、所典領者重。對時

嘉遇尚克丕欽。

陳譜

升兼侍講。

制曰

朕惟我高宗紹開

中興垂精典學。爰命臣震貳中祕監執經講幄。緝熙

光明之盛垂法萬世。朕甚慕焉。以爾博綜百氏之籍。

自成一家之文。代言鰲禁以潤色皇猷。載筆螭坳以

謹書國典。雍容金華之晚席。發揮聖人之微言。朕曰

聞仁義之陳。庶幾三益之友。是用一日二席。陞侍細

旃。爾其飽觀天祿石渠之藏。敷暢義文周孔之祕。俾

朕迪我高后之德。爾亦與有無窮之聞。

陳譜

上疏論

市舶不報。

陳譜

十一月進講毛詩禮記。

陳譜

除起居



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書行吏右禮工房。日制朕觀一陽之來復、登羣獻以同升。君舉必書、古有太史友。王言作命、今爲三舍人。爾博學精通、靖其正直、講昭素之易、見遇於乾龍。類臣珪之文、可追於西漢。伊昔書洪範三德、上端拱一箴、介於兩省之聯、萃乃一家之懿。成爾顯德、配前人文。是用擢寘右螭、兼典西掖。事書之策、予將廕乎樞機。情見乎辭、亦尙思乎潤色。庶幾起居號令之重、常如準繩規矩之陳、則罔所愆、亦克用勸。陳譜經筵進讀孝宗寶訓終篇、轉朝請郎。日制歷

代寶爲訓於皇烈祖之謨。三王惟其師、允賴儒臣之益。爰肆開於經幄、用祇若於先猷。亦旣徹篇、可後褒典。爾學博而有守、文瞻而不浮、談經得聖人之微、摛辭鼓天下之動。琅然細氈之講誦、秩若成憲之昭明。予欲率由舊章、爾惟訓於朕志。進升華序、將大多聞。治願力行、敢替詒謀之德。學無止法、尙塵藥石之忠。

陳譜按、家乘轉朝散郎在三月陞權直學士院下與壙記不合。且丙寅九月已載、不宜複出。依壙記移正。惟先生旣轉是階、而庚午慶元府學大成殿記仍繫朝散郎、殊不可解。豈壙記亦有誤歟。附疑俟考。竊按彼散字或傳鈔之誤。

十二月、以柱史故事牒閣門直前奏對。



言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當國者疑之，方袖疏侍班

後殿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按陳譜有

云御筆除職與祠。錢譜不載，蓋除職與祠在明年夏也。明年正月猶掌制。是年先生與

右丞相葉夢鼎以文章政事薦孫枝子璿於朝，命知

臨海縣事。據至正續志孫枝傳。謝枋得自興國軍貶所放還，

除史館。草謝枋得特授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司封郎

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昭忠錄枋得傳。

四年戊辰，四十六歲。

閏正月，草科舉詔。據四明文獻集咸淳遺事。除祕閣修撰、主管

日制

問學淹該。緝熙光明。有類執經之益。討論潤色。無非

宜誥之文。甫修立坳。乃懷居里。是用寵以書林。譔次

之職、供以詞館恬養之眞載思丹地之代言於斯爲

稱。毋乃碧山之不負行矣。過歸。陳譜。夏夢游真逸閣。

陳譜。

撰眞逸閣記。據延祐四明志。

據延祐四明志。

五年己巳四十七歲。

十二月、依舊職差知徽州。陳譜按錢譜以朝奉大夫祕閣修撰然據先生慶元

陳譜按錢譜以朝奉大夫
祕閣修撰然據先生慶元



府學重建大成殿記、後繫銜朝散郎、祕閣同修撰、知徽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云云。錢譜誤也。以父諱近州名辭免、不允。陳譜。

六年庚午、四十八歲。

三月、先生至徽州任。吏部公守郡、民稱清白太守。先生始至、父老慶曰、此吾清白太守子也。在郡遵節用、愛人之訓、例所不取者、悉以予民。曰絹、曰折帛錢、皆蠲一分、先期代納。曰布、曰麥錢、曰下戶鹽、隨衣折斛錢、曰坊場錢、銀皆爲民代輸。又減權酷月額、免折帛茶租、月椿舊欠、除免糧錢、增活人倉田。又以十二萬楮

爲平糶本有水旱則以告糶。始至郡時帑纔八萬去

之日凡二十七萬。

陳譜

頒賜正月丁卯御製牧民訓

牧民銘於州廨摹刻上石。有謝賜御製牧民訓牧民

銘表進御製石刻摹本表。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轉朝奉大

夫。

陳譜

八月洪燾重建慶元府學大成殿撰重建記。

錢譜

刻羅願爾雅翼於郡齋爲文序之。

錢譜

是年嘗

造邑人方回家與談論彌日。

據方回小學紺珠序

七年辛未四十九歲。

先生在徽州任。

陳譜

正月乙丑皇子昀授左衛上將

軍進封建國公。有皇子賜名進封建國公表。據四明文獻集

參本紀。

七月除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制內史掌王

命外史掌書志職綦重也。迺今合二命而畀一儒。選顧不重矣乎。以爾學廣聞多。筆精墨妙。書林詞掖。昔嘗從事於斯矣。頃守新安。亦旣期月。治狀云最。迭入爲宜。茲命領裏大雅之羣。仍兼代言之職。以蟠胸之典籍。爲近古之訓辭。顧不美歟。陳譜。先是劉克壯湯漢死。眾論掌制。以先生陳合。馮夢得三人爲首。馮陳適以故去。先生守徽方踰年。似道始曰。非伯厚不可。



因有是召。

據延祐四明志。

先生再辭不允，有旨候代。

據延祐四明志。

按本紀是時湯漢未卒。

十月，轉朝散大夫。

陳譜。

解郡，組造朝

供職。

陳譜。

書行吏右禮刑房，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

檢討官，兼侍講。

日制。

王人求多聞，惟學遜志。羣臣示顯

行，佛時仔肩。茲以爾汲古用功，績文覃思。太守與我

共理，歌乃袴襦。大雅於茲爲羣，職司誥制。是維儀鴻

之吉，宜侍清燕之間。惟大學知修齊治平之方，而史

志著古今得失之迹。資爾敷繹，迪朕就將。世南五絕

之稱，識其大者。祖禹三昧之譽，企其齊而。

陳譜。

進講



禮記大學讀九朝通略通鑑綱目。

陳譜。

十一月除起

居郎仍權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

已制。

書動有史莫

重於左坳。貳職守曹莫劇於右選。共貳厥事。取諸其

能。爾節勁氣饒。學醇才粹。東壁圖書之府。領袖儒流。

中舍冊奏之工。黼藻王度。望孚已久。明陟爲宜。迺升

侍極之華。仍攝廷臣之要。倚相能讀墳典。可知紀錄

之公。王劇可掌銓衡。蓋取品評之審。往欽乃職。毋遜

前聞。

陳譜。

十二月己亥。謝方叔特敘復元官職。惠國

公致仕。有謝方叔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

國公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是年草

省萬壽特授復州團練使知嘉定府兼成都路安撫

副使誥。

據四明文獻集。

八年壬申五十歲。

二月癸巳謝方叔卒贈少師草謝方叔特贈少師誥。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三月進講禮記徹章賜御製詩天高

地下禮由分聖哲于焉重糾紛心法操存無不敬治

功顯設在斯文會通自可躋明盛品節因知重儉勤。

游夏講磨資眾彥精微盡處是尊聞。

陳譜。

轉朝請大



夫。制禮設莊敬恭儉。具存載籍之間。學有緝熙光明。
 允賴羣儒之助。屆時竟帙。懋賞有彝。爾業履粹精。文
 章蔚贍。螭坳載筆。仍參讞約之司。虎觀談經。具有切
 磨之益。乃若漢儒之禮記。無非孔氏之格言。三百三
 千。儀文悉備。多聞多見。考論無遺。雖明道未嘗計功。
 然用德所以彰善。特頒褒頌。爰進文階。大夫執圭。取
 彼春朝秋請之義。從臣第頌弘我上嘉下樂之規。陳譜
 六月丁酉。有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
 事。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七月。書行吏左戶房。陳譜。元兵

久圍襄樊、上疏極言邊事、經筵指陳成敗順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時朝廷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之。陳譜附七年辛未、非據本紀本傳繫此。九月、祀明堂、攝左相、進玉幣爵。陳譜。丁丑、陳太碩人卒。先生丁母憂、歸居於鄞。錢譜。

九年癸酉、五十一歲。

六月、撰輯周易鄭康成注。錢譜。

十年甲戌、五十二歲。

七月癸未嘉國公卽位。錢譜。

十二月服闋先生詣臨

安造朝。

按陳譜造朝在明年四月而二月又有云二月有旨令慶元守臣勉諭赴闕然四明文獻

集中如高達授少保制本紀在二月加張世傑授保康軍使制唐震贈華文制在三月則二三月皆在掖垣當制安得謂四月始造朝哉錢譜以爲三月服闋亦未台。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五十三歲。

正月葉夢鼎上封事特授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草

葉夢鼎特授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文殿大

學士信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據四明文獻集參葉夢鼎傳。

以

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草黃萬百^⑧依前資政殿學士



特升江西制置大使兼江西轉運使。詰據四明文獻集薛應旂續

通鑑。草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

築城獎諭詔。據四明文獻集按本紀李庭芝築清河

城以圖來上詔庭芝進一秩在咸淳十年八月惟是時先生服未及禫安有當制草詔之事而庭芝別築他城則本紀及傳無考豈下詔在隔年歟姑附正李庭芝制置淮東擢陸秀夫爲參議官草

月末俟考。陸秀夫特授淮東提刑兼淮東制置使參議官。詰據四

明文獻集參陸秀夫傳按陸秀夫傳云咸淳十年擢參議官或賜詰在隔年歟姑附正月末俟考

二月甲辰高達檢校少保草高達授少保依前寧江

節度左金吾衛上將軍荆湖北路制置副使兼安撫



使馬步軍都總管府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
營田使節制知本府屯戍軍馬固始郡開國公加食
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草孫虎臣授清遠軍節

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庚申賈似道潰師江上畿

甸震動。丙寅趣文天祥入衛草賜文天祥詔。庚

午令夏貴以所部兵入衛草賜夏貴詔。令咎萬壽

將兵入衛草賜咎萬壽詔。以上均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時朝士

多棄去侍從班惟楊文仲留詔旌二階文仲疾甚旬

祠命知漳州草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誥。

文仲三上章乞休致。改知泉州。呂大圭知漳州。草

呂大圭特授祕閣修撰知漳州。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楊文仲傳。

三月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制曰。彩筆代言地莫重

於修省。王堂揮翰職尤重於北門。妙選一儒俾當兩

制。朝請大夫王應麟若古吉士爲今聞人。蘊藉宏深

富諸子百家之學。文章爾雅有三代兩漢之風。頃嘗

典於絲綸。見謂工於黼黻。矧當事機。倥偬之會。茲乃

詞命填委之時。惟詒可以回迷民。惟詔可以戢悍卒。

惟立馬一揮之制。各得其體。惟狡兔三穴之語。切中



其機。茲惟汝能不匿厥指。昔在元祐，軾以紫薇而掌

禁林。粵若建炎，藻以掖垣而兼翰苑。罔俾專美，其昌

斯文。陳譜。庚辰，草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印應雷特

贈端明殿學士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乙酉，加張世傑保

康軍節度使。草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

衛上將軍、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

密都承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

一應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贈江萬

里太傅、益國公。草江萬里特贈太傅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江萬里

傳。

是月、陳宜中起復劉黻。草劉黻起復授端明殿

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劉黻傳。黻初以集英修

撰知慶元、至似道遺師復授、黻不起。

草文天祥特授集英殿修撰、都

承旨、依舊江西安撫副使。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龔開文信國傳、事在三月。

四月、內殿奏對、暫權給事中、吏部尚書兼掌外制、

書行吏左戶兵刑房。

陳譜。

正謝、賜紫金魚袋、兼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

制。朕監於成憲、惟敦學

積厥躬。佛時仔肩、以光明示我德妙。東多聞之彥、俾

居勸誦之班。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新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王應麟、高明而沈潛、閎通而博雅。造詣得儒先之奧、游夏淵源。文章爲時人之宗、卿雲河漢。豈惟言語妙天下、方將仁義陳王朝。爰躋進讀之聯、庶幾納誨之助。昔蘇軾之在西掖、嘗侍邇英。而德秀之入翰林、亦兼經幄。此乃我朝崇儒之意、而況新政訪落之初。懋乃嘉猷、光乃前哲。正心誠意之說、朕所欲聞。陳善責難之恭、爾所素講。殫爾忠藎、輔我緝熙。陳譜。上疏陳十事、曰急征討、曰明政刑、曰厲廉恥、曰通下情、曰求將材、曰練

軍實曰備糧餉曰舉實才曰擇牧守曰防海道且言

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勤

王之師厚賞以作氣惟能戰斯可守陳譜甲辰以高

斯得言加贈江萬里太師諡文忠草江萬里特贈太

師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乙卯本紀在五劉師

勇復常州以姚訔知常州草姚訔特授帶行太府寺

丞依舊知常州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昭忠錄己酉命劉師勇守

平江草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依前濠州團練使帶

御器械平江府駐劄諸軍都統制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丙辰詔夏貴入衛。草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獎諭詔。

草夏松特贈保康軍節度使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李

庭芝率所部郡縣城扼守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戰其中將士用命。丁卯加李庭芝參知政事。草賜李庭芝獎諭詔。草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淮西策應大使誥。草姜才依前右武大夫特授揚州防禦使依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草許文德特授揚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撫使兼淮東策

應使誥、草苗再成特授拱衛大夫依前知口州防禦

除帶行御器械知真州誥。以上均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李庭芝傳。五

月甲戌命李庭芝津遣賈似道歸身終喪。草責諭賈

似道終喪詔。據四明文獻集注五月四日按是月辛未朔。己卯草王柏

特贈承事郎誥。加張珏檢少保知重慶府。草賜四

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詔。庚寅草勉諭王爚陳宜

中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五月二十日。丙申遣使以元兵至告天

地宗廟社稷。撰遣守臣走告南嶽。奏告滁州端命殿

太祖皇帝神御文。己亥草趙與穡特贈朝請郎直



華文閣詰。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星

見雞鶩皆歸。

十一字據宋史天文志。

草日食求言詔。

據四明文獻集詔又

見三朝政要。

應詔言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

錢譜。

進

讀三朝寶訓。

陳譜。

丙午言開慶之禍始於丁大全、凡

大全之黨在謫籍者皆勿宥、從之。

據本紀。

己酉繳還

章鑑、曾淵子錄黃、言韓震爲逆、二人實庇之、且淵子

庇翁應龍致有逸罰、又嘗竊府庫金以遁、庚戌削鑑

一官、放歸田里、淵子再削一官、徙吉州、誅翁應龍籍

其家。

據本紀。

甲寅王爚請相留夢炎、乞以經筵備顧

問、陳宜中請相夢炎乞祠。草王爚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加食邑食實封制。草陳宜中特授左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草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己未草加李庭芝知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詔李庭芝妻徐氏特封永國夫

人誥。

據四明文獻集參薛應旂續通鑑。

辛酉草賜利西路安撫副

使兼知涪州楊立詔。

據四明文獻集集注云六月二十二日。

家鉉翁



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季三朝政要。

庚申復繳還曾淵子

貶吉州錄黃癸亥貶韶州。

據本紀。

七月除試尚書禮

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書行吏右。

日制。

朕宏濟時艱旁

求眾正。夷典朕禮所以立天下之經。說代予言所以

見王者之志。於昭並命允謂得人。朝請大夫試中書

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

讀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肅括而宏深高明而篤實銅

川之傳遠矣。厥有淵源鐵筆之操凜然不淆涇渭屬

更大化服在邇聯。其文字可獨行於中朝。其論奏可
昭示於當世。以崇禮勁節。並燭偃月之姦。以黜藻偉
詞潤色中天之業。若疇時望。進貳春卿。俾綸掖之兼
行。示橐班之增重。粵若穆陵之初政。惟時建水之名
儒。未及分六省之書。已擢置少常之列。迺今併錫視
昔有加。疊五組其輝。扶若餘刃之恢拓。噫。禮信之士。
則被廬伸菟討之威。赦令之孚。則山東興忠憤之感。
體予至意。懋爾遠猷。陳譜原注。兼給事中黃鏞行。時西掖獨員。送給舍行詞。
辭免。不允。制。朕當國事多艱之時。命卿貳春官。掌西



掖豈緩於武而急於文哉。昔人謂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詔書之下，能令武夫悍卒感泣。文事必有武備，豈不信然。卿文行粹明，論奏剴切，足以折姦朋之鋒，植善類之幟。卿其爲朕辨上下之分，以肅軍容，敷心腹之告，以作士氣。渙號已敷，需章爲贅。所辭宜不允。

陳譜原注給事云云同前。 庚午朔，江西制置黃萬石移治撫州。詔還隆興府。甲戌，草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黃萬石置司隆興府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先生請移賈似道鄰州。甲戌，移婺州。丁丑，徙建寧府。權直舍人方應發封

還錄黃、乞竄之嶺南。先生與黃鏞又言之，不從。據賈似道

傳參本紀。辛巳，草賜夏貴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七月十一日。癸巳，

以夏貴知揚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

芝閉門自守。草賜李庭芝詔。據四明文獻集參宋季三朝政要。王

燾、京學生劉九皋等言陳宜中擅權書，宜中徑去，

遣使四輩召之。壬辰，下九皋於臨安獄。癸巳，草賜左

丞相陳宜中勉諭詔。據四明文獻集參薛續通鑑原注七月二十四日。丁

酉，草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詔。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七月二十八日。

戊戌，遣使召陳宜中還朝。草再賜陳宜中詔。據四明文

獻集參本紀

是月與右史徐宗仁乞追復饒虎臣原官

得旨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據饒虎臣傳按傳稱禮部侍郎不得其日姑繫於此

草汪立信特贈正奉大夫誥

據四明文獻集

八月正謝

賜金帶

陳譜

壬寅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

草夏貴授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依前開府儀同三

司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樞密副使兼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陳宜中以母老辭回永嘉丁巳遣使召還草勉諭陳

宜中詔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宋季三朝政要

加張世傑神龍衛四



儒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廂都指揮使、總督¹⁰府諸兵。草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

宣使帶行樞密都旨特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誥。

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草獎諭張世傑詔。據四明文獻集。戊午、趙

淇除大理少卿、先生封還錄黃、言昔內外以寶玉獻

似道、淇兄弟爲甚。己未、遂罷之。據本紀。甲子、以文天

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草文天祥依前

權工部尙書都督府參議軍事、江西安撫使、特授浙

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誥。天祥辭免、草賜文天祥

辭免不允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庚申、草張起巖依前武



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升除帶御器械知夔州兼夔

路安撫副使詔草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據四明文獻集

原注八月二十二日是月己亥朔

是月草楊立依前右武大夫加

口州觀察使依舊知涪州詔。據四明文獻集九月辛未加

田謹賢福州觀察使楊邦憲利州觀察使趣入衛草

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恩州兼

御前諸軍都統制詔楊邦憲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

察使依舊知播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詔。據四明文獻集參本

紀。辛巳有事於明堂先生以禮部侍郎眡滌濯九

成黎明、肆赦。撰明堂大禮赦文首尾詞。

據四明文獻集原注九月

十四日。

以明堂恩數加封鄆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

制嗟臣工而助祭、清廟所以頌於周。崇禮官而考文、

明堂所以圖於漢。若稽古誼、肇舉宗禋。維時持橐之

英、相我越紉之事。肆均駿惠、式協慶餘。朝請大夫、試

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賜紫金魚袋。王應麟、心正

而氣和、學博而識茂。欽予時命、皆豐典詔之文。咨汝

秩宗、非屑玉帛之末。屬中辛之饗、報於先甲以思恭。



發帝之制、則爾潤色於皇猷。酌時之宜、則爾討論於
 玉律。於昭穆穆皇皇之祀、爰賴元元本本之儒。矧侍
 祠而肅然、咸秉聰而對越。神人歡洽、祉福函蒙。於邑
 始封、惟祭有澤。伯之食四一、茲循六典之規。禮之儀
 三千、其懋中庸之學。陳譜。推明堂任子恩、子昌世授
 承務郎。草常楸、特授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誥。據四明文獻集、參常楸傳。已丑、弟應鳳由淮西
 傳云、明堂禮成時進職。化四明志。制置司參議官、以文天祥薦、召爲太常博
 士甫入國門而卒。所著有默齋稿及訂正三輔黃圖。

所著以下據浙江通志。按陳譜此繫咸淳四年據陳合撰公母陳太碩人墓銘爲咸淳九年云應鳳官至朝奉郎太常博士先五年卒家乘所載爲信竊按家乘陳譜謂其不足據此依家乘非也登科錄載應鳳在寶祐四年時二十七歲其卒年則四十六其非咸淳四年卒明矣文信國在四年適爲似道劾罷至九年始爲湖南提刑彼時安有薦除陳合墓誌謂先五年卒者太碩人先應鳳五年而卒非應鳳先陳太碩人卒也蓋謂與先生爲雙生子故必謂卒在四年而實未合至謂詞科漢郡縣山川風俗記爲所著書則尤失之今依錢譜附繫於此。庚寅草孫虎臣特贈太尉誥。據四獻集參本紀。是月草李芾特授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

旨依舊知潭州兼湖南安撫湖北鎮撫使詔。

據四明文獻集。

十月辛亥以加張世傑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



陰軍兼浙西策應使、草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

樞密副都承旨特授沿江制置副使知江陰軍兼浙

西策應使、誥、草、勉諭張世傑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戊午、

奏請立濟王後加封賜諡。陳譜。是月、草楊立特授翊

衛大夫依前口州觀察使升帶行御器械知涪州。據四

明文獻集。十一月庚午、草陳文龍特授同知樞密兼權

參知政事誥。據四明文獻集參宰相表。癸酉、草尹玉特贈濠州

團練使、麻士龍特贈高州刺史誥。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草

張起巖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依舊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據四明文獻集。

除兼禮

部尙書辭免不允。

制曰。

周官有宗伯大小之職大禮則

小佐大之事小禮則大如小之儀大者倡而小者隨

大者專而小者貳也。卿博學之識貫穿九流渾灝之

文斧藻兩制。言論雖歸於忠厚封駁不避於權豪。爰

陟貳卿禮典具備。俾攝常伯民譽必隆。周官大小之

職悉以付卿。昔叔孫不憚口口之難虞廷不聽秩官

之遜亟其祗受奚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陳譜案錢譜繫十一月陳

譜移十月。然辭免兼給事中本紀在甲申日。若在十月似不應隔二十餘日始有辭免不允之事。今雖不

得其日、仍依錢譜附十一月。

甲申、除禮部尙書、兼給事中、辭免。

不允。

制

朕未有識知、博采羣英、孰司禮如珪之賢、負

台斗望、孰批敕如藩之正、號宰相材、以卿學質而文

華、行端而履潔、在詞垣則封駁有直氣、居從列則獻

納多嘉謨、是用酌之僉言、賁以二命、能貳秩宗、必能

長寅清之職、能還詰命、必能專封駁之長、鎮之執五

詔如初、軾之陳六事有益、佇聞忠告、何媿前修、矧國

家艱難之時、非臣子辭遜之日、亟祇成渙、毋事汙謙。

所辭宜不允。

陳譜原注、兼權中書舍人、方應發撰。時翰苑獨員、並送西掖草詔。

辭



兼中書舍人從之。丙戌、贈濟王太師、尙書令、進封

鎮王、諡昭肅。令福王與芮擇後奉祀、賜田萬畝。據本紀。

遣先生致祭、撰祭濟王文。據四明文獻集。兼攝吏部尙書、

草翁合特授試尙書禮部侍郎誥。據四明文獻集。草趙

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誥。

癸巳、以張世傑爲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草

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西

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旨、揚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應軍馬、加食

邑食實封制。據四明文獻集參本紀。

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

爲御史時江陵制置司朱禔孫江西制置司黃萬石皆北降夢炎猶除拜二人先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以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勿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甲午遂



東歸。陳譜參本紀。

十二月丁未遣中使譚純德以翰林

學士宣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

賢士先生以力辭不赴。

錢譜識者下二
十五字據本傳。

二年丙子五十四歲。

是歲宋亡先生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

講解論辨子昌世甫十歲

陳譜作十二茲依墓誌銘。聽受無倦自

是昌世於名理經制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

殊聞異見靡不悉究。

自是以下據黃潛昌世墓誌。

三月乙亥

十日。

元兵至鄞袁鏞與戰死作悼袁進士鏞詩。

據四明文獻集參蔣

景高撰
袁鏞傳。

是歲戴表元執弟子禮來受學。

據清容集戴先生墓誌。

竊按墓誌云咸淳辛未授建康府教授在建康以言語筆札爲己任。後二年中秋歸時王公應麟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弟子禮。竊謂其稱在建康則當壬申至乙亥遷臨安府教授其後二年失秩似當在丙子。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丁丑五十五歲。

袁洪遺其子桷來受業桷年十二歲。

五字據至正直記。

居門

下十年。

五字據清容集師友淵源錄。

○

按錢陳二譜均繫二十四年丁亥據至正直記繫此。

又按錢氏疑年錄稱桷生成咸淳三年丁卯吳修謂甫里集伯長生成咸淳二年丙寅竊考清容集先夫人行述及外祖母張氏墓誌皆自敘生於丙寅夏六月是丙寅年生之說爲確。自丙寅至此年正十二歲。

十五年戊寅五十六歲。



備藏

十六年己卯五十七歲。

十七年庚辰五十八歲。

八月著通鑑地理通釋成。錢譜。案本傳作十六卷今存本十四卷。是

歲長子良學卒官至兩浙運幹年三十三。陳譜。

十八年辛巳五十九歲。

五月著漢制考成。錢譜。按本傳藝文志四卷今存。

十九年壬午六十歲。

作四明七觀。錢譜。案文見鄞縣志三千餘言。袁桷亦有七觀作于延祐三年七月趙孟頫

書爲七觀帖。作乾道四明圖經辨證。據四明延祐志。

二十年癸未六十一歲。

二十一年甲申六十二歲。

二十二年乙酉六十三歲。

二月夢前宰輔。

錢譜云謂陳宜中。

以太學所上書求作跋語。

寤而識之以詩。

案宜中在太學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削籍編管在寶祐四年見宋

季三朝

政要。

二十三年丙戌六十四歲。

正月著踐阼篇集解。

錢譜冊經義考作一卷今存。

案藝文志作一

孔昭

孫爲慶元儒學正以通家子執疑證訛請益於門時



儒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教授某忝睢自負語侵先生。昭孫憤然疏其謬誕數

十事鳴於憲府。

據清容集孔昭孫墓誌銘。案誌稱大德初潛研堂集先生生卒年月考

已辨其非殆傳鈔刊本之誤今已莫可考證然文中云與桷每連席請益而桷自稱門下十年故繫於此。

二十四年丁亥六十五歲。

四月作舒文靖先生璘廣平書院記。

案陳譜繫德祐乙亥蓋以文末

有乙亥二字也。然文中云文靖先生晚始對策典教象山縣庠。德祐初元歸老故里題戶丹曰廣平書塾。先生歿門人有像祠於塾。奐飾堂序云云其非德祐乙亥可證矣。乙字當是丁字之誤。今姑移繫於此以俟考。

二十五年戊子六十六歲。

二十六年己丑六十七歲。

是歲台州胡元敍創建寧海赤城先生羅德業祠作

赤城書堂記。據台州府志。

二十七年庚寅六十八歲。

城中握蘭橋旁民家穿土得誌石一片其文乃唐開

成四年太原王夫人之墓文謂其曾祖王元浹錢陳譜同。

鄞縣志引宋詩紀事作浩。在玄宗時拜諫議大夫左庶子募巢由

之志辭疾不就作詩紀之。錢譜。奉化令丁濟重修社

稷壇作奉化社稷壇記。陳譜。



二十八年辛卯六十九歲。

是冬、肅政廉訪副使陳祥分治慶元路、慕先生名德、屢爲造廬式之。時先生閉門不納客、爲之尊禮、開說、

俾學者師事之。

錢譜。案時字下二十字。據清容集陳公祥神道碑增。

陳祥造

船十有四、聯貫巨纜。

寧波府志。

修州治城東、東津浮橋、作

修東津橋記。

據四明志。案原文云、由長慶癸卯迄今四百六十九載、因繫是年。

二十九年壬辰七十歲。

三月、山長曹漢炎倡建書院於慈湖、先生楊文元舊

宅故址成、作慈湖書院記。

錢譜。

四月、作觀文殿學士



史宇之墓誌銘。

據四明文獻集。

八月作奉化縣重修縣治

記。錢譜。

九月慶元路肅政廉訪使陳祥重建儒學成、

作慶元路重建儒學記。陳祥建醫學成、作慶元路建

醫學記。

錢譜。

三十年癸巳七十一歲。

八月陳祥建鄞縣儒學成。壬寅作鄞縣重建儒學記。

修義田莊先賢祠堂成、作先賢祠堂記。

錢譜繫甲午十二月考原

文無年月、惟文中有云自紹熙庚戌迨今百有四年、則在癸巳是有顯證。錢蓋因狄桂所建祠堂記亦稱先賢祠堂記、誤以彼記歲月繫此文也。

重錄四明七觀舊稿、跋藏於

篋。案七觀跋云余頗識鄉里故事年六十始克爲之。後十年篋中得舊稿不忍棄錄而藏之。

三十一年甲午七十二歲。

十二月丙子狄桂屬郡博士戴友復九先生祠祀甲

午作先賢祠祀堂記並作九先生傳。據延祐四明志按九先生爲楊

適杜醇王致樓郁王說舒璘沈煥楊簡袁燮。是歲先生與舒闡風劉正

仲陳西麓相倡酬於梅墟陳氏之世綸堂輯爲世綸

堂雅集詩卷。據全謝山句餘土音序參清容集鄞縣志。有洛社耆英之遺

意。據清容集書詩卷。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七十三歲。

二年丙申七十四歲。

正月、廉訪使完顏貞改建九先生祠堂於鄞縣尊經

閣之右、作九先生祠堂記。錢譜。

六月十二日戊申先

生卒先期自爲墓銘。

陳譜。按四明文獻集沒儀遺民自誌文曰王氏也應麟名也。

伯厚甫字也。其先沒儀人居鄞自曾大父始也。遺民

不忘舊也。世系則先君吏部正奉先妣陳碩人誌銘

可見也。先君擢第之歲與弟太常博士應鳳生同日

嘉定癸未七月也。學以先君爲師伯仲自爲友閉門

讀書不妄交也。年十九第進士乙科淳祐辛丑也。年

三十四以博學宏詞擢用寶祐丙辰也。初仕衢州西

安簿監戶部百萬倉主管浙西提舉常平鹽茶帳司

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登朝出爲添差通判台

州以祕閣修撰知徽州此在外所歷之官也始入朝

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國子錄武學博士太常



備藏

寺主簿。又爲太常博士、祕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著作佐郎、兼禮部郎翰林權直、宗政殿說書、遷著作郎、軍器少監、陞學士院權直、遷將作監、陞權直、學士院兼侍立修注官、遷祕書少監、兼侍講、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又召爲祕書監、兼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權禮部尙書、遷禮部尙書、兼給事中、攝吏部尙書。此在內所歷之官也。瑣闥封駁，不得其言，去詔中使趣召，懇辭遂老。於田園德祐乙亥也。自初命至朝，請大夫賜服金紫，鄞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此其封階也。性謹慤，寡慾，介直少通，不苟同流俗也。立朝恬靜，泣官公勤，處家簡儉，治郡潔己愛民，守先訓也。再入翰苑，三入掖垣，制稿凡四十五卷，才弱文不逮古也。嗜學老不倦，爲困學紀聞彙次之書，有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考、通鑑地理考、地理通釋、通鑑答問、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王會篇、輯古今言行爲蒙訓。其文稿曰深寧集，然不足傳也。自爲誌銘，倣樊川潛山也。生稱逸民，死表其阡曰前進士王君之墓。歸。



全笑憾而在三之報有媿於古之人也。銘曰學古而
迂志壹而愚其仕其止如偃如圖不足稱於遺老或
庶幾乎守隅歸從
十二月辛酉葬於鄞縣東四十
先人戰兢免夫

五里同壘。陳譜云舊子昌世作壙記。據四明文獻集

公壙記文曰先生王氏諱應麟字伯厚世居開封之
祥符曾大父諱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轉和
州觀察使始居四明之鄞縣妣陳氏龍氏並贈宜人
大父諱希亮朝散大夫妣張氏封宜人父諱攜朝請
大夫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累贈正奉大夫妣陳
氏封太碩人先公於嘉定十六年七月庚午與叔父
太常博士諱應鳳生同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迪
功郎衢州西安縣主簿八年差監戶部平江府百萬
東倉明年升從事郎十二年差浙西提舉常平茶鹽
司主管帳司是歲丁吏部公憂寶祐三年服闋差揚
州學教授四年中博學宏詞科有旨升擢添差浙西
安撫幹辦公事五年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除

國子錄。宣教郎。六年、除武學博士。開慶元年、除太常寺主簿。景定元年、轉奉議郎、添差通判台州。四年、轉承議郎、召爲太常博士。五年、除行祕書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度宗登極、轉朝奉郎、攝直學士。院權禮部郎官兼翰林權直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二年、除守軍器少監。升兼學士。院權直。轉朝散郎。遷將作監。賜緋魚袋。三年、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祕書少監兼侍講。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經筵徹章。轉朝請郎。四年、除祕閣修撰、主管建康府崇禧觀。五年、仍舊職。差知徽州。吏部公舊治也。六年、轉朝奉大夫。七年、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遷起居郎兼吏部侍郎。八年、經筵徹章。轉朝請大夫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賜紫金魚袋。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攝吏部尚書。以明堂恩封鄞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自是歸諡田里。逾二十年、號深寧叟。以元貞二年六月戊申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嗚呼痛哉。娶鄭氏。繼。



娶李氏先卒並贈碩人。繼舒氏封碩人。子男二長良學承務郎兩浙運幹羅買官先公十六年卒。次昌世女二長適通仕郎史萬卿次適通仕郎戴泳蚤卒孫男文遠曾孫男二楸孫去疾女一昌世不孝忍死將以是年十二月辛酉奉匱窆於陽堂鄉同密之原從祖父兆先志也葬日薄謹述官爵始末以識罔極之痛云。孤子昌世泣血謹記。

所著書目案元阿殷圖塾堂云先生著述之書逾三十種今之存者未得及半其年月略可稽者已按年附繫故復列書目如左。

古易考一卷。佚見袁桷師友淵源錄又見浙江通志引經義考此種宋史本傳藝文志均不載。

周易鄭康成注。存見前宋志傳均不載。

詩考一卷。存。宋史藝文志本傳均作五卷。經義考云六卷。序文見四明文獻集稱詩考語略。

尚書草木鳥獸譜。佚。見倪燦宋史藝文志補無卷數。

詩地理考六卷。存。宋史藝文志本傳。用上者舊傳均作五卷。按志傳稱五卷。或以詩譜地

理考附末。不列卷數。

詩辨。佚。見倪燦宋史藝文志補無卷數。

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六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浙江通志。此種本傳不載。經

義考詩上有毛字。

補注王會篇。存。見本傳。而藝文志不載。舊鄞縣志作王會九州異物獻會解。經義考作周書

王會解。

集解踐阼篇。存。見前。

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

佚。見宋史藝文志、浙江通志。此種本傳不載。

論語考異二卷。

佚。見浙江宋集書目、鄞縣志。此種宋史志傳諸書均不載。

論語鄭康成注二卷。

或謂爲惠氏棟僞託未詳。

孟子考異一卷。

佚。見浙江宋集書目、鄞縣志。此種宋史志傳諸書均不載。

六經天文編。存。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

存。宋史本傳、志不載。

通鑑答問四卷。

存。至正四明志作五卷。

通鑑地理考一百卷。

佚。見宋史藝文志、本傳。



儲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存。見前。

漢制考四卷。存。見前。

困學紀聞二十卷。存。

筆海四十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本傳。

玉海二百卷。存。

蒙訓四十四卷。佚。見宋史藝文志。而本傳作四十卷。壽鏞案李振裕刊本道光府志俱作七卷。

小學紺珠十卷。存。

小學諷詠四卷。佚。見宋史藝文志本傳。

補注急就篇六卷。存。

姓氏急就篇二卷。存。

詞學題苑四卷。洪見宋史本傳。

詞學指南四卷。存。先生應詞科六題及詞學所美諸作均載是書四明文獻集采之其

目今不具錄。又按鄞縣志以四明文獻集為先生

著作然集本鄭真所輯非祇先生一家言。今皆佚僅

存先生詩文五卷。國朝陳漁冊張鐵峯摺拾他書排

纂增三卷合梓之題深寧先生文鈔實則非其舊也

故均不入所著書目。壽鏞案四明文獻集皆佚

一語非也。余依南溟張氏鈔本鈔得二卷。

玉堂類稿掖垣類稿四十五卷。佚。案墓誌稱再入翰苑三入掖垣制稿凡

四十五卷。延祐四明志亦作內外制四十五卷。宋史

本傳作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四

明文獻集選采數十篇餘文皆佚。而二書先生自識

跋語集中猶存。一在卷四。一在卷五。今以史傳核考



儒藏

年月依次附繫。其無年月可繫者，尚有仲秋潮汎吳山忠清廟設醮青詞，隆興府靖安縣管下利澤昭應普安王屈平特封利澤昭應普安清祐王誥荆門軍玉帛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特封忠壯義勇武安英烈王誥。

深寧集一百卷。

佚。見宋史本傳，而藝文志不載。延祐四明志作文集八十卷，全謝山云一

百二十卷，未詳。各志及四明文獻集諸書所載凡有年月之文，皆依次附繫。其無年月者，有代饒禮侍謝大中大夫表、德潤齋記、詩考語略序、跋袁絜齋答舒和仲書、史鄂州墓誌、越大夫贊。○以上見四明文獻集。○天興廟記、吳刺史澤民廟記、澤民廟詩七古。○以上見鄞縣志。○寶慶寺記、李猷傳、諸經通義序、戴氏桃源世譜、保傅傳序、史彌鞏獨善先生文集跋、書主庭秀磨衲集後、鄭鏐周禮解義題辭、八賢贊。○以上見深寧文集。撫餘篇又案北江詩話、陽湖莊刺史所博學能文，生平墓深寧品學輯其文多至數卷，未

見。

昌世先生次子、以恩廕補承務、未及祿而宋亡。錢譜人

皆稱爲承奉公。王厚孫墓誌銘字昭甫。幼端粹、韶齡時、

然不屑與羣兒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漠如

也。黃潛撰墓誌銘入元、弗仕^⑬、游其門者多老成博雅之士。

浙江通志先生所著述、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

萬餘卷、燬於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爲

文一發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

易筮、占驗如前知。先生名重當世、謂宜錄其嗣人



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亦不苟

爲阿附。

黃潛撰墓誌銘。

大德辛丑、欲廣傳先生遺書、以成

先志、俾張仲友屬牟應龍序小學紺珠、以付梓。

小學

紺珠序。

至治二年八月、又遺書應龍曰、吾父平生書

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泰定二年、肅政司副使馬速



忽、僉事孫楫助以入梓。困學紀聞年序。泰定四年卒。年六

十一。子二。厚孫、寧孫。黃潛撰墓誌銘。著有靜學文集稿二

十卷。鄞縣志。

厚孫字叔載。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叔龢趙孟何戴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治詩得舒璘李元白原委。久益充積博洽。人多咨問之。袁桷自翰林歸。問所學。對曰。近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

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淳熙然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爲所推許。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漸成虛誕之風宜懲其弊。桷著四明志分撰二考與論歷代史高下得失甚備。桷歎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朔望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覆聞者悚然。三試不偶棄舉子業。用詞學體爲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廉訪副使署郡



直學辭職。卒應龍言之乃就。拔授象山教授。調浦江教諭。踰月卽去官。歸奉母。時李國鳳以便宜用遺逸。署衢州路教授。復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升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赴。貝瓊撰墓誌銘。至元中。以先生所著玉海彙失後復得。降指揮於慶元路刊刻。至正三年。阿殷圖埜堂知其多闕誤。久未訂正。迺屬厚孫重加校訂。得誤漏六萬餘字。玉海序。或讒袁桷所撰四明志於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厚孫白王郡守元恭。得不毀。因屬撰至正續志十二卷。

榮陽外史集。鄉飲酒禮久廢。郡守屬與鄭覺民遵儀禮

考訂之。晚年益以詩酒自娛。論宋季事。謂至正史

官多詮次失當。且極論陳桎續通鑑之失。明洪武

九年卒。年七十有七。據此則厚孫生於大德四年。子

二陞。錢譜作陞。茲據黃潛貝瓊兩墓誌。錢譜陞同。誌銘文中數稱陞名。皆不作陞。陳譜作

子二。無同名。考黃潛昌世墓誌銘云。孫三陞同孫。陽貝瓊厚孫墓誌銘云。長陞次。儻然則同孫或寧

孫子或幼殤。已不可考。著有遂初彙三十卷。貝瓊撰墓誌銘。

寧孫字叔遠。陳譜案寧孫之字。徧考誌載皆作叔遠。蓋取諸葛語。非有誤。惟何以取同祖兄

名為字。可疑。錢譜作叔達與諸書不合。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



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於文章制度尤致意焉。

未嘗一造場屋。僉事戴東皋按浙東民安其政適

被誣寧孫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陽

外史至正三年爲慶元路齋長。慶元路王侯後爲

白鹿洞山長無子以兄子隲爲後。錢隲二子宗傳

中傳宗傳還爲陞後。陳譜

附錄

陳著祭禮部尙書王伯厚文柔兆涸灘之歲孟冬甲辰
契生前進士陳某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祭於故內翰

尙書王公之靈。公之聞望。北斗泰山。公之學問。洪河
長江。青春大科。撼動一世。紫霄闊步。凌歷兩制。凡大
詔令。雷風其行。凡大典冊。日星其光。代主之言。爲國
之重。進而文昌。行矣柄用。亦旣簡在。宵衣之心。時不
我與。天乎難諶。與雲俱飛。三島之上。言采其薇。布衣
蕙帳。執經於席。問字於庭。其淑我鄉。幾兩周星。誰知
其中。難言如海。能無知者。猶有予在。前歲之除。去春
之初。相看話舊。耿耿何如。雖不盡言。有不盡意。余八
十三。公七十四。自謂予死。當居公先。公而先之。訃音



忽傳季夏聞訃。老病憚暑。哭於寢外。而莫卽路。今茲默暄。始獲造門。予亦朝露。其能久存。天高地遠。江空歲晚。公公有知。歆予一奠。尙饗。

袁桷廣招深寧先生乘舳上征。江海殄瘁。湘纍遺痛。十載猶一日也。柳車爰行。瞻望永隔。門人袁桷竊取宋玉招魂。述廣招以反其義。其詞曰。竊獨悲此翳濁兮。身鞠恧而莫明。服三后之貞則兮。秉忠純以內兢。繩古義以自抗兮。懍微躬之莫勝。懼天命之不吾與兮。晚更號以深寧。委靈魄於玄宅兮。挾清神以上征。重

華慘其無容分^⑭。矚下矩之險隘。侈九夷之曠邈。兮申
前聖之遺戒。一去而莫返兮。八靈孰能以震駭。乃命
小臣戴絰秉旄。注精高冥而下招。曰茫茫封邱。麇豕
萃只。炳靈奔飛。杳交會只。嬋嫣清芬。孰返旆只。縱橫
幽房。雜龐怪只。魂兮歸來。其益以駭只。東門熒煌。平
蕪層陰只。靈宮紫芝。萎以泯只。流鈴搖空。訴夸淫只。
玄蛇蒼鼠。若擾馴只。魂兮歸來。激越吟只。蹀躞蹂躪。
白蟬飛只。滅方鑿迂。傳致以肥只。鬬青綴白。眩纖奇
只。析楊黃華。司體儀只。魂兮歸來。彼相疑只。沃隰修



畛鞠薺茂只。狂夫冶游、胡憚後只。南山白石、曷以永
年只。式擷其微、悵周原只。歸來歸來、其孰能庥魂只。
愁雲旋宇、陰籟振幕只。素空霏塵、清晝激雹只。虎雖
黃目、屏陳設只。精鑿後置、爛螭施張只。伊鳴仰天、雜
猖狂只。甘脍恣睢、禮不可防只。魂兮歸來、悉無以當
只。魂兮乘桴、登瀛壖只。海觀日浴、爛紅殷只。晷容長
裾、襲古先只。漆書竹簡、遂研鑽只。崑崙穹隆、疑有至
人只。妙顏紫韉、休德日新只。吐珍納和、與道爲鄰只。
雕題祝髮、禮讓興仁只。桂蠹咀吞、味芳辛只。幽蘅嘉

芷佩孔文只。相羊湘纍，胖若存只。承挹清塵，徘徊翩
翻只。天光淳耀，會弁森扈只。肅容展威，受多祐只。斬
几破觚，斯黃輔只。龍圖昭回，布高矩只。開陰蔽陽，庶
類蕃嘉只。捫歷箕尾，建崇牙只。翦理姦巫，靜無譁只。
照示下土，循義媯只。河公海神，瑰以迅只。貝宮鮫室，
祕怪雜孕只。瓊英琪柯，錯繽紛只。鞭龍誅蛟，霈澤湛
潤只。魂兮遠游，戢凌紊只。揚歌舒嘯，化幽憤只。重曰、
嗟所思之，不得見兮。儼冰雪之遺容，繫遲遲而容與。
兮、松柏日其蔥蘢。悵幢帷之咫尺，近兮長虯脫焉以追。



風。蛻塵居之險艱兮、捨崇蘭之新封。塤箴迭其和奏兮、聯雲車以陪乘。粲琳琅之遺編兮、俾泯絕之足證。匪離羣以自絜兮、誠不忍夫驚騁。超整駕以言從兮、懼見譏乎後聖。揖虛漠而言旋兮、耕書田以振厲。諒神明不吾欺兮、庶終承乎嘉惠。千秋兮靡長、白雲兮相望。魂兮歸來、其毋我忘也。

祭王尙書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尙書先生之靈曰、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昧彼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

盛嗣於乾淳。析仁辨義。修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
諄。稽經探本。纂史輯聞。匪默以高。匪誕以守。降于叔
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躡訛踵陋。坐曹清談。迎事拱
手。文散武萎。禮弛樂虧。孰據其全。以爲國毗。篤生我
公。是宗是師。天清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賓日扶
桑。磅礴萬類。眾曷敢當。積潤滉漾。舒光煒煌。探巖排
碕。纖巨畢藏。若農有秋。箱輸廩峙。若龍起淵。雷震雨
施。九招希聲。昌歎古味。爰薦合宮。¹⁶以享以涖。灌膏養
腴。心君清澄。讜言訪對。屈軼在廷。羣疑未決。神龜示



靈化被姦饗。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絕道
傾。死灰莫然。獨行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
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捨泣而歌。謂天莫聞。劒失其
光。蘭銷其薰。柴桑沈冥。王官混淪。年已逮耆。秉燭繼
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百草茂美。謂享大
耄。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龍蛇。其理莫
詢。訴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之弊。逮今弗振。桷以蒙
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必
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冀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

與望公以哭。躑躑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殞首莫贖。死生之原，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旣。風雨神交，卻立鬼魅。秉心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慰此耿特。噉如茲觴之志，罔厯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滴。尙享。

袁桷輓王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孕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定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峯頽落日，乘鶴叩蒼雲。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詔，深衣晚任真。

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燕說經生濫。齊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氈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在。眉梨壽竟違。重歌妾薄命。寒淚滴塵甌。

鄭覺民送王叔載教諭象山四首之一。恭維尙書公道。輝燭乾坤。望古浩千萬。撫拾恣咀吞。坐值時運移。閉門守深根。春陽熙九寓。英曜日盛蕃。後學競奔走。屬此文孫。



全祖望宋王尙書畫像記、往者太原閻丈百詩、篤嗜深
寧先生之著述。三屬人入鄞求先生之行狀、神道碑、
墓誌、欲附之卷尾、又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
可得。先生孫枝在鄞者零落、其在紹之上虞者、亦不
知其盛與否也。予罷官歸、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榆
莢村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亡宋遺民所
云咸淳人物面目、當時已等之彝鼎、況大儒如先生
乎。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
予於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言之詳矣。生平大節自擬



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旣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愬然而去者。今與曾淵子輩同書曰遁安矣。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

其何所出。然卽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正朔、并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嗚呼。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

不令百詩見之也。

又宋元學案應麟字伯厚從王子文塾受學。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

又深寧學派四明之學多出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氏。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



辭業之盛。予之微嫌於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王應麟其學侶曰王應鳳、韓性。其同調曰黃震。其子曰良學。昌世門人曰胡三省、戴表元、黃叔雅、鄭芳叔、袁桷、王惟賢。孫曰厚孫、寧孫。胡三省子曰幼文、戴表元門人曰袁桷、鄭芳叔子曰覺民。孫曰駒、曰真。

王深寧先生年譜

深寧先生年譜自錢氏陳氏外，尙有張氏所輯於錢譜多所補正，與陳譜亦有異同。茲併三家印之，以資互證。張輯經吳子修學使、王雪澄按察校讀，當少訛誤矣。丙辰三月存善記。



校記

①郎：當作「使」。

②安撫司：當作「安撫使」，見《玉海》卷二〇二。

③日：當衍。

④「戶」下當脫「制」字，見上下文例及《四明文獻集》卷四原題。

⑤按：此繫曾參、孔伋升十哲於咸淳三年，蓋誤。據《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紀》云：「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則此年升十哲者爲顓孫師，而孔伋升十哲之位，在端平二年正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本紀》。

⑥「安」下當脫「撫」字，見《四明文獻集》卷四原題。

⑦劉克莊：當作「劉克莊」。據宋林希逸《後村先生劉公行狀》及洪天錫《後村先生墓誌銘》，克莊曾任中書舍人，卒於咸淳五年。

⑧黃萬百：當作「黃萬石」，見《四明文獻集》卷五原題。

⑨「檢」下當脫「校」字，見《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

⑩「總」下當脫「都」字，見右引書。

⑪「密」下當脫「院事」二字，見《四明文獻集》卷五原題。

⑫墓：當作「慕」。

⑬杜：當作「仕」。

⑭分：當作「兮」，見《清容居士集》卷二《廣招》。

⑮龐：當作「廂」，見右引書。

⑯合：當作「公」，見右引書卷四三《祭王尚書》。



仙藏

王深寧先生年譜

謝枋得年譜

崔驥編撰

尹波校點

吳洪澤一審

周斌二審

據《江西教育》第四、第七期重排

《謝枋得年譜》，近人崔驥編撰。原載一九三五年刊行之《江西教育》第四、第七期。

謝枋得（一二二六—一二八九），字君直，號疊山，弋陽（今屬江西）人。寶祐四年進士，除撫州司戶參軍，棄去。五年復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寧府教授，未赴，吳潛辟爲江東西宣撫司幹辦。景定五年，爲江東漕試官，發策十問指責賈似道誤國，謫興國軍安置。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二年，信州陷，隱於建寧唐石山中，後變姓名賣卜建陽市中。宋亡，寓居閩中。元至元二十六年，參政魏天祐強其北行，至燕不食死，年六十四。門人誄之爲文節先生。

枋得處南宋滅亡之際，倡大義，詆權奸，提孤軍以保封疆，愛國精神，彪炳史冊。雖政事未盡其才，然儒門四科，猶爲特出，堪稱宋末名儒。其著述今存《詩傳注疏》二卷、《碧湖雜記》一卷、《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五卷，編有《新編武侯兵要箋注評林韜略世法》一卷、《千家詩》等，評點有《檀弓解》一卷、《陸宣公奏議》十五卷、《文章軌範》七卷，詩文集有《疊山集》。事蹟見《四部叢刊》影印明景泰五年刻本《疊山集》附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二五本傳。

枋得年譜，除近人崔驥所編外，今人俞兆鵬編有《謝疊山先生繫年要錄》（《江西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崔譜繫事雖未稱盡善，然於枋得生平事蹟，大致勾畫明晰，可資參考。茲據《江西教育》第四、第七期所載整理重排，譜中引文及明顯誤字，據《四部叢刊》本《疊山集》及中華書局校點本《宋史·謝枋得傳》覈訂，不一一出校。

宋理宗寶慶二年丙戌生。

寶慶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亥時生。見集首世系

宋史謝枋得傳、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

元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先生性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

寶慶三年丁亥、二歲。

紹定元年戊子、三歲。

紹定三年庚寅、五歲。

聞辛棄疾事慕之。

辛稼軒先生墓記、先伯父嘗登稼軒公之門、枋得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

紹定六年癸巳、八歲。

端平元年甲午、九歲。

端平三年丙申、十一歲。

嘉熙元年丁酉、十二歲。

嘉熙四年庚子、十五歲。



儲藏

謝枋得年譜

淳祐元年辛丑十六歲。

慕辛棄疾之節概。

辛稼軒先生墓記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

淳祐十一年辛亥二十六歲。

泰和鷺州書院成有跋。

按鷺州書院記跋云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周必大卒於寧宗嘉泰四年甲子下推四十八年列此又文中言吾邦雖復有數書院猶以爲不足既稱吾邦則枋得是年應在泰和也。

淳祐十二年壬子二十七歲。

寶祐元年癸丑二十八歲。

寶祐三年乙卯三十歲。

舉於鄉。

寶祐三年鄉薦。見世系及神道碑

寶祐四年丙辰三十一歲。

登文天祥榜進士二甲第一除撫州司戶參軍不赴。

寶祐四年、枋得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丞相董槐及宦官董宋臣、意當擢高第矣。及奏名、乃知抑至二甲第一人。授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初、枋得父應璫爲潯州僉判、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至死。至是槐爲執政、而枋得及第、竟不堂參而歸。見世系、卷首疊山公行實、神道碑及本傳。

康熙間、錢塘吳陳琰、桂蔭堂集宋寶祐丙辰科題名錄記、此錄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爲王應麟、對讀官五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起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錄錢五百貫文。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兗國公、鄒國公。二十九日賜聞喜宴、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爲期集所支用不敷、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黃申叙同年於禮部貢院。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於禮部貢院。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爲戶。時有以遠祖爲戶、有以祖父爲戶、或自爲戶者。南宋戶口例也。原記。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爲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鐘兒、小字君和、年三十一、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縣新政鄉儒林里、父爲戶。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鄉長建里、父爲戶。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三甲鄭必復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喻用國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



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末簡載文公對策一道。

上程雪樓御史書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

韓雍韓襄毅公集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發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於運去祚移之後抗敵於兵疲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爲而不果。

蘊德堂諸孫校神道碑云薛鑑載登第事於寶祐元年癸丑載除教授事於寶祐四年丙辰二事俱謬。

寶祐五年丁巳三十二歲。

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未上。

寶祐五年召試教官枋得復出應試中兼經科除建寧府教授未上。見神道碑及本傳

回主簿交代劄之五某鉛槧晚生世居邵武烏州。世系云疊山公祖居會稽歷三十三世遷閩徙居邵武烏州至四

十四世學優而仕代不乏人在嘉定間則伯氏果齋對策大廷擢居鼎甲獨某不克亢宗少也三預

賢書迨其強仕某年猶未脫場屋俛試南廊疏居次等遂得今闕趨來梅川甫書不考乃蒙大鑒

張先生檄入郡幕繼蒙繡使李先生俾攝信豐。按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犴狴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俱

以一削收錄於是羈留幕底者兩年回識薄職不無曠瘵然此心惓惓無日不在朱墨間屈指歲除僥倖書滿幾生脩結得際交承洗龜拂篆以爲告新之圖某之志也掩瑕匿過以爲淑後之計則執事事也引領車書拜手以白。

按枋得在信豐事、諸傳未言何年。然枋得以寶祐四年登進士、五年再試得教官、未上、此後不知所授何官。自此三年爲開慶元年、則擢兵部架閣。又明年以賈似道行、打算法罷。既新忤似道、宜不爲官。神道碑景定元年云坐廢、宋史云幾不免。景定三年明言小夫竿牘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則攝信豐事均不洽。情理最洽者要在寶祐五六年之間也。故列此。又上程雪樓云某三十一而入仕、而回主簿劄亦云俛試南廊疏居次等、遂得今闕、均無隔一年入仕之語。宋史言明年試得教授、未上、而神道碑無未上二字、不免參差。而薛鑑事又不同。竊疑神道碑及宋史或誤俟考。

寶祐六年戊午三十三歲。

開慶元年己未三十四歲。

元兵渡淮、趙葵辟枋得、枋得率民兵起義以應、擢兵部架閣。

開慶元年九月、元憲宗親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幹腹南來、歷邕桂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呂文德提兵援蜀。十月、吳潛入相、賈似道爲右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援鄂州。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向士璧守潭州不下。十一月、賈似道入黃州。會元憲宗死、似道乞和、北兵退。

以上見宋無

名氏宋季三朝政要

是年十月、趙葵一作吳潛、有辨正。辟枋得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捍饒信、出楮幣十萬貫。

神道碑。宋史作



錢米。給之。枋得乃說鄧傅二社諸大姓得民兵數千人。神道碑。本傳作萬餘人。三朝政要作二千餘人。守信州。

擢爲兵部架閣。見神道碑。本傳。三朝政要。

蘊德堂諸孫校神道碑云。按宋史誤以趙葵爲吳潛。其詞曰。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薛鑑於寶祐丙辰則云。辟吳潛幕。蓋用宋史。於景定辛酉則云。辟趙葵幕。又用本集。離一事而兩紀之。誤之又誤矣。夫募兵之舉。原因兵警。史稱開慶元年己未七月。元兵渡江。圍鄂州。取臨江。瑞州。江西大震。十一月。以趙江東西宣撫使與碑正合。若丙辰歲。則未有兵警也。至景定二年。遣使打算諸帥。若向士璧。史巖之。杜庶俱與趙葵同得罪。吳潛不與也。其無兩事審矣。又按公爲趙葵上賈相啓。與宋史事事脗合。如云。乃以三州責之一士。即饒信撫也。云。戍兵絕餉。大姓假錢。即鄧傅二社也。云。方吟洗甲之詩。乃有償金之責。即兵退覈費也。宋史所訛。止是吳潛二字。方山不能訂正。特爲詳辨。

景定元年庚申三十五歲。

賈似道行打算法。枋得出萬楮錢。爲趙葵償民軍所費。有代干丞相免追算功賞錢糧啓。

景定元年。元兵退。賈似道人爲執政。趙葵罷宣撫司。似道乃會軍興出入簿。覈諸軍軍費。枋得毀家爲趙葵償。仍坐廢。見神道碑及本傳。

三朝政要。五月。兵退。行打算法。賈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污之。向士璧守潭城。費用委



浙西閩打算。趙葵守洪，則委建康閩馬光祖打算。江閩史巖之、淮閩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徐李杜追繫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及行打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於賈似道云云，因得免焉。

代干丞相免追算功賞錢糧，啓出車還邑，方吟洗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償金之責。此生此日，惟公惟天。略洪惟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略盛時不計分穀之微，故忠臣得爲社稷之計。略車麟馬蕭，雖恨捐金之晚，弓弭矢箠，即云上簿之欺。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千萬人而不信，爲父摧子，甯不痛心。以君使臣，亦必以禮。伏念某承家忠義，賦性狂愚，參中原文獻之傳，頗知大節，得安定體用之學，不事空談。流涕讀興元之詔，血誠起雍邱之兵，清朝將以勸忠，宣幕因而假寵，非有祖逖千人之廩，又無張巡百里之權，用官券能幾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請餉，間逢子敬之指困，大姓假錢多藉軍帥之作保，方狂虜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將武夫固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之一士，賴元勳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勞，豈其全軀保妻子之臣，皆讒人者，不念援枹先士卒之伍，將屬子乎？謗言來自貪夫，貝錦成於邇列。略忽傳拘索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況子文之家已毀，顏氏之瓢屢空，慈母忍貧，久缺南陔之養，室人徧謫，何止北門之憂。略強爲師說，誰資子弟以萬鍾，亦有誥身不直將軍之一醉，興言及此，撫己知危。略使稼軒之帑屢空，無辭於罰，若師魯之錢公使當辨其冤，萬形有弊，惟理難磨，一心合天，何事不濟。略特在出爾反爾之間，即爲生我育我之時。

景定二年辛酉三十六歲。

星變曆者言文運將晦矣。見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三年壬戌三十七歲。

上丞相留忠齋書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先生者乎。

景定四年癸亥三十八歲。

景定五年甲子三十九歲。

枋得教上建康命題指謫賈似道專權誤國坐安置興國軍居興國軍疊山因以爲號。

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餘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己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事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似道等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甯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灾上曰正當相與補救闕失上迴天意。見三朝政要是時元兵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校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憤似道

竊政柄害忠良誤國而毒民也因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闔切漕使陸景忠銜之上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妄訕謗追兩官興國軍安置時馮夢得知信州恤枋得家枋得乃獨赴謫所因謫所山自號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

禮。見行實、神道碑、本傳、三朝紀事。

上丞相留忠齋書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

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一劉禹錫石頭城烏衣巷二絕句註予客金陵見名流題詠多矣撫時懷舊感慨興亡豈無驚人語李太白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迷幽逕晉代衣冠成古邱許渾詩云英雄一去豪華盡只有青山似洛中王介甫詞云六朝舊事隨流水但衰草寒煙凝綠葉水心晉元帝廟記云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之土且不暇爲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於寒煙衰草之外其亦有可哀已皆未若劉夢得二詩之妙有風人遺意石頭城在金陵之西去六朝宮殿舊基三十餘里東晉因石頭城之險築城壘屯重兵今遺址尚可考旁有清涼寺女牆城雉也俗呼爲女牆又曰箭眼山圍故國周遭在山無異東晉之山也潮打空城寂寞回潮無異東晉之潮也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淮水東邊之月無異東晉之月也求東晉之宗廟宮室固不可見求東晉之英雄豪傑亦不可見矣意在言外幸有於無朱雀橋烏衣巷乃東晉將相功臣所居猶漢西都冠蓋如雲七相五公也東晉將相惟王謝兩人功名最盛宗族最蕃第宅最多由東晉至唐元和四百年世異時殊人更物換豈特功名富貴不可見其高門甲第百無一存變爲尋常百姓之家正如歐陽公所謂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躊躇而悽愴朱雀橋邊之花草如舊時之花草烏衣巷口之夕陽如舊時之夕陽惟功臣王謝之第宅今皆變爲尋常百姓之室廬矣乃云舊時王謝堂



儲藏

謝枋得年譜

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風人遺韻。兩詩皆用舊時二字絕妙。金陵四圍皆青山與洛陽相似。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李太白云山似洛中多。劉禹錫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曾景建詩云青山四合繞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如今成樂土。新亭垂涕亦無人。

按、擘經室外集提要謂枋得是書能得唐詩言外之旨且罕傳本。故錄此段見例。所謂客金陵應在是年其餘諸詩各注事蹟多無可考。

按興國有二處在武昌府者宋爲興國軍元改路明爲州清因之民國改縣尋又改爲陽新縣。在贛州府者宋所置興國縣至今因之行實神道碑本傳及三朝政要並云謫居興國軍則枋得所謫爲湖北之興國也。神道碑又云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號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明韓暘字伯暘一作陽有思庵集文見廣信府志重修疊山書院序亦云謫興國軍安置公謫所講道自適守

皆及門執弟子禮因所居山自號疊山疊山之名蓋肇於此也。則疊山在興國軍可證。至信州有疊山書院是後人思仰先賢而於其鄉里祠祭之非指疊山山川在是也。神道碑云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朝爲疊山書院。明周廣

崑山人字充之有玉巖集文見集中

疊山祠碑云嘉靖元年廣既至信州謁先生之像而拜焉。周視垣宇

苔侵於壁蝸篆於室小徑紆潛浮屠障蔽因謀諸太守張翀新之又明李奎字文耀弋陽人有九川集

疊山書院序云信郡城南之麓有疊山書院既建之三年御史韓公永熙將巡撫之命按臨是邦。明日謁拜祠下顧瞻形勢川合山迴閱視庭階窗明戶敞此則所叙書院也。或以爲疊山地在

上饒橫峰之間、係誤指書院地址爲興國軍疊山之處也。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四十歲。

在興國軍。

咸淳二年丙寅四十一歲。

在興國軍。

咸淳三年丁卯四十二歲。

遇赦歸、賈似道以史館召之不赴。

咸淳三年赦放歸、似道奇其才、欲收爲己用、召以史館、令余安裕諭意。枋得曰：「似道餌我耶？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人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謨、若輩皆知名士、介然自持、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見神道碑本傳、三朝政要。

按余安裕爲枋得之甥、集中雜著有甥余安裕爲國子正字一條、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云云。

咸淳四年戊辰四十三歲。

咸淳五年己巳四十四歲。

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今年六十三矣。見上丞相留忠齋書。



儒藏

謝枋得年譜

咸淳六年庚午四十五歲。

咸淳七年辛未四十六歲。

謁辛棄疾祠。

作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有云、襄樊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云云、與劉秀巖論詩書、詩於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爲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爲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嚴凝之氣、其盛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

【附錄一】與楊石溪書、宋朝盛時、文章家非一人、歐蘇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發爲詞華、經天緯地、天下學士皆知所宗、隱然絜宋治於兩漢之上、七十年來、文體卑陋極矣、天運循環、必有作者、是不難、亦爲之而已矣、枋得有興起斯文之意、倡而無和、言而莫聽、近來始得張伯大與習之、楊以成、字習之、石溪乃號也、白石人。兄弟能卓然自立、不從俗浮沈、豈特時文當爲天下雄、今之同志、即後之同傳、枋得深有望焉。

按歐陽修卒於神宗熙寧元年、蘇軾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自軾之卒以下七十年、爲理宗紹定四年、枋德才六歲、則七十固未能斷始於何年。然是文可與論詩相發明、附錄於此。

【附錄一】行實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

【附錄二】神道碑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悉類此。

辛稼軒先生祠記。器不大、不能以運天下。余談稼軒久、知其人於同志。會於金相寺、過其庵、可以想見。夫器大、夜宿祠堂前。公平日爲官、但以隻鷄斗酒爲膳。明日、奠以隻鷄斗酒。庸人謂武侯祠堂不可忘、悲其定中原、興漢室、有志而不遂也。天地間好功名、必待真男子、儘多器大者得之。吾黨必有成稼軒之志者、毋忘此會。同志者：關大猷、子遠、應君實、伯誠、虞公著、壽翁、南方應得人王濟、仲胡子敬、雲晁、藍國舉、張海潛、顏子宗、吳志道、袁太初、林道安、鄒人傑、淑貞、吳仁壽、李仁叔、趙平民、外有稼軒之孫辛徽慶、美加會。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辛稼軒先生墓記。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



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能無抑鬱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鷄斗酒酬於祠下文曰云

咸淳八年壬申四十七歲

咸淳九年癸酉四十八歲

咸淳十年甲戌四十九歲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五十歲

任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

神道碑德祐元年連以史館校勘祕書省著作郎召牢辭

按儒富莊二絕第二首云東觀羣儒作好官束書不許散人看何時遂作西林友讀得韓文熟已難第二句自注云余與李叔翔馬碧梧李伯玉躋寶章閣校書故云又爲張子惠作甯庵記云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則枋得實嘗入史館然神道碑叙景定元年以趙葵事坐廢宋史亦云



幾不免。至景定五年，中間事無可考。自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謫在興國軍。咸淳三年，得赦，似道以史館召之，不往。至德祐元年二月，似道始敗。未幾，元兵下饒州。是年，枋得募饒州兵勤王，爲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明年，宋亡，則枋得入史館，非在景定元年至五年間。即是年似道敗，以後提刑江東以前事，集中屢云平生實就官，不滿八閱月，則入史館，亦必甚暫也。又第三句自注云：西村，即儒富莊舊址。余與叔翔諸人同爲親友，共筆硯於此。第四句自注云：當年同窗時，立程每晨各讀韓文三首，成誦爲樂。余追念今昔情事如昨，因感而作焉。詩與事年月並無考，附此。

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大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知信州募兵援饒州。

見世系行實神道碑本傳三朝政要

明陳中州斗山先生傳：乙亥，元兵入臨安，兄伯鎮來自京，奕持兄擗哭大成殿，仰天呼曰：賈賊負國，吾故知必有今日。移書疊山曰：吾無爲矣，天下事疊山勉之。遂棄官入山。

按斗山先生姓王，名奕，字伯敬，玉山石田人。宋亡，入玉斗山隱居，稱玉斗山人。與謝枋得交甚摯，集中有和贈枋得詩十餘首。所著斐稿二卷，梅巖雜詠七卷，斗山文集十二卷，今傳遺集三卷，有四庫本。陳中州，明青田人，嘉靖間爲玉山縣教諭。

恭帝德祐二年丙子五十二歲。

宋亡，枋得兵敗於安仁，又敗於信州，奔入閩。

德祐二年正月，元丞相伯顏大軍至臨安，宋皇太后遣使奉璽降。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兵馳至射之，矢皆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枋得累戰敗，不能軍，遂失信州。乃變姓名棄家入建寧，唐石山、轉入蒼山、茶坂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風漢也。竟得脫，行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其後大勢已定，遂居閩。見世系行實神道碑本傳。

蔡氏宗譜序：予避元竄建陽之唐石，敬謁我理宗皇帝御書廬峰書院，祀蔡西山先生父子，予則再四叩拜而起，毛髮倏然而森凜也。

上程雪樓書某五十一休官。

上留忠齋書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

按仙隱觀詩云：秋雨閒十日，緬懷秋山空。煙霞固嘗態，敗葉舖山紅。平生五大夫，投老一禿翁。相看各蕭索，事付不語中。五大夫臆是一兵部架閣、二校試建康、三史館、四沿江察訪使、五江

東提刑、江西招諭使也。

雲衢夜月、長虹跨陸、登雲衢、會同海宇、皆車書。日斜市潰、夜喧息。月來雲淨、天無疵。水劫金蟆、形不槁。常生玉兔、藥常搗。可憐滄海幾桑田、照耀古今人盡老。

華峰霽雪、朔風吹折寒梅枝、嚴凝凍合彤雲癡。華峰屹立亘今古、堆累積聚皆昏迷。楊花飛舞盈三尺、蜚翅交加呈六出。朝陽發燄照乾坤、萬壑千崖消粉飾。

按原注云、此書林十景在建陽縣崇化里。原詩凡書林筆峰、仙亭暖翠、龍湖春水、南山脩竹、岱嶂寒泉、龜嶺暮霞、雲衢夜月、仰寺疏鐘、寶應朝陽、華峰霽雪十首、錄其一。

題龜峰三十二峰、峰最高、脚踏高處、真人豪。遠觀靈山一培塿、俯視彭澤無波濤。眼明始見滄海闊、心閒却憐人世勞。後百千年誰獨立、萬古一覽皆秋毫。

武夷山中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斗山先生傳、丙子安仁之敗、疊山入閩、奕邀就定計。

按其下又云、居兩月、雪樓御史物色之、遣俱入閩。無何、奕山就執北行云云。枋得自安仁之敗、至就執、凡十三年、不得言無幾何也。疑有誤。

宋史本傳、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趨進抱父屍、亦死。世系同

按宋史不著年月、然富陽離杭州最近、元兵下富陽、必在本年、故列此。



儲藏

謝枋得年譜

世系兄君禹鎮越學生與元兵戰於九江被執不屈斬於市。

神道碑又有兄君禹在九江亦不屈斬於市。

宋李養吾讀疊山先生北行詩跋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絕出九江潰後惠予書曰署爲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爲志也澤因伯氏過康廬與謝章謀和議落人疑忌中械繫良久。

按宋端宗二年丁丑以後文天祥起兵匡復江西境內起應者最遠不過撫吉時隆興已開府駐重兵則隆興已北九江一帶必無宋遺兵故君禹等起事史雖未具年月當在此年也。

世系弟君舉任大理寺評事德祐丙子元捕親屬遯迹適居弟君祿亦遷居。

行實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入信鏤銀榜根捕。

宋史李夫人傳

謝枋得之妻李氏乃饒州安仁李梅山

之女也適謝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

中武萬戶

按武秀也。

以枋得豪傑恐其煽變迹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

草木而食。

北行詩跋閩人居亭曰虞氏爲信所蹤竟殞深罔虞嘗注易沒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

端宗景炎二年

即元世祖至元十四年

丁丑五十二歲。

妻李氏就俘於貴溪。

行實執得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於建康。

神道碑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跡至。

宋史李夫人傳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山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景定二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於奎填於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爲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青臺而詬曰何物瞽叟爲此妖言司曆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爲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者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當事哀憐之令江南路縣每置教諭一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饑雀羸鼠饒涎吞吐不敢啄嚙學宮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曹類啁啾相呼而謀摧肌剝肉於儒戶儒不勝其苦逃而入他途者十九建安科舉士餘二萬戶儒者百六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

按儒富莊第一首一從孔氏去藏書直至秦人不喜儒意同。

景炎三年

帝昺祥興元年即元至元十五年

戊寅五十三歲

妻李氏自殺於建康獄中二弟君烈君澤皆死。



儒藏

謝枋得年譜

神道碑夫人李氏有德容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君烈君澤三姪一女二婢俱死於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廣陵獄得釋熙之歸自廣陵卒定之賢而善文累薦不起

行實同

宋史李夫人傳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人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没人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北行詩跋二子從母遊金陵聞汹汹有異殷勤撫二子不忍釋子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彌慘公二子亂離間力學自立能詞章

上留忠齋書妻子爨婢以某連累故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塚十一年矣

行實母夫人以老疾得免

宋史李夫人傳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北行詩跋李氏既死君烈等殉難列婦及子婦懼傷太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太夫人見二婦不膏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義至此將何逃信興羅織之獄所親如薛如詹捐重貲得無恙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筆談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遜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

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從容、略無愁嘆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原注、鉛山葉有大說。

江西通志烈女蔡英傳、謝氏蔡英、弋陽人、枋得女、適安仁通判周銓爲妻、早寡無子、聞母李死於獄、父死於燕、闔門盡節、遂盡鬻奩貲以造橋、橋成投水死、鄉人嘉之名、其橋爲孝烈橋。

安仁縣志載安仁倪倏、晉孝烈橋記、謝枋得女適金竹源周氏、早嫠無子、聞母李氏爲元兵所執、不屈辱死、後又知父爲魏天祐拘繫赴燕、不食四十餘日死、乃悉出其貲、築夫水次所居之橋、易木以石、橋成赴水死、時人義之、因以孝烈名其橋。昔賢詩有至今溪上連宵月、照徹貞魂萬古心之句。按、

江西通志載甯都鄭澥所作孝烈橋詩末二句。

隆慶庚午予館於朱氏、始至其墟、溪水澄碧、英爽波浮、乃躬滌

仆碑、樹於道左。朱生文琢復樂施鳩工、仍謝女之制而更新之、而橋之名益著。涉是橋者、忘揭厲之勞、而思謝女之烈、激忠矢節、百世而下、莫不興起、與清波湯湯、憶劫無斃、則斯橋之成、所係匪渺渺也。乃爲請於邑侯謝公汝韶勒石、而予爲述其略以風世云。

安仁縣志順天孫躍龍孝烈橋序、原注橋在安仁崇義鄉二都跨洪源澗。饒州府志上海朱在鎬孝烈橋引一橋至微也、其成與廢至闊遠也。鄉之人朱一光、一新者、吾不知其蹈禮義、讀聖賢之書否、而徬徨追賞、從數百年後、傾家折產、以成數百年而上一凌霜皎日之志而不惜。

按江西通志西江古蹟尚有鄭澥、胡儼等孝烈橋詩詠數篇、無關宏旨、不錄。

蔡沈之後人、宋亡後爲元民戶、有蔡希暨、希塾、希仁、遭酷吏破家、且奪其田地、又累及同堂兄弟、罰



仙藏

至驛站養馬枋得憐之爲書呈福建尚書省府得蒙寬恤行建寧路建陽縣將沈八孫希清等特賜出站與儒戶例優免。見蔡氏宗譜序序作於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一月既望。

集中有爲蔡文節公兒孫免差料書。

祥興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十四歲。

二月厓山破陸秀夫負衛王投海死宋滅。

元至元十七年庚辰五十五歲。

至元十八年辛巳五十六歲。

至元十九年壬午五十七歲。

至元二十年癸未五十八歲。

至龍虎山。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書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爲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爲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真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爲浩歎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蕭冰崖詩卷跋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窮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蛩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與菊圃陳尚書書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避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蕭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有詩見前德祐二年下龍虎訪仙巖秦人家計猶在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五十九歲

大赦得出

行實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於茶坂設卜肆於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

按黃華山名在福建建甌縣東北殆宋遺民最後鬥爭之地

枋得賣卜不取錢惟索米屨久之人多有識之者延至家課子弟

見前德祐二年事下

思親詩九十萱親天下稀十年甘旨誤庭闈臨行有懇慈心喜再睹衣冠兒便歸

其二九十萱新天下稀吾王何在子何之倚閭日望無他念一片好心天得知
其三九十萱親天下稀人無容力荷天慈衣冠禮樂江東聚此是癡兒奉母時



儲藏

謝枋得年譜

其四、九十萱親天下稀。平生教子欲何爲。楚王肯立韓公子。良也歸韓亦有辭。其五、九十萱親天下稀。教兒只誦白華詩。溪冰山玉人無愧。百拜慈幃喜可知。

按、枋得母是年蓋九十一歲。其云九十萱親。概言之也。

至元二十一年乙酉六十歲。

乞醯平生忍酸寒。鼻吸酢三斗。先民恥乞字。乞醯良可醜。賣鷄買魚烹鷄魚。誰舍取。將爲水晶鱠。聊悅苦吟口。主人曰無醯。調和只宜酒。一夜嚴霜寒。池冰堅可扣。雖知酒不冰。流澌魚可走。旁觀粲然笑。易牙知此否。始知五味和。鹹酸必相有。提壺我有求。君甕肯發甌。宿諾惠未來。望梅渴已久。似聞君釀醯。巧心出楊柳。楊柳屬他人。腸斷香山叟。舉瓢酌醯時。又意玉纖手。一顧一心酸。淚珠滿翠袖。此亦人至情。可不告朋友。古人有乞漿。得酒意愈厚。又恐酒具來。太歲正在酉。

自注。時年乙酉歲。

謝惠酢啓。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末。可觀敬老之誠。物雖薄而用宏。禮若輕而義重。伏念某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險。喁堪憐聚蚋。獨愛道真之嚙。嚼又笑醯鷄。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恭惟某官滿懷蘊藉。落筆森嚴。遂令寒窶之庖。獨知曲折之味。

按、枋得晚年蓋甚貧。故母死無以爲葬。衣物米酒。多人所資助。集中有求紙衾詩、覓茶詩、及謝宋亦山惠米啓、謝人惠米線、謝麵、謝惠椒醬、謝人冬至送鳧酒諸詩、謝人惠紙衾啓、謝張四居士

惠紙衾、謝惠楮衾、謝劉純父惠布、謝送夏衣、謝惠藥諸詩。惟乞醯詩有年代可考，故全錄之。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六十一歲。

丁母憂。元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於朝，以枋得爲首，辭不赴。

妣桂氏封碩人，二月二十六日卒，年九十三。

見世系、神道碑、上程雪樓御史書。

至元二十三年，元帝求江南人材甚急，集賢學士、行御史台侍御史程文海薦宋臣三十人。據神道碑。

本傳云二十二人。

以枋得爲首，以丁憂辭不肯赴。

見行實、神道碑、宋史本傳、三朝政要。

上程雪樓御史書。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皇帝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召賢，輪帛迎上，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



儒藏

謝枋得年譜

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有某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喪親、未克葬、持服、未免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皇帝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嶽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占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皇帝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自不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頗識詩書、頗知禮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闐闐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



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閻徐方直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踰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皇帝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矣。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淒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首拜。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秦漢以下、有斯人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嗟老歎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羨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三山黃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爲諸公貴人重、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携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

有好善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而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者。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六有歸其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疏、善人長者共成華嚴會。丙戌年第十五會、供食科儀、隨人喜舍、此爲好事。

謝黃禪師華嚴會供餐、十兆九萬拜、求道心如惔。毗盧頂上珠、直欲一手探。流年急如梭、長歌愧仙藍。勇尋趙州關、何畏白髮髻。

按枋得集中多與道佛醫卜相畫人物往還文字、疑皆是晚年所交結者也。賀蔡芳原判鎮爲道上啓云、滿目氛埃、儒術不勝其拘賤。遊神清靜、道家尚可以逍遙。與天師張簡齋書云、閩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傳法、能奉行正一教法的、有契人行道濟物活人之功者、惟建安周君震一。其尊父質軒先生、年六十四、精神豐度、如三十少年。家在城府、不妄友一人。某遊建上一見、如故交。辱館粲於迎仙道院者兩旬、持敬乃其家子也。晨夕事玉虛元帝如嚴君、與道士桂武仲書云、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質軒先生、有道之士、其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趙信庵、王脩齋之風。某不知何脩何飾、獨蒙異顧、館粲兩旬、聽其議論、挹其精神、翛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圓峰道院祠堂記云、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境上民營道。



院於圓峰山祠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凡捐助力財者。皆祭祀之。昔六蓼失國。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其時皋陶子伯益之後。猶有嬴趙。而臧文仲悲傷。慚惻如是也。使其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爲皋陶哀當如何。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爲禾黍。東遷之君相。曾不動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獺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爲人臣而念其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爲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賀玄天上帝生辰表云。伏念臣一善蔑聞。百殃寧免。逢南方之喪亂。何地逃生。賴北極之明靈。助天濟世。化道衣疏云。某人熟朝真之科教。習事帝之儀容。人我觀門。共成道法。此外有許旌陽飛昇日賀表。和道士陳天隱詩三首。賀道士阮太虛詩。贈秋山道人詩等。觀音經序云。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無可呼籲者矣。觀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救之。仁矣哉。天地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矣。景祐真君生辰疏云。緬思唐世。爰有忠臣。助兩賢而守一城。提孤軍而勝百萬。宗社資其翼載。江淮得之安全。幽爲神明。爲人節義。無慚於天地。生當封死當廟。英靈永鎮於華夷。茲遇乘東維之旦。誰無拱北極之心。祀城隍疏云。恭惟城隍土主。乃武乃文。佐漢有功。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河。暨公聖者疏云。全危身於離亂。歎生活之艱難。日虞虐吏之誅求。時有過軍之煩擾。十室而九無溫飽。五年而屢告饑荒。賴有覆載。疾疫無憂。東山白蓮堂脩造疏云。要識白蓮淨土。世世

無窮。請看火日出山。朝朝如是。東嶽廟裝塑天堂地獄閻羅疏云。天堂果有。宜君子之先登。地獄豈無。必小人而後入。白蓮社經堂疏云。任他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此外有鳳林新建蓮堂疏。福善生辰疏。重建觀音寺疏。永福堂塑佛像疏。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吾友張四居士爲僧敢獻善頌等。贈何古梅學醫云。笙鶴一去二百年。東南忽變爲腥羶。爲血爲肉生靈苦。在者瘡痍何日痊。上界真人有同性。不學神仙學孔孟。有術醫國無人知。要爲吾民救微命。我聞上帝最好生。活人功多朝玉京。請看耆叟至陶葛。神仙多是良醫成。東西干戈二十秋。人無貧富眉長愁。遺黎若要家平康。但願良醫自天降。贈宋相士云。墮甌看無益。乘軒計亦疏。忍貧吾自解。過論子姑徐。但得耆而艾。飽觀詩與書。時乎一杯酒。此外盡從渠。贈畫梅吳雪塢云。誰能奈得此雪過。春風去後終須還。千紅萬紫爭爛漫。梅竹携手隱空山。皋陶庭堅不祀苦。程嬰杵臼存孤難。豈無當門獨立者。五更風雪不相干。其餘有贈儒醫陳西巖。贈卜者魏易齋。贈相士吳楚峰。贈相士郭少山。贈畫士劉信可二首等詩。枋得雖遊於方外。而觀其文字。寄感遙深。蓋心懷不可言之悲痛。不可斷絕。故爲寄託以自解也。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六十二歲。

元忙兀台奉旨召之不赴。

宋史本傳。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丞相義之。不强也。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六十三歲。

元江浙行省參政管如德求賢士於江南留夢炎薦枋得不赴。九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復召枋得執之北行。

至元二十五年元江浙行省參政

據上留忠齋書碑作江浙行左丞本傳作福建行省參政並非

管如德將旨如

江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底人元尚書留夢炎薦枋得枋得以書辭謝。

見神道碑本傳及上丞相留

忠齋書

上丞相留忠齋七月吉日門生衰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有當言而不言則其所以待知己某不敢避誅斥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皇帝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



稿藏

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皇帝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皇帝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皇帝，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浙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皮面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皇帝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故國舊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紃，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携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



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始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耳，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撚敬其忠信誠懇。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信天。」室撚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撚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此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皇帝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

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皇帝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鬻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有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常握衆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皇帝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含糲於皇帝之土地乎。皇帝之赦某屢矣。某受皇帝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



則不可。今既爲皇帝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皇帝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皇帝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皇帝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皇帝，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者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遯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后上仙久矣，北望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皇帝欲根尋好人，不虧皮面正當底人，某決不敢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倍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使江浙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

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千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九月元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以爲功。將如京師。使建寧總管撤的迷失往建陽驛橋。僞召枋得入城。卜易已。而使其友趙孟達來說之。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初甚容忍。久而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多勸以死節。昭天下忠義。枋得心許之。九月十一日。至嘉禾。北發。遂絕煙火。食蔬果而已。既而絕粒困卧。久之。不得死。按。與魏容齋書云。九月吉日。謝某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行實亦云。九月。參政魏天祐執枋得北去。而行實。神道碑。本傳並云。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枋得自九月斷食。至明年四月。至京。凡六閱月。乃死。世無此理。殆中途或嘗復食。如文天祥耳。碑云。二十六年正月北行。則與枋得九月書中云。至嘉禾不合。然自福建北行。不逾月而至嘉禾。自嘉禾北行。五六閱月。乃至京師。相差太甚。或魏天祐中途有所勾當。則不可考也。枋得之北行也。貧苦甚。衣結履穿。行

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

見世系、行實、神道碑、本傳、與參政魏容齋書。

與參政魏容齋書。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皇帝遊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止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皇帝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奸人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降、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皇帝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皇帝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則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茲某蒙大參相公縲紲而至大都、以縲絰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皇帝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



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並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饋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言奇計，則人必以爲妒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懼。

魏參政執拘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二子及良友，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和毛靖可韻。孟韓相慕久懸懸，恨不論詩早十年。吾道不行知有命，斯文將喪更由天。此生何恨爲龔勝，來世誰能知少連。不信無人扶宇宙，是邦豪傑已潛然。

【附】毛靖可贈疊山先生詩：一襟書傳日星懸，湖海聲名五十年。事不求知惟此理，文之未喪豈皆天。人方驚怪歐陽子，我獨悲傷魯仲連。看鏡倚樓秋已暮，風巾霜履重依然。和葉愛梅韻：道逢患難正當行，禮食從來孰重輕。綠鬢行藏堪檢點，白頭去就要分明。了知死別如

龔勝未必生還似子卿。緯地經天文不喪。許君獨擅大聲名。

【附】葉愛梅贈疊山先生詩。后土茫茫兩屨行。綱常事重此身輕。大江有士一人壯。千載見君雙眼明。俯仰元無愧今古。英雄何必盡公卿。早知莫賣成都卜。省得人知大隱名。

和游占意韻。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後死未爲非。文辭未必改秦館。敲扑徒能抱御衣。無志何勞悲廟黍。得仁更不食山薇。儒冠有愧一廝養。何忍葵心對落暉。

【附】游古意贈疊山先生詩。滿腔忠孝有天知。不管人間事已非。萬里乾坤雙草履。百年身世一麻衣。行藏自信牀頭易。卧病惟餐隴首薇。儻過宗周見離黍。幾回新淚向殘暉。

和斗山送北行詩。耐寒松柏萬年青。無奈秋風欲送行。爲米折腰五柳綠。棄觚洗耳一溪清。時來鳳誥千斤重。人去鴻毛一羽輕。讓效孔陶留介蹟。玉瑯峰邃任良明。此詩集中不載。據斗山遺集中注文錄出。

【附】王奕謝疊山先生己丑三月四庫本作九月。並誤。當作戊子九月。被執北行。閩上以詩送之。倚歌以餞。皇天久矣眼垂青。盼盼先生此一行。遺表不隨諸葛死。離騷長伴屈原清。兩生無補秦興廢。一出誠關魯重輕。白骨青山如得所。何須兒女哭清明。

其二。襄漢無人替一肩。遂令杞國墜青天。是誰鑄此一大錯。此事公知三十年。盡愛中都爲宰相。豈知上界有神仙。縱饒不返南飛翼。也合津橋化血鵑。斗山遺集。

【附】邵武張子惠仁叔送疊山先生北行。流落崎嶇二十年。幾回灑血杜鵑前。一雙芒履乾坤窄。萬古丹心日月懸。案上靈龜原不食。樊中孤鶴且安眠。逃名不得名終在。行止非人亦有天。



其二打硬脩行二十年、如今訂驗一儒仙。人皆屈膝甘爲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

崇真院絕粒偶書付兒熙之定之并呈張蒼峰劉洞齋劉華甫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饑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豈無道兄相提携、騎龍直上寥天一。絕粒偶書、丹府金童善主家、百神聽命靜無譁。從今何必餐松柏、但吸日精與月華。

其二龜啣甘露爭先到、鳳吸醴泉隨後來。捉在太清仙酒甕、道人日飲兩三杯。

辭洞齋華甫二劉兄寒衣并序、離羅內阱、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爲狗彘。凡勸吾人燕吐胸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爲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原詩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

小孤山人言此是海門關、海眼無涯駭衆觀。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瀾。堅如勇士專場立、危比孤臣末世難。明日登峰須造極、渺觀宇宙我心寬。

【附】王奕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關詩、此是長江第一關、孤峰矯首聳遐觀。人今人古興亡事、帆去

帆來上下瀾。廟有神明司地險。舟藏鬼蜮過門難。吾儕出處憑天道。浪自舂撞意自寬。

按集中北行詩。仍有和詹蒼崖韻。和曹東谷韻。和道士陳天隱三首。示兒二首。北行詩鈔有魏天應和疊山老師韻二首並序。蔡正孫和疊山老師韻並序。陳達翁送疊山先生北行。王濟淵送疊山先生北行誌詩。又李養吾有讀疊山先生北行詩跋。并未錄。錄其倡和原文俱有者。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書某寓閩十三年。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

序作於戊子四月甲子日。

宋史本傳。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無深入。但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

有薦寫神黃鑑堯書。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六十四歲。

四月至燕。卒於憫忠寺。

枋得二月至淮安。淮安路教授謝西溪餞之於敬義堂。淮安士友多集。枋得爲詩送之。四月一日至燕京。先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帝所在。再拜痛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四月五日卒。

據行實。斗山公遺集作七日。



儒藏

謝枋得年譜

八月其子定之裹父骨以歸葬於廣信。

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源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

枋得死之二十四年門人虞舜臣乃率其徒築室買田祠枋得於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元廷爲
疊山書院又五年關中李源道乃爲之碑。見行實神道碑本傳北行詩跋斗山公遺集。

按斗山公遺集有和疊山隆興阻風和疊山小姑廟和疊山舟過櫓港和疊山拜李太白墓再和
前疊山峨周亭和疊山拜虞雍公祠淮安路教授謝西溪己丑二月飲疊山於敬義堂有詩後三
日僕至西溪見示疊山已行矣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等則枋得沿途
當有所吟咏今原詩不存故不錄其和。

【附】王奕聞疊山己丑四月七日死於燕聲名如此付杯羹滿腹琅玕不得呈諾士倘能如孔子殺
身未必死盆成骨埋北壤名山重冤入南天上帝驚當日刀圭成謾爾金華仙籍再書名。斗山公遺集
行實所著有詩傳注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易書詩三傳及注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批評陸
宣公奏議編次祕笈新書選定文章軌範並唐詩解行於世。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
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宋·文天祥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周 斌 二審

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一卷，宋文天祥自撰，佚名補注。原載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甯寵刻本《文山先生全集》卷二五。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原名雲孫，字天祥，後以字爲名，改字履善，又字宋瑞，號文山，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寶祐四年舉進士第一，爲寧海軍節度判官。景定間累遷著作郎，歷知瑞州，除江西提刑。咸淳間除軍器監兼學士院權直，忤賈似道，乞致仕歸。起爲湖南提刑，移知贛州。德祐初，奉詔勤王，除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權兵部尚書，知平江府。二年，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入元軍請和，被拘，輾轉逃歸。端宗即位，復除右丞相，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抗元。景炎三年加少保、信國公，兵敗被俘，被囚大都，終不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就義，時年四十七。文天祥是宋末著名的民族英雄，耿耿忠心，彪炳史冊。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一八有傳。

文天祥在獄中，嘗自著《紀年錄》。此爲現存最早之自撰年譜，雖較簡略，但敘事精準，實屬第一手資料，其價值不言而喻。其時杜澣還編有《丞相年譜》（《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惜未見流傳。今傳本有佚名編《宋丞相信國忠烈文公年譜節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本）、清許浩基編《文文山年譜》一卷（一九二七年杏蔭堂刊本），近人蔣守一、傅抱石、姚海坊、翁其榮亦撰有年譜，楊德恩所撰《文天祥年譜》（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較詳細。今人李安有《宋文丞相天祥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輯）、萬繩楠有《文天祥事蹟編年》（《文天祥傳》附，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別集

後學豐城鄔樵卿編次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
年錄

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歸全文集註雜取宋
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
上錄宋太史氏管廢國寶至元間經進甲戌
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伯顏
丞相平宋錄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
句詩前後卷旁采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疏



儒藏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各年之下。

丙申 宋理宗端平三年

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于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復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廬陵文氏来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鎮五世祖正中徙富田。曾祖安世贈太保邢國公。大父時用贈太傅永國公。父儀字士表人稱為革齋先生。贈太師惠國公。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庚子 嘉熙四年

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壬子 淳祐十二年

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 寶祐二年

是歲公夢召至帝所帝震怒責其不孝公哀訴以臣實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賜以金錢四遣去公出門而震雷欲擊之自嘆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不免雷擊驚覺汗如雨後一舉及第而有父喪但未解四金錢為何義

乙卯 寶祐三年



備藏

是歲大比以字舉郡貢士第璧同舉。冬俱赴省侍父革齋先生行。予既以字為名字之者改曰復善。提舉知郡李迪舉送。

革齋先生與弟書曰。道由玉山遇異僧。指長男曰。此即必為一代之偉人。然非一家之福也。

丙辰

寶祐四年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奏名。弟璧同登。及大庭試策。有司宣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擢為第一。臨軒唱名。蓋五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卧病。客邸予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

先生棄世。天府治喪。榜下士資送道路。貲粗給。兄弟即日扶護還里。以君子不家於喪。沿途餽送。並不受。

丁巳

寶祐五年

九月葬革齋先生。

戊午

寶祐六年

八月從吉。時丞相丁大全用事。或勸通書。某曰。仕如其汲汲耶。郡侯欲為言于朝。除初官。力辭。謝得止。

己未

宋理宗開慶元年



信藏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秘書省海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聞命辭免。乞行進士門謝禮。旨令朝謝訖之任。九月入京。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再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京師洶洶。予門謝訖。即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建明倣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此聚同年。



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
 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
 授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
 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庚申

宋理宗景定元年

二月差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辭免乞祠
 祿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

辛酉

景定二年

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時賈丞相似道當國年餘頗

訝不通名。及除入館。得予書。舉張師德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

誥詞曰。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於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居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與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劉克莊行。

壬戌

景定三年

四月。供正字職。尋兼景獻府教授。五月。充殿試考



官進校書郎。誥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以陟岵之故，稽顙瀛之擢。一旦來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甫緇黃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為速，在爾為晚矣。人之不可及者，年也不磨，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耳。

癸亥

景定四年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刑部事最繁重，居官者率受成於吏，號清流者尤所不屑。為之鈞考裁決，晝夜精力不倦。吏不能欺，懾服焉。八

月以董宋臣覆出為都知上疏論其惡不報。東塘
將出關丞相遣人謂公不可差知瑞州。十一月赴
郡。十二月迎親就養。郡兵久後瘡痍乍復公撫以
寬惠鎮以廉靜。郡兵素驕取其桀黠真之法張布
網紀上下肅然。於交承外積緡錢萬緡便民庫。去
之日填兵出前寔名為楮百萬有奇。遺愛在民父
益不忘。

甲子

景定五年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西提
刑辭免不允。

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後。惟廣德意
全宥居多。惟平寇扶植風采。四月行部至吉
州太和縣。伯祖母梁夫人歿于父所生母也。申解
官。承心制。間臺臣黃萬石以不職論罷。是歲關文
山。

臨江城中。余地坊銀匠陳見。有闖會過于市者。
歎曰。我等困苦止欠此馱耳。翼旦盜殺。有闖會
人慧力寺後山中。捕司跡盜急。市荷擔行。鬻饌
餌者。以所聞陳語告捕司。鞠陳筆。楚誣服。將受



刑辭其母曰。為子不能終養。必宿冤債。無可說者。望吾母焚紙錢於吾死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盜殺人處。又焚紙錢於盜殺人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殺人正賊之家。母如其言。後月餘。母夢子告曰。謝母已得正賊。乃府衙後李某家。所得關會具在暗閣上竹籠內。於吾死後。止用訖。關會買牲酒。餐謝神福。內覆紙單。籠上用草為遮。蓋塵灰積滿。一二日文提刑到。請母為陳訴。越數日。公到。陳母乞屏左右。持素紙以所夢訴。公即命有司同陳母詣李閣。悉如夢。遂以李償。

負關會人死推司及元捕人僨陳死官贍養陳母終身。此趙君厚言也。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戊戌庚戌丙子長男道生生。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壬寅甲午丙寅次男佛生生。二月女柳生。三月女環生。九月除尚左郎官辭免。不允。十二月赴闕供職。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却又夥焉。當時衰然之選。今其存者。



信藏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莖。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即位。其省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馮夢得行。

戊辰

咸淳四年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是月。臺臣黃鏞奏免所居官。冬至。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奏獲新命。

己巳

咸淳五年



四月差知寧國府辭免不允。十一月領府事。府極彫弊。始至。爬梳條理。曠然無事。寧國為郡居上流。斗絕稅務。無所取辦。則椎剝為民害。予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百姓歡舞。去後。爭醵錢立祠。先是乙卯春。公家趨城三十里。日冷水坑。旅店胡翁夜夢。門外巨石有龍蛻爪其_一。夢甚著。覺而異之。昧爽即擁帚掃除。石驗所夢。已而公至。則坐于石。更履翁言。早寒。碩飯而去。詞意甚勤。公問故。以夢告。且曰。他日必富貴。願垂憐我家。公諾焉。由是公家人往還。經從。必飯其家。歲時。

翁嫗至公家必優贈與。至是公載家寧國珥任
歸午飯胡店胡以宿諾請公笑曰諸擔中任擇
取其一胡屢謝不敢則擇取一擔以告公令衆
啓擔視之則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為鄉里親
友餽者汝無用焉命衆估時值以其直與之蓋
胡以公五馬貴如他人皆輜重充溢不知公行
橐固朽然是以任其自擇無嫌也公之子孫過
之胡之子孫仍奔走迎送不倦公家亦時優恤
之一夢之吉乃纏綿受實惠異哉此胡老之言
也。

庚午

咸淳六年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四月供監職免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主牒所檢討官。會平章賈似道託疾歸紹興乞致仕。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賈有要君之志。于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內制相承皆呈藁。當國改竄。惟命重失王言之體。于直道而行。遂忤賈意。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臺臣張志立奏免所居官。

辛未

咸淳七年

冬至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表寢新命。是年起宅。



儲藏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文山山在廬陵南百里居下家上游兩山夾一溪溪中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態橫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綿谷低昂卧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派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之其高處而勢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烟竿綿真廣大之觀也其南曰南涯可五里主人日領客其間窮幽控勝樂而忘疲其北曰北涯以南長潭為止清遠深絕蓋以時至焉宅基在南涯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泓渟演迤山勢盤礴如拱如趨蓋融結非偶然者宅當其會青山屋上流水屋下



誠隱者之居也。于於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達，不求鮮美。於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歎世人乍有權望，即外興獄訟，務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為至戒。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於宦情亦然。自以為起身白屋，邂逅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即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為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時之不殊命也。何尤。山中新宅，後開江上有變，即罷匠事。惟

廳堂僅成。

癸酉

咸淳九年

正月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疏決滯淹一路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知贛州。是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公從容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閔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易。城陷義不屈。自沉而死。子灝血擗袂顛沛驅馳。卒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輒為流涕。

甲戌

咸淳十年

三月赴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廣人以按堵。故具官設位。家置香火以報恩。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郡民自七十以上。與錢酒米帛有差。有婦人百三歲者。十一月二十一日。奉痛詔。勅門下。先帝傾崩。嗣君冲幼。吾皇素養。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凜淵冰之是懼。憤茲醜虜。闕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既國步之阽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



儲藏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冑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為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洟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齊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勲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乙亥 宋幼主德祐元年

正月朔日得報虜渡江尋詔下召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丞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夫人憂解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陛辭乞斬呂師孟翼鼓不報十月十五



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解圍常
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間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
入衛辭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守命再下還師進
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
使置司餘杭守獨松關。

管史云正月十三日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
已降旨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赴行在十六
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糧二月賈似道駐師曾
港復公書勉以宗忠愍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
師潰童鑑乃啓除公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



老将王輔佐為總統領兵下吉州。王尋卒，以廣東統制方興代之。江西副使黃萬石有舊嫌，又忌公聲望，出已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近臣與厚者佐之，遂有留毛隆興府之命。

大史氏管發曰：人心天理，誰獨無之？文魁義聲一倡，而士豪繼起，裹糧景從，斯亦壯矣。而或者猶以猖狂議之。時士友為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糧。說與無知饒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有旨文。

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隆興。非但為隆興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其為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部之兵皆土豪忠義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不可閉之城郭。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贛州。敕撰文都承且昭累劄。時暫駐隆興府。續聽行下。以圖雋功。奉審批知。

察院孫嶠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隄省劄令江西副使黃萬石星馳入衛。文天祥將所部勤王義兵留隆興府事。天祥以身許國。義不



辭難上下東西。惟命奔走。伏念天祥猥起書生。
豈諳兵事。昨者恭承太皇太后詔書。召天下勤
王。天祥待罪一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
路。冀有盟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
率多沮撓。北兵日迫。血淚橫流。伏蒙公朝除天
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准
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痛
心時危。無暇為平時掛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
惟是帥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
自奮。立為司存。今已結約贛州諸豪。凡溪峒剽

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會合諸郡民丁結為大屯來赴闕下。忽得留屯隆興指掉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為之勸勵。此曹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之衆不堪安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不同也。謹歷忠忱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興之命。容天祥照累降旨。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闕下。至衢州時。以公軍抗捷有紀。所過



秋毫無犯。近臣大獲。遂除權工部尚書。八月十七日。內批文天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職任依舊。十九日。奉詔入衛。墨經後。戎仰藉朝廷威命。獎率江右湖南淮廣諸項軍馬。見抵京畿。除已具狀申省。乞判令重臣交管。放令終喪外。謹具兵籍六冊繳申。詔勅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工書兼督贊事。具悉。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能戰之士。誓不與虜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明。惟寵鼎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

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生靈恃以為安。繇少常
伯進長冬卿未足以酌賢勞。相臣督師于外命
卿參佐庶幾集允文采石之功。夫移孝為忠以
國為家古有明訓。刻急危之秋其往求朕攸濟。
理考親擢魁參以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遜乎。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夫
江西安撫使辭免不允。內批文天祥依舊工部
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
大使知平江府事。二十八日勅三省進呈卿狀
辭免權工部尚書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恩



命事具悉。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
艱大。天授我成功。所惟時壯儒。東忠倡義。獎率
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安。
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臣願浩。開制
閩于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者。是救功。卿器度才
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幾旬之備守。
當嚴命卿。以太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撐拓。以固
吾圉。東西運掉。以清虜氛。儒帥一臨。士勇百倍。
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茲惟豐。芭貽謀之意。亟
其禡牙紆服。宵旰之憂。所辭且不允。正言曾唯

奏吳門奧區全為邊地。倫魁雋望中。孝勤王軍
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謂^③。河上尚稽光世節制之
命。九月初七日。勅會夏尚書獎率義兵入衛王
室。忠忱義槩深可嘉尚。除已頒三路制帥之命。
仍兼督府參贊知平江府。今已日久。秋風浸致。
事不可緩。合行催促。限議旨。揮旨。令文天祥不
候辭朝。疾速前去之任。所有一行軍兵除已別
議支犒外。其餘諸項。管軍頭目人合與優加。催
賞及辟置官屬。科降錢糧一應合行事件。並仰
逐項條具開申。以憑施行。史云。文尚書開闢招



軍備御。朝廷科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
銀五千兩、迪功、使事、承信、崇義、即官、諸各五十
道、校尉、尉、資、祐各一百道、鹽萬五千袋、節次支
犒錢十八界四百七十九萬七千五百貫、口券
錢米十八界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貫、
米二萬四千二百五十餘石、貼助軍士使用錢
十八界一十萬貫、截撥錢銀米十八界十八萬
八千三百貫、銀五千五百五十一兩、米四萬九
千五百二十餘石、起發特支犒錢十八界二百
萬貫、已上總計金一千兩、銀六千五百五十兩、

鹽一萬五千袋十八界二千八百三十四萬六千餘貫。官告二百道、資帖二百道、米六萬三千七百七十餘石。十六日除端明殿學士制詞曰：勅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滿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素明之邃職。內以傳畿廷之彥，外亦裒帥閭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勘之蒞益部，皆膺茲選。今得其人。某官實學濟時，英猷締國。文有武備，義舉質于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榮。



允謂寡二之畧。予欲復江表之疆宇。命爾擢除。
予欲壯浙西之翰藩。咨爾修扞。威稜聳前茅之
令夷。虜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
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增華帥闕之
嚴。噫。邦咸喜。我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
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勲。二十七日。文制使辟
周天驥。帶告院。添差江西撫叅。留司隆興府。楊
仔帶。行吏架。添差江西撫機。何時帶。工轄。添差
江西撫叅。並分司吉州。文天祐。帶史館檢閱。添
差江東制幹。分司徽州。林棟。帶禮兵架閣。添差

浙西制幹分司常州。十月，弟璧首除直秘閣主
管崇道觀。誥詞曰：勅具官某，惟尔哲兄，以鴻儒
魁望，倡義勤王，忠於為國而不謀家，乃命閫制，
脩扞我難。尔競爽有今，譽虞侍陔，養於出，至慶
恩義兩盡。禹且木天之峻，賦祿同栢之祠，清且
佚矣。孝友是亦為政，往其祇若。季弟璉特與免
銓，充浙西制司內機。十一日，賜詔曰：卿秉忠忱，
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
獎率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趣奮制閫之
寄。將士用命，遂汎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



於勝氣有加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勲。元戎啓
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
十兩。注益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
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合一具。
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
劄示。其體吾注倚之意。十八日。常州破。公在平
江。四十日。去三日。而通判王矩之環衛王邦傑
以城迎降。二十三日。北兵破獨松關。留夢炎遁。
十二月內。批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隆
興府劉槃以城降。制置黃萬石移閫撫州。聞北

兵至而遁。都統客省迎敵，就擒。通判施至道以城降。

丙子 宋德祐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

正月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門陳大計，不得見。曰：「贊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伯顏至皇亭山。是夕，宰相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懇辭間，奉旨詣北軍講解。二十日，以資政殿舊職詣北營，見伯顏陳大誼。詞旨慨慙，虜頗傾動。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吳堅質餘慶以下以國降。子責伯顏留使失信，罵



呂文煥逆賊引虜陷國并數邑師孟叔姪罪惡求死北營虜置兵衛守遂不復還其勤王兵朝廷放散西歸二月八日虜驅子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予與杜濬以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入真州城初三日真州給出西城門閉弗納尋遣兵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西門不敢入徙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中虜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家莊即敗塙薙穢中是夜趨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殺傷一人餘幸完初

七日、備副至高郵、亟下船、歷七水寨。十一日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虜騎先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鎮、自城門陸行。四月八日至温州。五月、朔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七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劍、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正月初八日乙亥、劉察院廷瑞進稱臣表。公請



以福王沂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
宗廟不許。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公入請於世
傑京師義士可二十萬背城借一戰為守。世傑
勉公歸據江西已歸淮壩以為後圖。十五日壬
午在朝臣一時俱逸。十七日伯顏至高亭山距
臨安三十里。趙吉甫賈餘慶獻傳國王璽降表。
是夕宰相陳宜中遁。世傑遁。十八日乙酉北兵
至臨安北五十里。益王廣王乃從母家出關渡
江。大將蘇劉義以兵衛間走永嘉。公實陳此議
也。十九日早除公樞密使。時北兵已迫脩門內。

戰守廷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吳堅左丞相府會伯顏邀當國者相見。旨令公詣北軍講解。衆謂公一行爲可以紓國難。國事至此公不得愛身。意虜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中者。公亦欲規之。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二十日詣北營。至則留營中。唆都忙古歹館伴深悔一出之誤。從史者有意推順。公不覺也。二十一日宰相吳堅、曹餘慶等以國降且降詔副以省札。俾各州縣歸附。左丞相吳堅等五人捧表獻土北庭。號祈請使。二十四日辛卯伯顏遣



鎮撫唐兀兒宋趙興相先罷散文天祥所招義兵一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公聞之流涕不自堪。

二月初八日驅公隨祈請使入北公不在使列蓋驅逐之使去耳盡出賈餘慶討陷先一夕公作家書已處置家事擬翼日行則引決家叅政則謂公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為晚公亦以是隱忍猶異一日有以報國先是正月十九日客贊公使北天台杜濬梅整議斷斷不可客逐之去後二十日公北行諸客皆散梅整憐公孤苦

慨然相從朝旨改宣教郎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十八日至鎮江請十九日渡江。公自入京城外北兵營日夜謀脫不得間。至是益急謀舟夜渡。杜遂醉遊於市銀三百兩賄老校引間道走十里至江岸以三人寄老校家。余元慶真州故舊銀千二百兩得船。公河岸上沈頤家坐臥從公者曰王千戶狠突相隨不頃刻離。是夕公以明日行買酒辭別鄉土因以醉王千戶諸人伺其寢孰啓門出。杜狎飲妓家者小卒提官灯公變服從杜出。至人家盡處杜以銀與小卒給使來。



日候其所。遂至甘露寺下。李成呂武以船至。北
船連亘十數里。至七里港。有喝問。歹船。賴巡船。
潮退閣淺。聞哨齒聲。其清厲。舟子拜且禱云。江
南田相公。即得順風。各稽首以更生賀。二月二
十三日。阿木平章令諸祈請使手扎。勉李庭之。
歸附。獨公不署名。阿答海左丞入宮。召宋太后。
幼主。即日出宮。封府庫。以全太后。幼主及福王。
與芮沂王。乃裕樞密使謝堂。隆國夫人。度宗生
母也。^⑥正昭儀等行。三月朔日。至真州。守將苗再
成迎見。語國事。感慨流涕。越日。約觀城主都統。

蕙至城外出制司小引脫回人朱七三等供云
 軍前見一丞相差往直州賸城制使遣提舉官
 來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張路分徐路分來歸
 行橐衣物五十卒弓劍送行。海陵唐杜密謂張
 徐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
 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說汝其審之。張徐然
 之行久之云安撫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
 公口口是忠義如何敢殺相公。遂與張徐以賜
 金百兩與五十兵以銀百五十兩乃相繼辭去。
 明日至揚州杜架閣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



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仲報國之志徒死
城下無益初四日李茂吳亮蕭發余元驤行止
未決携所腰金各百五十兩逃去外既顛躓內
飢渴至半山土圍糞堆中掃淨數尺地以衣貼
地睡午北騎數千自土圓東至忽大風雲雨昏
暝騎馳西去遂得免古廟樵出慘然乞其餘又
迷失道通夕行田間後乃聞北以高郵米擔濟
揚州夜遣騎截諸津若非迷途當一網無遺若
有鬼神鼓動其間者且霧隱隱見哨騎趨避竹
林騎逐林呼噪于藏處馬過傍三四不之見時

萬竅怒發，雜亂人聲，疑有神明相之。初七日，遇樵夫，以簣箕至高郵買舟。二十四日，至通州，得之謙者云：上下常與北騎隔三四十里。又云：鎮江走了文丞相，大索數日，許浦一路馳騎追捉。聞之駭汗，何僥倖甚也。通州守楊練使師亮出郊，聞而館公於郡，衣服飲食舟楫皆其為料理。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四月八日，至溫州。聞端宗皇帝於福安，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議遂決。舊客張汴、鄒淵、部曲朱華等皆自閩來迎。景炎元年五月朔，福安登極，以觀文殿學士侍講召。



赴行在。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制詞曰：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即位，圖厥攸功。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石揆之班，并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群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勇不惧坎。維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遭裔虜之搢。夏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鎧之資。豪傑雷動，感激洒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

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膽。及免胄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為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闐鞶鼓而追三宮。復鍾簴而安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荆棘於靈武之初。予未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為。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於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脩之專美。況同列崇臯。



陶之遜而初政侯公旦之來。庸再秉於國鈞。仍
惠長於樞宥。優督府琬戈之錫。峻文階黃繖之
除。申拓賦會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為
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共扶
於興運。尚堅忠孝。大布公忱。迄齒社稷之安。茂
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弼于憂。連上章辭。改
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十一月入汀州。公遣
督參趙時嘗督諮趙孟滌以一軍取道石城復
寧都。遣督贊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雩都。時北
軍逼福安。車駕航海福安遂陷。

丁丑 宋景炎二年

正月移屯漳州龍岩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旨授銀青光祿大夫職任依舊時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雩都大捷。二十一日入興國縣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偽天子苗從臨洪表瑞家傑響應興國軍黃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贛吉兵敗行府趨永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為追騎所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合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正月北兵大入汀關不守。公欲據城拒敵汀守。



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郡兵有異志。公移次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滌還軍。追及於中途。吳浚以虜命來招降。人情洶洶。浚乃定時。唆都右丞阿剌罕左丞董彥政入闕。李珣王積翁等已降。仍為福建宣慰。招撫等使。乃使淮軍羅輝持書來。二月復梅州。四月斬二太將之跋扈者曰都統錢漢英。王福以覲鼓出江西。開府興國縣。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兵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者四十日。漳州衡山縣趙璠等起兵岳下。張瑄起兵邵永間。斡數縣。撫州何時起兵。應同。

都督府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七月，督謀張汴監軍，率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招諭鄒淵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招撫副使穆貴達率吉諸縣兵攻太和。時贛惟存孤城，吉八縣復其半，半垂下。臨洪諸郡豪傑送款無虛日。大江以西有席卷包舉之勢。福建斬汀州僞天子黃從，淮西兵復與國軍黃州復壽昌軍。湖南所在起義，兵不可數計。四方響應，孔明有云：「漢室將成也。」天未悔禍，相望旬日間，贛、吉州皆以驚潰。北兵自隆興來，適乘



其弊戰於廬陵方石嶺下我師不利及永豐空坑軍士解散妻子為虜公收拾餘衆奉老母入汀州轉移諸州將請命行朝請益兵再舉會北帥劉深自海至唆都自陸至道路梗塞朝訊斷絕公駐循之南嶺柵險以自全黎貴達觀望有陰謀事覺伏誅。

八月黎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鍾步遇北軍民兵驚潰未旬日汴貴滯率民兵數萬逼賴城北軍以百餘騎衝之衆奔潰瀾聚兵數萬在永豐境亦潰北元帥李恒等以大軍乘其弊

追及於東固方石嶺下。都統華信率數十卒短
兵接戰。北帥駭其以寡拒衆。疑山中有伏。歛兵
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北
愈疑。獲村夫引間道踰嶺至山後。聞無人馬。就
視信等。創遍體死未仆耳。以此北騎稽滯。公遂
得遠去。

空坑陳師。韓曰：二十七日。公至空坑。潰卒困憊。
藉地睡。公宿山前。師韓家。夜得報。追騎已逼。陳
送公由間道去。諸卒不知也。追騎至。詰公所。
在。無知之者。遂攻破其寨。屠之。公行山逕。逼窄。



民老幼負荷奔走填塞公窘追不能前。既而山
墜巨石橫壅于路。追騎至迂迴板緣前公去遠
矣。至今居民指為相公石。

鄧古廷主簿曰公既遁追騎將及。是早重霧。聲
丈遠不相覩。公猶聞後喧闐聲。乃騎見轎中人
風姿偉然。問為誰。曰姓文。騎以為丞相也。群擁
至帥所。問之。必曰姓文。問轎夫。咸不知也。遍求
俘虜人。識認。乃有曰此趙通判時實也。以此追
騎逗留。公又得遠去。趙至隆興帥府。罵不絕口。
遂受害。

歐陽夫人曰空坑敗潰卒意公所向疾至隨護。公命五百拏手斫山樹為鹿角也。隘道頃之數人負傷至則五百拏手已摧踣不支。公即去。夫人驚問故則追騎已林立于前。夫人與佛生柳小娘環小娘類孺人黃孺人等皆為俘虜。夫人沿路意有深水險崖即投死而一路坦平。至元帥所已失佛生必有愛其俊秀養為已子矣。

戊寅 宋景炎三年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衝遣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厓山行府移船澳規



入覲。八月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九月齊魏國夫人薨。旨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超海豐。二十日為虜騎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服腦子不死。見張元帥。抗節不屈。張待以客禮。

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幼冲之資。當艱厄之會。方大皇命之南服。鼂勉于行。及三宮胥而北。廷悲憂欲死。卧薪之憤。飯麥不忘。柰何乎人。猶托於我。涉旣而望霸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年為君。天未釋予有宋。強膺推戴。深

抱悞慚而夷虜無厭氛祲甚惡。海將浮避澳岸
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
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為之一摧。神明援於既溺。
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哨其
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松危。以相所往。
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
心之鞏固。忍萬古以違離。藥非不良。數不可違。
惟此一髮千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
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繫繫本根。可
於樞前。即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



不用過哀梓宮毋得輒置金玉一切務從簡約
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
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尚竭至
忠共持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七日祥興
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
付中國民既動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
藐茲渺冲適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
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
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群倫孝
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

大投艱不應後志。除克剝耻。惟懷永圖。托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永命。胡寧予忍而不其延。日月為之無光。社稷凜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幸。僅存。蓋使為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讎。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况斯今。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尚賴元勳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并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我于艱。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予以諫



迎和氣于以迄續洪體。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以有周寧後於四征。少康之興祀。夏竦基於一旅。往來攸濟。咸與維新。十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官詣大行皇帝。凡巡殿早晚臨。二十日。卒哭行香。二十一日。以登極差官奏告天地。初獻張世傑。亞獻趙潛。終獻林永年。奉禮郎潘岳。丁應。張太祝。陶士遜。太官令辛大濟。宗廟初獻曾淵子。陸秀夫。亞獻蘇曷瞻。辛若。終獻曹純孝。茅相奉禮郎王子宜。張祺孫。太祝朱拱。戊戌。趙時傑。社稷初獻。

蘇劉義亞獻劉昇孫終獻趙蒙泰禮即傳半千
曹邵太祝徐天麟二十二日內批百官議謚號
孝恭仁裕懿聖濟文英武動政皇帝廟號端宗
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加上尊號。

部傳云五月公始開端宗皇帝晏駕于化州之
南川今上即位以明年為祥興初三日南川神
龍見祥臣議優異南川可升為祥龍縣置令丞
庶成觀合簿尉隸化州免租稅諸色科糴五年五月二十
五日內批文壁除權戶部侍郎廣東總領燕知
惠州六月公規入覲為張世傑所格不得進遣
使奉表起居仍自劾督師罔功降詔獎諭詔曰



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非板蕩不
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老
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虜氛正惡。鞠旅
勤王。皇路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死口。涉遠
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
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
身而督戰。精神鼓動。意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為
心。葉家弗賴。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忠孝
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
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鋼之全百鍊。而弥勁。如朝

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逢赤烏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有知思。政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候未候吏。曷覽封章。歸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備悉忱悃之至。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剗耻除荒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公又奏乞除鄒淵。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趙孟滌。遙縣郡國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督府諮議官。杜漸。帶行軍。



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鄒臻
帶大府寺丞同都督府參議官陳龍復帶行兵
郎廣東招諭司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章從範
帶行閤門祇候同都督府計議官丘夢雷林琦
葛鍾各帶行架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豹
同都督府准備差遣旨特依奏除公又奏潮循
梅三郡並已取到返正狀乞將陳懿除右驍衛
將軍知潮州兼管內安撫使張順帶行環衛官
權知循州李英俊帶行閤門祇候差梅州通判
斬權州事旨特依奏文璋帶行大理寺丞知寧

武州。公欲移軍入朝。優詔不許。公欲入廣州。凌
聚王道夫始復廣。自恣憚。公威重。陽遣舟迎。中
道散回。遂不果。自去冬。宜中遁。占城世傑以樞
副柄國。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蓋諸大將嘗
受宜中。超擢。樂其寬縱。忌公英氣。或以副貳受
節制。意不使其至。八月。授少保。信國公。封母賢
氏。齊魏國夫人。同都督府官屬。各轉五官。金三
百兩。犒軍。公以書抵秀夫。天子冲幼。宰相遁荒。
制詔勅令。出諸公之口。豈得不恤軍士。以游詞
相拒。秀夫太息。不能答。時同督府疫死者。數百。



公亦數病。九月六日，母曾夫人薨，旨遣使宣祭。十月，長子道生卒。陳懿兄弟五人號五虎，本劇盜，據潮州，數叛，附人苦其虐，又不聽同督府節制。公聲其罪，討之。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殪凶，攻逆稍正。天計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吾國之幸。即墨也。劉興為潮宿寇，叛服不常，據數郡，跋扈殺掠尤慘，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北帥張弘範自明秀步騎水陸並進，乃入南領，柵險自固。二十日，弘範以

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且數日。虜輕騎疾馳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求死於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監者以渴甚於田間。蹄泮中掬水飲之。時公病目旬餘。遂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越七日至虜營。踊躍請劍。弘範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客之名在我。且天祥見伯顏高亭山。吾實在傍。遂以平揖相見。叙間闊如客禮。蓋歲除前三日也。先是達剌渾等自江西以民兵數千至。公少留勞之。又駐和平市。攻陳懿黨。與駐軍造糧。亦意後隔海港。步騎未



能遽前。陳懿以問罪窘迫，百計不能救解，乃極重賄迎，兼北帥張弘正潛具舟海岸，濟輕騎直指督帳。公坐虎皮胡床，與客飯五坡嶺，不意虜至，遂被執。

己卯 宋祥興元年

正月二日，張元帥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潮陽。初八日，過官富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萬護予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明日，東下，鑄予於船。二十八日，

至贛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
至建康。四邸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
會不濟。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
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
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
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接拜人不受
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于於偏室。館人不之
顧。次日晚。供帳飲食如上賓。館人云。果博羅丞相
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初五日見其用
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於兵馬司。枷項



縛于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銀官為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為飲食坐十餘日然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疏枷惟繫頸以鐐得出戶負暄初五日起樞密院院官不及見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博羅丞相張平童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倨坐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贊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牽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

汝有何言。子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豈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子曰：我為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拏來，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為我逐一說來。子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又不逃走去，有此人



否。予曰。謂予前日為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
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
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
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
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
東。老母在廣。故為去之之。置耳。博羅曰。德祐嗣君。
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
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
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所以為
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忠。從徽欽。

而北者非忠。後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宋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平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大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為解。平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羅云。你既



為丞相若將三宮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

羅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予不答。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別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予意假滿即見殺。乃囚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宜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不硬。又二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達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博羅云我奏却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見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



硬性可改耶。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語太畧。如此當時泛應尚多。不能盡記。已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小^⑫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為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

傳啓天下之人曰。嗟。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
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
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
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葬之於魯。葬不
之於漢。方是襄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
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耳。

鄧傳云。正月十三日。至厓山。張元帥索公書。諭
張世傑降。公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
可乎。強之急。乃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
置之。二月六日。厓山潰。公不勝悲憤。作長歌哀



之南北傳誦。三月十三日還至廣州。公日俟北方生殺之命。弘範於公禮貌日隆。盡取公所亡妾婢僕役以奉之。十四日弘範置酒海上會諸將。因舉酒待容謂公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復書之。丞相其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公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殺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弘範為之改容。是日弘範具公不屈與所以不殺狀奏於

朝四月十一日使臣還言上有誰家無忘臣之
歎旨令善視公以來公曰使予死於兵死於刑
則已矣而萬里行役不得逃焉命也或曰明知
其不可而為之奈何曰吾所謂盡心者人人諉
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
敗為是非哉二十二日北行與厓山朝士鄧光
薦俱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石嵩與
囊家友議出江西廬集奪遂鑄公於船公即絕
粒為告祖叔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黃金市登
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公將以心



事自諸幽明即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
廐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公且行忍死
以待。至豐城忽有見孫禮在他舟。乃悟竟不
曾往。為之痛哭流涕。暮始見主者取孫禮還舟。
明早飯已。送之豐城岸。從其自便。追之不可及
矣。公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公私念死。廬陵不
失為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盡從容以就
義乎。遂復飲食如初。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
僅存一人曰劉榮。六月初五日至隆興。觀者如
堵。北人有駭其英毅者曰。諸葛軍師也。十二日

至建康。十三日，鄧光薦以病遷寓天慶觀就醫，留不行。八月二十四日，石嵩等以公自東陽渡江，淮士有謀奪公江岸者，不果。以弘範命兵衛夾舟陸至揚州故也。十月一日，公至燕，供帳飲饌如上賓。公義不寢食，乃坐達旦，且雖示以骨肉而不顧許以穹職而不從。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公。公至，則長揖就坐。馬云：「以我為誰？」公云：「帝聞人云宰相來。」馬云：「知為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



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詭馬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為相此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公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其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欲殺公而上意及諸大臣不可張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故囚之連年冬於獄中遇靈陽子指示大光明正法公自謂於死生之際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時有超洒忘世之意。公獄中與弟書曰廣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吾頸繫吾足於是不食將謂

及吉州則死首丘之義也。乃五日過吉。又三日過豐城。無飯八日。不知飢。既過吉。思之無義。且尚在江南。或尚有生意。遂入建康。居七十餘日。果有忠義人約奪我於江上。蓋真州境也。及期失約。惘然北行道中。求死無其間矣。入幽州下之。徃狂。枷鎖鎖手。節其飲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取義。無可言者。今千萬寄此。及詩達吾弟。蓋絕筆也。

庚辰

是歲囚。



五月弟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帖木兒不花奏其畧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箇是文天祥。博羅對曰即文丞相。上嘆嗟久之曰是好人也。次問璧右丞相奏是將惠州城子婦附底。上曰是孝順我底。

辛巳

是歲囚。

正月元日公為書付男陞公在縲絏中放意文墨北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畫辛巳歲為五卷自譜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為絕句

二百首。且為之叙。其詩自五羊至金陵為一卷。自吳門歸臨安。走淮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璧端。夏。璧與孫氏妹歸。公剪髮以寄永訣。與弟書曰。潭廬之西坑有一地。已印元渭陽所獻月形。下角穴第。殘露非其正。其有山上。有穴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陞子嗣。續吾死矣。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為悲痛。吾弟同氣。取之名正言順。宜極力出之。自廣達達。康日與中甫鄧先生居。且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未可出。則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



未我廟於其中。七月大雨，兵馬司牆壁頽落，移司宮籍監得一室，頽瀟洒。十一日，回舊兵馬司，得一室，地高燥空涼。八月，返故處，依然臭穢蒸濕。

壬午

是歲春，作贊擬終時書之衣帶間，叙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鄧傳云正月二十後公卧病發熱右臂殺道傍患癰二月四日流膿平生痛苦未嘗有此。是時南人仕于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為黃冠師望得自便。青陽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畧曰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遣諭旨謀授以大任。昌元積翁等以書諭上意公復書數年于茲一死自分。舉其平



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事。遂寢。後積翁又奏其
畧曰。文天祥宋狀元宰相。忠於所事。若釋不殺。
因而禮待之。亦可爲人臣好樣子。上默然久之。
曰。且令千戶所好好與茶飯者。公聞之。使人語
積翁。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今日飯於官。果
然。吾且不食。積翁乃不敢言。公死後。有以危言
憾積翁者。積翁曰。得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
言者遂止。積翁累以銀物餉公福王。與芮聞其
不屈。嘆曰。我家有此人耶。餉以銀百兩。屬積翁
轉致之。公因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講前

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戶
奉事之尤至。麥述丁叅政嘗開省江西見公出
師震動每昌言殺之便又以公罪入下千戶所
收其棋奕筆墨書冊。初閩僧妙曦號琴堂以談
星見是者進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群
臣有言瀛國公族在京不便者而中山府薛寶
住聚數千人聲言是真宋幼主要來取文丞相
又有書于櫓者曰兩衛空儘足辦事丞相可以
無慮。又曰先焚城上蒿子城外舉火為應。大臣
議所謂丞相疑為天祥。太子得櫓以奏京師戒



嚴迂趙氏宗族往開平北。十二月初七日司天
臺奏三台拆。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
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搗摘其膝傷。公堅立
不為動。上使諭之。其畧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
易慮。以事亡宋。省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
者。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
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所願。天祥
曰。願與一死足矣。遂麾之退。是夜回宿千戶所。
初九日。宰執奏。文天祥既不願附。不若如其請
賜之死。麥述丁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宣使

以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不少變。至刑所，問左右孰南向，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時連日大風埃霧，日色無光。郛城門閉，甲卒登城街對隣不得往來行，不得偶語。時翰林學士趙與票以宋宗室亦被監閉一室，諸衛士弓刀環席地坐，聞門外弓馬馳驟聲者久之。人競穴窓窺，乃是出丞相項之。又聞馳騎過者，及回乃聞有旨教再聽聖旨。至則已受刑。明日，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柩葬于都城。



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為他日歸骨使路。後大德二年戊戌男陞至都城見公舊婢綠荷已嫁順承門內石橋織綾人及見劉空子引到墓所。自後留都城春秋必往酹奠望拜。時已有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有信公二字。舊殯在大塔南右址又右畔塹外有墓林聚塚在大路傍。

至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璧任臨江路總管兼府尹辦喪葬男陞祇奉几筵舊歲壁遣家人至廣遷奉母曾夫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于江潯人咸驚嘆以為孝念所感。

不期而會。二十一年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葬師則吉水王仁山也。塋廬臺三。世傳吉州太和縣賴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淺。公沒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鵬往甚盛，即而覩之，乃公也。既而聞公死，諸老鰲相語曰：「公兩任贑州提刑，去往輒江水泛溢，其勤王召募江泛溢尤甚，師行而水同去。又公家居，當署有喜溪浴，與奕者周于壘於水面，以意為枰，行奕決勝負。他人久浸不自堪，皆走，惟公逾久逾樂，忘



日早暮或取酒炙就飲啖。是應神物出世。沒而
為神。自其常也。潭是後又深黑不可測矣。公平
生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曰玉層。
金鼎。至單騎見虜。為四十局勢圖。悉識其出處。
始末。玉層蓋公所居山名也。又傳公方為童子
時。游鄉校。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而下。
咸謚忠節。祠祝像設甚嚴。意欣然慕之。竊嘆曰。
沒不俎豆。是間非夫也。故出而舉事。志氣素定。
雖崎嶇萬折。終不撓屈。後至治三年癸亥。吉安
鄧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楊

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星，序列祠于先賢堂。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節配。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今爲五忠一節云。

歐陽夫人被虜後，即到燕都，與二女皆留東宮。服道冠裳，日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栖真觀日請一正一從分例。其女婢曰翠哥。大德二年戊戌冬，以年老不禁寒凍，得請向南去。至都城，男陞迎養。遇時節，夫人輒嗟嘆舊家典故。陞亦爲辦南食品，邀隣姬。



伴坐。諸士大夫謁拜所餽遺。命女侍專收貯。不
他用。大德七年癸卯臘至寧州。時從子隆子任
寧州判官。寧州党知事以夫人歸為不應。赴陳
草庵宣撫陳狀。委南康李清之推官臨問。隆子
以夫人所受公主懿旨。高唐王鈞旨。所與路引
及支給口食文憑呈之。李為惻然。事遂消釋。明
年歸故里。凡親友餽遺。仍專收貯之。又明年正
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祇。乞保庇。擬
建靈寶醮。延以謝。又叩佛氏。乞保庇。擬建水陸
齋供以謝。寓豐州。累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神佛。

之賜合以已所得餽遺正月元夕酌道醮二月
八日酌佛供畢此心願即死瞑目矣二月望得
痰疾越四日家人諸婦侍疾疊疊語平昔事如
常時問浣婢索衣上舊香囊浣婢見損污甚已
棄之矣急拾至夫人持示諸人曰此伴吾未嘗
須臾離也落齒時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更
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矣天上地下惟吾與汝得之
丞相吾死必仍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
夫於地下爲無媿也頃之命諸人退俟吾少休
諸人候窓外聞伏枕痰響就視則氣已絕實大



儒藏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德九年乙巳歲二月十九日也。葬富田南二十里洞源。

柳小娘從公主下嫁趙王沙靖州大德年間歿。環小娘從公主下嫁岐王西寧州弟姪輩間得會于都城。至正元年辛巳歲猶傳聞其居河州養老皆無所生。

校記

- ①繫：當作「擊」，見《四庫全書》本《文山集》卷二一。
- ②日：當作「曰」，見右引書。
- ③謂：當作「謠」，見右引書。
- ④曰：當作「日」，見右引書。
- ⑤「舊」下當有「也許」二字，見右引書。
- ⑥正：當作「王」，見右引書。
- ⑦圓：當作「園」，見右引書。
- ⑧石：當作「右」，見右引書。
- ⑨前：當作「則」，見右引書。
- ⑩乃：當作「追」，見右引書。
- ⑪池：當作「扼」，見右引書。
- ⑫小：當作「少」，見右引書。
- ⑬是：當作「其」，見《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
- ⑭且：當作「旦」，見《文山集》卷二一。
- ⑮有：當作「右」，見右引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5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90

页数=890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521

SS号=12365582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5.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